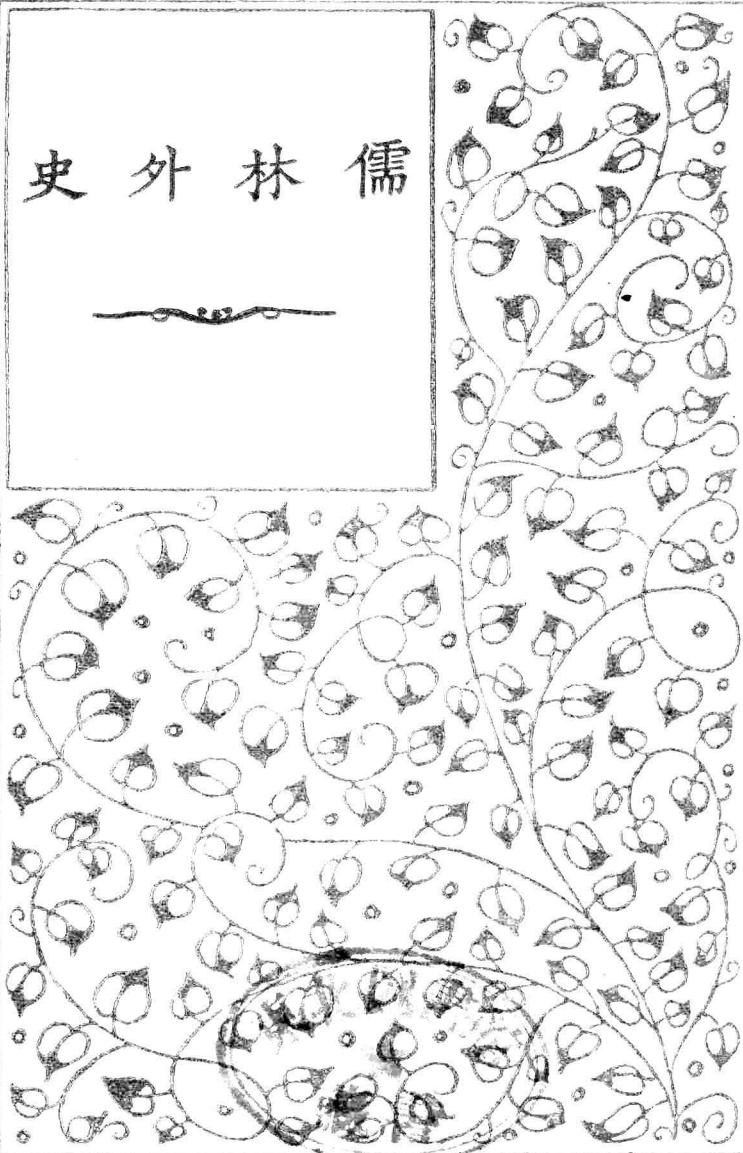


儒林外史





儒 林 外 史



儒林外史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八版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儒林外史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游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爲史之支流善談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游元虛荒渺論者謂爲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卽是佛之旨予勿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篡弒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廢興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卽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爲一手從來稗官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其未見儒林外史一書乎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虛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

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傳云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滸金瓶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滸金瓶梅之致爲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讀水滸金瓶梅不若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夫

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序

近世演義書如紅樓夢實出金瓶梅其陷溺人心則有過之蕩寇志意在救水滸傳之失仍做其筆意其出色寫陳麗卿劉慧娘使人傾聽而心知其爲萬無是事九陽鐘元黃弔挂諸回則蹈入封神傳甲裏後半部更外強中乾矣外史用筆實不離水滸傳金瓶梅範圍魄力則不及遠甚然描寫世事實情實理不必確指其人而遺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頻見可以鏡人可以自鏡中材之士喜讀之其有不屑讀者高出於外史之人有不欲讀者不以外史中下材爲非者也

光緒丙子暮春天目山樵識

儒林外史目錄

- | | | | | | |
|-----|----------|----------|------|----------|----------|
| 第一回 | 說楔子敷成大義 | 借名流隱括全文 | 第十回 | 魯翰林憐才擇婿 |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
| 第二回 |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 第十一回 |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 蘧公孫富室招親 |
| 第三回 |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 第十二回 | 名士大宴鶯脰湖 |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
| 第四回 |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 第十三回 | 蘧駝夫求賢問業 | 俠客虛設人頭會 |
| 第五回 | 王秀才議立偏房 | 嚴監生疾終正寢 | 第十四回 |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 馬純上仗義疎財 |
| 第六回 | 鄉紳發病鬧船家 | 寡婦含冤控大伯 | 第十五回 |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
| 第七回 |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 第十六回 | 大柳莊孝子事親 |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
| 第八回 |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 第十七回 | 匡秀才重遊舊地 | 樂清縣賢宰愛士 |
| 第九回 | | | 第十八回 | 趙醫生高踞詩壇 | |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白業橫遭禍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游雪齋留客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倪廷璽喪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士主祭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響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血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鄉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閣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意氣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儒林外史

天目山樵評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岐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
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
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這一首
詞也是個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
物但世人一見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
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無論得不得
得嘴裏說雖然如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嶽崎磊落
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
父親據曝書亭集王冕傳父命牧牛隴上潛入塾聽村
以誣先賢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不云早孤此處不可
所聞異耶豈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
讀書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
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就誤你只因你父親亡
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年歲不

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的當了賣
的賣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
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雇在開壁人家放牛
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喫只在明日
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
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善體親心假如我要讀
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情願放牛的多當夜商議
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開壁秦老家秦老留著他母
子兩個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
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
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顆合抱
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
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可遠去好所在我亦欲我老漢
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與
你買點心喫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
擾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口裏
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
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著兩眼眼淚去了
讀至此不知何以忽

然隨 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到黃昏回家跟著母親

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拏塊荷葉

包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喫聚到

一兩個月便偷個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闔學堂的書

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

見我 帶室延師而學生與書為講其材乃彈指又過了三四

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是當口頭說話 那日

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

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

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

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

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

滴滴荷葉上水珠滾滾來滾去畫所不到此文人之筆筆竟高於畫家 王冕

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

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

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此句宜正告天下後世沒

志氣 的人我何不自畫他幾枝正思想間只見遠遠的一個

夯漢挑了一擔食盒來手裏提著一瓶酒食盒上掛著

一塊毡條來到柳樹下將毡條鋪了食盒打開那裏做

與那邊走過三個人來頭帶方巾一個穿寶藍夾紗直

裊兩人穿元色直裰都是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

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裰的是個胖子來到樹下尊那

穿元色的一個鬍子坐在上面那一個瘦子坐在對席

他原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喫了一回那胖子

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開口就是一尊大神佛 新買了住宅比

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先

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賣了圖個名望體面前

月初十搬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著喫酒

到二三天街上的人那一個不敬按傳冕北至燕京

鐘樓街一日騎過冕掛之不問姓名忽曰公非那瘦

子道縣尊是壬午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

的那胖子道做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

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

就是了鹿肉為證河南知縣是實 這一回小婿再去托做親家寫一

封字來去晉謁晉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

得這些鄉戶人家放了驢和豬在我田裏喫糧食危

是鄉戶驢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個學者了那鬍
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著手
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纔上轎回去
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鬍子半日不開口果然一
上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了王冕見天色晚了牽
了牛回去牽了牛回去冷極○蓋王先自此聚的錢不
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
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
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
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拏錢來買
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
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著
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
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這王冕天性
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
學問無一不貫通全書諸名士開山祖師却但他性情
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
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

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
牛車載了母親他便帶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口
裏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此元章
傳中○固是日空千古然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
羣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
農却是個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的如此不
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他在草堂裏坐著
說說話兒一日正和秦老坐著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
來頭帶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做禮坐下這
人姓翟是諸暨縣一個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
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
家寫秦老身分只如此若說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殺
雞煮肉款留他就亦是高人則成俗筆矣要王冕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
辦道只位王相公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
是了親家你怎得知道翟買辦道縣裏人那個不曉得
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二十四副花卉冊頁送上司
此事著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徑
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著王相公是必費心大筆畫一

畫親家面上賣在下半個月後下鄉來取老爺少不得

一個大人情

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來秦老在傍著實攛掇

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只得應諾了本不願畫也回家用心

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卉都題了詩在上面翟頭役稟

過了本官那知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

扣了十二兩只拏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冊頁取

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危

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

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當下寒暄已畢

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冊頁花卉還是

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新舊不辨眼色平常時知縣不敢隱

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個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

紀也不甚大想是纔學畫幾筆難入老師的法眼危素

歎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然不知可

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

不在你我之下不信危老能作此語然但以名位相許是此兄胸中見識未蒙明鑒不知

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個何

難門生出去卽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

望外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個侍生帖

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邀王冕過來

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動頭翁上覆縣

主老爺說王冕乃一個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

領翟買辦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況這件

事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論

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纔是看他理直氣壯如何

走到這裏茶也不見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

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老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

叫不動一個百姓麼王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

爲了事老爺拏票子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

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也可以相諒

此等說話危老先生時知縣尚不懂無怪翟買辦發急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

甚麼話票子傳著倒要去帖子請著倒不去這不是不

識擡舉了秦老勸道王相公也罷老爺拏帖子請你自

然是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縣

你和他拗些甚麼王冕道秦老爺頭翁不知你是聽見

我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麼我是不願去

的翟買辦道你這是難題目與我做叫拏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個果然也是兩難若要去時王相公又不肯若要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閒好了就到翟買辦道害病句就要取四鄰的甘結頭翁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喫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錢方纔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廝那裏害甚麼病想是翟家這奴才走下鄉狐假虎威著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怕不敢來了知縣可謂盡心焉爾矣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我不如竟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他臉面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自然大著胆見我就便帶了他來見老師却不是辦事勤敏又想道一個堂堂縣令屈尊去拜一個鄉民惹得衙役們笑話又想道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他老師敬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

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有此三折見得下鄉身上博取能員名當下定了主意次早傳齊轎夫不用宜其志量不小全副執事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軍牢翟買辦扶著轎子一直下鄉來鄉裏人聽見鑼響一個個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著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一會裏面一個婆婆拄著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好在不在清早晨牽牛出去飲水尙未回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裏我好去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裏說畢關著門進去了按傳云高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遣吳豈即指其人耶說話之閒知縣轎子已到翟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裏請老爺龍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著轎子過王冕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坐山雖不甚大却青葱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令我宛然身到知縣正走著王先生所居

遠遠的有個牧童倒騎水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翟買辦趕將上去問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哩小二道王大叔麼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家喫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趕了來家翟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知縣變著臉道與翟買辦變臉相對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卽回衙門去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拏了王冕來責懲一番又想想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謔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中擡舉再處置他也不遲知縣去了王冕並不會遠行卽時走了來家秦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纔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爺請坐我告訴你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虐小民無所不爲這樣的人我爲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母親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

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拏了你的母親去不成人子聽者若犯了罪便自躲避不能不累母親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況你理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不知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秦老却王冕拜謝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喫了半夜酒回去次日五更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喫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酒淚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個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洒淚而別秦老手擎燈籠站著看著他走走的望不著了方纔回去秦老真情非泛泛應酬王冕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這山東雖是近北省分這會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個小菴門面屋賣卜測字也畫兩張沒骨的花草貼在那裏賣與過往的人每日問卜賣畫到也擠個不開彈指開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個俗財主也愛王冕的畫時常要

買又自己不來遣幾個粗劣小厮動不動大呼小叫鬧
的王冕不得安穩王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
在那裏大牛乎此王先生總角交不爲辱沒富翁○傳
上語含諷刺此又題幾句詩在上含著譏刺也怕從此
亦影射其事又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個地方那日清早纔坐在那裏
只見許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著鍋的也
有籬擔內挑著孩子的一個個面黃肌瘦衣裳襤褸過
去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就
化錢的問其所以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
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
只得四散覓食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歎了一口氣
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大亂了此亦見本傳我還在這裏做
甚麼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入
了浙江境纔打聽得危素已還朝了時知縣也陞任去
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
歡喜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
取出一匹繭紬一包耿餅拏過去拜謝了秦老山東秦
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

親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牀王冕千方延醫調治總
不成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事了但
這幾年來人都在我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
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這些做官
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
來反爲不美知子莫若母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
子守著我的墳墓不要出去作官我死了口眼也閉王
冕哭著應諾非此母不他母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王
冕擗踊哀號哭得那隣舍之人無不落淚又虧秦老一
力幫襯置備衣衾棺槨王冕負土成墳三年苦塊不必
細說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下就大亂了方
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
是些草寇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陽得了金陵立
爲吳王乃是王者之師提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
村鎮市並無騷擾一日日中時分王冕正從母親墳上
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爲頭一人頭
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白淨面皮三綵髭鬚真有龍鳳
之表那人到門首下了馬向王冕施禮道動問一聲那

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晉謁。吩咐從人都下了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本以繫牛，今忽繫馬，牛若曰不虞君之涉我地。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分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爲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是一個粗鹵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像不覺功利之見頓消。漢高光武未江南卽慕大名，今來拜訪，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遠見，不消鄉民多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按傳冕隱九里山，爲胡大海所執，大海問策，冕答云：此借以爲答太祖語。吳王歎息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廚下烙了一斤麵餅炒了一盤韭菜，自捧出來陪著吳王喫了，稱謝教誨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

王冕也不會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個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非瞞秦老也，說者就蓋有難言者。罷了不數年，閒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一統，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了一本邸抄來與你看。王冕接過來看，纔曉得危素歸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個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危素之謫與八股之行皆在其後，此特借以了前案及映起全書許多時文鬼耳。然余忠宣墓在安慶西門外，不說著天色晚了下來，此時正是初夏天時，午熱，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下一張桌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耀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欲寫怪風却先寫明月此文家烘染那些眠鷗宿鷺，闐然無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著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話猶未了，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颼颼的響。

水面上的禽鳥格格驚起的許多王冕同秦老嚇的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天上紛紛有百十個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了文曲星耶若是其小平接上文來王冕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我們是及見了當夜收拾傢伙各自歇息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裏後來漸漸說的多了王冕並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省筆半年後朝廷果然遣一員捧著詔書帶領許多人將著綵緞表裏來到秦老門首見秦老八十多歲鬚鬢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坐下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軍之職傳按冕在胡大海軍中太祖授以咨議參軍而冕死下官特地捧詔而來秦老道他雖是這裏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真情秦老獻過了茶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蠅蝠滿室蓬蒿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故秦老不知並不自言詔回旨去了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下是姓名後來得病去世山隣斂些錢財葬于會稽山下是

年秦老亦壽終於家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此亦竹垞翁贊中意所以表白一番這不過是個楔子下回還有正文元人雜劇開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起引所記之事也然與大事毫不相涉則是庸手俗筆隨意填湊何以見筆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漢才作爲稗官觀楔子一卷全書之血脈經絡無不貫穿玲瓏真是不肯浪費筆墨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著眼處故開口即叫破卻只輕輕點逗以後千變萬化無非從此四個字現出地獄變相可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穿闖衣戴高帽歎黃河北流都是王元章本傳內事用來都不著形跡功名富貴人所必爭王元章不獨不要功名富貴並且躲避功名富貴不獨元章躲避功名富貴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貴嗚呼是真其性與人殊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種不食烟火之人難與世間人同其嗜好耳翟買辦替時知縣辦事時知縣替危老師辦事各人

辦各人的事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世有窮書生得納交於知縣詡詡然自謂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者安知其不因危老師而來也

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書中諸人之影子其所談論又是全部書中言辭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有大關係

學畫荷花便有雨霽湖光一段將謫星辰便有露涼夜靜一段文筆異樣烘染

秦老是極有情的人卻不讀書不做官而不害其爲正人君子作者於此寄慨不少

據無名氏保越錄王冕在湖大海軍中曾效策攻越城恐傳聞之誤天目山樵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個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著水次筆伏

○此回以王孝廉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個和尚標題故立竿見影

住持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庵裏來會議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爲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尙走來與諸位拜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尙道和尙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勤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著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不論別人只這一位苟老爹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白給你炒菜喫全不敬佛申祥甫之發

在火上燎的滾熱送與衆位喫苟老爹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正說著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鬍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手裏擎著一根趕驢的

鞭子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年新參的總甲

文昌新入夏有光輝

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些草喂的飽飽的我議完了事還要到縣門口黃老爹家吃年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尚把

腿蹠起一隻來自己擎拳頭在腰上只管捶捶著說道俺如今

俺如今者新出仕故也

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想這

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每日騎著這個驢上縣下鄉跑得昏

頭暈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忘八在路上打個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的腰跨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

了個豆腐飯邀請親家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得一個閒恨不得長

出兩張嘴來還喫不退

還要生出四隻脚免得騎驢受跌

就像今日請

我的黃老爹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他擡舉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黃老爹我聽

見說他從年裏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却是誰做主人

親家偏要捉白撰

夏總甲道你又不知道

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請李老爹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

李老爹亦班頭也而擺酒在黃老爹大廳上即

如黃老爹請客而又多一說了半日纔講到龍燈上夏李老爹此非親家所知

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功德賴著不拏出來不知累俺賠

了多少況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興龍燈我料想看個不了那得功夫來看鄉裏這條

把燈但你們說了一場我也少不得搭個分子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像這苟老爹田地又廣糧食又多叫他

多出些與你們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衆人不敢違拗當下捺著這姓苟的出了一半其餘衆戶也

都派了共二三兩銀子寫在紙上

夏總甲是村中第一鄉紳苟老爹是村中

首富安得和尙捧出茶盤雲片糕紅棗和些瓜子豆腐

乾栗子雜色糖擺了兩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

茶來申祥甫又說孩子大了今年要請一個先生就是

這觀音庵裏做個學堂衆人道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只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塔夏老爹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也要人認得字這個先生

須是要城裏去請纔好。夏老爹雖出仕而不識字令增必須讀書夏總甲道：先生倒有一個你道是誰？就是咱衙門裏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任老爺取過他個頭名，却還不會中過。學顧老相公他請在家裏，三個年頭他家顧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帶出梅三相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小舍人頭上戴着方巾，身上披著大紅紬騎著老爺棚子裏的馬，大吹大打來到家門口，俺衙門的人都攔著街，遞酒落後，請將周先生來。顧老相公親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暗映下文點了一本戲，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顧老相公爲這戲心裏還不大喜歡，落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卻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方纔喜了。你們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請來。衆人都說是好喫。了茶和尚又下了一斤牛肉麵吃了各自散訖。次日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尙家代飯，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開館，到了十六日衆人將分子送

到申祥甫家備酒飯。先生五臟神願隨鞭鐙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著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已牌時候，周先生纔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衆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毡帽，舊毡帽與新方巾相映身穿元色綢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雙舊大紅綢鞋，黑瘦面皮，花白鬚子。申祥甫拱進堂屋，梅玖方纔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比夏總甲又不同此所以爲周進就問此位相公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在庠的梅相公。周進聽了，謙讓不肯僭，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道：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玖回顧頭來向衆人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綱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嫁時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到頭髮白了還要喚做新娘。此論不切當云已嫁便十幾歲

也稱新娘未嫁便八十歲止稱姑娘閒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這樣話到不同他讓了竟僭著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喫過了茶擺兩張桌子杯筭尊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有衆人序齒坐下斟上酒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擾一飲而盡隨即每桌擺上八九碗乃是豬頭肉公雞鯉魚肚肺肝腸之類叫一聲請一齊舉筭却如風捲殘雲一般絕倒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時一筭也不會下申祥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肴饌却不是上門怪人揀好的遞了過來周進攔住道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衆人道這個倒失於打點却不知先生因甚喫齋周進道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孝子○此他日如今也喫過十幾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喫齋倒想起一個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案伯二字新奇○總科而有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衆人都停了筭聽他念詩他便念道秀才二字喫長齋三字鬚鬚滿腮四字經書不揭開五字紙筆自己安排六字明年不請我自

來七字念罷說道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默是不默的了又掩著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喫長齋鬚鬚滿腮竟被他說一個著說罷哈哈大笑衆人一齊笑起來周進不好意思申祥甫連忙斟了一杯酒道梅三相該敬一杯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該罰該罰但這個話不是爲周長兄他說明了是個秀才但這喫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個舅舅一口長齋後來進了學老師送了丁祭的胙肉來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喫聖人就要計較了外祖母尙大則降災小則害病只得就開了齋俺這周長兄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來不怕你不開哩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得承謝梅三相所得意者秀才也周先處此以成衆人將酒接在手裏廚下捧出湯來一大盤他日一哭衆人將酒接在手裏廚下捧出湯來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杠子火燒衆人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個周進怕湯不潔淨討了茶來喫點心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你親家今日在那裏何不來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喫酒去了記得正月

初八日快班李老爹請他到班頭黃老爹大廳上喫酒今日却又請他未知仍設席黃宅否 又一個

人道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著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

班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頑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苟老爹向申祥

甫道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時運也算走順風再過兩年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苟老爹畏申祥甫故阿諛之

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只怕還要幾年的夢此時集上人望黃老爹無異語暨人望危老先生 梅相公

正喫著火燒接口道做夢倒也有些准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得個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

有周長兄若果做夢早已做老友了 梅玖道就是做倖的這一年正月

初一日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的頭上驚出一身的

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還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准於是點心喫完又斟了一巡酒直

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衆人別了回去申祥甫拏出一副藍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歇宿向和尚說定館

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伏筆直到開館那日申祥甫

同著衆人領了學生來七長八短幾個孩子拜見先生衆人各自散了周進上位教書晚開學生家去把各家

贄見拆開來看只見苟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代茶提出苟家爲後文張本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

十來個錢的合攏了不穀一個月飯食周進一總包了交與和尚收著再算那些孩子就像些蠢牛一般一時

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毬每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著教導想來又鬱又悶不覺兩個多月天

氣漸暖周進喫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卻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開雜

好看看了一回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著雨下在河裏煙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

越下越大寫鄉村景物且亦人情亦見自開却見上流館以來兩個多月正是清明天氣却見上流

頭一隻船冒雨而來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蘆蓆篷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艙坐著一個人船尾坐著兩個

從人船頭上放著一擔食盒將到岸邊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

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絳髭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

是伏筆

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

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尙怎的不見說著和尙忙走了出來

道原來是王大爺請坐僧人去烹茶來

夏總甲梅三相

之上又有此人真所謂一佛一世界

向著周進道這王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著我去拿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了一條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

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

無人相陪風聲俯就

周進知他

是個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

作館周進道在縣門口顧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

不是就在我自老師手裏會考過一個案首的說這幾年

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周進道這顧東家老

先生也是相與的王舉人道顧二哥是俺戶下冊書又

是拜盟的好弟兄

看他似留意人材其實要搬出白老

下冊書又是拜盟好弟兄然須臾和尙獻上茶來喫了

周進道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後面兩大股

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

進道老先生又過謙了卻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卻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

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曾做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日

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磕睡上來

伏著號板打一個盹只見五個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

開一人手裏拿著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

出去了隨即一個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開簾子進來

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弟嚇了一跳通身

冷汗只算醒轉來拿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

貢院裏鬼神是有的弟也會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

師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正說得熱鬧一個小學

生送做來批周進叫他攔著王舉人道不妨你只管去

批做俺還有別的事周進只得上位批做王舉人吩咐

家人道正說鼎元闕符接縫批做一節意嫌太促故

已黑了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來叫和

尙拿升米做飯船家叫他伺候著明日早走向周進道

我方纔上墳回來不想遇著雨就攔一夜說著就猛然

覺就喫了一驚一會兒，咂嘴弄唇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青臉鬼出現周進又不好問他，批完了，做依舊陪他坐。

著他就問道：「方纔這小學生幾歲了？」周進道：「他纔七歲。」王舉人道：「是今年纔開蒙，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

道：「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做

玖，也替他起個王旁的名字，發發兆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趁手補出梅玖起名，又卸入說夢靈敏之至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

是一場笑話。」弟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汝上人叫做荀玖。

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一個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著這個小學生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准。」場中作夢況且功名

大事總以文章為主，那裏有甚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也竟有准的。」前日晚生初來會著集上梅朋友，他說

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個大紅日頭落在他的頭上。他

這年就飛黃騰達了。纔進一個學，未曾發過本算不得飛黃騰達王舉人道：「這話更作不得准了。」譬如他進過學，就有日頭落在他的

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是俺頂著的。了彼此說著閒話，掌上燈燭，管家捧上酒飯雞鴨肉。

堆滿春臺。好是周襄軒先生吃長齋的，若馬二先生則未免垂涎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著吃了，收下碗去，落後和尙送出周進的

飯來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周進也喫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了，洗臉穿好衣服，

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勝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見了舉人該自這一番之後，一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荀家孩子是縣裏王

舉人的進士，同年傳為笑話。這些同學的孩子趕著他就不叫荀玖了，都叫他荀進士。各家父兄聽見這話，都

各不平，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說他是個封翁。太老爺把個荀老爹氣得有口難分。申祥甫背地裏又向衆

人道：「那裏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個錢，捏造出這話來奉

承他圖他個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俺前日聽見說荀家炒了些麵筋豆腐干，送在庵裏，又送了幾回

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借申祥甫口中寫出荀衆老多尚知敬重周先生

人都不喜歡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礙著夏總甲的面皮不好辭他將就混了一年後來夏總甲也嫌他頭頭腦腦不知道常來承謝由著衆人把周進辭了來家那年卻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一日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勸道老舅莫怪我說你這讀書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難了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只管不稂莠不莠的到幾時我如今同了幾個大本錢的人到省城去買貨差一個記帳的人你不如同我們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夥內還是少了你喫的穿的周進聽了這話自己想癱子掉在井裏撈起來也是坐有甚虧負我隨卽應允了金有餘擇個吉日同一夥客人起身來到省城雜貨行裏住下周進無事閒著街上走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看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晚間向姐夫說要去看金有餘只得用了幾個小錢一夥客人都也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領著行主人走進頭門用了錢的並無攔阻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

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看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歎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殭殭不醒人事軒然大波起只因這一死有分教累年蹭蹬忽然際會風雲終歲淒涼竟得高懸月旦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功名富貴四字是此書之大主腦作者不惜千變萬化以寫之起首不寫王侯將相却先寫一夏總甲夫總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貴而彼意氣揚揚欣然自得頗有官到尙書吏到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莊子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文筆之妙乃至於此

梅三相顧影自憐得意極矣不知天地間又有王老爺在甚矣功名富貴寧有等級耶

場中鬼跳是假夢苟攻同榜乃真夢也偏於假夢說得鑿鑿可據轉以真夢爲不足信活活寫出妄庸子心術性情

周進乃一老腐迂儒觀其胸中只知喫齋音齋念念王舉人的墨卷則此外一無所有可知矣

從喫齋引出做夢又以梅玖之夢掩映王惠之夢文章羅絡勾聯有五花八門之妙

書中並無黃老爹李老爹顧老相公據諸人口中津津言之若實有其人非深於史記筆法未易辨此金有餘云人生在世難得的是一碗現成飯此語能令千古英雄豪傑同聲一哭蓋不獨吹簫之大夫垂釣之王孫爲淒涼獨絕人也到省買貨極尋常之事偏偏遇著修理貢院何其情事逼真乃爾

末段寫鄉俗鄙薄情狀宛然而此中有天道焉有人事焉苟老爹在集上爲首富而其人亦忠厚好善尙知敬重先生其子想亦較爲聰俊周先生實異視之他日范學臺搜求落卷不知已取在數中見非微倖也至於入仕以後或忘本來面目以致潰敗世澤無多發洩太過蓋塞翁之得馬矣天日山樵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金有餘見他真切只得用幾個小錢同他去看不想纔到天字號就撞死在地下

衆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何嘗非中惡只是中了幾十年非一時所中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著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個客人一齊扶著灌了下去喉嚨裏咯咯的響了一聲吐出一口稠涎來衆人道好了扶著立了起來周進看著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衆人勸著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裏來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爲甚麼這號咷痛哭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著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衆人心裏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滿肚皮且夫只衆人七手八脚將他扛擡了出來是無處伸冤衆人七手八脚將他扛擡了出來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裏坐下勸他喫了一碗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內中一個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爲甚到了這裏這等大哭起來却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

舍舅本來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會做得一個。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自因這一句話，道著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顧眾人，又放聲大哭起來。又一個客人道：「論這事，只該怪我們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爲甚麼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金有餘道也，只爲赤貧之士，又無館做，沒奈何上了這一條路。又一個客人道：「看令舅這個光景，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因沒有人識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餘道：「他才學是有的，怎奈時運不濟。那客人道：「監生也可以進場。周相公有才學，何不捐他一個監進場中了，也不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金有餘道：「我也是這般想，只是那裏有這一注銀子？此時周進哭的住了。已轉機那客人道：「這也不難。現放著我這幾個弟兄在此，每人拈出幾十兩銀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若中了做官，那在我們這幾兩銀子，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的人，那裏不破掉了幾兩銀子？何況這是好事，你衆位意下如何？衆人一齊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見義不爲是爲無勇。難爲生意人竟能躬行實踐俺們有甚麼不肯？只不知周

相公可肯俯就？周進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幾個頭。衆人還下禮去。金有餘也稱謝了衆人，又喫了幾碗茶。周進再不哭了，同衆人說說笑笑，回到行裏。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衆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請了衆位。金有餘將著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直宗師來省錄遺。周進就錄了個貢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進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章做的花團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裏。金有餘同那幾個客人，還不曾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衆人各各歡喜，一齊回到汶上縣，拜縣父母學師。那典史、學晚生帖子上門來賀。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忙了個把月。申祥甫聽見這事，在薛家集，斂了分子，買了四隻雞，五十個蛋，和些炒米、歡團之類，親自上縣來賀。喜周進留他喫了酒飯，去苟老爹賀禮，是不消說了。看看上京會試，盤費衣服

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試三甲授了部屬在萬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卻自己心裏想道我在這裏面喫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客屈了真才倘有真心主意定了到廣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縷破爛的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面黃肌瘦花白鬚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破氈帽是周先生衣鉢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著麻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周學道看的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那穿麻布的童生上來交卷竟繳首卷可知敏捷得無回想方年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金帶何等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冊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

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公何以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曾賞取周學道道這也未必盡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細細看范進磕頭下去了那時天色尙早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徧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得不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於此見周范二公功夫深淺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心裏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徧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覺得有些意思正要想再看頓卻有一個童生來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甚麼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此二句恐是雜覽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

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傍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著脖子一路跟頭叉到大門外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來看看可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還清通學道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做個記認又取過范進卷子來看總因吃過苦來我看一兩篇也不能解直到三篇之後纔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卽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名先限定首尾二名如此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案來范進是第一謁見那日著實贊揚了一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雜覽的話鼓吹送了出去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轎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屬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卽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范進又磕頭謝了此是范進重生父起母宜其感激涕零

來立著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著直望見門鎗影子抹過前山看不見了方纔回到下處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著一閒草屋一廈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著妻子住在房披裏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擎著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開端大奇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殺豬功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燙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著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們跟前何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胡屠戶曉得學校規矩非薛家集上衆人可比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

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著喫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喫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個都來坐著喫了飯喫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喫的醺醺的這裏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次日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魏好古又約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頭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喫起天鵝屁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前已說明是你積了甚麼德帶挈他的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下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張府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

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喫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

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其實未嘗不是無奈想我一家老小監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著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案商議瞞著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此筆不可少正是振起下文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拏去集上換幾升米來煮餐粥喫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出門去纔去不到兩個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纔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

擁著要喜錢正在吵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著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著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賞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只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著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了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隻雞去救命爲甚麼拏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誤了我賣雞范進心熱出榜將近斷不如此恬淡此是作者要反逼出下文發瘋故就賣雞上生情小波折讀者不可被他瞞過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雞奪了攢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著他說話范進三兩步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挂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范進不看便罷看過一遍又念一

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正與周進直事同但一是鬱一是喜喜亦由老太太慌了忙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脚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漓淋漓一身的衆人拉他不住拍著笑著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衆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周進吐於陰故痛陽故發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纔得好兒子親哭情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天下人都是好好的偏要尋這病害卻是如何是好衆隣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裏衆人家裏拏些雞蛋酒米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爹們再爲商酌當下衆隣居有拏雞蛋來的有拏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鷄來的娘子哭哭啼啼一天歡喜變成愁苦舉人亦不祥之物在廚下收拾齊了拏在草

棚下隣居又搬些桌凳請報錄的坐著喫酒商議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個人道在下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衆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只因他歡喜狠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名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會中他喫這一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衆隣都拍手道這個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想要是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個人道在集上賣肉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還不會回來快些迎著去尋他一個人飛奔去迎或云忙煞鄰居干卿何事予謂不然鄰之見不可責之齊民若若落落走到半路遇著胡屠戶來落白顯雖聖人不能爲治後面跟著一個燒湯的二漢提著七八筋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太太哭著告訴了一番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那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走了出來衆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

今却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拏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這樣的事隣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呀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敍功把你從十八層地獄裏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真可報錄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個事須是這般你沒奈何權變一權變屠戶被衆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纔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拏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隣居五六個都跟著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只可嚇他一嚇却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隣居道這個自然何消吩咐說著一直去了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著散著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著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兇

神一般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個
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隣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
胡屠戶雖然大著膽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
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第二下笑者笑其手顫也却先
從盲左來范進因這一個嘴巴却也打暈了昏倒在地衆隣
居齊上前替他抹胸捶背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
睛明亮不瘋了巴掌性熱味辛祛痰明目治失心瘋解
天鵝屁毒生豬油拌服出胡屠戶者其
衆人扶起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跳駝子板凳上坐
著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
己看時把個巴掌仰著再也灣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
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
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著
范進看了衆人便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
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般衆隣居道老爺恭喜高中
了適纔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纔吐出幾口痰來好
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
是中的第七名死也范進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
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

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
前道賢婿老爺增何以賢以賢方纔不是我敢大膽是
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個人道胡
老爹方纔這個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
洗下半盆豬油來又一個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
豬了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豬有我這賢婿老爺還怕
後半世靠不著麼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
品貌又好尖嘴猴腮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
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
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却是認得人的想著
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
要和我結親可是周府張府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
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說著哈哈大笑衆
人都笑起來衆人此笑看著范進洗了臉郎中又拏茶
來喫了一同回家范舉人先走胡屠戶和鄰居跟在後
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著頭替
他扯了幾十回此時愛女婿不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
道老爺回府了索性徑老太太迎著出來見兒子不瘋

喜從天降衆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拜了母親復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個錢不穀你賞人范進又謝了鄰居正待坐下早看見一個體面的管家手裏擎著一個大紅全帖飛跑了進來道張老爺來拜新中的范老爺說畢轎子已是到了門口胡屠戶忙躲進女兒房裏不敢出來

范進怕胡屠戶胡屠戶却亦有

所怕○買肉主顧何須迴避

了范進迎了出去只見那張鄉紳下了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葵花色員領金帶皂靴他是舉人出身做過一任知縣的別號靜齋同范進讓了進來堂屋內平磕了頭分賓主坐下張鄉紳先攀談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親近一向未曾范進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無緣不曾拜會張鄉紳道適纔看見題名錄貴房師高要縣湯公就是先祖的門生我和你親切的世弟兄的親親范進道晚生微倖實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門下可爲欣喜張鄉紳四面將眼睛望了一望說道世先生果是清貧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擎過一封銀子來老先生真是疏財仗義一見如故說道弟却也無以爲敬謹具賀

儀五十兩世先生權且收著這華居其實住不得將來常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開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搬到那裏去住早晚也好請教些范進再三推辭張鄉紳急了道你我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范進方纔把銀子收下作揖謝了又說了一會打躬作別胡屠戶直等他上了轎纔敢出堂屋來范進即將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細絲錠子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纔費老爹的心擎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拿了去屠戶把銀子攢在手裏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個你且收著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裏揣口裏說道也罷你而今相與了這個張老爺何愁沒有銀子用他家裏的銀子比皇帝家還多些哩他家就是我賣肉的主顧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銀子何足爲奇又轉回頭來望著女兒說道我早上擎了錢來你

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來給他用只怕姑老爺還不希望哩今日果不其然無恩可報只得苦思方索生此一波如今掣了銀子回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說了一會千恩萬謝低著頭笑迷迷的去了比范進中舉人相同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鬪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今之中舉人的說此得毋要羨張鄉紳家又來催著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喫過點心走到第三進房子內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著銀絲髻髻此時是十月中旬天氣尚暖穿著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率著家人媳婦丫鬟洗碗盞杯箸范進娘子居然有若固有之氣象胡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屠戶以爲有些福氣眼色不凡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若娘們要仔細些這都是別人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家人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丫鬟和媳婦一齊都說道怎麼不是豈但這個東西是連我們這些

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碗盞和銀鑲的杯盤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來不醒人事與那一物是相同的何不用原方治之○人生世上獨范老太平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會試舉人變作秋風戴祥雲云之客多事貢生長爲興訟之人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見了號板痛哭至于嘔血乃窮老腐儒受盡畢生辛苦如梅三相王大爺等相遭不知幾輩至此一齊提出心頭其見解不過如此非如阮嗣宗沈初明一流人別有傷心處也

金有餘以及衆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極豪俠極義氣的事偏是此輩不讀書不做官的人做得來此是作者微辭亦是世間真事

周進之爲人本無足取胸中大概除墨卷之外了無所有閱文如此之鈍拙則作文之鈍拙可知空中白描出晚遇之故文筆心細如髮於閱范進文時卽順手夾出一個魏好古文字始有

波折譬如古人作書必求筆筆有致不肯作算條巴士樣式也

舉業雜覽四個字後文有無限發揮却於此處開闢伏案文筆如千里來龍蜿蜒天矯

輕輕點出一胡屠戶其人其事之妙一至於此真令閱者歎賞叫絕余友云慎毋讀儒林外史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閒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此如鑄鼎象物魍魎魍魎毛髮畢現

范進進學大觴餅酒是胡老爹自攜來臨去是披著衣服腆著肚子范進中舉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是二漢送來臨去是低著頭笑迷迷的前後映帶文章謹嚴之至

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罵范進時正是愛范進處特其氣質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細觀之原無甚可惡也

周府張府妙在都從胡老爹口中一一帶出真有蛛絲馬跡之妙

張靜齋一見面便贈銀贈屋似是一個極慷慨的人

究竟是個極鄙陋不堪的作者之筆其爲文也如雪因方成珪遇圓成璧又如水孟圓則圓孟方則方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於地家人媳婦和丫鬢娘子都慌了快請老爺進來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連叫母親不應忙將老太太擡放牀上請了醫生來醫生說老太太這病是中了臟不可治了原來此屋不利連請了幾個醫生

都是如此說范舉人越發慌了夫妻兩個守著哭泣一面製備後事挨到黃昏時分老太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次日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

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該請僧人追薦伏筆大門上挂了白布球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合城紳衿都來弔唁請了同案的魏好古穿著衣巾在前廳陪客胡老爹

上不得臺盤只好在廚房裏或女兒房裏幫著量白布秤肉亂竄到得二七過了范舉人念舊拏了幾兩銀子交與胡屠戶託他仍舊到集上庵裏請平日相與的和

尙做攬頭請大寺八衆僧人來念經拜梁皇懺放焰口
追薦老太太升天屠戶拏著銀子一直走到集上庵裏
膝和尙家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著伏筆
官因有田在左近所以常在這庵裏起坐膝和尙請屠
戶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庵裏那日
貧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
些茶水替我做個主人胡屠戶道正是我也多謝他的
膏藥今日不在這裏膝和尙道今日不會來又問道范
老爺那病隨卽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胡
老爹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不見來集上做生意
胡屠戶道可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
那一個不到他家來就是我主顧張老爺周老爺在那
裏可賓大長日子坐著無聊只拉著我說閒話陪著喫
酒喫飯又是夏總見了客來又要打躬作揖累個不了
我是個閑散慣了的人不耐煩作這些事欲待躲著些
女兒房裏廚房裏難道是怕小婿怪惹紳衿老爺們看
又少不得人照看難道是怕小婿怪惹紳衿老爺們看
喬了說道要至親做甚麼呢說罷又如此這般把請僧
人做齋的話說了和尙聽了屁滾尿流慌忙燒茶下麵

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衆並備香燭紙馬
寫疏等事寫疏胡屠戶喫過麵去僧官接了銀子纔待
走進城不到一里多路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慧老
爺爲甚麼這些時不到莊上來走走僧官忙回過頭看
時是個戶何美之生何美之道你老人家這些時這
等財忙因甚事總不來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來只
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又不肯出價錢
我幾次回斷了他若到莊上來他家那個戶又走過來
嘴嘴舌舌纏個不清我在寺裏他有人來尋我只回他
出門去了一先透過何美之道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
不肯由你今日無事且到莊上去坐坐況且老爺前日
煮過的那半隻火腿吊在竈上已經走油了做的酒也
熟了不如消繳了他罷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怕怎的
和尙被他說的口裏流涎流涎者何也火腿那脚由不
得自己跟著他走到莊上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
雞把火腿切了酒舀出來燙著和尙走熱了坐在天井
內把衣服脫了一件敞著懷腆著個肚子也像竈上走
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好模樣須臾整理停當何美

之捧出盤子渾家攜著酒放在桌子上擺下和尚上坐

渾家下陪何美之打橫把酒來斟喫著說起三五日內

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何美之渾家說道范家老奶

奶老奶奶我們自小看見他的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

只有他媳婦兒他媳婦兒者輕是莊南頭胡屠戶的

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的黃頭髮范進娘子

此處那日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一雙夏天靴著個蒲窩

子歪腿爛脚的而今弄兩件尸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

了夫人好不體面范進娘子者渠白矜其貌乃你說者

你和尙耶你那裏看人去正喫得興頭聽得外面敲門

何美之耶你甚兇何美之道是誰和尚道美之你看一看何美之

纔開了門七八個人一齊擁了進來看見女人和尚一

桌子坐著齊說道好快活和尚婦人大青天白日調情

好僧官老爺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說這是我田

主人衆人一頓罵道田主人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不

由分說拏條草繩把和尚精赤條條同婦人一繩捆了

將個槓子穿心擡著連何美之也帶了來到南海縣前

一個關帝廟前戲臺底下戲是台上做的今却在台下和尚同婦人

拴做一處候知縣出堂報狀衆人押著何美之出去和

尚悄悄叫他報與范府范舉人因母親做佛事和尚被

人拴了兩句連說忍耐不得隨即拏帖子向知縣說了

知縣差班頭將和尚解放女人著交美之領了家去一

班光棍帶著明日早堂發落衆人慌了求張鄉紳帖子

在知縣處說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罵了幾句扯一個

淡趕了出去能具應保和尚同衆人倒在衙門口用了

幾十兩銀子僧官先去范府謝了次日方帶領僧衆來

鋪結壇場挂佛像兩邊十殿閻君喫了開經麵打動鏡

鈸叮嚀念了一卷經擺上早齋來八衆僧人連司賓的

魏相公共九位坐了兩席纔喫著長班報有客到魏相

公丟了碗出去迎接進來便是張周兩位鄉紳烏紗帽

淺色員領粉底皂靴魏相公陪著一直拱到靈前去了

內中一個和尚向僧官道方纔進去的就是張大房裏

靜齋老爺他和你是田鄰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纔是

和尚豈不知故意問及僧官道也罷了張家是甚麼有

可知僧官之見惡於衆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那裏是甚麼光棍

就是他的個戶商議定了做鬼做神來弄送我不過要

簸掉我幾兩銀子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使心
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一般也
慌了臉著臉拿帖子去說惹的縣主不喜歡又道他沒
脊骨的事多哩就像周三房裏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
是他的外甥女兒三房裏曾託我說媒我替他講西鄉
里封大戶家好不有錢張家硬主張著許與方家纔這
窮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進個學又說他會作個甚麼
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個薦亡的疏我拏了給人看
說是倒別了三個字像這都是作孽眼見得二姑娘也
要許人家了又不知撮弄與個甚麼人張靜齋之為人
魏好古之學問
那從和尚口中聽寫却又暗
伏嚴家對親一節骨節通靈說著聽見靴底響衆和尚
擠擠眼僧官就不言語了畫兩位鄉紳出來同和尚拱
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衆和尚喫完了齋洗了臉和
手吹打拜懺行香放燈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鬧了三
晝夜方纔散了光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
謝了孝一日張靜齋來候問還有話說范舉人叫請在
靈前一個小書房裏坐下穿著衰絰出來相見先謝了
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張靜齋道老伯母的大事我們

做子姪的理應効勞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也罷了
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可
會定有日期范舉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
但費用尚在不敷張靜齋屈指一算銘旌是用周學臺
的銜墓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將就二字却是用誰的
名其餘殯儀桌席執事吹打以及雜用飯食破土謝風
水之類須三百多銀子正算著捧出飯來喫了張靜齋
又道三載居廬自是正理但世先生爲安葬大事也要
到外邊設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現今高發之後並不
會到貴老師處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風一二意主
在弟意也要去候敵世叔何不相約同行一路上舟車
之費弟自當措辦不須世先生費心范舉人道極承老
先生厚愛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張靜齋道禮有經有
權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好孝廉○墨卷
中救急老套范舉人又謝
了張靜齋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路往高要
縣進發於路上商量說此來一者見老師二來老太太
人墓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不一日進了高要城
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二位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

個關帝廟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
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
坐著擺上九個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喫了
一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方巾關服粉底皂靴蜜蜂眼
高鼻梁落腮鬍子如見其人那人一進了門就叫把茶
盤子撤了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
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
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倅叨歲薦與我
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過幾天要奉請二位老先生想都是
年家故舊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
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嚴家人撥了一個食盒來又
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盒蓋九個盤子都是雞鴨
糟魚火腿之類咄嗟而辦蓋市脯耳然嚴老二言分
子換肉包子喫則嚴老嚴貢生請二位老先生上席
之於口腹固不惜所費

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用喫了半杯放下嚴貢生
道湯父母爲人廉靜慈祥真乃一縣之福張靜齋道是
敵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
都是個緣法真個勉強不來的所答非所問急要湯父
母到任的那日敵處闔縣紳衿公搭了一個綵棚在十
里牌迎接小弟站立綵棚門口須臾鑼旗傘扇吹手夜
役一隊一隊都過去了必細數者爲兩隻轎子將近遠
遠望見老父母兩朵高眉毛一個大鼻梁方面大耳正
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兩兩相對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却
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同接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只
看著小弟一個人那時有個朋友同小弟並站著他把
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問我先年
可曾認得這位父母小弟從實說不曾認得他就癡心
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搶上幾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
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衆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別
處其實還望著你纔曉得從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
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方纔下學回來
諸事忙作一團却連忙丟了叫請小弟進去換了兩遍

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張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敵世叔相敬近來自然時時請教嚴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實不相瞞小弟只是一個爲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愛湯父母容易不大喜會客此不大喜會客者蓋常請見而不會也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著實關切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賞鑑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道豈敢豈敢又道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錢糧耗羨花布牛驢漁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是擎手在桌上畫著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著我們幾個要緊的人然則湯父母不用著公等要緊人說著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來望著門外一個蓬頭赤足的小厮走了進來關筭接縫其捷如風望著他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小厮道早上關的那口猪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嚴

貢生道他要猪拏錢來小厮道他說猪是他的嚴貢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罷我就來那小厮又不肯去張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請回罷嚴貢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猪原是舍下的范老先生未必知張老先生生亦有些知了何也纔說得一句聽見鑼響省了說謊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拏著帖子向貢生謝了擾一直來到宅門口投進帖子去知縣湯奉接了帖子一個寫世姪張師陸一個寫門生范進自己心裏沈吟道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甚是可厭補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不好回他吩咐快請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見過范進上來敍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喫茶同靜齋敍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纔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了憂蓋范進變服而來帖上作書者不忍明言故出此語令人自悟張靜齋所說禮有經有權者即此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席上燕窩鷄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

不解其故

不解者因其先吉服而靜齋笑道世先生因來想不到銀杯箸也

靜齋笑道世先生因

尊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

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

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纔罷了知縣疑

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落

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

方纔放心譁而虐矣蓋作因說道却是得罪的緊我這

做教酒席沒有甚麼喫得只這幾樣小菜權且用個便

飯做教只是個牛羊肉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所以不

敢上席現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來牌票甚緊衙門

裏都也莫得喫引動掌上燭來將牌拏出來看著一個

貼身的小厮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知縣起

身向二位道外邊有個書辦要回話弟去一去就來去

了一時只聽得吩咐道且放在那裏可知本回來又入

席坐下說了失陪向張靜齋道張世兄你是做過官的

這件事正該商之於你就是斷牛肉的話方纔有幾個

教親共備了五十斤牛肉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說

是要斷盡了他們就沒有飯喫求我略鬆寬些叫做滿

上不瞞下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卻是受得受不

得張靜齋道老世叔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何妨有你

我做官的人只知道有皇上那知有教親想起洪武年間

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

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

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

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

夜訪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罈小菜當面

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說道他以爲天

下事都靠著你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爲青

田縣知縣劉老先生又用毒藥擺死了這個如何了得

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

不信問道這事如何處置張靜齋道依小姪見世叔

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將這

老師夫拏進來打他幾十個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

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張告示在傍申明他大胆之處上

司訪知見世叔一絲不苟陞遷就在指日知縣點頭道

十分有理道光年間一福建知縣確有此一事見陳

莊唐開齋筆記當是奉教於張靜齋

下席終留二位，在書房住了次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偷鷄的積賊，知縣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裏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來，在他臉上寫了「偷鷄賊」三個字。即從張靜齋法中化出，可見湯知縣聞一取一面枷，枷了他偷的鷄頭，向後尾向前，網在他頭上，枷了出去。纔得出得縣門，那鷄屁股裏喇喇的一聲，痾出一股稀屎來，從額顛上淌到鼻子上，鬍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大罵一頓。大胆狗奴重責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和頸子箍的緊緊的，只剩得兩個眼睛在縣前。示衆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一道靈魂尋馬衆。回子心裏不伏，一時聚衆數百人，鳴鑼罷市，鬧到縣前來，說道：「我們就是該送牛肉來，也不該有死罪。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我們鬧進衙去，揪他出來，一頓打死，派出一個人來償命，不因這一鬧，有分教：貢生與訟潛踪來到省城，鄉紳結親謁貴，直遊京國，未知衆回子吵鬧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文字過快，故序事之筆最多，就其序事而觀之，其中起伏照應，前後映帶，便有無數作文之法。在率爾操觚，輕心掉之者，夢不到此也。和尙到莊上喫酒，乃是行所無事，佃戶一齊打進實出意料之外，當其美之斟酒，渾家打橫時，幾近淫褻矣。及觀何美之渾家口中數語，只不過氣不分，范太太何其用筆之雅直，將功名富貴四字寫入愚婦人胸中，吾不知作者之錦心繡口居何等也。齋堂中魏相公陪客衆，和尙搗鬼輕輕又帶出周二姑娘做親針線之妙，難以極言。關帝廟中小飲一席話，畫工所不能畫，化工庶幾能之。開端數語，尤其奇絕，閱者試掩卷細想，脫令自己操觚，可能寫出開端數語。古人讀杜詩「江漢思歸客，再三思之不得下語」及觀乾坤一腐儒始叫絕也。纔說不占人寸絲半粟，便宜家中已經關了人一口，豬令閱者不煩言而已，解使拙筆爲之，必且曰：「看官聽說原來嚴貢生爲人是何等樣文字，便索然無味矣。」

上席不用銀鑲杯箸一段是作者極力寫出蓋天下莫可惡於忠孝廉節之大端不講而苛索於末節小數舉世爲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莊語責之而以諛語誅之

張靜齋勸堆牛肉一段偏偏說出劉老先生一則故事席間賓主三人侃侃而談毫無愧怍閱者不問而知此三人爲極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繪風繪水手段所謂直書其事不加斷語其是非自見也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話說衆回子因湯知縣枷死了老師夫鬧將起來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知縣大驚細細在衙門裏追問纔曉得是門子透風老爺愛牛肉門子亦可沾光想來一力擔當今爲張靜齋決裂安得不恨此透風所由來知縣道我至不濟到底是一縣之主他敢怎的我設或鬧了進來看見張世兄就有些開交不得了如今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離了這個地方上纔好忙喚了幾個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幸得衙門後身緊靠著北城幾個衙役

先溜到城外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繫了出去換了藍布衣服草帽草鞋尋一條小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此時不但范進連張靜齋都穿孝服了○便宜了湯知縣免送贖儀這裏學師並典史俱出城來安民說了許多好話衆回子漸漸的散了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個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做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個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爲頭的來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湯知縣又磕頭道這事是卑職不是蒙大老爺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後知過必改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這幾個爲頭的人還求大老爺發下卑縣發落賞卑職一個臉面按察司也應承了知縣叩謝出來回到高要過了些時果然把五個爲頭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制官府依律枷責發來本縣發落知縣看了來文挂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搖大擺的出堂將回子發落了正要退堂見兩個人

進來喊冤順手帶入知縣叫帶上來問一個叫做王小二是貢生嚴大位的緊鄰去年三月內嚴貢生家一口纔養下來的小豬走到他家去他慌送回嚴家嚴家說豬到人家再尋回來最不利市押著出了八錢銀子把小豬就賣與他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豬關了小二的哥子王大到嚴家討豬嚴貢生說豬本來是他的你要討豬照時值估價拿幾兩銀子來領了豬去王夫是個窮人那有銀子就同嚴家爭吵了幾句被嚴貢生幾個兒子掣控門的門桿麵的杖打了一個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裏所以小二來喊冤知縣喝過一邊帶那一個上來問道你叫做甚麼名字那人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稟道小人叫做黃夢統在鄉下住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約送在嚴府小的卻不會掣他的銀子走上街來遇著個鄉裏的親眷說他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交個幾分數再下鄉去設法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小的交完錢糧就同親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

年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回借約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個月的利錢小的說並不會借本何得有利嚴鄉紳說小的當時掣回借約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因不會取約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半年利錢該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說情願買個蹄酒上門取約嚴鄉紳執意不肯把小的驢兒和米同稍袋都叫人掣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負屈的事求大老爺做主知縣聽了說道一個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閒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最好的相與凡事心照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嚴貢生慌了自心裏想這兩件事都是實的倘若審斷起來體面上須不好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捲捲行李一溜煙急走到省城去了知縣准了狀子發房出了差來到嚴家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會嚴二老官二老官叫做嚴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兩人是同胞弟兄卻在兩個宅裏住這嚴致和是個監生家有十多萬銀子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他是個胆小有錢的人見哥子又不在

家不敢輕慢，隨即留差人喫了酒飯，拏兩千錢打發去了。忙著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他兩個阿舅姓王，一個叫王德，是府學廩膳生員；一個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都做著極興頭的館，錚錚有名。聽見妹丈請一齊走來，嚴致和忙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現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樣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嚇走了嚴致和道：這話也說不盡了。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開，差人卻在我這裏吵鬧，要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出去尋他？他也不肯回來。王仁道：各家門戶的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門裏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飯喫，他們做事只揀有頭髮的，抓若說不管他，就更耍的人緊了。如今有個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個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衆人遞個關詞，便歇了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了王小二黃夢統到家替他分說開，把猪也還與王家，再折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黃家那借約查了，還他一天的事都沒有了。嚴致和道：老舅怕

不說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個糊塗人，幾個舍姪就像生狼一般，一總也不聽教訓。他怎肯把這猪和借約拏出來？王德道：妹丈這話也說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姪拘著你認晦氣，再拏出幾兩銀子折個猪價，給了王姓的黃家的借約，我們中間人立個紙筆與他說尋出作廢紙，無用。這事纔得落臺，纔得個耳跟前清淨。虧他有此經濟當下商議已定一切辦的停妥。嚴二老官連在衙門使費，共用去了十幾兩銀子。官司已了過了幾日，整治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致謝。兩個秀才拏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嚴致和吩咐小廝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帶出王氏有病今日一者請喫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二位聽見這話，方纔來。嚴致和即迎進廳上，喫過茶，叫小廝進去說了。丫鬚出來請二位舅爺進到房內，擡頭看見他妹子王氏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剝栗子，辦圍碟。見他哥哥進來，丟了過來，拜見。奶媽抱著妾出的小兒子，年方三歲，帶著銀項圈，穿著紅衣服來叫舅舅二位喫了茶。一個丫鬚來說：趙新娘進來拜舅爺二位，連忙道

不勞罷坐下說了些家常話又問妹子的病總是虛弱該多用補藥說罷前廳擺下酒席讓了出去上席敘些閒話又題起嚴致中的話來王仁笑著問王德道大哥我倒不解他家大老那宗筆下怎得會補起廩來的王德道這是三十年前的話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來本是吏員出身原來御史都是吏員出身知道甚麼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我們至親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却不曾見他家一杯酒想起還是前年出貢暨棋杆在他家擾過一席王德愁著眉道那時我不曾去他爲出了一個貢拉人出賀禮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弄了有一二百吊錢還欠廚子錢屠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個月在家吵一回成甚麼模樣嚴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說不瞞二位老舅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捨不得買一斤每常小兒子要喫時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嚴老二又自爲寫照如此家兄省儉只算代老大做人寸土也無人口又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斤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喫了下頓又在門口賒魚當初分家

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喫窮了而今端了家裏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後門換肉心包子喫你說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罷說只管講這些混話誤了我們喫酒快取骰盆來當下取骰子送與大舅爺我們行狀元令兩位舅爺一個人行一個狀元令每人中一回狀元喫一大杯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喫了幾十杯卻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會中二位拍手大笑喫到四更鼓盡跌跌撞撞扶了回去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來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並不見效看看臥牀不起生兒子的妾在旁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抱了孩子在牀腳頭坐著哭泣哭了幾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道你又癡了他不癡各人的壽數那個是替得的趙氏道不是這樣說我死了值得甚麼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要個大娘他爺四十多歲只得這點骨血再娶個大娘來各養的各疼自古說晚娘的拳頭雲裏的日頭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我也是個死數不如早些替大

娘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

其言甚巧
心照不宣

王氏聽了也不答

應趙氏合著眼淚日逐煨藥煨粥寸步不離一晚趙氏

出去了一會不見進來王氏問丫鬟道趙家的

只趙家
的三個

字可見王氏那裏去了丫鬟道新娘每夜擺個香桌在

天井裏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

看見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

此趙氏
所教也王氏聽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間趙氏又哭著講這些話王氏道何

不向你爺說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

可無
奈何只得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嚴致

和聽不得這一聲及再裝腔連連說道既然如此明

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纔有憑據王氏搖

手道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

請舅爺來看藥方商議再請名醫說罷讓進房內坐

著嚴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又道老舅可親

自問聲令妹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

把手指著孩子點了一點頭兩位舅爺看了把臉木喪

著不則一聲須臾讓到書房裏用飯彼此不提這話喫罷又請到一間密室裏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吊下淚

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內助如今丟了

我怎生是好向日還向我說岳父母岳母的墳也要修理

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留與二位老舅作個遺念

老二
亦煞費苦因把小廝都叫了出去開了一張廚拏出兩封銀

子來每封一百兩遞與二位道老舅休嫌輕意二位雙

手來接嚴致和又道卻是不可多心將來要備祭桌破

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齊請老舅來行禮明日還拏轎

子接兩位舅奶奶來令妹還有些首飾留爲遺念交畢

仍舊出來坐著外邊有人來候嚴致和陪客去了回來

見二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王仁道方纔同家兄在這

裏說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有幸

了口也開了
臉也不木喪方纔這一番話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

這道理令妹丈胸
中早已有了還要恍恍惚惚疑惑不清枉爲男子王

德道你不知道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舍妹

歿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伯伯母

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著桌子道我

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

不意世間有如此血
性男子真正讀書人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你若不依

我們就不上門了嚴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話兩位道有我兩人做主但這事須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幾兩銀子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備十幾席將三黨親都請到了趁舍妹眼見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爲正室誰人再敢放屁難得賢昆同心仗義成人嚴致和又掣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二位義形於色去了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副帖子遍請諸親六眷擇個吉期親眷都到齊了只有隔墻大老爹家五個親姪子一個也不到衆人吃過早飯先到王氏牀面前寫立王氏遺囑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畫了字嚴監生戴著方巾穿著青衫披了紅綢趙氏穿著大紅戴了赤金冠子極力摹寫甚於殺甚於兩人雙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於依廣有才學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懇切告過祖宗轉了下來兩位舅爺叫丫鬟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來夫妻四個齊鋪鋪請妹夫妹妹轉在上邊磕下頭去以敝姊妹之禮正是綱常衆親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人媳婦丫鬟使女黑壓壓的幾十個人都來磕了主人主母的頭有趙

氏又獨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死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行禮已畢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屋官客並堂客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喫到三更時分嚴監生正在大廳陪著客吃酒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奶奶斷了氣了嚴監生哭著走了進去只見趙氏扶著牀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了衆人且扶著趙氏灌開水搖開牙齒灌了下去灌醒了時披頭髮滿地打滾哭的天昏地暗連嚴監生也無可奈何他做死的要緊真死的由管家都在廳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殮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乘著人亂將些衣服金珠首飾一擄精空連趙氏方纔戴的赤金冠子滾在地下也拾起來藏在懷裏兩對舅眞是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哥子來拏一搭蘇替他披著那時衣衾棺槨都是現成的入過了殮天纔亮了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衆人進來參了靈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兩個第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蘇戴孝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名不正則言不順此非綱常的說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議禮已定禮曰義形於色曰議報出

喪去自此修齋理七開喪出殯用了四五千兩銀子鬧了半年不必細說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醃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家四隻雞鴨小菜不算捐個妹不覺到了除夕嚴監生拜

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嚴監生同趙氏對坐奶媽帶著哥哥坐在底下喫了幾杯酒嚴監生吊下淚來天地祖宗喟然歎息此淚卻是真淚指著一張櫥裏向趙氏說道昨日典鋪內送來三百兩利錢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臘

月二十七八日送來我就交與他我也不管他在那裏用今年又送這銀子來可憐就沒人接了趙氏道你此字費了許多心思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我是你看見的補出王氏想起一年到頭逢時過節庵裏師

姑送盒子賣花婆換珠翠彈三絃琵琶的女瞎子不離門那一個不受他的恩惠況他又心慈見那些窮親戚自己喫不成也要把人喫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這些銀子殼做甚麼再有些也完了倒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這銀子不用費掉了到開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事剩下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

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該的應呼姊姊說忙現了原形死命的巴結嚴監生聽著他兩位哥哥然而無益○先伏科舉一筆說話桌子底下的一個貓就抓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那貓嚇的跑到內房裏去跑上牀頭只聽得一聲大響牀頭上掉下一個東西來王氏陰靈把地板上的酒罈子都打碎了拏燭去看原來那瘟貓把牀頂上的板跳踢一塊上面吊下一個大篋篋子來近前看時只見一地黑棗子拌在酒裏篋篋橫睡著兩個人纔搬過來棗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紙包著打開看時共五百兩銀子嚴監生嘆道我說他的銀子那裏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積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拏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裏去了一回哭著叫人掃了地把那個乾棗子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著靈牀子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寧其心發現然所以發現來死期已近所謂哀莫大過了燈節後就叫心口疼痛於心死嚴二之心死久矣○回過味初時撐著每晚算帳直算到三更鼓後來就漸漸飲食不進骨瘦如柴又捨不得銀子喫人參趙氏勸他道你

心裏不自在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他說道我兒子又小你叫我託那個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氣漸深肝木尅了脾土每日只喫兩碗米湯臥牀不起及到天氣和暖又勉強進些飲食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接過長夏立秋以後病又重了睡在牀上想著田上要收早稻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又不放心心裏只是急躁那一日早上喫過藥聽著蕭蕭落葉打的牕子響自覺得心裏虛怯長歎了一口氣把臉朝牀裏面睡下可憐守錢虜下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就請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嚴監生叫丫鬟扶起來勉強坐著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會看妹丈原來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的沒氣力嚴監生請他坐下說了些恭喜的話留在房裏喫點心就請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叫趙氏拏出幾封銀子來指著趙氏說道這到是他的意思說姐姐留下來的一點東西送與二位老舅添著做恭喜的盤費我這病勢沉重將來二位回府不知可會的著了我死之後二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著進個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的

氣一句中包二位接了銀子每位懷裏帶著兩封謝了又謝又說了許多的安慰的話作別去了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個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正對前文一個不來到中秋已後醫家都不下藥了把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晚間擠了一屋的人桌上點著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聲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拿出來伸著兩個指頭大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會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會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睜的的溜圓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寫守錢虜臨死光景極情盡致人深也奶媽抱著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把眼閉著搖頭那手只是指著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爭田奪產又從骨肉起戈矛繼嗣延宗齊向官

司進詞訟不知趙氏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從功名富貴四個字中偶然拈出一個富字
以描寫鄙夫小人之情狀看財奴之吝嗇輩飯秀才
之巧點一一畫出毛髮皆動卽令龍門執筆爲之恐
亦不能遠過乎此

嚴大老官之爲人都從二老官口中寫出其舉家好
喫絕少家教漫無成算色色寫到恰與二老官之爲
人相反然而大老官騙了一世的人說了一生的謊
頗可消遣未見其有一日之艱難困苦二老官空擁
十數萬家貲時時憂貧日日怕事並不見其受用一
天此造化之微權不知作者從何窺破乃能漏洩天
機也

趙氏謀扶正之一席想與二老官圖之久矣在牀脚
頭哭泣數語雖鐵石人不能不爲之打動而王氏之
心頭口頭若老大不以爲然者然文筆如蠶能穿九
曲之珠也

王氏兄弟是一樣性情心術細觀之覺王仁之才又
過乎王德所謂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也未見遺念時

木喪著臉不則一聲既見遺念時兩眼便哭的紅紅
的因時制宜毫髮不爽想此輩必自以爲才情可以
駕馭一切習慣成自然了不爲愧怍矣

除夕家宴忽然被貓跳翻簾簾掉出銀子來因而追
念逝者漸次成病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
覺中庭取冷遺掛猶存未如此之可傷可感也文章
妙處真是在語言文字之外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著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
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訂亂著問有說爲兩個人的有
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
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
的心事你是爲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
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
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
氣合家大小號哭起來準備入殮將靈柩停在第三層
中堂內次早著幾個家人小厮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

先領著合族一班人來弔孝都留著喫酒飯領了孝布回去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鏞這時也公備個祭禮來上門僧道掛起長幡念經追薦趙氏領著小兒子早晚在柩前舉哀夥計僕從丫鬢養娘人人挂孝門口一片都是白看看鬧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回來了齊來弔孝留著過了一日去又過了三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了舉回來幾個兒子都在這邊喪堂裏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渾家坐著打點拿水來洗臉早見二房裏一個奶媽領著一個小廝手裏捧著端盒和一個毡包走進來道二奶奶拜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家了熱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爹做個遺念就請大老爹過去此謂兄弟嚴貢生打開看了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遞與奶媽說道上覆二奶奶多謝我即刻就過來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將衣服和銀子收好又細問渾家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這是單留與大老爹的

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絰走過那邊來到柩前叫聲老二乾號了幾聲下了兩拜趙氏穿著重孝出來拜謝又叫兒子磕伯伯的頭哭著說道我們苦命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道二奶奶稱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是歸天去了你現今有恁個好兒子慢慢的帶著他過活焦怎的趙氏多謝了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體壯盛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們至親的也不會當面別一別甚是慘然嚴貢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爲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於心無愧正與二王及張靜齋一鼻孔出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將有大半年了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臺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又替弟考出了貢他有個本家在這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以到省去會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留著住了幾個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個令愛許與二小兒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

他家的麼嚴貢生道住在張靜齋家記得關王小二家的豬那一日在關

帝廟裏他也是作過縣令是湯父母的世姪因在湯父母

衙門裏同席喫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就是靜齋

先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

同來的補嚴貢生道正是王仁遞個眼色與乃兄道大

哥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來的了王德冷笑

了一聲一會擺上酒來喫著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

不會入簾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麼湯父母前次入

簾都取中了些陳貓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

次不會來聘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

才氣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到不然才氣也須是有法則

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語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

就如我這周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

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還在這幾個人內中嚴貢生說

此話因他弟兄兩個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兩

人聽這話心裏明白不講考校的事了酒席將闌又談

到前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著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

破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

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個奴才腿也砍折

了一個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只

是厚道些好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彼此勸了幾杯

酒媽媽抱著哥子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爹二爺幾時

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裏可以葬得還是要

尋地費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生道你向

奶奶說我在家不多時就擱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周

府去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得

要另尋地等回家來斟酌說罷叫了擾起身過去二位

也散了過了幾日大老爹果然帶著第二個兒子往省

裏去了趙氏在家掌管家務真個是錢過北斗米爛陳

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舒服度日與不想皇天無眼不

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天熱醫生來看

說是個險症藥裏用了犀角黃連幾日不能灌漿把趙

氏急的到處求神許願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個白白

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

大娘並且比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

可打滾地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

了兩位舅爺來商量要立大房裏第五個姪子承嗣二位舅爺躊躇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兒子是他的須是要他自己情願我們如何硬做主趙氏道哥哥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個正經主兒去了這些家人小廝都沒個投奔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閒壁第五個姪子纔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他教導他他伯娘聽見這個話恨不得雙手送過來就是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王仁道大哥這是那裏話宗嗣大事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得狠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他這裏叫一個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畢竟小王有見識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王仁搖著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小王頗刁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著只得依著言語寫了一封字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來富來到省城問著大老爹的下處在高底街到了寓處門口只見四個戴

紅黑帽子的手裏擎著鞭子站在門口嚇了一跳不敢進去站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纔叫他領了他進去看見敞廳上中間擺著一乘彩轎彩轎傍邊豎著一把遮陽遮陽上帖著卽補縣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頭戴紗帽身穿圓領補服脚下粉底皂靴來富上前磕了頭遞上書信大老爹接著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來富下來到廚房裏看見廚子在那裏辦席新人房在樓上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來富不敢上去直到日頭平西不見一個吹手來二相公戴著新方巾披著紅簪著花前前後後走著著急問吹手怎的不來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片聲叫四斗子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個好日子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戲頭又叫張府裏押著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這個時候怎得來大老爹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著嘴一路聒絮了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碗飯也不給人喫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許多

裝腔做勢只與掛場三字盡之

說罷去了直到上燈時候連四斗子也

不見回來擡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狠廳上的客說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時已到且去迎

親罷將掌扇搯起來四個戴紅黑帽子的開道來富跟

著轎一直來到周家那周家做廳甚大雖然點著幾盞

燈燭天井裏卻是不亮這裏又沒有個吹打的只得四

個戴紅黑帽子的一遞一聲在黑天井裏喝道喝個不

了來富看見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裏有人吩

咐道拜上嚴老爺有吹打的就發轎沒吹打的不發轎

正吵鬧著四斗子領了兩個吹手趕來一個吹簫一個

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個腔調正與四個喝道正與四個喝

和兩邊聽的人笑個不住周家鬧了一回沒奈何只得

把新人轎子發來了新人進門不必細說過了幾朝叫

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那船家就是高要

縣的人兩隻大船銀十二兩立契到高要付銀一隻裝

的新郎新娘一隻嚴貢生自坐擇了吉日辭別親家借

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避的白粉牌

四根門鎗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開鑼掌傘吹打

上船船家十分畏懼小心伏侍一路無話那日將到了

高要縣不過二三十里路了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

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中作惡心嘔出許多清痰來

來富同四斗子一邊一個架著脖子只是要跌嚴貢生

口裏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

水來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的哼四斗

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拏進艙來嚴貢生將鑰匙開

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

著喫了幾片將肚子揉著放了兩個大屁何處得來此急屁

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攔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

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害饑癆左手把著舵右手拈來一

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假使舵工不喫不知嚴貢生只作

不看見少刻船攏了馬頭嚴貢生叫來富著他速叫兩

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裏去

又叫些馬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

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

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遍問四斗子道我的

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貢生道我方

纔喫的不是藥分明放在艙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纔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的小的大膽就喫了嚴貢生道喫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的我這裏頭是些甚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無過是些瓜仁核桃洋糖粉麵做成的了有甚麼東西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個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豬八戒喫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纔這幾片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半夜裏不見了鎗頭子戳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卻拏甚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匣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掌舵的嚇了陪著笑臉道小的剛纔喫的甜甜的內中有黃連應苦苦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還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個嘴巴說著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著船家攔著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

而今是他不是不該錯喫了嚴老爺的藥但是他個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就得住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高擡貴手恕過他罷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子走過幾個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脚子是當地頭人領脚子是當地頭人領方纔若不是著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纔查到這個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們不成衆人一齊捺著掌舵的磕了幾個頭嚴貢生轉灣道既然你衆人說我又喜事忽忽且放著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帳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厮跟著一闖去了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去了嚴貢生回家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他渾家正在房裏擡東擡西鬧得亂哄哄的嚴貢生走來道你忙甚麼他渾家道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窄的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媳婦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與

他住嚴貢生道吓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

自省城

船中打
算停當

二房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他渾家道他有房

子爲甚的與你的兒子住嚴貢生道他二房無子不要

立嗣的渾家道這不成他要繼我們第五個哩嚴貢生

道這都由他麼他算是個甚麼東西我替二房立嗣與

他甚麼相干他渾家聽了這話正摸不著頭腦只見趙

氏著人來說二奶奶是二奶

奶是二奶

聽見大老爹回家叫請大

老爹說話我們二位舅老爺也在那裏嚴貢生便走過

來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頓便叫過幾個管事

家人來吩咐將正宅打掃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姑娘

來住趙氏聽得還認他把第二個兒子來過繼便請舅

爺說道哥哥大爺方纔怎樣說媳婦過來自然在後一

層我照常住在前面纔好早晚照顧

做

怎倒叫我搬到

那邊去媳婦住著正屋婆婆倒住著廂房天地世間也

沒有這個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隨他說著自然有

個商議說罷走出去了彼此談了兩句話又喫了一杯

茶王家小厮走來說同學朋友候著作文會二位作別

去了事忙不
及送禮

嚴貢生送了回來拉一把椅子坐下將十

幾個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

過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新娘

趙新
娘了是沒有兒女的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他也沒

有還占著正屋的吩咐你們媳婦子把羣屋打掃兩間

替他搬過東西去騰出正屋來好讓二相公歇宿彼此

也要避個嫌疑二相公稱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娘

是二爺二奶奶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

拜見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

都是差錯不得的

此番吩咐亦是在
船中先打算的

你們各人管的田

房利息賬目都連夜攢造清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好

交與二相公查點比不得二老爺在日小老婆當家憑

著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此後若有一點欺隱我把

你這些奴才三十板一個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

工本飯米哩衆人應諾下去大老爺過那邊去了這些

家人媳婦領了大老爺的言語來催趙氏搬房被趙氏

一頓臭罵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這

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大老爺吩咐的話我們

怎敢違拗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他若認真動了氣我

們怎樣了得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足足鬧了一夜趙新泉亦頗潑悍次日一乘轎子擡到縣門口正值

湯知縣坐早堂就喊了冤知縣叫補進詞來隨即批出仰族親處覆趙氏備了幾席酒請來家裏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今雖坐在這裏只說道我雖是族長但這事以親房爲主老爺批處我也只好拿這話回老爺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著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不置一個可否綱常工夫的人不肯出議論那開米店的趙老二扯銀鑷的趙老漢本來上不得臺盤纔要開口說話被嚴貢生睜開眼睛喝了一聲又不敢言語了兩個人自心裏也裁劃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個把我們不睬不採我們沒來由今日爲他得罪嚴老大老虎頭上撲蒼蠅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把個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見衆人都不說話自己隔着屏風請教大爺數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數了又哭哭了又數捶胸跌脚號做一片嚴貢生聽著不耐煩道像這潑婦真是小家子出身我們鄉紳人家那有這樣規矩不要惱犯

了我的性子揪著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趙氏越發哭喊起來喊得半天雲裏都聽見要奔出來揪他撕他當云要奔出與他拼命是幾個家人媳婦勸住衆人見不是事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當下各自散了次日商議寫覆呈王德王仁說身在費宮片紙不入公門不肯列名真是守本分好秀才嚴振先只得混帳覆了幾句話說趙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據的嚴貢生說與律例不合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也是有的總候大老爺判斷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見了覆呈道律設大法理順人情這貢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個極長的批語說趙氏既扶過正不應只管說是妾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聽趙氏自行揀擇立賢立愛可也湯父母是最好照心嚴貢生看了這批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著覺得多事仰高要縣查案知縣查上案去批了個如詳繳嚴貢生更急了到省赴按察司一狀司批細故赴府縣控理嚴貢生沒法了回不得頭想道周學道是親家一族趕到京裏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務必必要正名分

只因這一去有分教多年名宿今番又掇高科英俊少年一舉便登上第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是放筆寫嚴大老官之可惡然行文有次第有先後如原泉盈科放乎四海雖支分派別而脈絡分明非猶俗筆稗官凡寫一可惡之人便欲打欲罵欲殺欲割惟恐人不惡之而究竟所記之事皆在情理之外並不能行之於當世者此古人所謂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世間惟最平實而爲萬目所共見者爲最難得其神似也此論頗確

省中鄉試回來看見兩套衣服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一口一聲稱呼二奶奶蓋此時大老意中之所求不過如此既已心滿志足又何求乎以此寫晚近之人情乃刻棘刻楮手段如謂此時大老胸中已算定要白占二奶奶家產不惟世上無此事亦無此情要知嚴老大不過一混帳人耳豈必便是毒蛇猛獸耶嚴老筆下必定乾枯二王筆下必定雜亂三人同席談論時針鋒相對句句不放過真是好看殺

嚴老大一生所說之話大概皆謊也然其中亦有一二句是真的就如靜齋作伐之說雖不可信而周家結親之事則真惟有船上發病一事則至今無有人能辨其真僞者惟有放屁是真的至於雲片糕之非藥則不獨駕長知之脚子知之四斗子知之即閱者亦知之也何也以其中斷斷不得有人參黃連也

趙氏自以爲得托於二王平生之泰山也孰知一到認真時毫末靠不得天下惟此等人最多而此等人又自以爲奸巧得計故余之惡王於依更甚於惡嚴老大我亦云然

嚴老大一生離離奇奇却頗有名士風味時時刻刻說他是個鄉紳究竟嚴貢生能有多大時時刻刻說他相與湯父母究竟湯公並不認得他似此一副老面皮也虧他磨練得出

許多可笑可厭的事如叫吹手擺紅黑帽帖即補縣正堂等件卻從四斗子口中以臭排場三字結之文筆真有通身筋節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與訟府縣都告輸了司裏又不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部裏告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著胆竟寫一個姻眷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帖周司業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親戚可知全沒相干正在沈吟長班又送進一個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著范進此借遞入范進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靈敏之極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試便叫快請進來范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契同鄉有個甚麼姓嚴的貢生麼他方纔拏姻眷帖子來拜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卻不會有這門親戚范進道方纔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一家范進是在關王廟擲過的嚴老時有此一段因由也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卻不曾序過這等看起來不相干了即傳長班進來吩咐道你去向那嚴貢生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尊帖也帶了回去罷長班應諾出去了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學生前科看

廣東榜知道賢契高發滿望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周司業不勝歎息說道賢契績學有素雖然就遲幾年這次南宮一定入選況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人都都欲致之門下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裏還可相幫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又說了許多話留著喫了飯作別去了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史數年之後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卻也沒有甚事相煩只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鄉下有個學生叫做荀政那時纔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人了他是個務農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願范進聽了專記在心去往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纔按臨兗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這件事忘卻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纔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老師託我汶上縣荀政我怎麼並

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全
然沒有隨即在各幕客房裏把童生落卷取來對著名
字坐號一個一個的細查查徧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
有個苟政的卷子學道心裏煩悶道難道他不曾考又
慮著若是有在裏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
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一會同幕客們喫酒心裏
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衆幕賓也替疑猜不定內中一
個少年幕客遽景玉趁勢插入道說道老先生這
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
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喫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
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
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
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
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道苟政
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范學道是個老實人
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
好查不著也罷了若說蘇東坡或者曾聞人說過○蓋
當時古文觀止未出故范進不及今
人之這苟政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

一個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上縣何不在已取中
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
不可知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
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苟政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
一天愁都沒有了此可報效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生童
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傳進四等
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跪著閱過卷學
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
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
寬取過戒飭來照例責罰梅玖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
故此文字糊塗求大老爺格外開恩學道道朝廷功令
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將他扯上凳去照例責罰說著
學裏面一個門斗已將他拖在凳上梅玖急了哀告道
大老爺看生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梅三相此番出醜
虧得周長兄救急
學道道你先生是那一個梅玖道現任國子監司業周
蕡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范學道道你原來
是我周老師的門生也罷權且免打門斗把他放起來
上來跪下學道吩咐道你既出周老師門下更該用心

讀書像你做出這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道來科考時訪知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喝聲趕將出去傳進新進儒童來到汶上縣頭一名點著苟政人叢裏一個清秀少年上來接應學問道你和方纔這梅玖是同門麼苟政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養軒老師的門生苟政道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因出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經取在第一名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師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苟政跪下謝了候衆人閱過卷鼓吹送了出去學道退堂掩門苟政纔走出來恰好遇著梅玖還站在轅門外苟政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梅玖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想著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會出世先生那日在城裏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後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進過了已做老友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歡喜我的說的是我的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方纔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看文章

的都是這個講究一絲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學臺何難把我放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賣個情所以把你進個案首也是爲此他們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忽略過了這一番敷衍遞湯父母相與遙遙相對兩人說著閒話到了下處次日送過宗師僱牲口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此時苟老爹已經沒了只有母親在堂苟政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裏田地漸漸想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拄著拐杖來賀喜就同梅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苟政賀學湊了二三十吊錢苟家管待衆人就借這觀音菴裏擺酒那日早晨梅玖苟政先到和尙接著兩人先拜了佛同和尙施禮和尙道恭喜苟小相公如今掙了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苟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布施炒菜油想也廣積陰功那年你在这裏上學時還小哩頭上扎著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香爐燭臺供著個金字牌位

上寫道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祿位左邊一行小字寫著公諱進字蕢軒邑人右邊一行小字薛家集里人觀音菴僧人同供奉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尚走到後邊屋裏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著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語有包含看那三間屋用蘆蓆隔著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著一個江西先生門上貼著江右陳和甫仙凡神數伏筆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著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個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梅玖指著向和尚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裏拿些水噴了揭下來裱一裱收著纔是和尙應諾連忙用水揭下弄了一會申祥甫領著衆人到齊了喫了一日酒纔散荀家把這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剩下的留與荀玖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於少年到省試高高中了首富已中落如此抓角兒能用功發迹詎非荀老多忠報忙到布政司衙門裏領了盃盤衣帽旗匾盤程

忽忽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名進士明朝的體統舉人報中了進士卽刻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陸座長班參堂磕頭這日正磕著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荀進士叫長班攙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鬚髮皓白走進門一把拉著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著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將來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荀玖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說來方纔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賃的荀進士道正是王進士道這裏甚窄況且離朝綱又遠這裏住著不便不瞞年長兄說弟還有一碗飯喫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年長兄搬到我那裏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說罷又坐了一會去了次日竟叫人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臚那日荀玖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一齊轉了員外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

長班傳進一個全紅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裏面夾著一個單帖上寫著江西南昌縣陳禮字和甫素善乩仙神數曾在汝上縣薛家集觀音菴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這人你認得麼苟員外道是有這個人他請仙判的最妙何不喚他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繭緞直裰腰繫絲繅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喏說請二位老先生台座好讓山人拜見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位坐下苟員外道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菴時弟卻無緣不會會見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菴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壇乩上寫著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那時老先生尚不會高發天機不可洩漏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江湖術士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還是請純陽祖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啓請陳禮道各位仙人都可請就是帝王師相聖賢豪傑都可啓請不瞞二位老先生說晚生數十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爺府裏和諸都院大老爺衙門交往

切記先帝宏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劉大老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事下獄請仙問其吉凶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周公老祖四字甚新御批聖書上有文王先生四字可為確對申張堦乩壇軒轅皇帝降筆則周公老祖未足為奇批了七日來復四個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爺果然奉旨出獄只罰了三個月的俸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那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個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衆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說是帝王聖賢都是請得來的王員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麼斷不出來凡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都從乩上判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便道我兩人要請教問一問陸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焚起香來二位道且慢候喫過便飯當下留著喫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乩筆都取了來擺下

陳禮道二位老爺自己默祝二位祝罷將乩筆安好陳禮又自己拜了燒了一道降壇的符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著乩筆又念了一遍咒語燒了一道啓請的符只見那乩漸漸動起來了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著跪獻上去那乩筆先畫了幾個圈子便不動了陳禮又焚了一道符叫衆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又過了一頓飯時那乩扶得動了寫出四個大字王公聽判也要謙恭不可口輕王公可知做神道王員外慌忙丟了乩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乩那乩旋轉如飛寫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老爺心誠請得夫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是二位老爺大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些須怠慢山人就擔戴不起二位也覺悚然毛髮皆豎去著乩筆下來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擎一副紙筆來待山人在傍記下同看於是擎了一副紙筆遞與陳禮在傍鈔寫兩位仍舊扶著那乩連筆如飛寫道羨爾功名夏后一枝高

折鮮紅大江烟浪杳無蹤兩日黃堂坐擁只道驂騞開道原來天府夔龍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寫畢又判出五個大字調寄西江月帝能填西三個人都不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江月也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句驗了此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不誤人的老爺收著後日必有神驗況這詩上說天府夔龍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王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裏歡喜說罷苟員外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乩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連筆判下一個服字陳禮把沙灘平了求判又判了一個服字一連判了三回沙判了三個服字再不動了陳禮道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不可再褻瀆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乩筆香爐沙盤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便拜謝去了到晚長班進來說苟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苟家家人挂著一身孝飛跑進來磕了頭跪著稟道家裏老太太已于前月二十一日歸天苟員外聽了這話哭

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了憂王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科道在即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明了了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選過了再處苟政初念不誤荷員外道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自有道理一宿無話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金東崖道做官的人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是能員要留部在任守制這個不妨但須是大人們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自然效勞是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荷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個保舉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又過了兩三日都回復了來說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這奪情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員外是個閒曹不便保舉奪情荷員外只得遞呈了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喪葬需費你又是個寒士如何

支持得來況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罷我也告一個假同你回去喪葬之費數百金也在我家裏替你應用這事纔好荷員外道我是該的了爲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擔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個月還趕得著當下荷員外拘不過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家替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弔司道府縣都來弔喪此時哄動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來看荷老爺家的喪事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擊手本來磕頭看門効力整整鬧了兩個月喪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銀子與荷家作辭回京荷員外送出境外謝了又謝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纔開了假早見長班領著一個報錄的人進來叩喜不因這一報有分教貞臣良佐忽爲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逋逃之客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文字分爲三段第一段是梅三相考四等令閱者快然浮一大白然三相既考四等之後口若懸河

刮刮而談仍是老友口聲氣息恬不爲恥世上固不少此老面皮之人吾想梅三相與嚴大老官是一類人物假使三相出了歲貢必時時自稱爲鄉紳與知縣爲密邇至交大老官考了四等必仍然自詡爲老友說學臺爲有意賣情也

陳和甫請仙爲第二段寫山人便活畫出山人的聲口氣息荒荒唐唐似真似假稱謂離奇滿口嚼舌最可笑是關帝亦能作西江月詞略有識見者必不肯信而王荀二公乃至悚然毛髮皆豎寫無識見的人便能寫出其人之骨髓也

荀員外報丁憂是第三段嗚呼天下豈有報了憂而可以且再商議者乎妙在謀之於部書而部書自有法謀之於老師而老師酌量而行迨至萬無想法然後只得遞呈當其時舉世不以爲非而標目方且以敦友誼三字許王員外然則作者亦胸懷寬闊竟不知此輩之不容於聖王之世乎曰奚而不知也此正古人所謂直書其事不加論斷而是非立見者也閱薛家集一段文字不禁廢書而嘆曰嗟乎寒士伏

首授書窮年屹屹名姓不登於賢書足跡不出於里巷揶揄而訕笑之者比比皆是一旦奮翼青雲置身通顯故鄉之人雖有尸而祝之者而彼不聞不見也夫竭一生之精力以求功名富貴及身入其中而世情嶮巖宦海風波方且刻無寧暑香山詩云賓客歡娛童僕飽始知官宦爲他人究竟何爲也哉張靜齋之於范進不過爲敵世叔在高要耳王惠之於荀玫直因天榜示夢認爲宿緣詎知後來一爲從逆一爲賊私幾陷大辟收場頗亦相似天作之合豈偶然哉天目山樵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話說王員外纔到京開假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王員外問是何喜事報錄人叩過頭呈上報單上寫道江撫王一本爲要地需才事南昌知府員缺此乃沿江重地須才能幹濟之員特本請旨於部屬內揀選一員奉旨南昌府知府員缺著工部員外王惠補授欽此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飯謝過恩整理行裝去江西到

任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前任蘧太守浙江嘉興府人由進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經出了衙門印務是通判署著王太守到任陞了公座各屬都稟見過了便是蘧太守來拜王惠也回拜過了爲這交盤的事彼此參差著王太守不肯就接一日蘧太守差人來稟說太爺年老多病耳朶聽話又不甚明白交盤的事本該自己來領王太爺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發少爺過來當面相懇一切事都要仗託王太爺擔代王惠應諾了衙裏整治酒飯候蘧公子直到早飯過後一乘小轎一副紅全帖上寫眷晚生蘧景玉拜王太守開了宅門叫請少爺進來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舉動不羣彼此施了禮讓位坐下王太守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卻聞得略有些貴恙蘧公子道家君年老常患肺病不耐勞苦兼之兩耳重聽多承老先生記念王太守道不敢老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蘧公子道晚生三十七歲王太守道一向總隨尊大人任所的蘧公子道家君做縣令時晚生尙幼相隨敝門伯范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也幫他看看卷子直到陞任南昌

署內無人辦事這數年總在這裏的王太守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蘧公子道家君常說宦海風波實難久戀況做秀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產可供饋粥先人敵廬可敵風雨就是琴罇罇几藥欄花榭都也還有幾處可以消遣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每懷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卻可賦遂初了王太守道自古道休官莫問子看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尊大人所以得暢然掛冠笑著說道將來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蘧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賢不肖到也不在科名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得以菽水承歡這是人生至樂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說著換了三碗茶竟去大衣服坐下說到交代一事王太守著實作難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穀馬匹雜項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家君知道老先生數任京官宦囊清苦決不有累王太守見他說得大方爽快滿心歡喜須臾擺上酒來奉席坐下王

太守慢慢問道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融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餘巧詐不足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詞訟甚少若非綱常倫紀大事其餘戶婚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在安輯與民休息至於處處利藪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不知但只問著晚生便是問道於盲了王太守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當下酒過數巡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只落得個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裏都也吟嘯自若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聞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音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音卻也有趣的緊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音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戲子聲算盤聲板子聲此三樣聲音更有趣王太守並不知這話譏諷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真蘧公子十分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飲彼此傳

盃換盞直喫到日西時分只恐酒蘧知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王太守許定出結作別去了過了幾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結蘧太守帶著公子家眷裝著半船書畫回嘉興去了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蘧公子的話釘了一把頭號的庫匙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擎到內衙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些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訪聞都是江西第一個能員做到兩年多些各處薦了陽明先生亦如此憤道適值寧王反亂各路戒嚴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贛道催趨軍需王太守接了羽檄文書星速赴南贛到任未久即出門查看臺站大車騶馬在路曉行夜宿那日到了一個地方落在公館公館是個舊人家一所大房子走進去舉頭一看正廳上懸著一塊匾匾上貼

著紅紙上面四個大字是驛驢開道王道臺看見喫了一驚到廳陞座屬員衙役參見過了掩門用飯忽見一陣大風此風想即是關聖帝君顯聖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綠底金字四個大字是天府夔龍王道臺心裏不勝駭異纔曉得關聖帝君判斷的話直到今日纔驗那所判兩日黃堂便就是南昌府的個昌字可見萬事分定一宿無話查畢公事回衙次年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走王道臺也抵當不住叫了一隻小船黑夜逃走到大江中遇著寧王百十隻艨艟戰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萬火把照見小船叫一聲擎幾個兵卒跳上船來走進中艙把王道臺反縛了手捉上大船那些從人船家殺的殺了還有怕殺的跳在水裏死了王道臺嚇得撒抖抖的顫燈燭影裏望見寧王坐在上面不敢擡頭寧王見了慌走下來親手替他解了縛叫取衣裳穿了說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誅君側之奸你既是江西的能員降順了孤家少不得封授你的官爵王道臺顫抖抖的叩頭道情願降順寧王道既然願降待孤家親賜一盃酒此時

王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跪著接酒在手一飲而盡心便不疼了又磕頭謝了王爺卽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自此隨在寧王軍中聽見左右的人說寧王在玉牒中是第八個王子方纔悟了關聖帝君所判琴瑟琵琶頭上是八個王字竟無一句不驗了寧王鬧了兩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就擒那些僞官殺的殺了逃的逃了王道臺在衙門並不會收拾得一件東西只取了一個枕箱編編帶著這禍殃根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銀子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乃是慌不擇路趕了幾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直走到了浙江烏鎮地方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喫點心王惠也拏了幾個錢上岸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只有一個少年獨自據了一桌王惠見那少年彷彿有些認得卻想不起開店的道客人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王惠便去坐在對席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王惠忍不住問道請教客人貴處那少年道嘉興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遷王惠道向日有位遷老先生曾做過南昌太守可與足下一家那少年驚道便是家祖老客何以見問

王惠道原來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孫失敬了那少年道，卻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王惠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寶舟在那裏？蘧公孫道就在岸邊當下會了帳，兩人相攜著下了船。坐下王惠道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台諱是景玉，想是令叔蘧公孫道，這便是先君王惠驚道。原來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卻如何這般稱呼？難道已仙逝了麼？蘧公孫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即不幸先君見背，王惠聽罷流下淚來，說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肉之誼，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今年貴庚多少了？蘧公孫道：虛度十七歲，到底不會請教貴姓。仙鄉王惠道：盛從同船家都不在此麼？蘧公孫道：他們都上岸去了。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蘧公孫大驚道：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如何改裝獨自到此？王惠道：只爲寧王反叛，弟便挂印而逃，卻爲圍城之中，不會取出盤費。蘧公孫道：如今卻將何往？王惠道：窮途流落，那有定所，就不曾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蘧公孫道：老先生既邊疆不守，今日卻不便出來，自呈只是茫茫四海，盤費缺少，如何使得晚學生此番卻

是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樁銀子，現在舟中。今日且贈與老先生，以爲路費去尋一個僻靜所在安身。爲妙說罷，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王惠共二百兩。王惠極其稱謝，因說道：兩邊船上都要趕路，不可久遲，只得告別。周濟之情不死，當以厚報。雙膝跪了下去。蘧公孫慌忙跪下同拜了幾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無所有，只有一個枕箱，內有殘書幾本。此時潛蹤在外，雖這一點物件也恐被人識認，惹起是非。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我輕身更好逃竄了。蘧公孫應諾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彼此洒淚分手。王惠道：敬問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見來生犬馬相報，便了分別去後。王惠另覓了船隻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亦可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蘧公孫回到嘉興，見了祖父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蘧太守大驚道：他是降順了寧王的公孫道，這卻不會說明。只說是挂印逃走，並不會帶得一點盤纏。蘧太守道：他雖犯罪朝廷的，卻與我是個故交，何不就將你討來的銀子送他作盤費？公孫道：已送他了。蘧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孫道：只取得二百兩銀

子儘數送與他了。遼太守不勝歡喜道：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前後但一面之識不得為故交以財濟從逆之未以致公孫就將當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日。幾極大時

遍公孫見過乃祖進房去見母親劉氏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慰勞了一番。進房歇息，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說道：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取出來送與乃祖看。遼太守看了都是抄本，其他也還沒要緊，只內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詩話，有一百多紙，就是青邱親筆繕寫，甚是精工。遼太守指道：這本書多年藏之大，內數十年來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能天下並沒有第二本。你今無心得了此書，真乃天幸。只算厚報須是收藏好了，不可輕易被人看見。遼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來。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面寫嘉興遼來句嘏夫氏補輯刻畢，刷印了幾百部，徧送親戚朋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遼太守公孫是個少年名士。遼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說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寫斗。

方同諸名士贈答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妻府兩位少老爺到了。遼太守叫公孫你妻家表叔到了，快去迎請。進來公孫領命慌出去迎這二位，乃是婁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餘年薨逝之後，賜了祭葬，諡為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這位三公子諱琇，字玉亭，是個孝廉。四公子諱瓚，字瑟亭，在監讀書。是遼太守的親內姪。遼公孫隨著兩位進來，遼太守歡喜親自接出廳外，簷下兩人進來，請姑丈轉上拜了。下去。遼太守親手扶起，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請坐奉茶。二位婁公子道：自拜別姑丈大人，屈指已經二載，小姪們在京間知姑丈挂冠歸里，無人不拜服。高見今日得拜姑丈，早已鬢髮皓然，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遼太守道：我本無官情，南昌待罪數年，也不會做得一些事業。虛糜朝廷爵祿，不如退休了，好不想到家一載，小兒亡化了，越覺得胸懷冰冷，仔細想來，只怕還是作官報應。婁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多誰想享年不永，幸得表姪已長成人，侍奉姑丈膝下，還可借此自寬。婁四公子道：便是小姪們開了表兄訃音，思量總角交好，不想中

路分離臨終也不能一別同三兄悲痛過深幾乎發了狂疾大家兄念著也終日流涕不止。蘧太守道：令兄宦況也還覺得高興麼？二位道：通政司是個清淡衙門，家兄在那裏浮沈著，絕不會有甚麼建白，卻是事也不多。所以小姪們在京師轉覺無聊，商議不如返舍爲是。坐了一會，換去衣服，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嫂。蘧公孫陪奉出來，請在書房裏面，前一個小花圃，琴罈爐，几竹石池魚，肅然可愛。蘧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拄著天台藤杖出來，陪坐擺出飯來，用過飯，烹茗清談，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話，多虧新建伯神明，獨運建了這件大功，除了這番大難，婁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爲難得。四公子道：據小姪看來，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心病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得個爲賊爲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蘧太守道：成敗論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說話，須要謹慎。卻是老成之言四公子不敢再說了。那知這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假使中鼎甲入翰林，又是幾弊之世了，究竟仍係熱中之

變每常只說自從永樂篡位之後，明朝就不成個天下。每到酒酣耳熱，更要發這一種議論。婁通政也是聽不過，恐怕惹出事來，所以勸他回浙江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兩位問道：表姪學業近來造就如何？卻還不會恭喜。畢過姻事，太守道：不瞞二位賢姪，說我只得這一個孫子，自小嬌養慣了。公孫之失教，蘧太守自己招認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甚麼學問，一味粧模作樣，動不動就是打罵人家。請先生的開口，就說要嚴老夫姑息的緊，所以不會著他去。從時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讀些經史，自你表兄亡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個監生舉業，也不會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沽名釣譽有之，樂天知命未也在我膝下承歡，便了二位公子道：這個更是姑丈高見，俗語說得好，與其出一個斷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個培養陰鷲的通儒。這個是得緊。蘧太守便叫公孫把平日作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二位看了，稱贊不已。一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二位辭別，要行。蘧太守治酒餞別，席間說起公孫姻事，這

裏大戶人家也有央著來說的我是個窮官怕他們爭行財下禮所以就遲著賢姪在湖州若是老親舊戚人家爲吾留意貧窮些也不妨二位應諾了當日席終次早叫了船隻先發上行李去蘧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自己出來在廳上作別說到老夫因至親在此數日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賢姪回府到令先太公公及尊公文恪公墓上提著我的名字說我蘧祐年邁龍鍾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似是開筆卻已逗起鄒吉甫兩公子聽了悚然起敬拜別了姑丈蘧太守執手送出大門公孫先在船上候二位到時拜別了表叔看著開了船方纔回來兩公子坐著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陰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裏邊撐出船來賣些菱藕兩弟兄在船內道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宋人詞說得好算計只歸來是果然果然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兩公子叫道船家泊下船此處有人家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就在這裏宿了罷船家應命泊了船兩弟兄凭舷痛飲談說古今的事次

早船家在船中燒飯兩弟兄上岸開步只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見了二位納頭便拜下去說道婁少老爺認得小人麼只因遇著這個人有分教公子好客結多少碩彥名儒相府開筵常聚些布衣韋帶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結過王惠遞入二婁文筆漸趨於雅譬如遊山者奇峯怪石陡巖絕壁已經歷盡忽然蒼翠迎人別開一境使人應接不暇

二婁因早年躡躑激成牢騷正東坡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雖是名士習氣然與斗方名士自是不同斗方名士借幽雅以博榮名兩婁因躑躑而激爲幽雅畢竟異流同源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開步忽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納頭便拜兩公子慌忙扶起說道足下是誰我不認得那人道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兩公子道正是面善一會兒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墳上看墳的鄒吉甫的兒子鄒三從鄒三引出鄒吉甫從鄒吉甫引出楊執

中取徑 兩公子大驚道你卻如何在此處鄒三道自少

又別 老爺們都進京之後小的老子看著墳山著實與旺門

口又置了幾塊田地那舊房子就不設住了伏鄒吉甫到東莊之

根 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那房子讓與小的叔

子住後來小的家弟兄幾個又娶了親東村房子只設

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個姐姐嫁在新市

鎮姐夫沒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這裏來

住小的就跟了來的兩公子道原來如此我家墳山沒

有人來作踐麼鄒三道這是那個敢府縣老爺們大凡

往那裏過都要進來磕頭一莖草也沒人動可知盛德

徒因其 兩公子道你父親母親而今在那裏鄒三道就

宰相也 在市梢盡頭姐姐家住著不多幾步小的老子時常想

念二位少老爺的恩德不能見面三公子向四公子道

鄒吉甫這老人家我們也甚是想他既在此不遠何不

去到他家裏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帶了鄒三回到岸上

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鄒三引著路一徑走到市梢

頭只見七八間矮小房子兩扇籬笆門半開半掩鄒三

走去叫道阿爹三少老爺四少老爺在此鄒吉甫裏面

應道是那個拄著拐杖出來望見兩位公子不覺喜從

天降讓兩公子走進堂屋丟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兩

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這個禮兩公子扯

他同坐下鄒三捧出茶來鄒吉甫親自接了送與兩公

子喫著三公子道我們從京裏出來一到家就要到先

太保墳上掃墓算計著會你老人家卻因繞道在嘉興

看選姑老爺無意中走這條路不想撞見你兒子說你

老人家在這裏得以會著相別十幾年你老人家越發

康健了方纔聽見說你那兩個令郎都娶了媳婦曾添

了幾個孫子了麼你的老伴也同在這裏說著那老婆

婆白髮齊眉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兩公子也還了

禮鄒吉甫道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整治起飯來留二

位少老爺坐坐老婆婆進去了鄒吉甫道我夫妻兩個

感激太老爺少老爺的恩典一時也不能忘我這老婆

子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炷香保祝少老爺們仍舊官

居一品而今大少老爺想也是高陞了四公子道我們

弟兄們都不在家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卻說這樣的

話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三公子道況且墳山累你老

人家看守多年我們方且知感不盡怎說這話此一段想兩公子絕無貴介習氣見婆公世澤之厚而鄒老脆誠鄒吉擊學宛如家人父子宇內得有幾家得有幾人鄒吉甫道選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他少爺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麼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歲性質倒也還聰明的鄒三捧出飯來雞魚肉鴨齊齊整整還有幾樣蔬菜擺在桌上請二位公子坐下鄒吉甫不敢來陪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來鄒吉甫道鄉下的水酒老爺們恐喫不慣四公子道這酒也還有些身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是有二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來像我這酒是扣著水下的還是這般淡薄無味問從酒引入逗起二水自上三公子道我們酒量也不大只這個酒十分好然成文了鄒吉甫喫著酒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他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搔著四公子聽了望著三公子笑鄒吉甫

又道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曰死鬼父親曰孔夫子的就爲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這事可是有的麼三公子笑道你鄉下一個老實人那裏得知這些話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鄒吉甫道我本來果然不曉得這些話因我這鎮上有個鹽店鹽店一位管事先生閒常無事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或是柳陰樹下坐著說的這些話所以我常聽見他老實人已破兩公子驚道這先生姓甚麼鄒吉甫道他姓楊爲人忠直不過又好看的是個書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著拏出來看身爲鹽店總管而常到可知無如二往常他在這裏飯後沒事也好步出來了妻之辭見何而今要見這先生卻是再不能得公子道這先生往那裏去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楊先生雖是生意出身一切帳目卻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閒遊在店裏時也只是垂簾看書憑著這夥計胡三所以一店裏人都稱呼他是個老阿默先生東家因他爲人正氣所以託他管總後來聽見這些事本東自己下店把帳一盤卻虧空了七百多銀子問著又沒處開消還在東家面

前咬文嚼字指手畫脚的不服

可知鄒老亦未必以楊阿默爲是

東家

做了一張呈子送在德清縣裏縣主老爺見是鹽務的

事點到奉行把這先生拿到監裏坐著追比而今在監

裏將一年半了三公子道他家可有甚麼產業可以賠

償吉甫道有到好了他家就住在這村口外四里多路

兩個兒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讀書還靠著老

官養活卻將甚麼賠償

此等人之子必然如此

四公子向三公子

道窮鄉僻壤有這樣讀書君子卻被守錢奴如此凌虐

令人怒髮衝冠我們可以商量一個道理救得此人麼

三公子道他不過是欠債並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裏

問明底細替他把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這有何難

四公子道這最有理我兩人明日到家就去辦這件事

鄒吉甫道阿彌陀佛二位少老爺是肯做好事的思想著

從前已往不知救濟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

這一鎮的人誰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這句話你在鎮

上且不要說出來待我們去相機而動

伏下楊阿默不出監之由

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說出來就

沒趣了於是不用酒取了飯來喫過忽忽回船鄒吉甫

拄著拐杖送到船上說少老爺們恭喜回府小老遲日

再來城裏府內候安又叫鄒三捧著一瓶酒和些小菜

送在船上與二位少老爺消夜

殷勤周到

看著開船方纔回

去了兩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務應酬了幾天的客即

便喚了一個辦事家人晉爵叫他去到縣裏查新市鎮

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虧空何項銀兩共計

多少本人有功名沒功名都查明白了來說晉爵領命

來到縣衙戶房書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見他來查

連忙將案尋出用紙謄寫一通遞與他拏了回來回覆

兩公子只見上面寫著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呈首商人

楊執中即楊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嫖賭穿喫侵用成

本七百餘兩有誤國課懇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係廩

生拔貢不便追比合詳請褫革以便嚴比今將本犯權

時寄監收禁候上憲批示然後勒限等情四公子道這

也可笑的緊廩生拔貢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過侵用

鹽商這幾兩銀子就要將他褫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

子道你問明了他並無別情麼晉爵道小的問明了並

無別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圩

那人來贖田的一宗銀子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再寫我兩人的名帖向德清縣說這楊貢生是家老爺們相好叫他就放出監來你再擎你的名字添上一個保狀你作速去辦理四公子道晉爵這事你就去辦不可怠慢那楊貢生出監來你也不必同他說甚麼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晉爵應諾去了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一直到書辦家把這銀子送與書辦家能幹人說道楊貢生的事我和你商議個主意書辦道既是太保老爺府裏發的有帖子這事何難隨即打個稟帖說這楊貢生是婁府的人兩位老爺發了帖現有婁府家具的保狀況且婁府說這項銀子非賊非帑何以便行監禁此事乞老爺上裁知縣聽了婁府這番話心下著慌卻又回不得鹽商傳進書辦去細細商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准了晉爵保狀即刻把楊貢生放出監來也不用發落釋放去了正典上見是鹽務的事隨到隨行相對官場大都那七百多銀子都是晉爵笑納把放出來的話回覆了公子公子知道他出了監自然就要來謝那知楊執中並不曉得甚麼緣故縣前問人說是一個姓晉

的晉爵保了他去他自己心裏想生平並不認得這姓晉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乾淨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到家老妻接著喜從天降兩個蠢兒子日日在鎮上賭錢半夜也不歸家只有一個老嫗又痴又聾在家燒火做飯聽候門戶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處走走鄒吉甫因是第二個兒子養了孫子接在東莊去住不會會著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舉做夢也不得知道婁公子過了月餘弟兄在家不勝詫異想到越石甫故事心裏覺得楊執中想是高絕的學問更加可敬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楊執中至今並不來謝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論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該先到他家相見訂交定要望他來報謝這不是俗情了麼三公子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豈不聞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之說我們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見之時原不要提起朋友聞聲相思命駕相訪也是常事難道因有了這些緣故倒反隔絕了相與不得的三公子道這話極是有理杜濟人

情由中出全是真誠二婁則枝枝當下商議已定又道

我們須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盡日之談於是叫了一隻小船不帶從者下午下船走了幾十里此時正值秋末冬初晝短夜長河裏有些朦朧的月色這小船乘著月色搖著櫓走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挨擠不開這船卻小只在船傍邊擦過去看看二更多天氣兩公子將次睡下忽聽一片聲打得河路響這小船卻沒有燈艙門又關著四公子在板縫裏張一張見上流頭一隻大船明晃晃點著兩對大高燈一對燈上字是相府一對是通政司大堂船上站著幾個如狼似虎的僕人手擎鞭子打那擠河路的船四公子嚇了一跳低低叫三哥你過來看看這是那個三公子來看了一看這僕人卻不是我家的說著那船已到了跟前擎鞭子打這小船的船家船家道好好的一條河路你走就走罷了行兇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攬的奴才你睡開眼看看燈籠上的字船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燈上掛著相府我道你是那個宰相家氣力沒那些人道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個宰相船家道婁府罷了是那一位老爺氣力沒那船上道我們是婁三老

爺裝租米的船誰人不曉得這狗攬的再回嘴擎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明日回過三老爺擎帖子送到縣裏且打幾十板子再講船家道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船上偏有此寶你那裏又有個婁三老爺出來了兩公子聽著暗笑船家開了艙板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三公子走在船頭上此時月尚未落映著那邊的燈光照得亮三公子問道你們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那些人卻認得三公子一齊都慌了齊跪下道小人們的主人卻不是老爺一家小人們的主人劉老爺會做過守府因從莊上運些租米怕河路裏擠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衙不想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小的們該死了三公子道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卻也同在鄉里借個官衙燈籠何妨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兇打人卻使不得你們說是我家豈不要壞了我家的聲名況你們也是知道的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你們起來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也不必說在河裏遇著我的這一番話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厚中衆人應諾謝了三老爺的恩典磕頭起來忙把兩副高

燈登時吹熄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未免路然無光三公

子進艙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又請出與他看把他

們掃這一場大興是何意思。四公子嬌情更甚於乃兄船家道不說

與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兇惡這一會纔現出

原身來了說罷兩公子解衣就寢小船搖櫓行了一夜

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兩公子取水洗了面喫了些茶

水點心吩咐船家好好的看船在此伺候兩人走上岸

來到市梢盡頭鄒吉甫女兒家見關著門敲門問了一

問纔知道老鄒夫婦兩人都接到東莊去了女兒留兩

位老爺喫茶也不會坐兩人出了鎮市沿著大路走去

有四里多路遇著一個挑柴的樵夫問這裏有個楊執

中老爺家住在那裏樵夫用手指著道遠望著一片紅

的便是他家屋後你們打從這條小路穿過去兩位公

子謝了樵夫披榛覓路到了一個村子不過四五家人

家幾間茅屋屋後有兩顆大楓樹經霜後楓葉通紅知

道這是楊家屋後了又一條小路轉到前門前一條

澗溝上面小小板橋兩公子過得橋來看見楊家兩扇

板門關著見人走到那狗便吠起來三公自來叩門

叩了半日裏面走出一個老嫗來身上衣服甚是破爛

兩公子近前問道你這裏是楊執中老爺家麼問了兩

偏方纔點頭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兩公子道我弟兄

兩個姓婁在城裏住特來拜訪楊執中老爺的那老嫗

又聽不明白說道是姓劉麼兩公子道姓婁你只向老

爺說是大學士婁家便知道了。嘉湖人口音劉婁易老混故劉守府可冒婁

嫗道老爺不在家裏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並不會

回來你們有甚麼說話改日再來罷說罷也不曉得請

進去請坐喫茶竟自關了門進去了兩公子不勝悵悵

立了一會只得仍舊過橋依著原路回到船上進城去

了楊執中這老頭直到晚裏纔回家來老嫗告訴他道

早上城裏有兩個甚麼姓柳的來尋老爹說他在什麼

大覺寺裏住。絕楊執中道你怎麼回他去的老嫗道我

說老爹不在家叫他改日來罷楊執中自心裏想那個

甚麼姓柳的忽然想起當初鹽商告他打官司縣裏出

的原差姓柳一定是這差人要來找錢因把老嫗罵了

幾句道你這老不死老蠢蟲這樣人來尋我你只回我

不在家罷了又叫他改日來怎的你就這樣沒用老嫗又不服回他的嘴楊執中惱了把老嫗打了幾個嘴巴踢了幾脚絕倒自此之後恐怕差人又來尋他從清早就出門閒混直到晚纔歸家不想婁府兩公子放心不下過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鎮上仍舊步到門首敲門老嫗開門看見還是這兩個人惹起一肚子氣發作道老爺不在家裏你們只管來尋怎的兩公子道前日你可曾說我們是大學士婁府老嫗道還說甚麼爲你這兩個人帶累我一頓拳打脚踢今日又來做甚麼老爺不在家還有些日子不來家哩我不得工夫要去燒鍋做飯說著不由兩人再問把門闌上就進去了再也敲不應兩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裏又好惱又好笑立了一個料想叫不應了只得再回船來船搖著行了幾里路見一個賣菱的船船上一個小孩子搖著搖近船來那孩子手扶著船窗口裏說道賣菱那賣菱那船家把繩子拴了船且秤菱角兩公子在船窗內伏著問那小孩子道你住那村裏那小孩子道我就在這新市鎮上四公子道你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爹你認得他麼那小孩

子道怎麼不認得這位老先生是個和氣不過的人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戲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卷子寫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裏那小孩子道在船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過來我們看看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接了船家買菱的錢搖著去了兩公子打開看是一幅素紙上面寫著一首七言絕句詩道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會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萍史云詩見輟耕錄改七律爲七絕作者借以點綴後面一行寫楓林拙叟楊允草兩公子看罷不勝歎息說道這先生襟懷冲淡其實可敬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這日雖霜楓淒緊卻喜得天氣清明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水色徘徊眺望只見後面一隻大船趕將上來船頭上一個人叫道婁四老爺請攏了船家老爺在此船家忙把船攏過去那人跳過船來磕了頭看見船裏道原來三老爺也在此因四公子在船頭三公子在船裏故便不直率只因遇著這隻船有分教少年名士豪門喜結絲蘿相府儒生勝地廣招俊傑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人且聽下回分解

婁氏兩公子因不能早年中進士入詞林激成一肚子牢騷是其本源受病處狂言發於蘧太守之前太守遂正色以拒之不意窮鄉之中乃有不識字之村父其見解竟與己之見解同雖欲不以爲知音烏可得已一細叩之而始知索解者別有人在此時卽有百口稱說楊執中爲不通之老阿跋亦不能疎兩公子納交之殷也故執中愈不來而公子想慕執中之心愈濃愈確其中如看門之老嫗賣菱之童子無心點逗若離若合筆墨之外逸韻橫生

冒姓打船家一段與上文吩咐晉爵贖楊執中一段兩兩對勘纔夾出真鄉紳身分非如嚴貢生時時要寫帖子究竟不會與湯父母謀面者比且文字最嫌直率假使兩公子駕一葉扁舟走到新市鎮便會見楊執中走路上一些事也沒有豈非時下小說庸俗不堪之筆墨有何趣味乎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話說婁家兩位公子在船上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叫

攏了船一個人上船來請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裏的管家問道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會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裏管家道現在大船上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走過船來看見貼著翰林院的封條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來站在船門口編修原是太保的門生當下見了笑道我方才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有趣的緊請進船裏去讓進艙內彼此拜見過了坐下三公子道京師拜別不覺又是半載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魯編修道老世兄做窮翰林的人只望著幾回差事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裏賠錢度日開口傾不曾許字人家伏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務再作道理二位世兄爲何駕著一隻小船在河裏從人也不帶一個卻做甚麼事四公子道小弟總是閒著無事的人因見天氣晴暖回家兄出來閒遊也沒甚麼事魯編修道弟今早在那邊鎮上去看一個故人他要留我

一飯我因匆匆要返舍就苦辭了他他卻將一席酒饋送在我船上今喜遇著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話舊因問從人道二號船可曾到船家答應道不會到還離的遠哩預先伏下魯編修道這也罷了叫家人把二位老爺行李搬上大船來那船叫他回去罷吩咐擺了酒席斟上酒來同飲說了些京師裏各衙門的閒話魯編修又問問故鄉的年歲又問近來可有幾個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就說出楊執中這一個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就把這一張詩拏出來送與魯編修看魯編修看罷愁著眉道老世兄似你這等所爲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就是信陵君春申君也不過如此但這樣的人盜虛聲者多有實學者少二句未嘗不謂實學只是時文八股中舉人中進士耳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爲什麼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當得甚麼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第一個好遭際了兩回躲著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見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罷了兩公子聽了這話默然不語又喫了半日酒講了些閒話已到城裏魯編修定要送兩位

公子回家然後自己回去兩公子進了家門看門的稟道蘧小少爺來了來得在太太房裏坐著哩兩公子走進內堂見蘧公孫在那裏三太太陪著公孫見了表叔來慌忙見禮兩公子扶住邀到書房蘧公孫呈上乃祖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所刻的詩話每位一本兩公子將此書略翻了幾頁稱贊道賢姪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蘧公孫道小子無知妄作要求表叔指點兩公子歡喜不已當夜設席接風留在書房歇息次早起來會過蘧公孫就換了衣服叫家人持帖坐轎子去拜魯編修拜罷回家即吩咐廚役備席發帖請編修公明日接風走到書房內向公孫笑著說道我們明日請一位客勞賢姪陪一陪蘧公孫問是那一位三公子道就是我這同鄉魯編修也是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個俗氣不過的人三公說四公子說出可見二妻淺深卻因我們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著就先擾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說著看門的人進來稟說紹興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預伏牛

布衣爲與陳和甫作對

在外候二位老爺三公子道快請廳上坐

蘧公孫道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臺幕中的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蘧公孫道曾和先父同事小姪所以知道四公子道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隨卽出去會了牛布衣談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蘧公孫上前拜見牛布衣說道適纔會見令表叔纔知尊大人已謝賓客使我不勝傷感今幸見世兄如此英英玉立可稱嗣續有人又要破涕爲笑因問令祖老先生康健蘧公孫答道託庇粗安家祖每常也時時想念老伯牛布衣又說起范學臺幕中查一個童生卷子曾公說出何景明的一段話真乃談言微中名士風流映帶前文因將那一席話又述了一遍兩公子同蘧公孫都笑了三公子道牛先生你我數十年故交凡事忘形今又喜得舍表姪得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少頃擺出酒席四位樽酒論文直喫到日暮牛布衣告別兩公子問明寓處送了出去次早遣家人去邀請魯編修直到日中纔來頭戴紗帽身穿蟒衣進了廳事就要進去拜老師神主兩公子再三辭過然後寬衣坐下獻茶茶罷蘧公孫出來拜見三公子道這是舍表姪南昌太

守家姑丈之孫魯編修道久慕久慕彼此謙讓坐下寒暄已畢擺上兩席酒來魯編修道老世兄這個就不是了我我世交知己間何必做這些客套依弟愚見這廳事也太闊落意欲借尊齋只須一席酒我四人促膝談心方才暢快他也能說這爽快話兩公子見這般說竟不違命當下讓到書房裏魯編修見瓶花爐几位置得宜不覺怡悅奉席坐了公子吩咐一聲叫焚香只見一個頭髮齊眉的童子在几上捧了一個古銅香爐出去隨卽兩個管家進來放下暖簾就出去了足有一個時辰酒斟三巡那兩個管家又進來把暖簾捲上但見書房兩邊牆壁上板縫裏都噴出香氣來滿座異香襲人魯編修覺飄飄有凌雲之思三公子向魯編修道香必要如此燒方不覺得有煙氣編修贊歎了一回同蘧公子談及江西的事問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的了蘧公孫道正是魯編修道這位王道尊卻是了不得而今朝廷捕獲得他甚緊三公子道他是降了寧王的魯編修道他是江西保薦第一能員及期就是他先降順了四公子道他這降到底也不是魯編修道古語道得

好無兵無糧因甚不降此公節操可知只是各僞官也逃脫了

許多只有他領著南贛數那一齊歸降所以朝廷尤把

他罪狀的狠懸賞捕拿公孫聽了這話那從前的事一

字也不敢提魯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古事兩公

子不知魯編修細說這事把西江月念了一遍此老蓋新得之

於陳和甫者有此一席話下出陳和甫便不突後來的事逐句講出來又道仙

鬼也古怪只說道他歸降此後再不判了還是吉凶未

定四公子道幾者動之徵吉之先見這就是那扶乩的

人一時動乎其機此見四公子確有學問說是有神仙又說有靈

鬼的都不相干換過了席兩公子把蘧公孫的詩和他

刻的詩話請教極誇少年美才魯編修歎賞了許久便

向兩公子問道令表姪貴庚三公子道十七魯編修道

懸弧之辰在於何日看中了女婿即喜合三公子轉問

蘧公孫公孫道小姪是三月十六亥時生的魯編修點

了一點頭記在心裏到晚席散兩公子送了客各自安

歇又過了數日蘧公孫辭別回嘉興去兩公子又留了

一日這日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覆蘧太守的書纔寫

著書童進來道看門的稟事三公子道著他進來看門

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見二位老爺三公子道你

回他我們不在家留下了帖罷看門的道他沒有帖子

問著他名姓也不肯說只說要面會二位老爺談談三

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樣一個人看門的道他有五六十

歲頭上戴的也是方巾穿的件繭綢直裰像個斯文人

三公子驚道想是楊執中來了忙丟了書子請出四公

子來告訴他如此這般似乎楊執中的行徑我亦以為

中○此時楊執中以下又須寫蘧公孫入贅故於此略一頓

將前文隔斷以下又須寫蘧公孫入贅故於此略一頓

荒來脈因叫門上的去請在廳上坐我們就出來會

看門的應諾去了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兩公子出來

相見禮畢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無緣

不會拜識三公子道先生貴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陳

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師行道昨同翰苑魯老先生來遊

貴鄉今幸得瞻二位老爺丰采三老爺耳白於面名滿

天下四老爺土星明亮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耳白

名聞天下有僧相歐陽文忠語見兩公子聽罷曉得不

孔氏談苑○滿口江湖氣可厭是楊執中便問道先生精於風鑑陳和甫道卜易談星

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判事扶乩筆

籛晚生都略知道一二天下騙人之術色色俱全向在京師蒙各部

院大人及衙門的老先生請個不歇經晚生許過他陸

遷的無不神驗不瞞二位老爺說晚生只是個直言並

不肯阿諛趣奉所以這些當道大人俱蒙相愛獨三老翁四老

未增前日正同魯老先生笑說自離江西今年到貴

省適纔已屈指二十年來已是走過九省了說罷哈哈

大笑好何左右捧上茶來喫了四公子問道今番是和

魯老先生同船來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見魯老先生

在船上盤桓了一日卻不會見陳和甫道那日晚生

在二號船上到晚纔知道二位老爺在彼這是晚生無

緣遲這幾日纔得拜見三公子道先生言論軒爽愚兄

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陳和甫道魯老先生有句話託

晚生來而致二位老爺可借尊齋一談兩公子道最好

當下讓到書房裏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見院宇深沉

琴書瀟灑說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說畢將

椅子移近跟前道魯老先生有一個令愛年方及笄晚

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這位小姐德性溫良才貌出眾

魯老先生和夫人因無子息愛如掌上之珠許多人家

求親只是不允昨在尊府會見南昌蘧太爺的公孫著

實愛他才華所以託晚生來問可曾舉過姻事未必愛其才格

以太守之孫又是少年三公子道這便是舍表姪卻還

不會舉姻極承魯老先生相愛只不知他這位小姐年

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礙陳和甫笑道這個倒不消慮令

表姪八字魯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裏了

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兩人合婚小姐少公孫一歲

今年十六歲了天生一對好夫妻年月日時無一不相

合將來福壽綿長子孫衆多一些也沒有破綻的就是性情

有些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道他前日在席間諄諄問

表姪生的年月我道是因甚麼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

裏三公子道如此極好魯老先生錯愛又蒙陳先生前

來作伐我們即刻寫書與家姑丈擇吉央媒到府奉求

陳和甫作別道容日再來請教今暫告別回魯老先生

話去兩公子送過陳和甫回來將這話說與蘧公孫道

賢姪既有此事聞且休要就回嘉興我們寫書與太爺

打發盛從回去取了回音來再作道理蘧公孫依命住

下家人去了十餘日領著蘧太守的回書來見二公子

道太老爺聽了這話甚是歡喜向小人吩咐說自己不能遠來這事總央煩二位老爺做主央媒拜允一切二位老爺揀擇或娶過去或招在這裏也是二位老爺斟酌呈上回書並白銀五百兩以爲聘禮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這裏辦這喜事太老爺身體是康強的一切放心兩公子收了回書銀子擇個吉日央請陳和甫爲媒這邊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當日兩位月老齊到婁府設席款待過二位坐上轎子管家持帖去魯編修家求親魯編修那裏也設席相留回了允帖並帶了庚帖過來到第三日婁府辦齊金銀珠翠首飾裝蟒刻絲綢緞綾羅衣服羊酒菓品共是幾十擡行過禮去又備了謝媒之禮陳牛二位每位代衣帽銀十三兩代菓酒銀四兩俱各歡喜兩公子就託陳和甫選定花燭之期陳和甫選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將大吉如此對親做親卻也迅速新郎親做親新娘必然歡喜送過吉期去魯編修說只得一個女兒捨不得嫁出門要遵公孫入贅婁府也應允了到十二月初八日婁府張燈結彩先請兩位月老喫了一日黃昏時分大吹大擂起來婁府一門官衙燈籠有八十多

對添上遷太守家燈籠足擺了三四條街還擺不了全副執事又有一班細樂八對紗燈這時天氣初晴浮雲尙不曾退盡燈上都用綠綉雨帷罩著伏引著四人大轎遵公孫端坐在內後面四乘轎子便是婁府兩公子陳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孫入贅到了魯宅門口開門錢送了幾封只見重門洞開裏面一派樂聲迎了出來四位先下轎進去兩公子穿著公服兩山人也穿著吉服魯編修紗帽蟒袍緞靴金帶細寫衣服爲下文張本迎了出來揖讓升階纔是一班細樂八對絳紗燈引著遵公孫紗帽冠袍簪花披紅低頭進來了廳事先奠了雁然後拜見魯編修編修公奉新塔正面一席坐下兩公子兩山人和魯編修兩列相陪獻過三遍茶擺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公孫也回奉了下面奏著細樂魯編修去奉衆位的席遵公孫偷眼看時是個舊舊的三間廳古老房子此標上老此時點幾十枝大蠟燭卻極其輝煌須臾送定了席樂聲止了遵公孫下來告過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入席坐了戲子上來參了堂磕頭下去打動鑼

鼓跳了一齣加官演了一齣張仙送子一齣封贈這時
下了兩日大雨纔住地下還不甚乾安詳戲子穿著
新靴都從廊下板上大寬轉走了上來唱完三齣頭副
末執著戲單上來點戲纔走到蘧公孫席前跪下恰好
侍席的管家捧上頭一碗臉燕窩來上在桌上管家一
聲免副末立起呈上戲單忽然兵兵一聲響喚屋梁上
掉下一件東西來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的掉
在燕窩碗裏將碗打翻那熱湯濺了副末一臉碗裏的
菜潑了一桌子定睛看時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
滑了脚掉將下來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嚇了一驚
不特席上的喫驚連看書的也喫驚把碗跳翻爬起就
百忙裏偏要細細分疏好整以暇把碗跳翻爬起就
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紅緞袖服都弄
油了衆人都失了色忙將這碗撤去桌子打抹乾淨又
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公孫再三謙讓不肯點戲商議
了半日點了三代榮封副末領單下去須臾酒過數巡
食供兩套廚下捧上湯來那廚役僱的是個鄉下小使
他靴了一雙釘鞋捧著六碗粉湯站在丹墀裏尖著眼
睛看戲管家纔撥了四碗上去還有兩碗不會端他捧

著看戲看到戲場上小且裝出一個妓者扭扭捏捏的
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湯已是端完了把
盤子向地下一掀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脚卻叮噹一聲
響把兩個碗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寫老鼠先敘事後分疏寫釘鞋先分
疏後敘事行他一時慌了彎下腰去抓那粉湯又被兩
個狗爭著唾嘴弄舌的來搶那地下的粉湯喫他怒從
心上起使盡平生氣力蹠起一隻脚來踢去不想那狗
倒不會踢著力太用猛了把一隻釘鞋踢脫了踢起有
丈把高陳和甫坐在左邊的第一席席上上了兩盤點
心一盤豬肉心的燒賣一盤鵝油白糖蒸的餃兒熱烘
烘擺在面前又一大深碗索粉八寶攪湯此下當接釘
點心粉湯蓋陳和甫在第四席粉湯纔上鞋矣卻細寫
而釘鞋已與之俱至蝸蟲亦爲之一驚正待舉起箸
來到嘴忽然席口一個烏黑的東西的溜溜的滾了來
兵兵一聲喚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陳和甫嚇了一驚
慌立起來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潑了一桌滿座上都
覺得詫異魯編修自覺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惱了一回
又不好說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罵了幾句說你們
都做甚麼卻叫這樣人捧盤可惡之極過了喜事一個

個都要重責亂著戲子正本做完

可老風釘鞋兩齣儘衆

家人掌了花燭把蘧公孫送進新房廳上衆客換席看

戲直到天明纔散次日蘧公孫上廳謝親設席飲酒席

終歸到新房裏重新擺酒夫妻舉案齊眉

寓鷹之後並未交拜喫酒

春戲後便送進新房不知是鄉風如此抑作者著意老

風釘鞋兩事忘卻正面文章耶○毛大可婚禮辨正云

幼時觀鄰人娶婦婦至不謂廟不拜男姑率婦入於房

合盃而就枕席焉然則外間有此禮故牛浦郎傳云明

早拜此時魯小姐卸了濃裝換幾件雅淡衣服蘧公孫

舉眼細看真有沈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美三四個

丫鬟養娘輪流侍奉又有兩個貼身侍女一個叫做采

蘋一個叫做雙紅都是嫵娜輕盈十分顏色此時蘧公

孫恍如身遊閨苑蓬萊巫山洛浦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閨閣繼家聲有若名師之教草茅隱賢士又招好客之

蹤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繡列一處酸氣逼人

兩公子一片求賢訪道盛心被魯編修兜頭一瓢冷

水真有并翦衰梨之妙卻又畫出編修惟以資格

論人開口便是敝衙門俗套可謂雙管齊下矣四公

子云究竟也是個俗氣不過的人又被一語道破

吉期飲宴時忽然生出兩件奇事是埋伏後文編修

將病而死所以點明編修自覺此事不甚吉利但闕

者至此惟覺峯飛天外絕倒之暇亦不足尋味其

中線索之妙

梁上老鼠小使釘鞋山人衣袖皆尋常之物一經作

者點綴便覺光怪陸離千古如見天目山樵

末帶出采蘋雙紅十分顏色亦是伏筆又記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話說蘧公孫招贅魯府見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還

不知小姐又是個才女且他這個才女又比尋常的才

女不同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

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

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

其俗入骨

教他做破題破承起講提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

那先生督課同男子一樣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

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

師考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
真法老花團錦簇魯編修每常歎道假若是個兒子幾
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閑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
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
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翰林公之詩賦可知若是八股
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曉妝臺畔刺繡牀前擺滿了一
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人家送來的
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裏雖有幾本甚麼千家
詩解學士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
采蘋雙紅們看閒暇也教他謔幾句詩以為笑話也何不教
他作此番招贅進蘧公孫來門戶又相稱才貌又相
當真個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料想公孫舉業已成不
日就是個少年進士但贅進門來十多日香房裏滿架
都是文章公孫卻全不在意小姐心裏道這些自然都
是他爛熟於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爾正貪歡
笑還理論不到這事上又過了幾日見公孫赴宴回房
袖裏籠了一本詩來燈下吟哦也拉著小姐並坐同看

小姐此時還害羞不好問他只得強勉看了一個時辰
彼此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孫坐在前邊
書房裏即取紅紙一條寫下一行題目是身修而后家
齊身修者中舉人進士家齊者妻子做夫人叫采蘋過來說道你去送與姑
爺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公孫接了付之一笑
回說道我於此事不甚在行況到尊府未經滿月要做
兩件雅事這樣俗事還不耐煩做哩公孫心裏只道是
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不想正犯著忌諱小姐心裏
公孫心裏全然相反各自認差當晚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只見愁眉
淚眼長吁短歎養娘道小姐你纔恭喜招贅了這樣好
姑爺有何心事做出這等模樣小姐把日裏的事告訴
了一遍俗物說道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
士誰想如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讀書人聽著勿誤養
娘勸了一回公孫進來觀他詞色就有些不善公孫自
知慚愧彼此也不便明言今夜恐怕要同牀各夢了從此啾啾唧唧
小姐心裏納悶但說道舉業上公孫總不招攬勸的緊
了反說小姐俗氣小姐越發悶上加悶整日眉頭不展
夫人知道走來勸女兒道我兒你不要怎般跌氣我看

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況你爹原愛他是個少年名士小姐道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宛然高翰林說著越發要惱怒起來夫人和養娘道這個是你終身大事不要如此況且現放著兩家鼎盛就算姑爺不中進士做官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小姐道好男不喫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依孩兒的意思總是自掙的功名好靠著祖父只算做不成器此語卻不可厚非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勸他這是急不得的養娘道官真姑爺不得中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親家裏放著你恁個好先生怕教不出個狀元來就替你爭口氣你這封誥是穩的語解連環妙故此婢說著和夫人一齊笑起來小姐歎了一口氣也就罷了落後魯編修聽見這些話也出了兩個題請教公孫公孫勉強成篇編修公看了都是些詩詞上的話又有兩句像離騷又有兩句像子書不是正經文字無非雜覽工夫因此心裏也悶說不出來全虧夫人疼愛這女婿如同心頭一塊肉丈母看女婿看過了殘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親的年回

來正月十二日婁府兩公子請喫春酒公孫到了兩公子接在書房裏坐問了蘧太守在家的安說道今日也並無外客因是令節約賢姪到來家宴三杯剛纔坐下看門人進來稟看墳的鄒吉甫來了兩公子自從歲內為蘧公孫舉姻之事忙了月餘又亂著度歲把那楊執中的話已丟在九霄雲外今見鄒吉甫來又忽然想起千里來龍叫請進來兩公子同蘧公孫都走出廳上見他頭上戴著新毡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脚下踏著暖鞋他兒子小二手裏擎著個布口袋裝了許多炒米豆磨乾進來放下兩公子和他施禮說道吉甫你自恁空身來走走罷了為甚麼帶將禮來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鄒吉甫道二位老爺說這笑話可不把我羞死了鄉下物件帶來與老爺賞人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鄒二哥請在外邊坐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吉甫問了知道是蘧小公子又問蘧姑老爺的安因說道還是那年我家太老爺下葬會著姑老爺的整整二十七年了叫我們怎的不老姑老爺鬍子也全白了麼公孫道全白了三四年了鄒吉甫不肯僭公孫的坐三公子道他

是我們表姪你老人家年尊老實坐罷吉甫遵命坐下
先喫過飯重新擺下碟子斟上酒來兩公子說起兩番
訪楊執中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鄒吉甫道他自然
不曉得這個卻因我這幾個月住在東莊不會去到新
市鎮所以這些話沒人向楊先生說楊先生是個忠厚
不過的人難道會裝身分故意躲著不見他又是一個極
肯相與人的聽得二位少老爺訪他他巴不得連夜來
會哩可知雖非高士明日我回去向他說了同他來見二位少
老爺四公子道你且住過了燈節到十五那日同我這
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索性到十七八開我們叫一
隻船同你到楊先生家還是先去拜他纔是既蒸墓之
否則近於瞬而與之矣惜楊執中非其人也吉甫道這更好了當夜喫完了
酒送蘧公孫回魯宅去就留鄒吉甫在書房歇宿次日
乃試燈之期婁府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乃是武英
殿之物憲宗皇帝御賜的那燈是內府製造十分精巧
鄒吉甫叫他的兒子鄒二來看也給他見見廣大到十
四日先打發他下鄉去說道我過了燈節要同老爺們
到新市鎮順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纔家裏去你

先去罷鄒二應諾去了到十五晚上蘧公孫正在魯宅
同夫人小姐家宴宴罷婁府來請喫酒同往街上游玩
湖州府太守衙前紮著一座鼇山燈其餘各廟社火扮
會鑼鼓喧天人家士女都出來看燈路月略寫看燈真
乃金吾不禁闌了半夜次早鄒吉甫向兩公子說要先
到新市鎮女兒家去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同到楊
家兩公子依了送他出門搭了個便船到新市鎮女兒
接著新年磕了老子的頭收拾酒飯喫了到十八日鄒
吉甫要先到楊家去候兩公子心裏想楊先生是個窮
極的人公子們到卻將甚麼管待因問女兒要了一隻
鴨數錢去鎮上打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些
蔬菜之類老年人又忠厚向鄰居家借了一隻小船把
這酒和鴨肉都放在船艙裏自己掉著來到楊家門口
將船泊在岸傍上去敲開了門楊執中出來手裏捧著
一個爐竈一方手帕在那裏用力的擦若直寫楊執中
然無味須如此出見是鄒吉甫丟下爐唱喏彼此見過
場便覺歎氣滿紙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楊執中看見嚇了一
跳道啊呀鄒老爹你爲甚麼帶這些酒肉來我從前破

費你的還少哩你怎的又這樣多情鄒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進去我今日雖是這些須村俗東西卻不是爲你要在你這裏等兩位貴人你且把這鴨和肉向你太太說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說這兩個楊執中把兩手袖著笑道鄒老爹卻是告訴不得你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且不入本題卻說閒話而插入從家下一無所有常日只好喫一餐粥直到除夕那晚這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想著我這座心愛的爐出二十四兩銀子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些米柴要來討這巧我說要我這個爐須是三百兩現銀子少一釐也不成的就是當在那裏過半年也要一百兩像你這幾兩銀子還不夠我燒爐買炭的錢哩夾入此一段亦所以避直率那人將銀子拿了回去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我和老妻兩個點了一枚蠟燭把這爐磨弄了一夜就過了年因將爐取在手內指與鄒吉甫看道你看這上面包漿好顏色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所以方纔在此磨弄這爐消遣日子不想遇著你來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有飯鄒吉甫道原來如此這便怎麼樣在腰間打開鈔袋一

尋尋出二錢多銀子遞與楊執中道先生你且快叫人去買幾升米來纔好坐了說話又默又窮益見鄒老之周到楊執中將這銀子喚出老嫗拏了傢伙到鎮上糴米不多時老嫗糴米回來往廚下燒飯去了楊執中關了門坐下問道你說是今日那兩個什麼貴人來鄒吉甫道老先生你爲鹽店裏的事累在縣裏卻是怎樣得出來的楊執中道正是我也不知那日縣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我在縣門口問說是個姓晉的具保狀保我出來我自己細想不會認得這位姓晉的老爺你到底在那裏知道些影子的鄒吉甫道那裏是甚麼姓晉的這人叫做晉爵就是婁太師府裏三少老爺的管家少老爺弟兄兩位因在我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將自己銀子兌出七百兩上了庫叫家人晉爵具保狀這些事先生回家之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先生難道不知道麼楊執中恍然醒悟道是了是了這事被我這個老嫗所誤我頭一次看打魚回來老嫗向我說城裏有一個姓柳的我疑惑是前日那個姓柳的原差就有些怕會他後一次又是晚上回家他說那姓

柳的今日又來是我回他去了說著也就罷了如今想來柳者婁也我那裏猜得到是婁府只疑惑是縣裏原差鄒吉甫道你老人家因打這年把官司常言道得好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這也罷了因前日我在婁府叩節兩位少老爺說到這話約我今日同到尊府我恐怕先生一時沒有備辦所以帶這點東西來替你做個主人你道好麼楊執中道既是兩公錯愛我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何以又勞他來鄒吉甫道既已說來不消先去候他來會便了坐了一會楊執中烹出茶來喫了聽得叩門聲鄒吉甫道是少老爺來了我亦以為快去開門纔開了門只見一個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進門就跌了一交扒起來摸一摸頭向內裏直跑咳○此與魯翰林家老鼠釘鞋一類楊執中定睛看時便是他第二個兒子楊老六在鎖上賭輸了又喫了幾杯燒酒喫的爛醉想著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一直往裏跑全不知乃翁死活然而其母私房蓄積以助其子賭錢亦可楊執中道畜生那裏去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爹的禮那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一個揖就到廚下去了看見

鍋裏煮的鷄和肉噴鼻香又悶著一鍋好飯房裏又放著一瓶酒不知是那裏來的不由分說揭開鍋就要撈了喫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楊執中罵道你又不害饑瘠病這是別人拏來的東西還要等著請客他那裏肯依醉的東倒西歪只是搶了喫楊執中罵他他還睜著醉眼混回嘴楊執中急了拏火叉趕著一直打了出來急忙光景如畫○老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說道酒菜六不回頭還算是孝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說道酒菜是候婁府兩位少爺的那楊老六雖是蠢又是酒後但聽見婁府也就不敢胡鬧了婁府兩字竟能醒酒鄉紳勢焰不言而喻他娘見他酒略醒些撕了一隻鷄腿盛了一大碗飯泡上些湯瞞著老子遞與他喫此啣喫罷扒上牀挺覺去了兩公子直至日暮方到邊公孫也同了來鄒吉甫楊執中迎了出去兩公子同遵公子進來見是一間客座兩邊放著六張舊竹椅子中間一張書案壁上懸的畫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兩邊一副箋紙的聯上寫著三閩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上面貼了一個報帖上寫捷報貴府老爺諱允欽選應天淮安府沐陽縣儒學正堂京報不曾看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自己進去取

盤子捧出茶來獻與各位茶罷彼此說了些閒聲相思的話三公子指著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曾被禍的時候有此事只爲當初無意中補得一個廩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掛名榜末垂老得這一個教官又要去遞手本行庭參自覺得腰膀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患病不去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結費了許多周折那知辭官未久一番議論大似高人也既已辭官被了這一場橫禍受小人賈僧之欺那時懊惱不如意到沐陽也免得與獄吏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痠死困圍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三公子道些須小事何必掛懷今聽先生辭官一節更足仰品高德重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財之義何足掛齒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未能早爲先生洗脫心切不安總要透過乃兄一耳中學楊執中聽了這番話更加欽敬又和蘧公孫寒暄了幾句鄒吉甫道二位老爺和蘧少爺來路遠想是餓了楊執中道腐飯已經停當請到後面坐當下請在

一閒草屋內是楊執中修葺的一個小小的書屋面前一方小天井有幾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三枝書房內滿壁詩畫淺條中閒一副箋紙聯上寫道喚窗前寒梅數點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娑而舞兩公子看了不勝歎息此身飄飄如遊仙境楊執中捧出雞肉酒飯當下喫了幾杯酒用過飯不喫了撤了過去烹茗清談談到兩次相訪被聾老嫗誤傳的話彼此大笑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楊執中說新年略有俗務高士乃不三四日後自當敬造高齋爲平原十日之飲談到起更時候一庭月色照滿書窗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楊執中道本該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奈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於是執手踏著月影把兩公子同蘧公孫送到船上自同鄒吉甫回去了兩公子同蘧公孫纔到家看門的稟道魯大老爺有要緊事請蘧少爺回去來過三次人了蘧公孫慌回去見了魯夫人夫人告訴說編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心裏生氣商量要娶一個如君早養出一個兒子來教他讀書接進士

的書香簪編餘欲娶如君養兒夫人說年紀大了勸他不必他就著了重氣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姐在傍淚眼汪汪只是歎氣公孫也無奈何却爲你忙走到書房去問候陳和甫正在那裏切脈又這藥物現切了脈陳和甫道老先生這脈息右寸略見弦滑肺爲氣之主滑乃痰之徵總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懸魏闕故爾憂愁抑鬱現出此症治法當先以順氣祛痰爲主晚生每見近日醫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貝母不知用貝母療濕痰反爲不美老先生此症當用四君子加入二陳飯前溫服只消兩三劑使其腎氣常和虛火不致妄動這病就退了門有這些於是寫立藥方一連喫了四五劑口不歪了只是舌根還有些強陳和甫又看過了脈改用一個丸劑的方子加入幾味祛風的藥漸漸見效蘧公孫一連陪伴了十多日並不得閒那日值編修公午睡偷空走到婁府進了書房門聽見楊執中在內晤晤而談知道是他已來了進去作揖一同坐下楊執中接著說道我方纔說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個朋友在蕭山縣山裏住

這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空古絕今之學真乃處則不失爲真儒出則可以爲王佐三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楊執中之來即在魯編修病中因前路曲折盤勿用開出橋來處作勢已足至此只須輕筆放用掩蔽法卻便兩公子驚問那裏有這樣一位高人楊執中疊著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相府延賓又聚幾多英傑名邦勝會能消無限壯心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嫻於吟咏之才女古有之精於舉業之才女古未之有也夫以一女子而精於舉業則此女子之俗可知蓋作者欲極力以寫編修之俗卻不肯用一正筆處處用反筆側筆以形擊之寫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寫編修之俗也書中言舉業者多矣如匡超人馬純上之操選事衛體善情岑菴之正文風以及高翰林之講元魁秘訣人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也而不知舉業真當行只有一魯小姐陸子靜門人云英雄之俊偉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作者之喻意其深遠也原云白遜抗機雲之沒而天地英靈之哉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此有脫落楊執中是一個活跌子今欲寫其跌狀跌聲使俗筆

爲之將從何處寫起看此文只用摩弄香爐一段敍說誤認姓柳的一段闌進醉漢一段便活現出一個老阿默的聲音笑貌此所謂類上三毫非絕世文心未易辨此 忽然外面敲門必以爲兩公子至矣卻是闖進一個稀醉的醉漢能令閱者目光一閃真出諸意外極平實的文字偏有極奇突的峯巒於此知文章出落處最爲喫緊萬不可信筆拖去也

老阿默纔進相府便薦出一位高人閱者此時已深知老阿默之爲人料想老阿默所薦之人平常可知然而不知其可笑又加老阿默一等譬如吳道子畫鬼畫牛頭已極牛頭之醜惡矣及畫馬面又有馬面之醜惡吾不知作者之胸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車載斗量何足爲重我有一個朋友姓權名勿用字潛齋是蕭山縣人住在山裏此人若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纔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

乃是當時第一等人三公子大驚道既有這等高賢我們爲何不去拜訪四公子道何不約定楊先生明日就買舟同去說著只見看門人拿著紅帖飛跑進來說道新任街道廳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在京帶有大老爺的家書說要見二位老爺有話面稟兩公子向蓮公孫道賢姪陪楊先生坐著我們去會一會就來便進去換了衣服走出廳上那街道廳冠帶著進來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兩公子問道老父臺幾時出京榮任還不曾奉賀倒勞先施魏廳官道不敢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當面叩見大老爺帶有府報在此特來請三老爺四老爺台安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三公子接過拆開看了將書遞與四公子向廳官道原來是爲丈量的事即將丈量事消納家書中以省敘述老父臺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公事廳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催促星宿丈量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裏叩過了頭便要傳齊地保細細查看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晚生還要出示曉諭四公子道父臺就

去的麼應官道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各處丈量三公子道既如此明日屈老父臺舍下一飯丈量到荒山時弟輩自然到山中奉陪說著換過三遍茶那廳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別去了兩公子送了回來脫去衣服到書房裏躊躇道偏有這許多不巧的事我們正要

去訪權先生卻遇著這廳官來講丈量量日要待他一飯丈量到先太保墓道思弟兄卻要自走一遭須有幾時就攔不得到蕭山去爲之奈何楊執中道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了若是急於要會權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二位先生竟寫一書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

盛使到山而致潛齋邀他來府一晤他自當忻然命駕如此大賢折簡可招開呼即至程朱管樂當四公子道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楊執中道若不如此府上公事是有的適了此一事又有事來何日纔得分身豈不常懸此一段相思終不能遂其願蘧公孫道也罷表叔要會權先生得閒之日卻未可必如今寫書差的

常人去況又有楊先生的手書那權先生也未必見外當下商議定了備幾色禮物差家人晉爵的兒子宣成

教楊執中用晉爵招權收拾行李帶了書札禮物往蕭山這宣成奉著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見他行李齊整人物雅致請在中艙裏坐中艙先有兩個戴方巾的坐著他拱一拱手同著坐下當晚喫了飯各鋪行李睡下次日行船無事彼此閒談宣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說的都是到蕭山縣的話下路船上不論甚麼人彼此都稱爲客人因開口問道客人貴處是蕭山那一個少年客人道是蕭山宣成道蕭山有位權老爺客人可認得那一個少年客人道我那裏不聽見有個甚麼權老爺宣成道聽見說號叫潛齋的那少年道那個甚麼潛齋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那鬍子道是他麼是他麼三字與沈天孚聽說王太太一吸字同妙可笑

的緊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權勿用底裏借鬍子說出與楊執中底裏借鬍子說出同一機關他在山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裏掙起幾個錢來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來應考落後他父親死了他是個不中用的貨接連八九個他又不會種田又不

會作生意坐喫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

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會取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童童每年應考混著過也罷了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著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個夥計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帳從著鄉裏沒甚心的先生已倒運遇住在廟裏跌頭跌腦口裏說甚麼著楊阿跌更倒運住在地裏說甚麼天文地理經綸匡濟的混話天文地理經綸匡濟而云混話混話今之混話者我見其人我聞其語矣他聽見就像神附著的發了瘋從此不應考了要做個高人自從高人一做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不在村坊上騙人過日子口裏動不動說我和你至交相愛分甚麼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這幾句話便是他的歌訣那少年的道只管騙人那有這許多人騙那鬍子道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同在鄉里之間我也不便細說鬍子一番說話輕嘴厚只是作者要留此一筆作後文耳因向宦成道你這位客人卻問這個人怎的宦成道不怎的我問一聲兒口裏答應心裏自付說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還怕不夠相與沒來由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帳人家去做甚麼正思忖著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船上坐著兩

個姑娘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嚇了一跳連忙伸出頭來看原來不相干在當場是神往在作者是伏筆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談了不多幾日換船來到蕭山招尋了半日尋到一個山凹裏幾間壞草屋門上貼著白敲門進去權勿用穿著一身白頭上戴著高白夏布孝帽高白夏布孝帽先伏筆一問了來意留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開個稻草鋪晚間拏些牛肉白酒與他喫了次早寫了一封回書向宦成道多謝你家老爺厚愛但我熱孝在身不便出門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楊老爺厚禮權且收下再過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管家實是多慢了你這兩分銀子權且爲酒資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宦成宦成接了道多謝權老爺到那日權老爺是必到府裏來免得小的主人盼望權勿用道這個自然送了宦成出門宦成依舊搭船帶了書子回湖州回殺兩公子兩公子不勝悵悵因把書房後一個大軒敞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匾上寫作潛亭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就把楊執中留在亭後一間房裏住楊執中老年痰火疾疫裏要人作伴把

第二個蠢兒子老六叫了來同住預伏一個每晚一醉

是不消說將及一月楊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

用一定要儘他來出醜權勿用見了這字收拾搭船來湖州在城

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換一件左手捥著個被套右手把

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在街上脚高步低的撞撞過了

城門外的吊橋那路上卻擠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走左

首進城該走右首方不礙路他一味橫著膀子亂搖恰

好有一個鄉裏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肩頭上橫捥

著一根尖扁擔絕倒○亦可配對面一頭撞將去將他

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匾擔尖上鄉裏人低著頭走也

不知道捥著去了他喫了一驚摸摸頭上不見了孝帽

子望見在那扁擔上他就把手亂招口裏喊道那是我

的帽子鄉裏人走的快又聽不見本來不會走城裏的

路這時著了急七橫八豎的亂跑眼睛又不看著前面

跑了一箭多路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把轎子裏的官

幾乎撞了跌出來絕倒那官大怒問是甚麼人叫前面

兩個衙役一條鏈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著官指手

畫脚的亂吵那官落下轎子要將他審問衙役喝著叫

他跪他睜著眼不肯跪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齊鋪

鋪的看內中走出一人來頭戴一頂武士巾身穿一件

青絹箭衣幾根黃鬚子兩隻大眼睛怪出一個妖走近前

向那官說道老爺且請息怒這個人是婁府請來的上

客雖然衝撞了老爺若是處了他恐婁府知道不好看

相那官便是街道廳老魏聽見這話將就蓋個喧擡起

轎子去了又借老魏一用現成之至權勿用看那人時便是他舊相

識俠客張鐵臂張鐵臂讓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物必聚於

好所叫他喘息定了喫過茶向他說道我前日到你家作

弔你家人說道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今日爲甚麼獨

自一個在城門口閒撞權勿用道婁公子請我久了我

卻是今日纔要到他家去不想撞著這官鬧了一場虧

你解了這結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是時選白勝亦

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看門的看見他穿著一

身的白頭上又不戴帽子後面領著一個雄赳赳的人

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四老爺門上人問他姓名他死

不肯說只說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看門的不肯傳他

就在門上大嚷大叫鬧了一會說你把楊執中老爹請

出來罷看門的沒奈何請楊執中出來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嚇了一跳愁著眉道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叫他權且坐在大門板棧上慌忙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孝服而戴方巾好看殺人而兩公子不以爲非便問此位壯士是誰權勿用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楊執中道久仰久仰三個人一路進來就告訴方纔城門口這一番相鬧的話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這話不必提起了阿默竟不默今之愚也許而已矣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兩人跟著楊執中竟到書房裏洗臉喫飯自有家人管待晚間兩公子赴宴回家來書房相會彼此恨相見之晚指著灣亭與他看了道出欽慕之意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更覺舉動不同於衆又重新擺出酒來權勿用首席楊執中張鐵臂對席兩公子主位席間問起這號鐵臂的緣故張鐵臂道晚生小時有幾斤力氣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叫我睡在街心裏把膀子伸著等那車來有心不起來讓他那牛車走行了來的力猛是有四五千斤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壓著膀子了那時晚生把膀子一掙吉了的一聲那車就過

去了幾十步遠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沒有一個所以衆人就加了我這一個綽號如此撒謊居然傾聽二妻真饒角也三公子鼓掌道聽了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來權勿用辭說居喪不飲酒楊執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禮病不拘禮我方纔看見肴饌也還用些范進不用銀鏹杯箸而喫燕窩湯裏大蝦圓亦如此或者酒略飲兩杯不致沈醉也還不妨權勿用道先生你這話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謂五葷者葱蒜芫荽之類怎麼不戒酒是斷不可飲的此是程朱學問了四公子道這自然不敢相強忙叫取茶來斟上張鐵臂道晚生的武藝儘多馬上十八馬下十八鞭鏹鍋錘刀鎗劍戟都還略有些講究只是一生性氣不好慣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銀錢到手又最喜幫助窮人所以落得四海無家而今流落在貴地別人不問他卻自己歎說四公子道這纔是英雄本色權勿用道張兄方纔所說武藝他舞劍的身段尤其可觀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兩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遞與鐵臂鐵臂燈下拔開光芒閃爍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寶劍走出天井衆客都

一擁出來兩公子叫且住快吩咐點起燭來一聲說罷十幾個管家小廝每人手裏執著一個燭臺明晃晃點著蠟燭排列天井兩邊張鐵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許多身分來舞到那酣暢的時候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如萬道銀蛇亂掣並不見個人在那裏但覺陰風襲人令看者毛髮皆豎權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個銅盤叫管家滿貯了水用手蘸洒著一點也不得入須臾大叫一聲寒光陡散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看鐵臂時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大約只此一技足以騙人要比之揚權二人一無所能則爲優矣衆人稱贊一番直飲到四更方散都留書房裏歇自此權勿用張鐵臂都是相府的上客一日三公子來向諸位道不日要設一個大會偏請賓客遊鶯脰湖此時天氣漸暖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著熱了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縫一件單直裰好穿了做遊鶯脰湖的上客自心裏算計已定瞞著公子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放在牀上枕頭邊日閒潛在亭上眺望晚裏歸房宿歇摸一摸牀頭閒五百文一個也不見了思量房裏沒有別人只有楊執中的蠶

兒子在那裏混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見他正坐在那裏說話便叫道老六和你說話老六已是喫得爛醉了問道老叔叫我做甚麼權勿用道我枕頭邊的五百錢你可曾看見老六道看見的倒也權勿用道那裏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時候我拏出去賭錢輸了還剩有十來個在鈔袋裏留著少刻買燒酒喫權勿用道老六這也奇了我的錢你怎麼拏去賭輸了老六道老叔你我原是一個人你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分甚麼彼此即以其人之語說罷把頭一掉就幾步跨出去了把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說不出來的苦自此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馱子楊執中說權勿用是個瘋子到錢財上馱子也不瘋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卻又取出一件淺藍綢直裰送他淺藍綢直裰乃與方巾相稱程朱學問的人不以奪情爲嫌兩公子請徧了各位賓客叫下雨隻大船廚役備辦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隻船上唱清曲打粗細十番的又在一隻船上眺望晚裏歸房宿歇摸一摸牀頭閒五百文衣服手持紈扇這一次雖算不得大會卻也聚了許多

人二妻所樂亦在會的是婁玉亭三公子婁瑟亭四公

未能免俗

子蘧公孫馮夫牛高士布衣楊司訓執中權高士潛齋

張俠客鐵臂陳山人和甫魯編修請了不會到席閒八

位名士帶挈楊執中的蠢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共合

九人之數當下牛布衣吟詩張鐵臂擊劍陳和甫打圍

說笑伴著兩公子的雍容爾雅蘧公孫的俊俏風流楊

執中默頭默腦權勿用怪模怪樣真乃一時勝會兩邊

船窗四啓小船上奏著細樂慢慢遊到鴛脰湖酒席齊

備十幾個闊衣高帽的管家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

那食品之精潔茶酒之清香不消細說飲到月上時分

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映著月色湖光照耀

如同白日一派樂聲大作在空闊處更覺得響亮聲聞

十餘里邊岸上的人望若神仙誰人不羨遊了一整夜

次早回來蘧公孫去見魯編修編修公道令表叔在家

只該閉戶做些舉業以繼家聲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

班人如此招搖豪橫恐怕亦非所宜

未嘗不是只所見不顯舉業兩字

次日蘧公孫向南表叔略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

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這個地位

賢昆也未能雅

不曾說完門

上人進來稟說魯大老爺開坊陞了侍讀朝命已下京

報適纔到了

來得快

老爺們須要去道喜蘧公孫聽了這

話慌忙先去道喜到了晚間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

不好了

來得快

魯大老爺接著朝命正在合家歡喜打點

擺酒慶賀不想痰病大發登時中了臟已不省人事了

與范進母子同病

快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聽了轎也等不

得忙走去看到了魯宅進門聽得一片哭聲知是已不

在了衆親戚已到商量在本族親房立了一個兒子過

來然後大殮治喪蘧公孫哀毀骨立極盡半子之誼又

忙了幾日婁通政有家信到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

寫信到京此乃二十四月色未上兩公子乘了一枝

獨對坐商議到了二更半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

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身血污手裏提了一個草

囊兩公子燭下一看便是張鐵臂

踏得屋上瓦響及滿身血汗皆劍俠所無

而走進我的內室是何緣故這革囊裏是甚麼物件張鐵

臂道二位老爺請坐容我細稟我生平一個恩人一個

仇人這仇人已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使已被我

取了他首級在此必要得傾取他首級亦非劍俠本事這革囊裏面是血

淋淋的一顆人頭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須五

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後我的心事已了

便可以捨身爲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辦此事只有

二位老爺外此那能有此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來求

如不蒙相救謂之相救已自露口風即從此遠遁不能再相見矣

遂提了革囊要走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膽皆碎忙攔

住道張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

處置張鐵臂笑道這有何難我略施劍術即滅其跡但

倉卒不能施行既能頃刻化水何候將五百金付去之云倉卒不能施行

後我不過兩個時辰即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

的藥末頃刻化爲水毛髮不存矣二位老爺可備了筵

席廣招賓客看我施爲此事兩公子聽罷大是駭然弟

兄忙到內裏取出五百兩銀子付與張鐵臂鐵臂將革

囊放在階下銀子拴束在身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

了房簷行步如飛只聽得一片瓦響無影無踪去了是仍

一片瓦響從此天涯當夜萬籟俱寂月色初上照著階下革囊血

淋淋的人頭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豪華公子閉門休問

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訪求舉業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婁氏兄弟以朋友爲性命迎之致敬以有禮豈非翻

翻濁世之賢公子哉然輕信而濫交並不夷考其人

平生之賢否猝爾聞名遂與訂交此葉公之好龍而

不知其皆鯁鯉也楊司訓之來也自懼其勢之孤故

汲汲引權潛齋以助之乃其甫來不越數日即因五

百青蚨頓相抵牾此鬼之所以爲鬼也

阮葵生茶餘客話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

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寧陳相國爲其所惑高東

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

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闢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

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

後因屬託公事不復往鏡因於書院靜室供陳高尹

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又董潮東臯雜鈔云

澄江是鏡字仲明託名講學一時大老交章荐之近

爲胞弟告發其三十餘款多不法事常郡侯諱楚望

深惡之毀其廬造書院下回姦拐一案蓋卽三十餘

款之一也天目山樵

太平廣記二百三十八引桂苑叢談云張祐下第後嗜酒自稱豪俠一夕有人腰劍手囊囊貯一物血殷於外入門曰有警人恨十年今夜獲之此其首也命酒飲之曰此去三四里有義士願報之能假十萬緡此後湯火無所憚張傾其囊素與焉留其囊而去五鼓絕蹤跡杳然開囊視之乃冢首也張鐵臂事蓋用其文天目山樵又記

第十三回 蓮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話說婁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兩公子雖係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張鐵臂他做俠客的人斷不失信於我我們卻不可做俗人我們竟辦幾席酒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等他來時開了革囊果然用藥化爲水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人頭會

人頭會三字亦不雅

有何不可三公子聽了到天明吩

咐辦下酒席把牛布衣陳和甫蓮公孫都請到家裏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只說小飲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直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衆位都喫一驚衆客到齊彼此說些閒話等了三四個時辰不見來直等到日中還不見來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別處又有就擱了他革囊現在我家斷無不來之理看看等到下晚總不來了廚下酒席已齊只得請衆客上坐這日天氣甚暖兩公子心裏焦躁此人若竟不來這人頭卻往何處發放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家裏太太聞見不放心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二位老爺沒奈何纔硬著膽開了革囊一看那裏是甚麼人頭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面也值五百文錢兩公子面面相覷不則一聲立刻叫把豬頭擎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喫兩公子悄悄相商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舊出來陪客飲酒心裏正在納悶看門的人進來稟道烏程縣有個差人持了縣裏老爺的帖同蕭山縣來的兩個差人叩見老爺有話面稟

恐怕人頭事發

三公子道這又奇了有甚麼話說留四公子陪著客

自己走到廳上。傳他們進來。那差人進來磕了頭。說道：「本官老爺請安。」隨呈上一張稟子和一角關文。三公子叫取牒來看。見那關文上寫著：「蕭山縣正堂吳爲地棍奸拐事案。據蘭若菴僧慧遠具控。伊徒尼僧心遠。被地棍棍權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潛蹤逃往貴治。爲此移關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蹤何處。擒獲解還敝縣。以便審理。究治。望速望速看過。差人稟道：「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知道。這人在府內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爺把他交與小的。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交與他帶去。休使他知覺。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著。差人應諾出去了。在門房裏坐著。三公子滿心慚愧。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二位一齊來到。看了關文和本縣掣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楊執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蠶蠶入懷解衣去。』他既弄出這樣事來。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此是管樂的經。繪程朱的學問。如今我去向他說。把他交與差人。他自己料理去。南公子沒奈何。楊執中走進書

房。席上一五一十說了權勿用紅著臉道。真是真假是假。我就同他去。怕甚麼。怕你不兩公子走進來不肯改常說了些不平的話。又奉了兩杯別酒。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兩公子送出大門。叫僕人替他拏了行李。打躬而別。那兩個差人見他出了婁府。兩公子已經進府。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來時一條鏈子。去時一條。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覺得意興稍減。吩咐看門的。但有人相訪。且回他到京去了。自此閉門整理家務。不多幾日。蘧公孫來辭說。蘧太守有病。要回嘉興去。侍疾兩公子聽見。便同公孫去候姑丈。及到嘉興。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看來是個不起之病。公孫傳著太守之命。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兩公子寫信來家。打發婢子去說。魯夫人不肯。小姐明於大義。和母親說了。要去侍疾。此熱精八。股之功。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只有雙紅一個丫頭。做了贈嫁。清堤叫兩隻大船。全副粧奩。都搬在船上。來到嘉興。蘧太守已去世。公孫承重。魯小姐上侍婦。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條。熱精八。股之功。親戚無不稱羨。婁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也。回湖州去了。公孫居喪三載。因看

見兩個表叔半世豪舉落得一場掃興因把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詩話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闋之後魯小姐頭胎生的個小兒子已有四歲小姐每日拘著他在房裏講四書讀文章公孫也在傍指點卻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個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未必如此只到馬二無奈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個做詩的名士不來親近他公孫覺得沒趣那日打從街上走過見一個新書店裏貼著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寫這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公孫心裏想道原來是個選家何不來拜他一拜到底好急到家換了衣服寫個同學教弟的帖子來到書坊問道這裏是馬先生下處麼店裏人道馬先生在樓上因喊一聲道馬二先生有客來拜樓上應道來了如聞其聲於是走下樓來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身長八尺形容甚偉頭帶方巾身穿藍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幾根鬍子相見作揖讓坐如見其人馬二先生看了帖子說道尊名向在詩上見過久仰久仰公孫道先生來

操選政乃文章山斗小弟仰慕音謁已遲店裏捧出茶來喫了公孫又道先生便是處州學想是高補過的馬二先生道小弟補廩二十四年蒙歷任宗師的青目共考過六七個案首只是科場不利不勝慚愧公孫道遇合有時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說了一會公孫告別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明日就來回拜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馬二先生明日來拜他是個舉業當行要備個飯留他小姐欣然備下魯小姐聞之喜可知也次早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寫了回帖來到蘧府公孫迎接進來說道我兩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賜顧寬坐一坐小弟備個家常飯休嫌輕慢馬二先生聽罷欣然不敢請耳同所願也公孫問道尊選墨程是那一種文章為主馬二先生道文章總以理法爲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之於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是真語者實語者公孫道這是做文章了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馬二先生道也是

不可帶一點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卽金玉屑又是著得的麼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纔爲有益將來抽選告成送來細細請教說著裏面捧出飯來果是家常餚饌一碗嫩鴨一碗煮雞一尾魚一大碗煨的稀爛的豬肉馬二先生食量頗高舉起箸來向公孫道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這魚且不必動到是肉好鄙意亦以爲然當下喫了四碗飯將一大碗爛肉喫得乾乾淨淨裏面聽見又添出一碗來連湯都喫完了擡開桌子啜茗清談馬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該高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馬二先生道你這就差了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

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原來言寡尤行寡悔孔子不過講講而已一席話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又留他喫了晚飯結爲性命之交相別而去自此日日往來那日在文海樓彼此會著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上寫著歷科墨卷持蓮下面一行刻著處州馬靜純上氏評選蘧公孫笑著向他說道請教先生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與先生同選以附驥尾仍是刻高青馬邱詩話故智馬二先生正色道這個是有個道理的這封面亦非容易

之事就是小弟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虛名之所以不能站者固無此幾所以他們來請難道先生這樣十年考校之虛名也大名還站不得封爵只是你我兩個只可獨站不可合站其中有個緣故蘧公孫道是何緣故馬二先生道這事不過是名利二者小弟一不肯自己壞了名自認做趨利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小弟這數十年虛名豈不都是假的了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先生自想也是這樣算計不解哩說著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一碗燻青菜兩個小菜碟馬二先生道這沒菜的飯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蘧公孫道這個何妨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喫不慣素飯的我這裏帶的有銀子忙取出一塊來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來兩人同喫了公孫別去在家裏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著那小兒子書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責他念到天亮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雙紅這小丫頭在傍遞茶遞水極其小心魯小姐只管兒子的功課不及管丈夫的功課了卻不防小鬼頭春心動他會念詩常

擊些詩來求講公孫也略替他講講因心裏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把與他盛花兒針線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竟大膽走到嘉興把這丫頭拐了去公孫知道大怒報了秀水縣出批文拿了回來兩口子看守在差人家此事自該告知二妻呼問晉爵而突然珠缺交代○宦成小時與央人來求公孫情愿雙紅有約則魯家家政亦平常出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了丫頭的身價求賞與他做老婆公孫斷然不依差人要帶著宦成去回官少不得打一頓板子把丫頭斷了回來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宦成的銀子使完衣服都當盡了那晚在差人家兩口子商議要把這個舊枕箱拏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飯喫雙紅是個丫頭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說道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想是值的銀子多幾十個錢賣了豈不可惜宦成問是蘧老爺的是魯老爺的丫頭道都不是說這官比蘧太爺的官大著多哩我也是聽見姑爺說這是一位王太爺就接蘧太爺南昌的任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寧王相與寧王日

夜要想殺皇帝皇帝先把寧王殺了又要殺這王太爺王太爺走到浙江來不知怎的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走恐怕搜出來就交與姑爺姑爺放在家裏閉著借與我盛些花不曉的我帶了出來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不知是值多少錢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說來似是似不是逼公孫平日之愛此真丫頭口氣然而逼宜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必有別的緣故這箱子能值幾文那差人一脚把門踢開走進來罵道你這倒運鬼放著這樣大財不發還在這裏受廬罪宜成道老爹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你這癡孩子我要傳受了便宜你的狠哩老婆白白送你還可以發幾百銀子財你須要大大的請我將來銀子同我平分我纔和你說宜成道只要有銀子平分是罷了請是請不起的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請老爹差人道賣箱子句還了得就沒戲唱了你沒有錢我借錢與你不但今日晚裏的酒錢從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設了法來總要加倍還我又道我竟在裏面扣除怕你拘到那裏去差人即時掣出二百文買酒買肉同

宜成兩口子喫算是借宜成的記一筆帳在那裏喫著宜成問道老爹說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今日且喫酒明日再說當夜猜三划五喫了半夜把二百文都喫完宜成這奴才喫了個盡醉兩口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差人已是清晨出門去了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告訴他如此這般事還是竟弄破了好還是開弓不射箭大家弄幾個錢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這個事都講破句破了還有個大風如今只是悶著同他講不怕他不拿出錢來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利害也不曉得遇著這樣事還要講破句破你娘的頭罵的這差人又羞又喜慌跑回來見宜成還不會起來說道好快活這一會像兩個狗戀著快起來和你說話宜成慌忙起來出了房門差人道和你到外邊去說話兩人拉著手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差人道你這狀孩子只曉得喫酒喫飯要同女人睡覺放著這樣一注大財不會發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宜成道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點你你卻不要過了廟不下雨說著一個人在門首過叫了差人一聲老爹走過去了作者

最喜斷 差人見那人出神叫宦成坐著自己悄悄尾了
字訣 那人去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白白給他打了一頓
卻是沒有傷賊不得冤待要自己做出傷來官府又會
驗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磚頭鬼神的走上去把
頭一打打了一個大洞那鮮血直流出來那人嚇了一
跳問差人道這是怎的差人道你方纔說沒有傷這不
是傷麼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不怕老爺會驗還不快
去喊冤哩那人到著實感激謝了他把那血用手一抹
塗成一個血臉往縣前喊冤去了宦成站在茶室門口
望聽見這些話又學了一個乖差人回來坐下說道我
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枕箱是那王太爺的王太爺降
了寧王又逃走了是個欽犯這箱子便是個欽賊他家
裏交結欽犯藏著欽賊若還首出來就是殺頭充軍的
罪他還敢怎樣你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如夢方醒說
道老爹我而今就寫呈去首差人道歎兄弟這又沒主
意了你首了命就把他一家殺個精光與你也無益弄
不著他一個錢況你又同他無仇如今只消串出個人
來嚇他一嚇嚇出幾百兩銀子來把丫頭白白送你做

老婆不要身價這事就罷了宦成道多謝老爹費心如
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當下還了茶
錢同走出來差人囑付道這話到家在丫頭跟前不可
露出一字宦成應諾了從此差人借了銀子宦成大酒
大肉且落得快活蘧公孫催著回官差人只騰挪著混
他今日就說明日明日就說後日後日又再遲三五日
公孫急了要寫呈子告差人差人向宦成道這事卻要
動手了因問蘧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宦成道
這卻不知道回去問丫頭丫頭道他在湖州相與的人
多這裏卻不會見我只聽得有個書店裏姓馬的來往
了幾次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差人道這就容易了便
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叛逆的呈子帶在身邊到大
街上一路書店去問問到文海樓一直進去請馬先生
說話馬二先生見是縣裏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樓
坐下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蘧小相
兒相與馬二先生道這是我極好的弟兄惟其是極好
的弟兄故易
於入頭翁你問他怎的差人兩邊一望道這裏沒有外
人麼馬二先生道沒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拿出這張呈

子來與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這件事我們公門裏好修行所以通個信給他早爲料理怎肯壞這個良心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問了備細向差人道這事斷斷破不得既承頭翁好心千萬將呈子捺下他卻不在家到墳上修理去了等他來時商議差人道他今日就要遞這是犯關節的事誰人敢捺馬二先生慌了道這個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你一個子曰行的人怎這樣沒主意自古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只要破些銀子把這枕箱買了回來這事便罷了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意當下鎖了樓門同差人到酒店裏馬二先生做東大盤大碗請差人喫著商議此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通都大邑來了幾位選家僻壤窮鄉出了一尊名士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且聽下回分解

革囊一開使閱者失笑然書中正不乏此等人凡講勢要矜權貴無非帶假而嚇鬼作者正借一張鐵臂引起無數張鐵臂也

看張鐵臂許多做作儼然妙手空空此何異徒習名士腔調而不知其中之烏有也作者殆又爲若輩對

下一針

張鐵臂雖冒作劍俠行徑然畢竟尙能舞劍若紛紛名士腔調并無此一分實際未能與張鐵臂同論也
天目山樵

第十四回

遵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遵公孫贖枕箱差人道這奴才手裏擎一張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銀子少了他怎肯就把這欵贓放出來極少也要二三百兩銀子還要我去擎話嚇他這事弄破了一來與你無益二來欵案官司過司由院一路衙門你都要跟著走你自己算計可有這些閒錢陪著打這樣的惡官司是這樣嚇他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這事總得了我是一片本心地來報信我也只願得無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纔妙你先生請上裁馬二先生搖頭道二三百兩是不能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設法就是他在家裏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那裏一時擎的

許多銀子出來差人道既然沒有銀子他本人又不見
面我們不要就誤他的事把呈子丟還他隨他去鬧罷
了馬二先生道不是這樣說你同他是個淡交我同他
是深交眼睜睜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來這就不成
個朋友了但是要做的來差人道可又來你要做的來
我也要做的來馬二先生道頭翁我和你從長商議實
不相瞞在此選書東家包我幾個月有幾兩銀子束修
我還要留著些用他這一件事勞你去和宦成說我這
裏將就墊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他也只當是拾到的
解了這個冤家罷差人惱了道這個正合著古語瞞天
討價就地還錢我說二三百銀子你就說二三十兩戴
著斗笠親嘴差著一帽子怪不得人說你們詩云子曰
的人難講話這樣看來你好像老鼠尾把上害癩子出
膿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該來惹這婆子口舌說罷站
起身來謝了擾辭別就往外走馬二先生拉住道請坐
再說急怎的我方纔這些話你道我不出本心麼他其
實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風聲把他藏起和你講價
錢況且你們一塊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邊公孫是甚

麼慷慨脚色這宗銀子知道他認不認幾時還我只是
由著他弄出事來後日懊悔遲了總之這個事我也是
個傍人你也是個傍人我如今認些晦氣你也要極力
幫些一個出力一個出錢也算積下一個莫大的陰功
若是我兩人先參差著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夾七夾八不論厚人聲口差人道馬老先生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
是你出是他出你們原是罷襪裹脚靴但須要我効勞
的來老實一句打開板壁講亮話這事一些半些幾十
兩銀子的話橫豎做不來沒有三百也要二百兩銀子
纔有商議我又不要你十兩五兩沒來由把難題目與
你做怎的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心裏著急道
頭翁我的束修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這些時用掉了
幾兩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擠的乾乾淨淨抖
了包只擠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馬二先生真難得少
卿何足爲異惟是馬一釐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
二先生所以不可及到下處去拏與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內聽憑你搜若搜
出一錢銀子來你把我當人就是這個意思你替我
維持去如斷然不能我也就沒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

命差人道先生像你這樣血心爲朋友難道我們當差人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豈可人不留個相與只是這行瘟的奴才頭高不知可說的下去又想一想道我還有個主意又合著古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現今丫頭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這些事料想要不回來不如趁此就寫一張婚書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百兩合著你這九十多不將有二百之數這分明是有名無實的卻塞得住這小厮的嘴這個計較何如馬二先生道這也罷了只要你做得來這一張紙何難我就可以做主當下說定了店裏會了帳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著差人假作去會官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樓馬二先生接到樓上差人道爲這件事不知費了多少唇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說他家值多少就該給他多少落後我急了要帶他回官說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回過老爺把你納在監裏看你到那裏去出首他纔慌了依著我說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現放在樓下店裏先生快寫起婚書來把銀子兌清我再打一個裏帖銷了案打發這奴才走

清秋大路免得又生出枝葉來一番說話看書的決知其假馬二先生自以爲千真萬真然而卻馬二先生道你這賺法甚好婚書已說得乾淨老到經寫下了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差人打開看足足九十二兩把箱子擎上樓來交與馬二先生擎著婚書銀子去了回到家把婚書藏起另外開了一篇細帳借貸喫用衙門使費共開出七十多兩只剩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官成官成嫌少被他一頓罵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著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蓋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了一個老婆又騙了許多銀子不討你一聲知感反問我找銀子來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十板子丫頭便傳蘆家領去叫你喫不了的苦兜著走官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忙收了銀子千恩萬謝領著雙紅往他州外府尋生意去了蘆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問差人催著回官只見馬二先生來候請在書房坐下問了些墳上的事務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蘆公孫初時還含糊馬二先生道長兄你這事還要瞞我麼二句中包你的枕箱現在我下處樓上公孫聽見枕箱臉便飛紅了馬二

先生便把差人怎樣來說我怎樣商議後來怎樣怎樣我把選書的九十幾兩銀子給了他纔買回這個東西來而今幸得平安無事就是我這一項銀子也是爲朋友上一時激於意氣難道就要你還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裏把箱子擎來或是劈開了或是竟燒化了不可再留著惹事公孫聽罷大驚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把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請他坐在書房裏自走進去如此這般把方纔這些話說與乃眷魯小姐又道像這樣的纔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氣有肝胆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也不枉了此之功像我妻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一個個出乖露醜八股若聽見了這樣話豈不羞死婆家表叔卻魯小姐也著實感激備飯留馬二先生喫過叫人跟去將箱子取來毀了次日馬二先生來辭別要往杭州公孫道長兄先生纔得相聚爲甚麼便要去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選書因這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今已選完在此就沒事了公孫道選書已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著早晚請教馬二先生道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況且

杭州各書店裏等著我選考卷還有些未了的事沒奈何只得要去到是先生得閒來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頗可以添文思公孫不能相強要留他辦酒席餞行馬二先生道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說罷去了公孫送了出來到次日公孫封了二兩銀子備了些薰肉小菜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馬二先生上船一直來到斷河頭問文瀚樓的書坊乃是文海樓一家到那裏去住住了幾日沒有甚麼文章選腰裏帶了幾個錢要到西湖上走走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堤中間是金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峯搭到了淨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賣茶的紅炭滿爐士女遊人絡繹不絕真不數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

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著挑鬚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綢單裙子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都是一個大團白臉兩個高顴骨也有許多疤麻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著自己的漢子揹著一把傘手裏擎著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其實馬二先生不會看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著湖沿上接連著幾個酒店掛著透味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著餛飩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此則馬二先生眼晴裏馬心坎裏至今沒齒不忘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喉嚨裏嚙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開壁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處片者處州籍不鮮子得嚼嚼到覺有些滋味喫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著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換衣裳一個脫去元色外套換了一件水靛披風一個脫去天青外套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

從的女客十幾個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個丫鬟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著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佩叮叮噹噹的嚮馬二先生低著頭走了過去不曾仰視可知他不曾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村鄉地方又有以前亦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了一二里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著一走路問道前面可還有好頭的所在馬二先生雖在杭州還書然此番還是第一次遊西湖故全不知路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頑馬二先生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閒隔著一道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裏面的門鎖著馬二先生要進去看管門的問他要了一個錢開了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大樓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一整頭巾理一理寶藍直裰在靴統內拏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著那樓上揚塵舞蹈拜了五拜歷考一等貢生臣馬純上見駕願吾皇萬歲萬歲萬歲拜畢起來定一定神照舊在茶桌子上坐下傍邊有個花園賣茶的人

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廚房卻在外面那熱騰騰的燕窩海參一碗一碗在跟前捧過去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出來過了雷峯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著琉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欄杆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直匾金字上寫勅賜淨慈禪寺山門傍邊一個小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一個大寬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磚纔進二道山門兩邊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錦繡衣服風吹起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馬二先生並不聞著且看著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揀著個肚子穿著一雙厚底破靴橫著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看書的又看女人又看馬二先生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上面一個橫匾金書南屏雨字喫了一碗茶櫃上擺著許多碟子餃餅芝蔴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不論好歹喫了一飽馬二先生也倦了直著脚跑進清波

門到了下處關門睡了因為多走了路在下處睡了天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脚下望著幾十層階級走了上去橫過來又是幾十層的階級馬二先生一氣走上不覺氣喘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茶喫了一碗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伏馬二先生作了個揖逐細把匾聯看了一遍又走進去就像沒有路的一般左邊一個門門上釘著一個匾匾上片石居三個字裏面想也是個花園有些樓閣馬二先生步了進去看見廳檻關著馬二先生在門外望裏張了一張見中間放著一張桌子擺著一座香爐衆人圍著像是請仙的意思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那人磕頭起來傍邊人道請了一個才女來了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一會一個問道可是李清照又一個問道可是蘇若蘭又一個拍手道原來是朱淑貞馬二先生道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若是魯小姐一流人未必不管功名我不如去罷又轉過兩個灣上了幾層階級只見平坦的一條大街左邊

靠著山一路有幾個廟宇右邊一路一開一開的房子都有兩進往後一進窗子大開著空空闊闊一眼隱隱望得見錢塘江那房子也有賣酒的也有賣要貨的也有賣餃兒的也有賣麵的也有賣茶的也有測字算命的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的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馬二先生正走著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喫茶此女人真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到開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見有賣蓑衣餅的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喫了略覺有些意思走上去一個大廟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廟便一直走進去瞻仰了一番過了城隍廟又是一個灣又是一條小街街上酒樓麵店都有還有幾個簇新的書店店裏貼著報單上寫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程墨持運於此發賣馬二先生見了歡喜走進書店坐坐取過一本來看問個價錢又問這書可還行何不云我就是此句後文書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時那裏比得古書馬二先生起身出來因略歇了一歇脚又往上走過這一條街上面無房子了是極高的個山岡一步步走去

到山岡上左邊望著錢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無風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湖雷峯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裏打魚船一個一個如小鴨子浮在水面馬二先生心曠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見一個大廟門前擺著茶桌賣茶馬二先生兩脚酸了且坐喫茶喫著兩邊一望一邊是江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圍著又遙見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馬二先生嘆道真乃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作中庸的人亦曾遊過西湖喫了兩碗茶肚裏正餓思量要回去路上喫飯恰好一個鄉里人捧著許多盞麵薄餅來賣又一盞煮熟的牛肉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喫喫得飽了自思趁著飽再上去走上一箭多路只見左邊一條小徑荒榛蔓草兩邊擁塞馬二先生照著這條路走去見那玲瓏怪石千奇萬狀鑽進一個石罅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詠馬二先生也不看他過了一個小石橋照著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廟又有一座石橋甚不好走馬二先生攀藤附葛

走過橋去見是個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額寫著丁仙之祠馬二先生走進去見中間塑一個仙人左邊一個仙鶴右邊豎著一座二十個字的碑馬二先生見有籤筒思量我困在此處何不求個籤問問吉凶正要上前展拜只聽得背後一人道若要發財何不問我馬二先生回頭一看見祠門口立著一個人身長八尺頭戴方巾身穿繭紬直裰左手自理著腰裏絲絛右手拄著龍頭拐杖一部大白鬚直垂過臍飄飄有神仙之表只因遇著這個人有分教慷慨仗義銀錢去而復來廣結交遊人物久而愈盛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馬二先生讚嘆風景只道得中庸數語其胸中僅容得高頭講章一部可知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後面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馬二先生回頭一看那人像個神仙慌忙上前施禮道學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與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學生姓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

識君先生既遇著老夫不必求籤了且同到敝寓談談仙人馬二先生道尊寓在那裏那人指道就在此處不遠當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走出了仙祠卻是一條平坦大路一塊石頭也沒有未及一刻功夫已到了伍相國廟門口馬二先生心中疑惑原來有這近路我方纔走錯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知來到廟門口那人道這便是敝寓請進去坐那知這伍相國殿後有極大的地方又有花園園裏有五間大樓四面窗子望江望湖那人就住在這樓上邀馬二先生上樓施禮坐下那人四個長隨仙人齊齊整整都穿著綉緞衣服每人脚下一雙新靴上來小心獻茶那人吩咐備飯一齊應諾下去了馬二先生舉眼一看樓中閒挂著一張匹紙上寫冰盤大的二十八個大字一首絕句詩道南渡年來此地遊而今不比舊風流湖光山色渾無恙揮手清吟過十洲後面一行寫天台洪憨仙題馬二先生看過綱鑑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還在一定是個神仙無疑因問道這佳作是老先生的人那道憨仙便是賤號偶爾遣

與之作頗不足觀先生若愛看詩句前時在此有同撫臺藩臺及諸位當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取來請教便拏出一個手卷來南渡時撫臺藩臺宋史所載馬二先生放開一看都是各當事的親筆一遞一首都是七言律詩詠的都是西湖上的景致圖書新鮮著實贊了一回遞過收去捧上飯來一大盤稀爛的羊肉一盤糟鴨一大碗火腿蝦圓雜膾又是一碗清湯雖是便飯卻也這般熱鬧馬二先生前日喉嚨裏的津唾如今消化了馬二先生腹中尚飽因不好辜負了仙人的意思又儘力的喫了一餐牛肉麵撤下傢伙去洪懋仙道先生久享大名書坊敦請不歇今日因其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馬二先生道不瞞老先生說晚學今年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送了幾十金卻爲一個朋友的事墊用去了如今來到此處雖住在書坊裏卻沒有甚麼文章選寓處盤費已盡心裏納悶故而出來閒走要在這仙祠裏求個籤問問可有發財機會誰想遇著老先生已經說破晚生心事這籤也不必求了洪懋仙道發財也不難但大財須緩一步目今權且發個小財好麼馬二先生道只要發財那

論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洪懋仙沈吟了一會說道也罷我如今將些須物件送與先生你拿到下處去試一試如果有效驗再來問我取如不相干別作商議因走進房內牀頭邊摸出一個包子來打開裏面有幾塊黑煤遞與馬二先生道你將這東西拏到下處燒起一爐火來取個罐子把他頓在上面看成些甚麼東西再來和我說馬二先生接著別了懋仙回到下處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把罐子頓上那火支支的響了一陣取罐傾了出來竟是一錠細絲紋銀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連傾了六七罐倒出六七錠大紋銀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當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錢店裏去看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隨即換了幾千錢拏回下處來馬二先生把錢收了趕到洪懋仙下處來謝懋仙已迎出門來道昨晚之事如何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這般告訴懋仙傾出多少紋銀懋仙道早哩我這裏還有些先生再拏去試試又取出一個包子來比前有三四倍送與馬二先生又留著喫過飯別了回來馬二先生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每日燒爐

傾銀子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上戲子一秤足有八九十兩重與嘉興堂款馬二先生歡喜無限一包一包收在那裏一日慇仙來請說話馬二先生走來慇仙道先生你是處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桑梓今日有個客來拜我我認作中表弟兄與神仙做中表弟兄何幸如之將來自有一番交際斷不可誤馬二先生道請問這位尊客是誰慇仙道便是這城裏胡尚書家三公子名縝字密之尚書公遺下宦囊不少這位公子卻有錢辦思量多益善要學我這燒銀之法眼下可以掣出萬金來以為爐火藥物之費但此事須一居閒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況在書坊操選是有蹤跡可尋的人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會過訂了此事到七四十九日之後成了銀母凡一切銅錫之物點著即成黃金豈止數十百萬我是用他不著那時告別還山先生得這銀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有甚麼不信譚軍李全舉遇道人通爐火事求一鐵鼎容五六既請開視黃金翻然三倍之三日之內添換有徵一日道人來藥爐如舊視之不見其金矣亦見廣記引桂死叢坐在下處等了胡三公子來三公子同慇仙施禮

便請問馬二先生貴鄉貴姓慇仙道這是舍表弟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三科墨程的便是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禮坐下三公子舉眼一看見慇仙人物軒昂行李華麗四個長隨輪流獻茶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感歡喜放心之極坐了一會去了次日慇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府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選的墨卷三公子留著談了半日回到下處頃刻胡家管家來下請帖兩副一副寫洪太爺一副寫馬老爺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卮小集候教胡縝拜訂持帖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太爺席在西湖花港御書樓旁園子裏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慇仙收下帖子次日兩人坐轎來到花港園門大開胡三公子先在那裏等候兩席酒一本戲喫了一日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獨自一個看著別人喫酒席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當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昨日今朝馬二先生用了一飽胡三公子約定三五日再請到家寫立合同央馬二先生居間仙人要凡然後打掃家裏花園以為丹室先兌出一萬銀子託慇仙修製藥物請到丹室內住下三

人說定到晚席散馬二先生坐轎竟回文瀾樓一連四天不見惹仙有人來請便走去看他一進了門見那幾個長隨不勝慌張問其所以惹仙病倒了仙人症候甚重醫生說脈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藥馬二先生大驚急上樓進房內去看已是淹淹一息頭也擡不起來馬二先生心好就在這裏相伴晚間也不回去挨過兩日多那惹仙壽數已盡氣斷身亡仙壽已終○那四個人慌了手脚寓處擄一擔只得四五件綢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其餘一無所有幾個箱子都是空的這幾個人也並非長隨是一個兒子兩個姪兒一個女婿這時都說出來馬二先生聽在肚裏替他著急此時棺材也不夠買馬二先生有良心趕著下處去取了十兩銀子來與他們料理兒子守著哭泣姪子上街買棺材女婿無事同馬二先生到開壁茶館裏談談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個活神仙如今是死今年活了三百多歲怎麼忽然又死起來女婿道笑話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那裏有甚麼三百歲想著他老人家也就是個不守本分慣弄玄虛尋了錢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這一個

收場不瞞老先生說我們都是買賣人丟著生意同他做這虛頭事他而今直脚去了累我們討飯回鄉那裏說起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牀頭開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燒起爐來一傾就是紋銀女婿道那裏是甚麼黑煤那就是銀子用煤煤黑的一下了爐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那原是個做出來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沒的用了馬二先生這還有一說他若不是神仙怎的在丁仙祠初見我的時候並不會認得我就知我姓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來纔知扶乩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書店問你尊姓你說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他聽了知道的世間那裏來的神仙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騙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時運高不得上算又想到他虧負了我甚麼我到底該感激他當下回來候著他裝殮算還廟裏房錢叫脚子擡到清波門外厝著馬二先生備個性醴紙錢送到厝所看著用磚砌好了剩的銀子那四個人做盤程謝別去了馬二先生送殯回來依舊到城隍山喫茶忽見茶室傍邊添了一張小桌子一個少年坐著拆

字那少年雖則瘦小卻還有些精神卻又古怪面前擺著字盤筆硯手裏卻擎著一本書看馬二先生心裏詫異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來就是他新選的三科墨程持運在此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檯上坐下那少年丟下文章問道可是要測字的馬二先生道我走了倒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請坐我去取茶來即向茶室裏開了一碗茶送在馬二先生跟前陪著坐下馬二先生見他乖覺問道長兄你貴姓可就是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見他戴著方巾知道是學裏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温州府樂清縣住馬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身穿一件單布衣服甚是藍縷因說道長兄你離家數百里來省做這件道路這事是尋不出大錢來的連餬口也不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這般勤學想也是個讀書人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曾娶過妻子家裏父母俱存自小也上過幾年學因家寒無力讀不書成去年跟著一個賣柴的客人來省城在柴行裏記帳不想客人消化了本錢不得回家我就流落在此前日一個家鄉人

來說我父親在家有病于今不知個存亡是這般苦楚說著那眼淚如豆子大掉了下來馬二先生著實惻然我亦爲之惻然說道你且不要傷心你尊諱尊字是甚麼那少年收淚道晚生叫匡迴號超人還不曾請問先生仙鄉貴姓馬二先生道這不必問你方纔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匡超人聽了這話慌忙作揖磕下頭去說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識泰山馬二先生忙還了禮說道快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這測字到晚也有限了長兄何不收了同我到下處談談匡超人道這個最好先生請坐等我把東西收了當下將筆硯紙盤收了做一包包著同桌檯寄在對門廟裏跟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開了房門坐下馬二先生問道長兄你此時心裏可還想著讀書上進還想著家去看看尊公麼匡超人見問這話又落下淚來道先生我現今衣食缺少還拏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爲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不如早尋一個死處子馬二先生勸道快不要如此只你一點孝思就是天地也

感格的動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飯與你喫當下留他喫了晚飯又問道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須得多少盤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裏還講多少只這幾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難道還想坐山轎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飯食少兩餐也罷我只要到父親跟前死也瞑目真正馬二先生道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這裏住一夜慢慢商量到晚馬二先生又問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章可曾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的馬二先生笑著向他說我如今大膽出個題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筆下可望得進學這個使得麼匡超人道正要請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馬二先生道說那裏話我出一題你明日做說罷出了題送他在那邊睡次日馬二先生纔起來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送了過來馬二先生喜道又勤學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氣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將文章按在桌上拏筆點著從頭至尾講了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法與他他作揖謝了要去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終不是個長策我送你盤費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資助只借

出一兩銀子就好了馬二先生道不然你這一到家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纔得有功夫讀書我這裏竟拏十兩銀子與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好馬二先生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又尋了一件舊棉襖一雙鞋都遞與他道這銀子你拏家去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迥何以爲報意欲拜爲盟兄將來諸事還求照顧只是大膽不知長兄可肯容納馬二先生大喜當下受了他兩拜又同他拜了兩拜結爲兄弟匡超人此時只二十二歲馬二先生此番恩德自當拜以爲師何徒曰盟兄而已他日爲人不終即基於此難在馬二先生毫無德色不以爲意留他在樓上收拾菜蔬替他餞行喫著向他說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爲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纔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

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此是馬二先生真稱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牀上沒有東西喫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言雖可笑其意卻可感這便是曾子的養志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得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年少英敏可細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宦途相見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篇文章塞在他棉襖裏捲著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拏去讀下匡超人依依不捨又急於要家去看父親只得洒淚告辭馬二先生攜著手同他到城隍山舊下處取了鋪蓋又送他出清波門一直送到江船上看著上了船馬二先生辭別進城去了馬二先生十分真誠匡超人過了錢塘江要搭溫州的船看見一隻船正走著他就問可帶人麼船家道我們是撫院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不帶人的匡超人背著行李正待走船窗裏一個白鬚老

者道駕長單身客人帶著也罷了添著你買酒喫雖是衙門中人卻船家道既然老爹吩咐客人你上來罷把船撐到岸邊讓他下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爹作了揖看見船裏三個人中間鄭老爹坐著他兒子坐在旁邊這邊坐著一外府的客人鄭老爹還了禮叫他坐下匡超人爲人乖巧在船上不拏強拏不動強動一口一聲只叫老爹那鄭老爹甚是歡喜有飯叫他同喫飯後行船無事鄭老爹說起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可知公門中亦有好人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個都是秀才兩個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在家打吵吵的父親急了出首到官他兩弟兄在府縣都用了錢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把這事銷了案虧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好老師倒詳了我們大人衙門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溫州提這一千人犯去那客人道這一提了來審實府縣的老爺不都有礙鄭老爹道審出真情一總都是要參的匡超人聽見這話自心裏歎息有錢的不孝父母像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過了兩日上岸起早謝了鄭老爹鄭老爹飯

錢一個也不問他要他又謝了一路曉行夜宿來到自己村莊望見家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敦倫修行終受當事之知實至名歸反作終身之玷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馬二先生以一窮酸而能作慷慨丈夫事卻取償於洪憨仙作者於此點醒世人不少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看見道小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著極厚的棉襖方纔放心讀此而不下淚者無人心者也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瘡疙指與我看我替你拿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著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

了官我笑著說我一個莊農人家那有官做傍一個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卻也做了官卻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就把這句話哭著吆喝醒了把你爹也嚇醒了你爹問我一五一十把這夢告訴了你爹你爹說我心想癡了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得而今睡在房裏外邊說著話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爹兒子回來了上前磕了頭太公叫他坐在牀沿上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自你去後你三房裏叔子就想著我這個屋我心裏算計也要賣給他除另尋屋再剩幾兩房價等你回來做個小本生意傍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你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個毒串出上手業主掣原價來贖我的活寫出惡人情形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

他倚恃尊長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我說就是賣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他一個錢不認只要原價回贖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他竟拏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爲著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著兩的話我著了這口氣回來就病倒了自從我病倒日用益發艱難你哥聽著人說受了原價寫過吐退與他那銀子零星收來都花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喫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掙自喫也只得由他而今每早挑著擔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裏終日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閒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顧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閒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著一場兩場的哭匡超人道爹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虧遇著一個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做起個小生意尋些柴米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母親走進來叫他喫飯他跟了走進廚房替嫂子作揖

嫂子倒茶與他喫喫罷又喫了飯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著晚上與太公喫買了回來恰好他哥哥挑著擔子進門他向哥哥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哥愁著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三不著兩的他爹說他道三不著兩他說現今人家催房子挨著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疼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著他些說罷把擔子挑到房裏去寫匡大真匡超人等菜爛了和飯拏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著太公因兒子回家心裏歡喜又有些葷菜當晚那菜和飯也喫了許多剩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喫了晚飯太公看著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纔扶了睡下此時匡家幾於乘谷回春匡超人將被單拏來在太公脚跟頭睡次日清早起來拏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豬養在圈裏又買了斗把豆子先把豬肩出一個來殺了盪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又把豆子磨了一箱豆腐也都賣了錢匡二乖巧卻又偏能太公跟前坐著見太公煩悶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

及賣的各樣的喫食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細說與太公聽太公聽了也好笑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進來正要替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況每日要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人胃氣太公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是沒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個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拏進去放在牀面前就端了一條板櫬放在瓦盆外邊自己扒上牀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櫬上屁股緊對著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著肩上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能如手作者讓者恐皆退避不違把太公兩腿扶上牀仍舊直過來又出的暢快被窩裏又沒有臭氣他把板櫬端開瓦盆拏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著到晚又扶太公坐起來喫了晚飯坐一會伏侍太公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個大鐵燈盞裝滿了油坐在太公傍邊拏出文章來念了不知太公聽心花開否太公睡不著夜裏要吐痰喫茶一

直到四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跟前太公夜裏要出恭從前沒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兒子在傍伺候夜裏要出就出晚飯也放心多喫幾口匡超人每夜四更纔睡只睡一個更頭便要起來殺豬磨豆腐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帶了一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裏煮著又買了一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爹罷開口就匡超人不肯把雞先盛了一碗送與父母剩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喫著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匡超人丟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厚敦敦的棉襖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會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事忙還不會來看得阿叔就請坐下喫杯便酒罷阿叔坐下喫了幾杯酒便提到出房子的話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著弟兄兩人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沒錢典房子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把房子讓阿叔只是而今我父親病著人家說病人移了牀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著急請先生替父親醫若是父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

父親是長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只管占著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住的也不安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又婉委又爽快到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個自家人不是我只管要來催因爲要一總拆了修理既是你恁說再就攔些日子罷匡超人道多謝阿叔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那阿叔應諾了要去他哥道阿叔再喫一杯酒阿叔道我不喫了便辭了過去自此以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又燥不到日中就賣完了把錢掣來家伴著父親算計那日賺的錢多便在集上買個雞鴨或是魚來家與父親喫飯因太公是個痰症不十分宜喫大葷所以要買這些東西或是豬腰子或是豬肚子倒也不斷醫藥是不消說太公日子過得稱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頭上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到是匡超人說父親的病纔好些索性等再好幾分扶著起來走得再搬家也不遲那邊人來催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

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親念文章辛苦已極中上得閒還溜到門首同鄰居們下象棋那日正是早飯過後他看著太公喫了飯出門無事正和一個本家放牛的在打稻場上將一個稻籮翻過來做了桌子放著一個象棋盤對著只是要引出潘老爹來起下文耳卻毫無痕跡使只見一個白鬚老者背剪著手來看看了半日在傍邊說道啞老兄這一盤輸了匡超人擡頭一看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保正潘老爹因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作了個揖潘保正道我道是誰方纔幾乎不認得了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你從前年出門是幾時回來的你老爹病在家裏匡超人道不瞞老爹說我來家已是半年了因爲無事不敢來上門上戶驚動老爹我家父病在牀上近來也略覺好些多謝老爹記念請老爹到舍下奉茶潘保正道不消取擾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又擎他的手來細細看了說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你這骨格是個貴相將來只到二十七八歲就交上好的運氣妻財子祿都是有的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不日就

有個貴人星照命又把耳朵邊措著看看道卻也還有個虛驚不大礙事

有此一筆下

文不至突出此後運氣一年好似一

年哩匡超人道老爹我做這小生意只望著不折了本每日尋得幾個錢養活父母便謝天地菩薩了那裏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潘保正搖手道不相干這樣事那裏是你做的說罷各自散了三房裏催出房子一日緊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過只得同他硬撐了幾句那裏急了發狠說過三日再不出叫人來摘門下瓦匡超人心裏著急又不肯向父親說出過了三日天色晚了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來太公睡下他把那鐵燈盞點在榜邊念文章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有幾十人聲一齊吆喝起來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

我亦以爲然

頃刻幾百人聲一齊喊起一派紅光把窗紙照得通紅他叫一聲不好了忙開出去看原來是

本村失火

謂之代三房裏催出房可

一家人一齊跑

出來說道不好了快些搬他哥睡的夢夢銃銃扒了出來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擔子擔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芝蔴糖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簫打的叮噹

女人戴的錫簪子搗著了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纔一總捧起

人家急得落魄他偏

要替匡大細細寫帳那火頭已是望見有丈

把高一一個一個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嫂子搶了一包被褥衣裳鞋脚抱著哭哭啼啼反往後走走老奶奶嚇得兩脚軟了一步也挪不動那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兩邊喊聲大震

高火勢從三國水滸

來卻無一語踏襲匡超人想別的不打緊忙進房去搶了一牀被在手內從牀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肩上把兩隻手摟得緊緊的且不顧母親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著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子指與他門外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纔得出門那時火已到門口幾乎沒有出路

百忙裏有主意匡

二此時亦未易才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來了且在空地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蓋好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尋他哥時已不知嚇的躲在那裏去了那火轟轟烈烈輝輝拍拍一派紅光如金龍亂舞鄰間失火又不知救法水次又遠足燒了半夜方纔漸漸熄了稻場上都是煙煤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匡超人沒

奈何無處存身望見莊南頭大路上一個和尚庵且把太公背到庵裏叫嫂子扶著母親一步一挨挨到庵門口和尚出來問了不肯收留說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再蓋兩進屋也住不下況且你又有個病人那裏方便呢惡禿然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潘保正潘老爹是保正固非硬伏在此作教星○原說有虛驚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如此這般說了回祿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來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內可憐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的話和尚不肯說了一遍潘保正道師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此孝子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承上看將來一定發達的和尙勢利必相來須以發達動他你出家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權借一間屋與他住兩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錢我送與你和尙聽見保正老爹吩咐不敢違拗纔請他一家進去讓出一間房子來匡超人把太公背進巷去睡下潘保正進來問候太公公謝了保正和尚燒了一壺茶來與衆位喫保正回家去了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壓驚直到下

午他哥纔尋了來反怪兄弟不幫他搶東西真是匡超人見不是事託保正就在巷傍大路口替他租了半間房屋搬去住下幸得那晚原不曾睡下本錢還帶在身邊依舊殺豬磨豆腐過日子晚閒點燈念文章太公卻因著了這一嚇病更添得重了匡超人雖是憂愁讀書卻還不歇那日讀到二更多天正讀得高興忽聽窗外鑼響許多火把窗外鑼響許多火把人簇擁著一乘官轎過去後面馬蹄一片聲音自然是本縣知縣過他也不會住聲由著他過去了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心中嘆息這樣鄉村地面夜深時分還有人苦功讀書實爲可敬只不知這人是秀才是董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當下傳了潘保正來問道莊南頭廟門傍那一家夜裏念文章的是個甚麼人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這般被火燒了租在這裏住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個兒子匡迴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個秀才也不是個童生只是個小本生意人只是個小本生意人正是打動知縣聽罷慘然吩咐道我這裏發一個帖子你明日拿出去致意這匡迴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現

今考試在即叫他報名來應考。如果文章會做，我提拔他。保正領命下來，次日清早知縣進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了回來，飛跑走到匡家，敲開了門，說道：「恭喜匡超人，問道何事？」保正帽子裏取出一個單帖來，遞與他。上寫：「侍生李本瑛拜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嚇了一跳，忙問老爹這帖是拜那個的？」保正悉把如此這般老爺在你這裏過聽見，你念文章傳我去問我，我就說你如此窮苦，如何行孝都稟明了老爺，老爺發這帖子與你說，不日考校，叫你去應考，是要擡舉你的意思。我前日說你氣色好，主有個貴人星照命，今日何如？」匡超人喜從天降，一嚇一喜，後半許多勢利根苗從此而生，捧了這個帖子去，向父親說了。太公也歡喜到，晚他哥回來，看見帖子，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他哥不肯信，過了幾天，時縣裏果然出告示，考童生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考過了，發出團案來，取了覆試匡超人，又買卷伺候，知縣坐了堂頭，一個點名就是他。知縣叫住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歲。」知縣道：「你文字是會做的？」這回覆試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顧你。」匡超人磕頭謝了。

領卷下去覆試，過兩次出了長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報到鄉裏去，匡超人擎手本上來謝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問其家裏這些苦楚，便封出二兩銀子來，送他道：「這是我分俸些，須你擎去奉養父母到家，並發奮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時候，你再來見我，我還資助你的盤費。」匡超人謝了出來，回家把銀子擎與父親，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太公著實感激，捧著銀子在枕上望空磕頭謝了本縣老爺。此時他哥纔信了，鄉下眼界淺見，匡超人取了案首，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也就在莊上大家約著，送過賀分到他家來。太公吩咐借閒壁菴裏請了一天酒。這時殘冬已過，開印後宗師按臨溫州，匡超人去叩辭，知縣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他到府考過，接著院考，考了出來，恰好知縣上轎門兒，學道在學道前下了一跪，說卑職這取的案首匡迴，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學道道士先器識而後辭章，果然內行克敦，文辭都是末藝，但昨看匡迴的文字理法，雖略有未清才氣，是極好的。貴縣請回領教，便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婚姻締就孝

便衰於二親科第取來心只繫乎兩榜未知匡超人這一考得進學否且聽下回分解

寫匡超人孺慕之誠出於至性及纔歷仕途便爾停妻再娶勢使然耶抑亦達官道畜生道固同此一輪回也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尿屎仍舊在牀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此時匡二每日憶著否眼淚汪汪望著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第二個去了這些時總回來不知他可有福氣掙著進一個學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說著又哭了老奶奶勸了一回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我以爲一個兇神的人趕著他大兒子打來說在集上趕集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著眼向那人亂叫那人把匡大擔子奪了下來那些零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芝蔴糖豆腐乾豆腐皮泥人小孩吹的簫打的叮噹女人戴的錫簪匡大要拉他見官口裏說道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

二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草鞋四相公尚未回家草鞋三相公已自揚威耀武了可見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勢利齷心物無靈快不要如此我是個良善人家從不會同人口舌經官動府況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說不要吵鬧帶累我不安他那裏肯聽氣狠狠的又出去吵鬧吵的鄰居都來圍著看也有拉的也有勸的正鬧著潘保正走了來把那人說了幾聲那人嘴纔軟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擔子裏掙回家去哩匡大一頭罵著一頭拾東西只見大路上兩個人手裏擎著紅紙帖子走來問道這裏有一個姓匡的麼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說道好了匡二相公恭喜進了學了便道匡大哥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匡大東西纔拾完在擔子裏挑起擔子領兩個門斗來家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門斗進了門見匡太公睡在牀上道了恭喜把報帖升貼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相公匡諱迴蒙提學御使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聯科及第本學公報太公歡喜叫老奶奶燒起茶來把匡大擔子裏的糖和豆腐乾裝了兩盤又煮了十來

個雞子請門斗喫著潘保正又拿了十來個雞子來賀喜一總煮了出來留著潘老爹陪門斗喫飯罷罷太公祭出二百文來做報錢門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貧之人又遭了回祿小兒的事勞二位來這些須當甚麼權爲一茶之敬潘老爹又說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門斗去了直到四五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纔回家來穿著衣巾拜見父母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此時只拜了哥哥他哥見他中了個相公比從前更加親熱些本欲寫匡二勢利卻先寫他哥勢利正是題前烘襯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擇個日子賀學又借在巷裏擺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十多吊錢宰了兩個豬和些雞鴨之類喫了兩三日酒和尚也來奉承匡超人同太公商議不磨豆腐了把這剩下来的十幾吊錢把與他哥又租了兩間屋開個小雜貨店嫂子也接了回來也不分兩處喫了每日尋的錢作家裏盤纏忙過幾日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留著喫了酒飯叫他拜做老師事畢回家學裏那兩個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他請了潘老爹來陪門斗說學裏老爺要傳匡相公去見

還要進見之禮匡超人惱了道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麼有甚麼進見之禮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這樣說了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是你拜的老師這是私情這學裏老師是朝廷制下的專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要認的怎麼不去見你是個寒士進見禮也不好爭每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當下約定日子先打發門斗回去到那日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太公又吩咐買了牲醴到墳上去拜奠秀才想不著也那日上墳回來太公覺得身體大不爽利從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喫了藥也再不得見效飲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喫了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議把自己向日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事店裏照舊不動當下買了一具棺木做了許多布衣合著太公的頭做了一頂方巾秀才亦可預備停當太公淹淹在牀一日昏曠的狠一日又覺得明白些那日太公自知不濟叫兩個兒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這一個病犯得拙了眼見得望天的日子遠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個無用的人一塊土也不會丟給你們兩閒

房子都沒有了第二的僥倖進了一個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這德行是要緊的此等見識秀才胸中絕無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極是難得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攀高結貴真知子莫若父你哥是個混帳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同本事我的一樣纔是兄弟兩個哭著聽了太公瞑目而逝合家大哭起來匡超人呼天搶地一面安排裝殮因房屋褊窄停放過了頭七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滿莊的人都來弔孝送喪兩弟兄謝過了客匡大照常開店匡超人逢七便去上墳哭奠那一日正從墳上奠了回來天色已黑剛纔到家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二相公你可知縣裏老爺壞了今日委了溫州府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城去看看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進城去看纔走進城那曉得百姓要留這官嗎籬罷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鬧成一

片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家再聽消息第三日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要拏爲首的人又過了三四日看他全不爲意匡超人從墳上回家潘保正道不好禍事到了匡超人道甚麼禍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說當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來百姓散了上司叫這官密訪爲頭的人已經拏了幾個衙門裏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報了說老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爲頭要保留是那裏冤枉的事官場事往往如今上面還要密訪但這事那裏定得他若訪出是實恐怕就有人下來拏依我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沒有官事就能若有我替你維持匡超人驚得手慌脚忙說道這是那裏晦氣多承老爹相愛說信與我只是我而今那裏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裏想那處熟就往那處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卻不會有甚相與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寫一個字與你帶去我有個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爺自是潘保正好心誰知卻送他到羅利鬼國現在布政司裏充吏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你去尋著了他凡事叫他照應他是個極慷慨的

人不得錯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我今晚就走纔好當下潘老爹一頭寫書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灑淚拜別母親也不要了。拴束行李藏了書子出門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幾天早路到温州搭船那日沒有便船只得到店權宿走進飯店裏面點著燈先有一個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稀的幾根鬍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個近視眼不會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客拱一拱手那人纔立起身來還禮青絹直身瓦楞帽子像個生意人模樣兩人敘禮坐下匡超人問道客人貴鄉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因有個小舖在省城如今要往舖裏去因無便船權在此住一夜看見匡超人戴著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貴處那裏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敝處樂清也是要往省城沒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們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次日早去上船兩人同包了一個頭艙上船放下行李那

景客人就拿出一本書來看真是手不釋卷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偷眼望那書上圈子花花碌碌是些甚麼詩詞之類到上午同喫了飯又拏出書來看看一會又閒坐著喫茶匡超人問道昨晚請教老客說有店在省城卻開的是甚麼寶店景客人道是頭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卻看這書做甚麼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講八股的不瞞你匡先生說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們唱和因在船內開了一個箱子取出幾十個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道這就是拙作正要請教匡超人自覺失言心裏慚愧接過詩來雖然不知假做看完了瞎贊一回景蘭江又問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學臺匡超人道就是現在新任宗師景蘭江道新學臺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不特匡超人聞所未聞連讀者亦聞所未聞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嘉興蘧太守公孫駝夫還有婁中堂兩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們文字至交

看了十七回書始知景蘭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江先生曾與此諸公聯句神交不會會面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便問道杭城文瀚樓選書的馬二先生諱叫做靜的先生想也相與景蘭江道那是做時文的朋友雖也認得不算相與不瞞先生說我們杭城名壇中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卻是有幾個同調的人將來到省可以同先生相會匡超人聽罷不勝駭然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蘭江站在船頭上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手裏搖著一把白紙詩扇扇柄上拴著一個方象牙圖書後面跟著一個人背了一個藥箱那先生下了轎正要進那人家去景蘭江喊道趙雪兄久違了那裏去那趙先生回過頭來叫一聲哎呀原來是老弟幾時來的景蘭江道纔到這裏行李還不會上岸因回頭望著船裏道匡先生請出來這是最相好的趙雪齋先生請過來會會匡超人出來同他上了岸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當下三人同作了揖同進茶室趙先生問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位是樂清匡先生

同我一船來的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泡了三碗茶來趙先生道老弟你爲甚麼就去了這些時叫我終日盼望景蘭江道正是爲些俗事纏著這些時可有詩會麼趙先生道怎麼沒有前月中潯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這裏住了一日還約我們到他船上拈題分韻著實擾了他一天御史苟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丟著秋風不打日日邀我們到他下處做詩這些人都問你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徵輓詩送了十幾個斗方在我那裏不特匡超人問之以爲別有一天即讀者至此亦以爲別有一天我打發不清你來得正好分兩張去做說著喫了茶問這位匡先生想也在庠是那位學臺手裏恭喜的景蘭江道就是現任學臺趙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兒同案喫完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景蘭江問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發到那裏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攏文瀚樓景蘭江道也罷你攏那裏去我且到店裏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先生閒著到我店裏來談說罷叫人挑了行李去了匡超人背著行李走到文瀚樓問馬

二先生已是回處州去了文翰樓主人認的他留在樓上住次日拏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爺進了門家人回道三爺不在家前幾日奉差到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幾時回家家人道纔去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匡超人只得回來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景蘭江不在店內問左右店鄰店隣說道景大先生麼這樣好天氣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尋花問柳做西湖上的詩絕好的詩題他怎肯在店裏坐著與楊執中看打魚遙遙相對匡超人見問不著只得轉身又走走過兩條街遠遠望見景先生同著兩個戴方巾的走匡超人相見作揖景蘭江指著那一個麻子道這位是支劍峯先生指著那一個鬍子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們詩會中領袖景先生近視支先生麻子浦先生鬍子可謂諸惡畢集那二人問此位先生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纔在寶店奉拜先生恰值公出此時往那裏去景先生道無事閒遊又道良朋相遇豈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飲三杯那兩位道最好當下拉了匡超人同進一個酒店揀一副坐頭坐下酒保來問要甚麼

菜景蘭江叫了一賣一錢二分銀子的雜脰兩碟小喫那小喫一樣是炒肉皮一樣是黃豆芽拏上酒來支劍峯問道今日何以不去訪雪兄浦墨卿道他家今日讌一位出奇的客支劍峯道客罷了有甚麼出奇浦墨卿道出奇的緊哩你滿飲一杯我把這段公案告訴你聽當下支劍峯斟上酒二位也陪著喫了浦墨卿道這位客姓黃是戊辰的進士而今選了我這寧波府鄞縣知縣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進京去否念楊執中卻同趙爺相好因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趙爺那日不在家不會會景蘭江道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會不著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日趙爺去回拜會著彼此敘談起來你道奇也不奇衆人道有甚麼奇處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衆人一齊道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五十九歲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兩個老夫妻齊眉只卻是個布衣黃公中了一個進士做任知縣卻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支劍峯道這果然奇同一個年

月日時一個是這般境界一個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見五皇子平都是不相干的說著又喫了許多的酒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個疑難在此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個中了進士卻是孤身一人一個卻是子孫滿堂不中進士這兩個人還是那一個好我們還是願做那一個三位不會言語浦墨卿道這話讓匡先生先說匡先生你且說一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衆人一齊拍手道有理有理正與景開江合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個進士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著一個進士而今又想中進士又想像趙爺的全福天也不肯雖然世間也有這樣人但我們如今既設疑難若只管說要合做兩個人就沒的難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麼支劍峯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著一個進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浦墨

卿笑道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點名監臨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擯在地下恨道爲這個小畜生累我戴個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倒底當不得自己的景蘭江道你們都說的是隔壁帳都擱起酒來滿滿的喫三杯聽我說支劍峯道說的不是怎樣景蘭江道說的不是倒罰三杯衆人道這沒的說當下斟上酒喫著景蘭江道衆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爲名是爲利衆人道是爲名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行徧天下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一齊道這果然說的暢快景蘭江所仰望而終身人聽得纔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景蘭江道今日我等雅集即拈樓字爲韻回去都做了詩寫在一個紙上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當下同出店來分路而別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交遊添氣色又結婚姻文字發光芒更將進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是書之用筆千變萬化未可就一端以言其妙如寫

女子小人與臺皂隸莫不盡態極妍至於斗方名士

七律詩翁尤爲題中之正面豈可不細細爲之寫照

上文如楊執中權勿用等人繪聲繪影能令閱者拍

案叫絕以爲鑄鼎象物至此真無以加矣而孰知寫

到趙景諸人又另換一副筆墨絲毫不與楊權諸人

同建章宮中千門萬戶文筆奇詭何以異茲

司馬君實云好好一個老實者頭被東坡教壞了匡

超人之爲人學問既不深性氣又未定假使平生所

遇皆馬二先生輩或者不至斗然變爲勢利薰心之

人無如一出門卽遇見景趙諸公雖欲不趨於勢利

寧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爲素絲未有不遭

染者也余見人家少年子弟略有幾分聰明隨口謔

幾句七言律詩便要納交幾個斗方名士以爲藉此

通聲氣吾知其畢生斷無成就時也何也斗方名士

自己不能富貴而慕人之富貴自己絕無功名而羨

人之功名大則爲鷄鳴狗吠之徒小則受殘杯冷炙

之苦人閒有個活地獄正此著當之而尤欣欣然自

命爲名士豈不悲哉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話說匡超人那晚喫了酒回來寓處睡下次日清晨文

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

商匡超人問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個朋友合本

要刻一部考卷賣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

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

子就可以批得出來我如今扣著日子好發與山東河

南客人帶去賣若出的遲山東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誤

了一覺睡這書刻出來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號

了還多寡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不知

先生可趕的來匡超人道大約是幾多日子批出來方

不誤事主人道須是半個月內有的出來覺得日子寬

些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罷了匡超人心裏算計半個月

料想還做的來當面應承了主人隨即搬了許多的考

卷文章上樓來午閒又備了四樣菜請先生坐坐說發

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平常每日

就是小菜飯初二十六跟著店裏喫牙祭肉茶水燈油

都是店裏供給匡超人大喜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篇可想其粗浮聽聽那樵樓上纔交四鼓匡超人喜道像這樣那裏要半個月吹燈睡下次早起來又批一日搭半夜總批得七八十篇到第四日正在樓上批文章忽聽得樓下叫一聲道匡先生在家麼匡超人道是那一位忙走下樓來見是景蘭江手裏拿著一個斗方捲著見了作揖道候遲有罪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他把斗方放開在桌上說道這就是前日讎集限樓字韻的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趙雪兄看見因未得與不勝悵悵因照韻也做了一首我們要讓他寫在前面五體投地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所以今日纔得送來請教匡超人見題上寫著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樓字每人一首詩後面排著四個名字是趙潔雪齋手稿景本蕙蘭江手稿支鏗劍峯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真覺可愛就拏來帖在樓上壁間然後坐下匡超人道那日多擾大醉回來晚了景蘭江道這幾日不曾出門匡超人道因主人家託著選幾篇文章要替他趕出來發刻所以有失問候景蘭江道這

選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會一個人匡超人道是那一位景蘭江道你不要管快換衣服我同你去便知當下換了衣服鎖了樓門同下來走到街上匡超人道如今往那裏去景蘭江道是我們這裏做過冢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裏聚會我也要去看壽故來拉了你同去到那裏可以會得好些人方纔斗方上幾位都在那裏匡超人道我還不曾拜過胡三先生可要帶個帖子去景蘭江道這是要的一同走到香蠟店買了個帖子在櫃臺上借筆寫眷晚生匡迴拜寫完籠著又走景蘭江走著告訴匡超人道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卻是個膽小不過的人先年冢宰公去世之後他關著門總不敢見一個人動不動就被人騙一頭說也沒處說落後這幾年全虧結交了我們相與起來替他幫門戶纔熱鬧起來沒有人敢欺他斗方名士威風匡超人道他一個冢宰公子怎的有人在朝自己不過是個諸生俗語說得好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鼠奇語然則君輩名士都是活老鼠那個理他而今人情

是勢利的倒是我這雪齋先生詩名大府司院道現任的官員那一個不來拜他人只看見他大門口今日是一把黃傘的轎子來明日又是七八個紅黑帽子吆喝了來那藍傘的官不算就不由的怕景蘭江所仰望而終身者在此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利就是三公子那門首住房子的房錢也給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還知感正說得熱鬧街上又遇著兩個方巾闊服的人景蘭江迎著道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壽去的卻還要約那位向那頭走那兩人道就是來約長兄既遇著一同行罷因問此位是誰景蘭江指著那兩人向匡超人道這位是金東崖先生這位是嚴致中先生嚴大先生忽然出見指著匡超人向兩位道這是匡超人先生四人齊作了一個揖一齊同走到一個極大的門樓知道是家宰第了把帖子交與看門的看門的說請在廳上坐匡超人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額中朝柱石四個字兩邊楠木椅子四人坐下少頃胡三公子出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襪粉底皂靴三綵鬚約有四十多歲光景

三公子著實謙光當下同諸位作了揖諸位祝壽三公子斷不敢當又謝了諸位奉坐金東崖首坐嚴致中二坐匡超人三坐景蘭江是本地人同三公子坐在主位金東崖向三公子謝了前日的擾三公子向嚴致中道一向駕在京師幾時到的嚴致中道前日纔到向在都門敵親家國子監司業周先生家做居停因與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慕約弟同行順便返舍走走依然是如胡三公子道通政公在那裏嚴貢生道此口氣通政公在船上不會進城不過三四日即行弟因前日進城會見雪兄說道三哥今日壽誕所以來奉祝敍敍關懷三公子道匡先生幾時到省貴處那裏寓在何處景蘭江代答道貴處樂清到省不久是和小弟一船來的現今寓在文瀚樓選歷科考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說著家人捧茶上來喫了三公子立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四位走進書房見上面席間先坐著兩個人方巾白鬚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裏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生也不謙讓仍

舊上席坐了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這裏坐下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鄉嚴貢生代答道此位是建德衛體善先生乃建德鄉榜此位是石門隨岑菴先生是老明經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選的文章衣被海內的景蘭江著實打躬道其仰慕之意那兩個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隨岑菴卻認得金東崖是那年出貢到京到監時相會的因和他攀話道東翁在京一別又是數年因甚回府來走走想是年滿授職也該榮選了金東崖道不是近來部裏來投充的人也甚難又因司官王惠王惠久寂寞了借此一提出去做官降了寧王後來朝裏又掣問了劉太監常到部裏搜剔案卷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說著捧出麪來喫了喫過麪衛先生隨先生閒坐著談起文來衛先生道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隨先生道正是前科我兩人該選一部振作一番衛先生估著眼道前科沒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問道請教先生前科墨卷到處都有刻本的怎的沒有文章衛先生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先生衛先生道所以

說沒有文章者是沒有文章的法則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則了難道中式之外又另有個法則衛先生道長兄你原來不知文章是代聖賢立言有一定的規矩比不得那些雜覽可以隨手亂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並看出國運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則成弘有成弘的法則都是一派流傳有個元燈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來也有合法的也有僥倖的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這篇就是傳文了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只叫做沒有文章隨先生道長兄所以我們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來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醜不然只算做僥倖一生抱愧又問衛先生道近來那馬靜選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見衛先生道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他在嘉興蘧坦菴太守家走動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聽見他雜覽到是好的於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讀說著胡三公子同了支劍峯浦墨卿進來擺桌子同喫了飯一直到晚不得上席要等著趙雪齋酸風等

到一更天趙先生擡著一乘轎子又兩個轎夫跟著前
後打著四枝火把飛跑了來下了轎同衆人作揖道及
得罪有累諸位先生久候胡府又來了許多親戚本家
將兩席改作三席大家圍著坐了席散各自歸家匡超
人到寓所還批了些文章纔屈指六日之內把三百
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就把在胡家聽的這一席話敷衍
起來做了個序文在上匡二此時已有說又還偷著功
夫去拜了同席喫酒的這幾位朋友選本已成書店裏
擊去看了回來說道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樓三
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催著還要發怒不想先生批的
恁快我拿給人看說又快又細這是極好的了先生住
著將來各書坊裏都要來請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
兩選金送來說道刻完的時候還送先生五十部樣書
又備了酒在樓上喫喫著外邊一個小廝送將一個傳
單來匡超人接著開看是一張松江箋摺做一個全帖
的樣式上寫道謹擇本月十五日西湖晏集分韻賦詩
每位各出杖頭資二錢今將在會諸位先生台銜開列
於後衛體善先生隨岑菴先生趙雪齋先生嚴致中先

生浦墨卿先生支劍峯先生匡超人先生胡密之先生
景蘭江先生共九位下寫同人公具又一行寫道尊分
約齊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
都寫了知字他也寫了隨即將選金內秤了二錢銀子
連傳單交與那小廝拿去了到晚無事因想起明日西
湖上須要做詩我若不會不好看相便在書店裏拿了一
本詩法入門點起燈來看他是絕頂的聰明看了一
夜早已會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拿起筆來就做了
出來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當日又看要已精而
益求其精到十五日早上打選衣帽正要出門早見景
蘭江同支劍峯來約三人同出了清波門只見諸位都
坐在一隻小船上候著上船一看趙雪齋還不會到內
中卻不見嚴貢生因問胡三公子道嚴先生怎的不見
三公子道他因范通政昨日要開船把分子送來畢竟
大大已經回廣東去了當下一同上船在西湖裏搖著
浦墨卿問三公子道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爲立嗣有
甚麼家難官事所以到處亂跑而今不知怎樣了三公
子道我昨日問他的那事已經平復仍舊立的是他二

令郎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這前案這個倒也罷了一刻到了花港衆人都倚著胡三公子走上去借花園喫酒。還是衆人倚胡三公子胡三公子走去借那裏竟關著門不肯胡三公子發了急那人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那人道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一個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叫人掃掃還說煮飯的米剩下兩升叫小廝背了回去這樣大老官鄉紳我不奉承他一席話說的沒法衆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個和尚家坐著和尚煮出茶來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頑頑當下走到街上先到一個鴨子店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拔下耳挖來戳戳脯子上肉厚方纔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因人多多買了幾斤肉又買了兩隻鷄一尾魚和一些蔬菜叫跟的小廝先拏了去還要買些肉饅頭中上當點心於是走進一個饅頭店看了三十個饅頭那饅頭三個錢一個三公子只給他兩個錢一個就同那饅頭店

裏吵起來景蘭江在傍勸解勸了一回不買饅頭了買了些索麵去下了喫就是景蘭江拏著又去買了些筍乾鹽蛋熟栗子瓜子之類以爲下酒之物匡超人也幫著拏些來到廟裏交與和尚收拾支劍峯道三老爺你何不叫個廚役伺候爲甚麼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廚役就費了又稱了一塊銀叫小廝去買米忙到下午趙雪齋轎子纔到了下轎就叫取箱來轎夫把箱子捧到他開箱取出一個藥封來二錢四分遞與三公子收了廚下酒菜已齊。乾淨捧上來衆位喫了喫過飯拿上酒來趙雪齋道吾輩今日雅集。雅集只是醋太多些不可無詩當下拈鬚分韻趙先生拈的是四支衛先生拈的是八齊浦先生拈的是一東胡先生拈的是二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隨先生拈的是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刪支先生拈的是三江分韻已定又喫了幾杯酒各散進城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把剩下的骨頭骨腦和一些菓子裝在裏面果然又問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幾升也裝起來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香資押家人挑著也進城去匡超人與支劍峯浦墨卿景蘭江同路四人高

與一路說笑勾留頑耍進城遲了已經昏黑景蘭江道
天已黑了我們快些走支劍峯已是大醉口發狂言道
何妨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西湖的名士況且李太
白穿著宮錦袍夜裏還走何況纔晚放心走誰敢來正
在手舞足蹈高興忽然前面一對高燈又是一對提燈
上面寫的字是鹽捕分府那分府坐在轎裏一眼看見
認得是支鏢叫人傳過他來樂不問道支鏢你是本分
府鹽務裏的巡商怎麼黑夜喫得大醉在街上胡鬧支
劍峯醉了把脚不穩前跌後撞口裏還說李太白宮錦
夜行那分府看見他戴了方巾說道衙門巡商從來沒
有生監充當的你怎麼戴這個帽子左右的擲去了一
條鏈子鎖起來浦墨卿上去幫了幾句分府怒道你
既是生員如何黑夜酗酒帶著送到儒學裏去景蘭江
見不是事情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
內兩人溜了轉到下處打開了門上樓去睡次日出去
訪訪兩人也不會大受累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
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衛先生隨先生的詩且夫嘗謂
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探下來的幾個字

眼拿自己的詩比比也不見得不如他衆人把這詩寫
在一個紙上共寫了七八張匡超人也貼在壁上又過
了半個多月書店考卷刻成請先生那晚喫得大醉次
早睡在牀上只聽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來拜只因會
著這個人有分教婚姻就處知爲夙世之因名譽隆時
不比時流之輩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景蘭江只知俎豆一趙雪齋蓋不啻七十子之服孔
子其識見卑鄙如此
順手帶出金東崖嚴致中兩人將上文未了之案至
此一結是何等筆力
衛體善隨岑菴老著臉皮講八股一望而知其不通
卻自以爲一佛出世真可發一笑馬純上生平最惡
雜覽不料衛隨卽以雜覽冤之文章交互迴環極盡
羅絡鈎連之妙
胡三先生素有錢癖幸而不爲慈仙撞騙卻又喜結
交斗方名士湖上一會酸氣逼人至今讀之尤令人
嘔出酸韶也
游西湖之酸正與鶯脰湖之豪遙遙相對天日山樵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話說匡超人睡在樓上聽見有客來拜慌忙穿衣起來

下樓見一個人坐在樓下頭戴吏巾身穿元緞直裰脚

下蝦蟆厚底的皂靴黃鬍子高顴骨黃黑面皮一雙直

眼如那人見匡超人下來便問道此位是匡二相公麼

匡超人道賤姓匡請問尊客貴姓那人道在下姓潘前

日看見家兄書子說你二相公來省匡超人道原來就

是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禮請到樓上坐下潘三道那日

二相公賜顧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見家兄的書信極

贊二相公爲人聰明又行過多少好事著實可敬口角宛然

匡超人道小弟來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公出今日會

見歡喜之極說罷自己下去拿茶又託書店買了兩盤

點心拿上樓來潘三正在那裏看斗方看見點心到了

說道哎呀這做甚麼接茶在手指著壁上道二相公你

到省裏來和這些人相與做甚麼匡超人問是怎的潘

三道這一班人是有名的黷子這姓景的開頭巾店本

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一頓詩做的精光自然窮他每

日在店裏手裏拿著一個刷子刷頭巾口裏還哼的是

清明時節雨紛紛把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而

今折了本錢只借這做詩爲由遇著人就借銀子人聽

見他都怕那一個姓支的是鹽務裏一個巡商我來家

在衙門裏聽見說不多幾日他吃醉了在街上吟詩被

府裏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把巡商都革了支鏐革巡商從潘三

口中將來只好窮的淌屎二相公你在客邊要做些有

想頭的事這樣人同他混纏做甚麼當下喫了兩個點

心便丟下說道這點心喫他做甚麼我和你到街上去

喫飯叫匡超人鎖了門同到街上司門口一個飯店裏

潘三叫切一隻整鴨脰一賣海參雜脰又是一大盤白

肉都拏上來飯店裏見是潘三爺屁滾尿流鴨和肉都

揀上好的極肥的切來海參雜脰加味用作料此又對上三

遊西湖兩人先斟兩壺酒酒罷用飯剩下就給了店裏

人出來也不算帳只吩咐得一聲是我的那店主人忙

拱手道三爺請使小店知道走出店門潘三道二相公

你而今往那裏去匡超人道正要三哥府上潘三道

也罷到我家去坐坐同著直走到一個巷內一帶青牆

兩扇半截板門又是兩扇重門進到廳上一夥人在那裏圍著一張桌子賭錢潘三罵道你這一班狗才無事便在我這裏胡鬧衆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幾日了送幾個頭錢來與老爹接風潘三道我那裏要你甚麼頭錢接風又道也罷我有個朋友在此你們弄出幾個錢來熱鬧熱鬧匡超人要同他施禮他攔住道方纔見過罷了又作揖怎的潘三爽快卻亦可愛你且坐著當下走了進去拏出兩千錢來向衆人說道兄弟們這個是匡二相公的兩千錢放與你們今日打的頭錢都是他的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這裏坐著看這一個管子這管子滿了你就倒出來收了讓他們再丟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他也在傍邊看看了一會外邊走進一個人來請潘三爺說話潘三出去看時原來是開賭場的王老六潘三道老六久不見你尋我怎的老六道請三爺在外邊說話潘三同他走了出來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發個小財一徑來和三爺商量潘三問是何事老六道昨日錢塘縣衙門裏快手拿著一班光棍在茅家鋪輪姦姦的是樂清縣大

戶人家逃出來的一個使女叫做荷花這班光棍正姦得好被快手拿著了來報了官縣裏王老爺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放了輪姦何罪只打幾十板子放了真是慈祥父母出了差將這荷花解回樂清去我這鄉下有個財主姓胡他看上了那個丫頭商量若個方法瞞的下這個丫頭來情願出幾百銀子買他這事可有個主意潘三道差人是那個王老六道是黃球潘三道黃球可會自己解去王老六道不會去是兩個副差去的潘三道幾時去的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潘三道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王老六道怎麼不知道他也想在這裏面發幾個錢的財只是沒有方法潘三道這也不難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那人應諾去了潘三獨自坐著喫茶只見又是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說道三老爹我那裏不尋你原來獨自坐在這裏喫茶潘三道你尋我做甚麼那人道這離城四十里外有個鄉裏人施美卿賣弟媳婦與黃祥甫銀子都兌了弟媳婦要守節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議著要搶媒人說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你須是說出個記認施美卿說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婦

出來屋後抱柴你明日衆人伏在那裏遇著就搶罷了衆人依計而行到第二日搶了家去不想那一日早弟媳婦不會出來是他乃眷抱柴衆人就搶了去隔著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快哉天網恢恢施美卿來要討他的老婆這裏不肯施美卿告了狀如今那邊要訴卻因講親的時節不會寫個婚書沒有憑據而今要寫一個鄉裏人不在行來同老爹商議還有這衙門裏事都託老爹料理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潘三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也這般大驚小怪看他目無難題你且坐著我等黃頭說話哩須臾王老六同黃球來到黃球見了那人道原來郝老二也在這裏潘三道不相干他是說別的話因同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王老六郝老二又在一桌黃球道方纔這件事三老爹是怎個施爲潘三道他出多少銀子黃球道胡家說只要得這丫頭荷花他連使費一總乾淨出二百兩銀子潘三道你想賺他多少黃球道只要三老爹把這事辦的妥當我是不論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難道我還同你老人家爭麼潘三道既如此罷了我家現住著一位樂清縣的相公他和樂清

縣太爺最好我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批來只說荷花已經解到交與本人領去了我這裏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個硃籤來到路上將荷花趕回把與胡家這個方法何如舞文弄法作姦犯科此等在潘黃球道這好的狠了只是事不宜遲老爹就要去辦潘三道今日就有硃籤你叫他把銀子作速取來黃球應諾同王老六去了潘三叫郝老二跟了家去當下兩人來家賭錢的還不曾散潘三看著賭完了送了衆人出去留下匡超人來道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說話當下留在後面樓上起了一個婚書稿叫匡超人寫了把與郝老二看叫他明日拿銀子來取打發郝二去了喫了晚飯點起燈來念著回批叫匡超人寫了家裏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又取出硃筆叫匡超人寫了一個趕回文書的硃籤辦畢拏出酒來對飲向匡超人道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也不枉費一番精神和那些跌廬纏甚麼是夜留他睡下次早兩處都送了銀子來潘三收進去隨即拏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叫他帶在寓處做盤費匡超人歡喜接了遇便人也帶些家去與哥

添本錢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潘三一切事都帶著他分幾兩銀子身上漸漸光鮮果然聽了潘三的話和那邊的名士來往稀少不覺住了將及兩年一日潘三走來道二相公好幾日不會同你往街上喫三杯匡超人鎖了樓門同走上街纔走得幾步只見潘家一個小廝尋了來說有客在家裏等三爺說話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當下同他到家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座裏坐下潘三同那人在外邊潘三道李四哥許久不見一向在那裏李四道我一向在學道衙門前今有一件事回來商議怕三爺不在家而今會著三爺這事不愁不妥了潘三道你又甚麼事擣鬼話同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錢來李四道這事是有錢的潘三道你且說甚麼事李四道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有個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個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躍卻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尋一個替身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潘三道他願出多少銀子李四道紹興的

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個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個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樣一個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個分子這事就不必講了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這裏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是怎麼做法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門裏打點也在我成竹在胸你只叫他把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舖裏另外擎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個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麼李四道這沒的說了當下說定約著日子來封銀子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來向匡超人說道二相公這個事用的著你了匡超人道我方纔聽見的用著我只好替考但是我還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還是竟進去替他考若要進去替他考我竟沒有這樣的膽子潘三道不妨有我哩我怎肯害你且等他封了銀子來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當晚別了回寓過了幾日潘三果然來搬

了行李同行過了錢塘江一直來到紹興府在學道門口尋了一個僻靜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帶了那童生來會一會潘三打聽得宗師挂牌考會稽了三更時分帶了匡超人悄悄回到班房門口拏出一頂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條紅搭包來叫他除了方巾脫了衣裳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拏著衣帽去了交過五鼓學道三炮升堂超人手執水火棍跟了一班軍牢夜役吆喝了進去排班站在二門口學道出來點名點到童生金躍匡超人遞個眼色與他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使不歸號悄悄站在黑影裏匡超人就退下幾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著衣服也彼此換過來匡二乖巧那童生執了水火棍站在那裏匡超人捧卷歸號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纔交卷出去回到下處神鬼也不知覺發案時候這金躍高富進了潘三同他回家拿出二百兩銀子以爲筆資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這一注橫財這就不要花費了些些正經事匡超人道甚麼正經事潘三道你現今服也滿

了還不會娶個親事我有一個朋友姓鄭在撫院大人衙門裏這鄭老爹是個忠厚不過的人父子都當衙門他有第三個女兒託我替他做個媒我一向也想著你年貌也相當一向因你沒錢我就不曾認真的替你說如今只要你情願我一說就是妥的你且落得招在他家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我還另外幫你些匡超人道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我有甚麼不情願只是現有這銀子在此爲甚又要你費錢潘三道你不曉得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招進去料想也不久要留些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將來添一個人喫飯又要生男育女卻不比得在客邊了我和你是一個人再幫你幾兩銀子分甚麼彼此你將來發達了愁爲不著我的情也怎的匡超人著實感激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爹說取了庚帖來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二兩銀子去換幾件首飾做四件衣服過了禮去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到了那日潘三備了幾碗菜請他來喫早飯喫著向他說道二相公我是媒人我今日送你過去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匡超人聽了也笑喫過叫匡超人洗了澡裏外

外都換了一身新衣服頭上新方巾脚下新靴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吉時已到叫兩乘轎子兩人坐了轎前一對燈籠竟來入贅鄭老爹家住。在巡撫衙門傍一個小巷內一間門面到底三間那日新郎到門那裏把門關了潘三拿出三百錢來做開門錢然後開了門鄭老爹迎了出來翁婿一見纔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這一番結親真是夙因當下匡超人拜了丈人又進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頭鄭家設席款待潘三喫了一會辭別去了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見新娘端端正正好個相貌滿心歡喜合卷成親不必細說。詳細寫來正所以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鄭家請了潘三來陪喫了一日荏苒滿月鄭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價銀四十兩又買了些桌椅傢伙之類搬了進去請請鄰居買兩石米所存的這項銀子已是一空還虧事事都是潘三幫襯辦的便宜又還虧書店尋著選了兩部文章有幾兩選金又有樣書賣了些將就度日到得一年有餘生了一個女兒夫妻相得一日正在門

首開站忽見一個青衣大帽的人一路問來問到跟前說道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駕那裏的那人道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有書帶與匡相公匡超人聽見了這話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取書出來看了纔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審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未及數月行取進京授了給事中。補敘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要照看他匡超人留來人喫了酒飯寫了稟啓說蒙老師呼喚不日整理行裝即來趨教打發去了隨即接了他哥匡大的書子說宗師按臨溫州齊集的牌已到叫他回來應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渾家說一面接丈母來做伴他便收拾行裝去應歲考考過宗師著實稱贊取在一等第一又把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太早他歡喜謝了宗師宗師起馬送過依舊回省和潘三商議要回樂清鄉裏去挂匾豎旗杆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自己一件母親一件妻子一件製備停當又在各書店裏約了一個會每店三兩各家又另外送了賀禮正要擇日回家那日景蘭江走來問候就邀在酒店裏喫酒喫酒中閒

匡超人告訴他這些話景蘭江著實羨了一回落後講到潘三身上來景蘭江道你不曉得麼匡超人道甚麼事我不曉得景蘭江道潘三昨晚拿了已是下在監裏匡超人大驚道那有此事我昨日午間纔會著他怎麼就拿了景蘭江道千真萬確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個舍親在縣裏當刑房今朝是舍親小生日我在那裏祝壽滿座的人都講這話所以我聽見竟是撫臺訪牌下來縣尊刻不敢緩三更天出差去拿還恐怕他走了將前後門都圍起來登時拿到縣尊也不會問甚麼只把訪的款單攞了下來把與他看了也沒的辯只朝上磕了幾個頭就送入監裏去了纔走得幾步到了堂口縣尊叫差人回來吩咐寄內號同大盜在一處這人此後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舍親家去看看款單匡超人道這個好極費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虛心當下兩人會了帳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那刑房姓蔣家裏還有些客坐著見兩人來請在書房坐下問其來意景蘭江說這敝友要借縣裏昨晚拿的潘三那人款單看看刑房拿出款單來這單

就貼在訪牌上那訪牌上寫道訪得潘自業卽潘三本市奸棍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毒害良民無所不爲如此惡棍豈可一刻容留於光天化日之下爲此牌仰該縣卽將本犯拿獲嚴審究辦以便按律治罪毋違火速火速那款單上開著十幾款一包攬欺隱錢糧若干兩一私和人命幾案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顆一拐帶人口幾案一重利剝民威逼平人身死幾案一勾串提學衙門買囑鎗手代考幾案不能細述匡超人

不看便罷看了這款單不覺聽的一聲魂從頂門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師生有情意再締絲蘿朋友各分張難言蘭吳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專爲寫潘三而設夫潘三不過一市井之徒其行事本不必深責然余獨賞其爽快瀏亮敢作敢爲較之子曰行中鄙瑣沾滯之輩相去不啻天壤讀竟不覺爲之三嘆曰嗟乎作者之命意至深遠矣夫造物之生人各賦以耳目手足苟非頑然不靈孰肯束縛枯槁而甘守饑寒以轉死於溝壑哉故先王之用

人也上而卿大夫下而府史胥徒雖一材一藝皆得有以自效而不忍使之見棄於世自科舉之法行非三場得手兩榜出身者概謂之曰濁流異途乃其人自顧亦不敢與清流正途者相次比而其中一二狡黠者既挾其聰明才智自分無可爲出頭之地遂不得不干犯當時之文網巧取人閒之富厚法令滋張而奸盜不息豈盡人之自喪其天良歟抑亦上之人有以毆之使然也嗚呼可勝歎哉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登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冰澆下來口裏說不出自心下想道這些事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倘若審了根究起來如何了得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回到街上景蘭江作別去了匡超人到家躊躇了一夜不曾睡覺娘子問他怎的他不好真說只說我如今貢了要到京裏去做官你獨自在這裏住著不便只好把你送到樂清家裏去你在我母親跟前我便往京裏去做官做的興頭再來

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罷了我自在這裏接了我媽來做伴你叫我到鄉裏去我那裏住得慣這是不能的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我在家裏日逐有幾個活錢我去之後你日食從何而來老爹那邊也是艱難日子他那有閒錢養活女兒待要我把你送在娘家住那裏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匡二口口做官與嚴大口口鄉紳相對你就是誥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體面不如還是家去好現今這房子轉租出四十兩銀子我拏幾兩添著進京剩下的你帶去放在我哥店裏你每日支用我家那裏東西又賤雞魚肉鴨日日有的有甚麼不快活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他終日來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鬧幾次他不管娘子肯與不肯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租拏了銀子回來娘子到底不肯去他請了丈人丈母來勸丈母也不肯那丈人鄭老爹見女婿就要做官責備女兒不知好歹著實教訓了一頓女兒拗不過方纔允了叫一隻船把些家伙物都搬在船上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家寫字與他哥說將本錢添在店裏逐日支銷擇個日子動身娘子哭哭啼啼拜別父母上船去了

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諫給諫大喜問著他又補了廩以優行貢入太學益發喜極向他說道賢契目今朝廷考取教習學生料理包管賢契可以取中你且將行李搬在我寓處來盤桓幾日匡超人應諾搬了行李來過了幾時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師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恐惹他看輕了笑只得答道還不會給諫道恁大年紀尙不會娶也是男子漢標梅之候了但這事也在我身上次晚遣一個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匡爺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會恭喜娶過夫人家老爺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今年十九歲才貌出衆現在署中家老爺意欲招匡爺爲甥婿一切恭喜費用俱是家老爺備辦不消匡爺費心所以著小的來向匡爺叩喜匡超人聽見這話嚇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說已經娶過的前日卻說過不會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礙又轉一念道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爲佳話匡二胸中如此這有何妨即便應允了給諫大喜進去和夫人說下擇了吉日張燈結綵

倒賠數百金裝奩把外甥女嫁與匡超人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紗帽圓領金帶皂靴先拜了給諫公夫婦一派細樂引進洞房揭去方巾見那新娘子辛小娘真有沈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標致嫁裝又齊整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瑤宮仙子月下嫦娥那魂靈都飄在九霄雲外去了自此珠圍翠繞燕爾新婚享了幾個月天福不想教習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結匡超人沒奈何含著一包眼淚只得別過了辛小娘回浙江來一進杭州城先到他原舊丈人鄭老爹家來進了鄭家門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鄭老爹兩眼哭得通紅對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裏邊丈母噤天喊地的哭匡超人嚇癡了向丈人作了揖便問哥幾時來的老爹家爲甚事這樣哭匡大道你且搬進行李來洗臉喫茶慢慢和你說他哥忽然匡超人洗了臉走進去看見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凳哭著一場數說總是你這天災人禍的把我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匡超人此時纔曉得鄭氏娘子已是死了忙走出來問他哥匡大道自你去後弟婦到了家裏爲人最

好母親也甚歡喜那想他省裏人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況且你嫂子們在鄉下做的事弟婦是一樣也做不來又沒有個白白坐著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因此心裏著急吐血來靠大娘的身子還好倒反照顧他他更不過意一日兩兩日三鄉裏又沒個好醫生病了不到一百天就不在了我也是纏到所以鄭老爹鄭太太聽見了哭匡超人聽見了這些話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便問後事是怎樣辦的匡大弟婦一倒了頭家裏一個錢也沒有我店裏是騰不出來就算騰出些須來也不濟事無計奈何只得把預備著娘的衣衾棺木都把與他用了匡超人道這也罷了匡大道裝殮了家裏又沒處停只得權厝在廟後等你回來下土你如今來得正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匡超人道還不是下土的事哩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銀子大哥擊回去在你弟婦厝屋上替他多添兩層厚磚砌的堅固些也還過得幾年方纔老爹說的他是個誥命夫人到家就請會畫的替他這個像把鳳冠補服畫起來逢時遇節供在家裏叫小女兒燒香他的魂靈也歡喜

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叫娘穿起來顯得與衆人不同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將來有了地方少不得連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這就是孝經上所謂顯親揚名匡大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眼花瞭亂渾身都酥了一總都依他說晚間鄭家備了個酒喫過同在鄭家住下次日上街買些東西匡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又過了三四日景蘭江同著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見鄭家房子淺要邀到茶室裏去坐匡超人近日口氣不同雖不說意思不肯到茶室景蘭江揣知其意說道匡先生在此取結赴任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風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罷還冠冕些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斟上酒來景蘭江問道先生你這教習的官可是就有得選的麼匡超人道怎麼不選像我們這正途出身考的是內廷教習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景蘭江道也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麼匡超人道不然不然我們在裏面也和衙門一般公座珠墨筆硯擺的停當我

早上進去陞了公座那學生們送書上來我只把那日子用珠筆一點他就下去了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像這國子監的祭酒是我的老師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中堂是太老師前日太老師有病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單只請我進去坐在牀沿上談了一會出來蔣刑房已聽得曰慢慢提起來冷極了蔣刑房等他說完了慢慢提起來說潘三哥在監裏前日再三和我說聽見尊駕回來了意想要會一會敍敍苦情不知先生你意下何如匡超人道潘三哥是個豪傑他不曾遇事時會著我們到酒店裏坐坐鴨子是一定兩隻還有許多羊肉豬肉鷄魚像這店裏錢數一賣的菜他都是不喫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該竟到監裏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諸生的時候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依著朝廷的賞罰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蔣刑房道這本城的官並不是你先生做著你只算去看看朋友有甚麼賞罰不明匡超人道二位先生這話我不該說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便是

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拏他的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是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況且我在這裏取結院裏司裏都知道的如今設若走一走傳的上邊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這個如何行得道要請你進監知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僥倖這回去就得個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載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到不值甚麼督撫便可釋放潘三了兩人見他說得如此大約沒得辯他喫完酒各自散訖蔣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了匡超人取定了結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時先包了一隻淌板船的頭艙包到揚州在斷河頭上船上得船來中艙先坐著兩個人一個老年的繭綢直裰絲絛朱履一個中年的寶藍直裰粉底皂靴都戴著方巾匡超人見是衣冠人便同他拱手坐下問起姓名那老年的道賤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便道久仰又問那一位牛布衣代答道此位馮先生尊字琢菴乃此科新貴往京師會試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進京麼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邊

蕪湖縣地方尋訪幾個朋友因與馮先生相好偶爾同船只到揚州弟就告別另上南京船走長江去了先生仙鄉貴姓今往那裏去的匡超人說了姓名馮琢菴道先生是浙江選家尊選有好幾部弟都是見過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夠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個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北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至今讀儒林外史者猶仰慕先儒匡子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著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馮琢菴又問道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選手何如匡超人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兄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選本總

以行爲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彼此談著過了數日不覺已到揚州馮琢菴匡超人換了淮安船到王家營起早進京去了牛布衣獨自搭江船過了南京來到蕪湖尋在浮橋口一個小庵內作寓這菴叫做甘露菴門面三間中間供著一尊韋馱菩薩左邊一間鎖著堆些柴草預備右邊一間做走路進去一個大院落大殿三開殿後兩間房一間是本菴一個老和尚自己住著一間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牛布衣日閒出去尋訪朋友晚閒點了一盞燈吟哦些甚麼詩詞之類老和尚見他孤寂時常煨了茶送在他房裏陪著說話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今的事務甚是相得不想一日牛布衣病倒了請醫生來一連喫了幾十帖藥總不見效那日牛布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牀沿上說道我離家一千餘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師父照顧不想而今得了這個拙病眼見得不濟事了家中並無兒女只有一個妻子年紀還不上四十歲前日和我同來的一個朋友又進京會試去了而今老師父就是至

親骨肉一般我這牀頭箱內有六兩銀子我若死去卽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還有幾件粗布衣服拏去變賣了請幾衆師父替我念一卷經超度我升天棺柩便尋那裏一塊空地把我寄放著材頭上寫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不要把我燒化了倘得遇著個故鄉親戚把我的喪帶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師父的老和尚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紛紛的落了下來說道居士你但放心說因得吉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牛布衣又掙起來朝著牀裏面席子下拏出兩本書來遞與老和尚道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雖沒有甚麼好卻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我捨不得湮沒了也交與老師父有幸遇著個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我死也瞑目老和尚雙手接了見他一絲兩氣甚不過意連忙到自己房裏煎了些龍眼蓮子湯拏到牀前扶起來與他喫已是不能喫了勉強呷了兩口湯仍舊面朝牀裏睡下挨到晚上痰響了一陣喘息一回烏呼哀哉氣斷身亡老和尚大哭了一場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天氣尚熱老和尚忙取銀

子去買了一具棺木來拿衣服替他換上央了幾個菴鄰七手八脚在房裏入殮百忙裏老和尚還走到自己房內披了袈裟拿了手鑿子到他柩前來念往生咒裝殮停當老和尚想那裏去尋空地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出來與他停柩和隣居說了脫去袈裟同鄰居把柴搬到大天井中堆著將這屋安放了靈柩取一張桌子供奉香爐燭台魂旛俱各停當老和尚伏著靈桌又哭了一場將衆人安在大天井裏坐著煮起盞壺茶來喫著老和尚煮了一鍋粥打了一二十斤酒買些麪筋豆腐乾青菜之類到菴央及一個鄰居燒鍋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拜了幾拜便拏到後邊與衆人打散又慈悲又周到好老和尚老和尚道牛先生是個異鄉人今日回首在這裏一些甚麼也沒有貧僧一個人支持不來阿彌陀佛卻是起動衆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備個甚麼肴饌只得一杯水酒和一些素菜與列位坐坐列位只當是做好事罷了休嫌怠慢衆人道我們都是煙火鄰居遇著這樣大事理該效勞卻還要破費老師父不當人子我們衆人心

裏都不安老師父怎的反說這話當下衆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喫完了各自散訖過了幾日老和尚果然請了吉祥寺八衆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懺佛自此之後老和尚每日早晚課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酒幾點眼淚那日定更時分老和尚晚課已畢正要關門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厮右手拿著一本經摺左手拿著一本書進門來坐在韋陀脚下映著琉璃燈便念依僧寺坐佛膝映長明燈讀老和尚亦見王冕傳此借用其事老和尚不好問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關門睡下次日這時候他又來念一連念了四五日老和尚忍不住了見他進了門上前問道小檀越你是誰家子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菴裏來讀書這是甚麼緣故那小厮作了一個揖叫聲老師父又手不離方寸說出姓名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無意整家園創業者成難守畢竟這小厮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寫匡超人甫得優貢卽改變初志器小易盈種種惡賴與太公臨死遺言一一反對

潘三之該殺該割朝廷得而殺割之士師得而殺割之匡超人不得而殺割之也匪惟不得而殺割之斯時爲匡超人者必將爲之送茶焉求救援焉納贖錢焉以報平生厚我之意然後可耳乃居然借口昧心以爲代朝廷行賞罰且甚而曰使我當此亦須訪拿此真狼子野心蛇蟲整毒未有過於此人者昔蔡伯嗜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而君子不以爲非者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使天下之人盡如匡超人之爲人而朋友之道苦矣

江寧府姚志朱卉字草衣蕪湖人依吉祥寺僧爲童子師性喜吟咏游他郡訪諸名宿與之講切遂工今體中歲僑居上元無子依一女以終自營生曠清涼山下按袁簡齋集有題朱草衣課女詩云草衣山人四壁空繞膝吟哦惟一女卽此所謂牛布衣也天山樵目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話說牛浦郎在甘露庵裏讀書老和尚問他姓名他上

前作了一個揖說道：「老師父我姓牛，舍下就在這前街上住。因當初在浦口外婆家長的，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只有個家祖年紀七十多歲，開個小香蠟店，胡亂度日。每日叫我拏這經摺去討些賒帳。我打從學堂門口過，聽見念書的聲音好聽，因在店裏偷了錢。偷之始買這本書來念，卻是吵鬧。老師父了老和尚道：我方纔不是說的人家，拏大錢請先生教子弟，還不肯讀。像你小檀越偷錢買書念，這是極上進的事。但這裏地下冷，且琉璃燈不甚明亮。我這殿上有張桌子，又有個燈掛兒，你何不就著那裏去念，也覺得爽快。些浦郎謝了老和尚，跟了進來。果然一張方桌上，面一個油燈掛，甚是幽靜。浦郎在這邊廂讀書，老和尚在那邊打坐。每晚要到三更天，一日老和尚聽見他念書走過來，問道：「小檀越，我只道你是想應考要上進的念頭，故買這篇文章來念。而今聽見你念的是詩，這個卻念他則甚？」浦郎道：「我們經紀人家那裏還想甚麼應考上進？只是念兩句詩，破破俗罷了。」老和尚見他出語不俗，便問道：「你看這詩講的來麼？」浦郎道：「講不來的也。多若

有一兩句講的來，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老和尚道：「你既然歡喜，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你看，包你更歡喜。浦郎道：「老師父有甚麼詩，何不與我看？」老和尚笑道：「且慢，你再想幾時看。」又過了些時，和尚下鄉到人家去念經，有幾日不回來，把房門鎖了。殿上託了浦郎，浦郎自心裏疑猜，老師父有甚麼詩，卻不肯就與我看。我想的慌，仔細算來，三討不如一偷。此因牛布衣臨死可以託付流傳耳，不意人趁老和尚不在家，到晚上房門掇開，走了進去。流下見桌上擺著一座香爐，一個燈盞，一串念珠，又放著些廢殘的經典，翻了一遍，那有個甚麼詩。浦郎疑惑道：「難道老師父哄我又尋到牀上尋著一個枕箱，一把銅鎖，鎖著浦郎把鎖換開。」竟會撲鎖見裏面重重包裹兩本錦面線裝的書，上寫牛布衣詩稿。浦郎喜道：「這個是了。」慌忙拏了出來，把枕箱鎖好，走出房來，房門依舊關上，將這兩本書拏到燈下一看，不覺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來。是何緣故？他平日讀的詩是唐詩，文理深奧，他不甚懂，這個是時人的詩，他看著就有五六分解的來，故此歡喜。又見那題目上都寫著呈相

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婁公子偕遊鶯脰湖分韻兼呈令兄通政與魯太史話別寄懷王觀察

於此亦可見布衣爲人

其餘某太守某司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自己想這相國督學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馬明府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因想他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並不會有個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著他的號刻起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這兩本詩可不算了我的了我從今就號做牛布衣當晚回家盤算喜了一夜次日又在店裏偷了幾個錢走到吉祥寺門口一個刻圖書的郭鐵筆店裏櫃外和郭鐵筆拱一拱手坐下說道要費先生的心刻兩方圖書郭鐵筆遞過一張紙來道請寫尊銜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個郎字寫道一方陰文圖書刻牛浦之印一方陽文刻布衣二字郭鐵筆接在手內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說道先生便是牛布衣麼

亦蓋

疑浦郎答道布衣是賤字郭鐵筆慌忙爬出櫃臺來重新作揖請坐奉過茶來說道久已開得有位牛布衣住

在甘露庵容易不肯會人相交的都是貴官長者失敬失敬尊章卽鑄上獻醜筆資也不敢領此處也有幾位朋友仰慕先生改日同到貴寓拜訪浦郎恐他走到庵裏看出交象賊只得順口答道極承先生見愛但目今也因鄰郡一位當事約去做詩還有幾時耽擱只在明早就行賊先生且不必枉駕索性回來相聚罷圖書也是小弟明早來領郭鐵筆應諾了浦郎次日討了圖書印在上面藏的好好的每晚仍在菴裏念詩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那日午後沒有生意閒壁開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過來坐著說閒話牛老爹店裏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盪了一壺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筍乾大頭菜擺在櫃臺上兩人喫著卜老爹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罷了生意這幾年也還興你令孫長成人了著實伶俐去得你老人家有了接代將來就是福人了牛老爹道哥哥告訴你不得我老年不幸把兒子媳婦都亡化了丟下這個孽障種子還不會娶得一個孫媳婦今年已十八歲了每日叫他出門討賒帳討到三更半夜不來家說著也不信不是一日了恐怕這厮知識開了在

外沒脊骨鑽狗洞淘渌壞了身子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卻是叫何人送終說著不覺悽惶起來

此意思所必到而孰知竟

然不卜老道這也不甚難擺劃的事假如你焦他沒有房

屋何不替他娶上一個孫媳婦一家一計過日子這也

前後免不得要做的事牛老道老哥我這小生意日用

還餬不過來那得這一項銀子做這一件事卜老沉吟

道如今到有一頭親事不知你可情願若情願時一個

錢也不消費得牛老道卻是那裏有這一頭親事卜老

道我先前有一個小女嫁在運漕賈家不幸我小女病

故了女婿又出外經商遺下一個外甥女是我領來養

在家裏倒大令孫一歲今年十九歲了你若不棄嫌就

把與你做個孫媳婦你我愛親做親不爭你的財禮你

也不爭我的裝奩只要做幾件布草衣服況且一牆之

隔打開一個門就攙了過來行人錢都可以省得的牛

老聽罷大喜道極承老哥相愛明日就央媒到府上來

求卜老道這個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孫女兒我和你

這些客套做甚麼如今主親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費

得你兩個帖子我那裏把庚帖送過來你請先生擇一

個好日子就把這事完成了

兩老真誠直爽快人快人

斟了一杯酒送過來出席作了一個揖當下說定了卜

老過去到晚牛浦回來祖父把卜老爹這些好意告訴

了一番牛浦不敢違拗次早寫了兩副紅全帖一副拜

卜老爲媒一副拜姓賈的小親家那邊收了發過庚帖

來牛老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

牛老把囤下來的幾石糧食變賣了做了一件綠布棉

襖紅布棉裙子青布上蓋紫布褲子共是四件暖衣又

換了四樣首飾三日前送了過去到了二十七日牛老

清晨起來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櫃檯上去睡他家只得

一間半房子半開安著櫃檯一間做客座客座後半開

就是新房當日牛老讓出牀來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帳

子被褥鋪疊起來又勻出一張小桌子端了進來放在

後簷下有天窗所在好趁著天亮放鏡子梳頭房裏停當

把後面天井內搭了個蘆蓆的廈子做廚房忙了一早

晨交了錢與牛浦出去買東西只見那邊卜老爹已是

料理了些鏡子燈臺茶壺和一套盆桶兩個枕頭叫他

大兒子卜誠做一擔挑了來挑進門放下和牛老作了

揖牛老心裏著實不安請他坐下忙走到櫃裏面一個罐內倒出兩塊橘餅和些蜜餞天茄斟了一杯茶雙手遞與卜誠說道卻是有勞的緊了使我老漢坐立不安卜誠道老伯快不要如此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說罷坐下喫茶只見牛浦戴了新瓦楞帽身穿青布新直綴新鞋淨襪從外面走了進來後邊跟著一個人手裏提著幾大塊肉兩個雞一大尾魚和些閩筍芹菜之類他自己手裏捧著油鹽作料走了進來牛老道這是你舅丈人快過來見禮牛浦丟下手裏東西向卜誠作揖下跪起來數錢打發那擎東西的人自捧著作料送到廚下去了隨後卜家第二個兒子卜信端了一個箱子內裏盛的是新娘的針線鞋面又一個大捧盤十杯高菓子茶送了過來以爲明早拜堂之用牛老留著喫茶牛浦也拜見過了卜家兄弟兩個坐了一回拜辭去了牛老自到廚下收拾酒席足忙了一天到晚上店裏拿了一對長枝的紅蠟燭點在房裏每枝上插了一朶通草花央請了鄰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攙了過來卻失寫一開門在房裏拜了花燭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

裏與新人和攙新人的奶奶坐自己在客坐內擺了一張桌子點起蠟燭來杯箸安排停當請得卜家父子三位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再滿滿斟上一杯捧在手裏請卜老轉上說道這一門親蒙老哥親家相愛我做兄弟的知感不盡卻是窮人家不能備個好席面只得這一杯水酒又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凡事總是海涵了罷說著深深作下揖去卜老還了禮牛老又要奉卜誠卜信的席兩人再三辭了作揖坐下牛老道實是不成個酒饌至親面上休要笑話只是還有一說我家別的沒有茶葉和炭還有些須如今煨一壺好茶留親家坐著談談到五更天讓兩口兒出來磕個頭也盡我兄弟一點窮心卜老道親家外甥女年紀幼不知禮體他父親又不在跟前一些賠嫁的東西也沒有把我羞的要不的若說坐到天亮我自想要和你老人家談談哩爲甚麼要去當下卜誠卜信喫了酒先回家去卜老坐到五更天兩口兒打扮出來先請牛老在上磕下頭去牛老道孫兒我不容易看養你到而今而今多虧了你這外公替你成就了親事你如今是有房

屋了我從今日起就把店裏的事交付與你一切買賣
賒欠存留都是你自己主張我也老了累不起了只好
坐在店裏幫你照顧你只當尋個老夥計罷了孫媳婦
是好的只願你們夫妻百年偕老多子多孫磕了頭起
來請卜老爹轉上受禮兩人磕下頭去卜老道我外孫
女兒有甚不到處姑爺你指點他敬重上人不要違拗
夫主的言家下沒有多人凡事勤慎些休惹老人家著
急細寫牛浦成婚為後來重婚
罪案與匡超人傳一樣筆法兩個禮罷說著扶了起
來牛老又留親家喫早飯卜老不肯辭別去了自此牛
家嫡親三口兒度日牛浦自從娶親好些時不會到菴
裏去那日出去討賒帳順路往菴裏走走纔到浮橋口
見菴門外拴著五六匹馬馬上都有行李馬牌子跟著
走近前去看韋駝殿西邊橋上坐著三四個人頭戴大
氈帽身穿紬絹衣服左手拿著馬鞭子右手撚著鬚脚
下尖頭粉底皂靴蹻得高高的坐在那裏畫如牛浦不敢
進去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慌忙招手道小檀越你
怎麼這些時不來我正要等你說話哩快些進來牛浦
見他叫大著膽走了進去見和尚已經將行李收拾停

當恰待起身因喫了一驚道老師父你收拾了行李要
往那裏去老和尚道這外面坐的幾個人是京裏九門
提督齊大人那裏差來的齊大人當時在京會拜在我
名下而今他陞做大官特地打發人來請我到京裏報
國寺去做方丈我本不願去因前日有個朋友死在我
這裏他卻有個朋友到京會試去了我今借這個便到
京尋著他這個朋友把他的喪奔了回去也了我這一
番心願老和尚存心如此並非外慕繁
華故到京不久即退院入川我前日說有兩
本詩要與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內我此時也不得
功夫了你開箱自拏去看早已拜領還有一牀褥子不好帶
去還有些零碎器用都把與小檀越你替我照應等著
我回來牛浦正要問話那幾個人走進來說道今日天
色甚早還可趕得幾十里路請老師父快上馬休誤了
我們走道兒說著將行李搬出把老和尚簇擁上馬那
幾個人都上了牲口牛浦送了出來只向老和尚說得
一聲前途保重那一羣馬潑刺刺的如飛一般也似去
了牛浦望不見老和尚方纔回來自己查點一查點東
西把老和尚鎖房門的鎖開了取了下來出門反鎖了

菴門回家歇宿次日又到菴裏走走自想老和尚已去無人對證何不就認做牛布衣因取了一張白紙寫下五個大字道牛布衣寓內自此每日來走走又過了一個月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閒著把帳盤一盤見欠帳上入欠的也有限了每日賣不上幾十文錢又都是柴米上支銷去了合共算起本錢已是十去其七這店漸漸的撐不住了氣的眼睜睜說不出話來到晚牛浦回家問著他總歸不出一個清帳口裏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葉牛老氣成一病七十歲的人元氣衰了又沒有藥物補養病不過十日壽數已盡歸天去了牛浦夫妻兩口放聲大哭起來卜老聽了慌忙走過來見屍首停在門上叫著老哥眼淚如雨的哭了一場哭罷見牛浦在傍哭的言不得語不得說道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吩咐外甥女兒看好了老爹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牛浦揩淚謝了卜老當下同到卜老相熟的店裏除了一具棺材又拿了許多的布叫裁縫趕著做起衣裳來當晚入殮次早雇了八個脚子擡在祖墳安葬卜老還替他請了陰陽徐先生自己騎驢子同陰陽下去點了

穴看著親家入土又哭了一場同陰陽先生回來留著牛浦在墳上過了三日卜老一到家就有各項的人來要錢卜老都許著直到牛浦回家歸一歸店裏的本錢只抵得棺材店五兩銀子其餘布店裁縫脚子的錢都沒處出無計奈何只得把自己住的開半房子典與浮橋上抽閘板的閘牌子得典價十五兩除還清了帳還剩四兩多銀子卜老叫他留著些到開年清明替老爹成墳牛浦兩口子沒處住卜老把自己家裏出了一間房子叫他兩口兒搬來住下把房子交與閘牌子住了那日搬來卜老還辦了幾碗菜替他暖房卜老也到他房裏坐了一會只是想著死的親家就要哽哽咽咽的哭不覺已是除夕卜老一家過年兒子媳婦房中都有酒席炭火卜老先送了幾斤炭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又送了一桌酒菜叫他除夕在房裏立起牌位來祭奠老爹新年初一日叫他到墳上燒紙錢去又說道你到墳上去向老爹說我年紀老了這天氣冷我不能親自來替親家拜年說著又哭了牛浦應諾了去卜老直到初三纔出來賀節在人家喫了幾杯酒和些菜打從

浮橋口過見那開牌子家換了新春聯貼的花花綠綠的不由的一陣心酸流出許多眼淚來要家去忽然遇著姪女婿一把拉了家去姪女兒打扮著出來拜年拜過了留在房裏喫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團子來喫了兩個已經不喫了姪女兒苦勸著又喫了兩個婦女至纏死往不願活回來一路迎著風就覺得有些不好到晚頭疼發熱就睡倒了請了醫生來看有說是著了氣氣裏了痰的也有說該發散的也有說該用溫中的也有說老年人該用補藥的紛紛不一卜誠卜信慌了終日看著牛浦一早一晚的進房來問安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爹睡在牀上見牀眼裏鑽進兩個人來走到牀前手裏拿了一張紙遞與他看問別人都說不會看見有甚麼人此點隨無甚深意文卜老爹接紙在手看見一張花邊批文上寫著許多人的名字都用硃筆點了一單共有三十四五個人頭一名牛相他知道是他親家的名字末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禮再要問那人時把眼一眨人和票子都不見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結交官府致令親戚難依遨遊仕途幸遇宗誼可靠不知卜老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牛浦想學詩只從相與老爺上起見是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真乃自己沒有功名富貴而慕人之功名富貴者吾儒所謂巧言令色病於夏畦大雄所謂敵人矢概不是好狗也牛卜二老者乃不識字之窮人也其爲人之懇摯交友之肫誠反出識字有錢者之上作者於此等處所加意描寫其寄托良深矣

竊財物者謂之賊竊聲名者亦謂之賊牛浦既竊老布衣之詩又竊老僧之錢磬等件居然一賊矣故其開口便是賊談舉步便是賊事是書中第一等下流人物作者之所痛惡者也

前書寫匡超人庸惡陋劣極矣卻接手又寫一牛浦郎其庸惡陋劣更出其上是卽評家所謂吳道子畫牛頭馬面之說也妙在只用一牛布衣爲關鍵片帆飛渡絕無牽合之跡天目山樵

結親成婚一段寫牛卜二老言辭禮節誠樸無華卻又失之野大有古風又記

愛交游雪齋留客

話說卜老爹睡在牀上親自看見地府勾牌知道是要去世了卽把兩個兒子媳婦叫到跟前都吩咐了幾句遺言又把方纔看見勾批的話說了道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我立刻就要去了兩個兒子哭哭啼啼忙取衣服來穿上穿著衣服他口裏自言自語道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他是頭一個我是末一個他已是去得遠了我要趕上他去說著把身子一掙一頭倒在枕頭上兩個兒子都扯不住忙看時已沒了氣了遊戲後事都是現成的少不得修齋理七報喪開弔都是牛浦陪客這牛浦也就有幾個念書的人和他相與乘著人亂也夾七夾八的來往初時卜家也還覺得新色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一個生意人家只見這些之乎者也的人來講話覺得可厭非止一日那日牛浦走到菴裏菴門鎖著開了門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上面許多字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拾起一看上面寫道小弟董英在京師會試于馮琢菴年兄處得讀大作渴欲一晤以得識荆奉訪尊寓不值不勝悵悵明早幸駕少留片

刻以便趨教至禱至禱看畢知道是訪那個牛布衣的但見帖子上有渴欲識荆的話是不曾會過何不就認作牛布衣和他相會又想到他說在京會試定然是一位老爺且叫他竟到卜家來會我嚇他一嚇卜家弟兄兩個有何不可卜家弟兄何負於主意已定卽在菴裏取紙筆寫了一個帖子說道牛布衣近日館於舍親卜宅尊客過問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寫畢帶了出來鎖好了門貼在門上回家向卜誠卜信說道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他就是要做官的人我們不好輕慢如今要借重大爺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還要借重二爺捧出兩杯茶來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輝的事須幫襯一幫襯幾乎教壞了卜老兩個兒甚矣勢利之害人正如楊梅瘡一相接便沾染也卜家弟兄兩個聽見有官來拜也覺得喜出望外一齊應諾了第二日清早卜誠起來掃了客堂裏的地把團米的摺子搬在廳外廊簷下取六張椅子對面放好叫渾家生起炭爐子煨出一壺茶來尋了一個捧盤兩個茶杯兩隻茶匙又剝了四個圓眼一杯裏放兩個伺候停當直到早飯時候一個青

衣人手持紅帖一路問了來道這裏可有一位牛相公董老爺來拜卜誠道在這裏接了帖飛跑進來說牛浦迎了出去見轎子已落在門首董孝廉下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淺藍色緞圓領脚下粉底皂靴三綵鬚白淨面皮約有三十多歲光景進來了禮分賓主坐下董孝廉先開口道久仰大名又讀佳作想慕之極只疑先生老師宿學原來還這般青年更加可敬牛浦道晚生山鄙之人胡亂筆墨董老先生同馮琢翁過獎愧實多董孝廉道不敢卜信捧出兩杯茶從上面走下來送與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不知禮體老先生休要見笑董孝廉笑道先生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計論卜信聽見這話頸脖子都飛紅了接了茶盤骨都著嘴進去牛浦又問道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董孝廉道弟已授職縣令今發來應天候缺行李尚在舟中因渴欲一晤故此兩次奉訪今既已接教過今晚即要開船赴蘇州去矣牛浦道晚生得蒙青目一日地主之誼也不曾盡得如何便要去董孝廉道先生

我們文章氣誼何必拘這些俗情弟此去若早得地方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請教說罷起身要去牛浦攀留不住說道晚生即刻就來船上奉送董孝廉道這個也不敢勞了只怕弟一出去船就要開不得奉候當下打躬作別牛浦送到門外上轎去了牛浦送了回來卜信氣得滿臉通紅迎著他一頓數說道姑爺我至不濟也是你的舅丈人長親你叫我捧茶去這是沒奈何也罷了怎麼當著董老爺說我這是那裏來的話牛浦道但凡官府來拜規矩是該換三遍茶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見了我不說你也罷了你還來問我這些話這也可笑下流無恥卜誠道姑爺不是這樣說雖則我家老二捧茶不該從上頭往下走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跟前洒出來不惹的董老爺笑牛浦道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也就夠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纔笑卜信道我們生意人家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沒有借了多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說一個大膽的話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個老爺走進這屋裏來卜誠道沒的扯淡就算你相

與老爺你到底不是個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個說去還是坐著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喫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惡心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牛浦道不希罕麼明日向董老爺說擊帖子送到蕪湖縣先打一頓板子惡欄至此卻不知作者胸中那能發揮入骨即問諸他人兩個人一齊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養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就和到你到縣裏去講講看是打那個的板子牛浦道那個怕你就和你去當下兩人把牛浦扯著扯到縣門口知縣纔發二梆不會坐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好遇著郭鐵筆走來問其所以卜誠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養個恩人一石米養個仇人這是我們養他的不是了郭鐵筆也著實說牛浦的不是郭鐵筆尚能說公道話道尊卑長幼自然之理這話卻行不得但至親閒見官也不雅相當下扯到茶館裏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卜誠道牛姑爺倒也不是這樣說如今我家老爹去世了家裏人口多我弟兄兩個招攬不來難得當著郭先生在此我們把這話說一說外甥女少不是我們養著牛姑爺

也該自己做出一個主意來只管不尷不尬住著也不是事牛浦道你爲這話麼這話倒容易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自己過日不纏擾你們就是了當下喫完茶勸開這一場鬧三人又謝郭鐵筆郭鐵筆別過去了卜誠卜信回家牛浦賭氣來家拏了一牀被搬在菴裏來住沒的喫用把老和尚的鏡鉢叮嚀都當了閒著無事去望望郭鐵筆鐵筆不在店裏櫃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緞紳賣牛浦揭開一看看見淮安府安東縣新補的知縣董璫字彥芳浙江仁和人說道是我何不尋他去未等下流我亦忙走到菴裏捲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一架磬拏去當了二兩多銀子也不到卜家告說倒也不竟搭了江船恰好遇順風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要搭揚州船來到一個飯店裏店主人說道今日頭船已經開了沒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後上船牛浦放下行李走出店門見江沿上繫著一隻大船問店主人道這隻船可開的店主人笑道這隻船你怎上的起要等個大老官來包了纜走哩說罷走了進來走堂的拏了一雙箸子兩個小菜碟又是一碟

臘豬頭肉一碟子蘆蒿炒豆腐干一碗湯一大碗飯一齊搬上來牛浦問這菜和飯是怎算走堂的道飯是二釐一碗葷菜一分素的一半牛浦把這菜和飯都喫了又走出店門只見江沿上歇著一乘轎三擔行李四個長隨那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沉香色夾綢直裰粉底皂靴手擎白紙扇花白鬚鬚約五十多歲光景一雙刺蝟眼兩個鵝骨腮那人走出轎來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裏去說話的你們小心伺候似殿我到揚州另外賞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拿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船家唯唯聲搭扶手請上了船船家都幫著搬行李正搬得熱鬧店主人向牛浦道你快些搭去牛浦搥著行李走到船尾上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搖手叫他不要則聲把他安在煙篷底下坐牛浦見他們衆人把行李搬上了船長隨在艙裏擎出兩淮公務的燈籠來挂在艙口叫船家把爐銚擎出來在船頭上生起火來煨了一壺茶送進艙去天色已黑點起燈籠來四個長隨都到船後來辦盤子爐子上頓酒料理停當都捧到中艙裏點起一枝紅蠟燭來

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對了蠟燭桌上擺著四盤菜左手擎著酒杯右手按著一本書在那裏點頭細看看了一回拏進飯去喫了少頃吹燈睡了牛浦也悄悄睡下是夜東北風緊三更時分瀟瀟颯颯的下起細雨那煙篷蘆席上漏下水來牛浦翻身打滾的睡不著到五更天只聽得艙裏叫道船家爲甚麼不開船船家道這大跌的頂頭風前頭就是黃天蕩昨晚一號幾十隻船都灣在這裏那一個敢開少停天色大亮船家燒起臉水送進艙去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候著他們洗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只見兩個長隨打傘上岸去了一個長隨取了一隻金華火腿在船邊上向著港裏洗洗了一會那兩個長隨買了一尾時魚一隻燒鴨一方肉和些鮮筍芹菜一齊擎上船來船家量米煮飯幾個長隨過來收拾這幾樣肴饌整治停當裝做四大盤又燙了一壺酒捧進艙去與那人喫早飯喫過剩下的四個長隨擎到艙後板上齊坐著喫了一會喫畢打抹船板乾淨纔是船家在煙篷底下取出一碟蘿蔔干和一碗飯與牛浦喫牛浦也喫了那雨雖略止了

些風卻不會住到晌午時分那人把艙後開了一扇板一眼看見牛浦問道這是甚麼人船家陪著笑臉說道這是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那人道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艙來坐坐牛浦巴不得這一聲連忙從後面鑽進艙來便向那人作揖下跪那人舉手道船艙裏窄不必行這個禮你且坐下牛浦道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那人道我麼姓牛名瑤草字叫做玉圃我本是徽州人你姓甚麼牛浦道晚生也姓牛祖籍本來也是新安牛玉圃不等他說完便接著道你既然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和你祖孫相稱罷我們徽州人稱叔叔是公公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叔罷了牛浦聽了這話也覺愕然因見他如此體面不敢違拗因問道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牛玉圃道我不瞞你說我八轎的官也不知相與過多少那個不要我到衙門裏去我是懶出門而今在這東家萬雪齋家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人他圖我相與的官府多有些聲勢每年請我在這裏送我幾百兩銀留我代筆代筆也只是個名色我也不奈煩住在他家那個俗地方我自自在子午宮住你如今既認了我

自有用的著你處當下向船家說把他的行李拏進艙來船錢也在我這裏算船家道老爺又認著了一個本家要多賞小的們幾個酒錢哩宛是船家聲口這日晚飯就在艙裏陪著牛玉圃喫到夜風佳天已晴了五更鼓已到儀徵進了黃泥灘牛玉圃起來洗了臉攜著牛浦上岸走走走上岸向牛浦道他們在船上收拾飯費事這裏有個大觀樓素菜甚好我和你喫素飯罷回頭吩咐船上道你們自料理喫早飯我們往大觀樓喫飯就來不要人跟隨了說著到了大觀樓上得樓梯只見樓上先坐著一個戴方巾的人王義安戴方巾那人見牛玉圃嚇了一跳說道原來是老弟牛玉圃道原來是哥哥兩個平磕了頭那人問此位是誰牛玉圃道這是舍姪孫向牛浦道你快過來叩見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大衙門裏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快來叩見牛浦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橫頭走堂的搬上飯來一碗炒麵筋一碗膾腐皮三人喫著牛玉圃道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大老爺衙門裏相別直到而今王義安道那個齊大老爺牛玉圃道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王

義安道齊大老爺待我兩個人是沒得說的了。正說得稠密，忽見樓梯上又走上兩個戴方巾的秀才來。兩秀才戴方巾前面一個穿一件繭綢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後面一個穿一件元色直裰，兩個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走了上來，兩個秀才一眼看見王義安那穿繭綢的道：「這不是我們這裏豐家巷婊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那穿元色的道，怎麼不是他？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裏胡鬧，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面就是一口大嘴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兩個秀才越發威風，王玉圃走上去扯勸被兩個秀才啐了一口，說道：「你一個衣冠中人，這烏龜坐著一桌子喫飯，你不知道罷了。既知道還要來替他勸鬧，連你也該死了。」還不快走在這裏討沒臉。兩個秀才意謂王玉圃與不知卻是二十年前拜盟的好弟兄。王義安偶然搭桌喫飯，耳然浦那乖賊於此已窺破一二矣。王玉圃見這事不好，悄悄拉了牛浦，走下樓來，會了帳，急急走回去了。這裏兩個秀才把烏龜打了個臭死，店裏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了，不是兩個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後打的烏龜急了，在腰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

相公做好看錢，纔罷了。放他下去，王玉圃同牛浦上了船，開到揚州，一直攏了子午宮，下處道士出來接著，安放行李，常晚睡。下次日早晨，拏出一頂舊方巾和一件綢直裰來，遞與牛浦道：「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齋先生家，你穿了這個衣帽去。」牛浦郎當下叫了兩乘轎子，兩人坐了兩個長隨，跟著一個抱著氈包，一直來到河下。如見一個大高門樓，有七八個朝奉坐在板橋上，中間夾著一個奶媽，坐著說閑話。轎子到了門首，兩人下轎，走了進去。那朝奉都是認得的，說道：「牛老爺回來了，請在書房坐當，下走進了一個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到了廳上，舉頭一看，中間懸著一個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傍邊一行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苟政書兩邊，金箋對聯寫著：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著一軸倪雲林的畫，書案上擺著一大塊不曾琢過的璞玉，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鵝卵石砌成的地，循著塘沿走一路的朱紅欄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隔子中間懸著斑竹簾，有兩個小

么兒在那裏伺候見兩個走來揭開簾子讓了進去舉
眼一看裏面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間懸著一個
白紙墨字小匾是課花摘句四個字兩人坐下喫了茶
那主人萬雪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頭戴方巾萬雪齋
戴方巾
手搖金扇身穿澄鄉繭綢直裰脚下朱履出來同牛玉
圃作揖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說道這是舍姪孫見過
了老先生三人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下面又捧出一
道茶來喫了萬雪齋道玉翁爲甚麼在京耽擱這許多
時牛玉圃道只爲我的名聲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
寺就有許多人來求也有送斗方來的也有送扇子來
的也有送冊頁來的都要我寫字做詩還有那分了題
限了韻來要求教的晝日晝夜打發不清纔打發清了
國公府裏徐二公子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
兩回打發管家來請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
的前程到我下處來了幾次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
天臨行再三不肯放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著纔勉
強辭了來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
的因在袖口裏擎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萬雪齋接

詩在手便問這一位令姪孫一向不會會過多少尊庚
了大號是甚麼牛浦答應不出來平生未見如此排場
遂不能牛玉圃道他今年纔二十歲年幼還不會有號
出口
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只見一個小廝飛跑進來
稟道宋爺請到了萬雪齋起身道玉翁本該奉陪因第
七個小妾有病請醫家宋仁老來看弟要去同他斟酌
暫且告過你竟請在我這裏寬坐用了飯坐到晚去說
罷去了管家捧出四個小菜碟兩雙碗箸來擡桌子擺
飯牛玉圃向牛浦道他們擺飯還有一會功夫我和你
且在那邊走走那邊還有許多齊整房子好看當下領
著牛浦走過了一個小橋循著塘沿走望見那邊高高
低低許多樓閣那塘沿略窄一路栽著十幾顆柳樹牛
玉圃走著回過頭來向他說道方纔主人問著你話你
怎麼不答應牛浦眼瞪瞪的望著牛玉圃的臉說不覺
一脚踏了個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情事
宛然牛玉圃慌忙
來扶虧有柳樹攔著拉了起來鞋襪都濕透了衣服上
淋淋漓漓的半截水牛玉圃惱了沉著臉道你原來是
上不得臺盤的人忙叫小廝毡包裏擎出二件衣裳來

與他揜了先送他回下處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旁人閒話說破財主行蹤小子無良弄得老生掃興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卜氏兄弟雖做小生意之蠢人其待牛浦頗不薄何苦定要生事以侮弄之蓋牛浦初竊得一董老爺本無處可以賣弄不得不想到卜氏弟兄天下實有此等惡物一容他進門他便做出許多可惡勾當真無可奈何也

老爺二字平淡無奇之文也卜信捧茶之後三人角口乃有無數老爺字如火如花愈出愈奇正如平原君毛遂傳有無數先生字刪去一二卽不成文法而大減色澤矣

牛浦乃勢利黨心卑鄙不堪之人一出門卽遇見牛玉圃長隨之盛食品之豐體統之闊私心妬羨猶夫狗偷熱油又愛又怕認爲叔公固其情願觀於板縫裏偷張時早已醉心欲死矣

牛玉圃雖鄙陋不足道之徒然亦何至與烏龜拜盟此其中定有緣故夫時世遷流今非昔比既云二十

年前拜盟則二十年前之王義安尙未做烏龜可知或者義安亦是一個不安分之人江湖浮蕩當時曾與玉圃訂交彼此兄弟相稱其事已久今卒然見面未及深談而握手道故亦人情也玉圃云憶會晤在齊大老爺處而義安愕然是玉圃徒欲說大話以嚇牛浦非真記得別時情事又可知也

浦郎欲以董老爺嚇二卜不意

遇著牛玉圃真是小巫見大巫

牛玉圃自述兩段乃其平生得意之筆到處以之籠絡人者而不知已爲牛浦窺破他日雖無道士之閒談吾知牛浦亦必有以處玉圃何也天下惟至柔能制至剛老小二牛實有剛柔之別也

或謂王義安無故戴方巾上飯店何爲也者曰此無足怪也揚郡風俗妓院之宰櫃者非以妻妾爲生意者也總持其事而已往往住華居侈結納混跡衣冠隊中是其常事不知其底裏者無從而責之也兩秀才必係喫葷飯的學霸王義安素所畏服故受其打而不敢辯說耳

此回從方巾上生色而以大觀樓一鬧爲主蓋方巾

之不足爲輕重久矣天目山樵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不成模樣叫小厮騎轎子先送他回去牛浦到了下處惹了一肚子的氣把嘴骨都著坐在那裏自己不留心出了醜骨都著嚼恨誰坐了一會尋了一雙乾鞋襪喚了道士來問可會喫飯又不好說是沒有只得說喫了足足的飢了半天白牛玉圃在萬家喫酒直到更把天纔回來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牛浦不敢回言彼此住下次日一天無事第三日萬家又有人來請牛玉圃吩咐牛浦看著下處自己坐轎子去了牛浦同道士喫了早飯道士道我要到舊城裏木蘭院一個師兄家走走牛相公你在家裏坐著罷牛浦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頑頑當下鎖了門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一個茶館內坐下茶館裏送上一壺乾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來喫著道士問道牛相公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一向他老人家在這裏不見你相公來牛浦道也是路上遇著敝起來聯宗的

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誰問你來那董老爺好不好客記得我起初到他那裏時候纔送了帖子進去他就連忙叫兩個差人出來請我的轎我不曾坐轎卻騎的是個驢我要下驢差人不肯兩個人牽了我的驢頭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閣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響要命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自己迎了出來同我手挽著手走了進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辭他回來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著我騎上了驢口裏說道你此去若是得意就罷若不得意再來尋我這樣人真是難得我如今還要到他那裏去道士道這位老爺果然就難得了牛浦道我這東家萬雪齋老爺他是甚麼前程將來幾時有官做道士鼻子裏笑了一聲道萬家句只好你令叔祖去敬重他罷了若說做官只怕紗帽滿天飛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撫了他的去哩牛浦道這又奇了他又不是娼優綠卒爲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撫了去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我說與你你卻不可說出來萬家他自小是我們這河下萬有旗程家的書童自小跟在書

房伴讀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到十八九歲上就叫他做小司客牛浦道怎麼樣叫做小司客道士道我們這裏鹽商人家比如託一個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會官拜客每年幾百銀子辛俸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發一個家人去打聽料理這就叫做小司客了他做小司客的時候極其停當每年聚幾兩銀子先帶小貨後來就弄窩子不想他時運好那幾年窩價陡長他就尋了四五萬銀子便贖了身出來買了這所房子自己行鹽生意又好就發起十幾萬來萬有旗程家已經折了本錢回徽州去了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去年萬家娶媳婦他媳婦也是個翰林的女兒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那日大吹大打執事燈籠就擺了半街好不熱鬧到第三日親家要上門做朝家裏就唱戲擺酒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轎子擡了來坐在他那廳房裏萬家走了出來就由不的自己跪著作了幾個揖當時兌了一萬兩銀子出來纔糊的去不曾破相正說著木蘭院裏走出兩個道士來把這道士約了去喫齋道士告別去了牛浦自己喫

了幾杯茶走回下處來進了子午宮只見牛玉圃已經回來坐在樓底下桌上擺著幾封大銀子樓門還鎖著牛玉圃見牛浦進來叫他快開了樓門把銀子搬上樓去抱怨牛浦道適纔我叫看著下處你爲甚麼街上胡撞牛浦道適纔我站在門口遇見敝縣的二公在門口過他見我就下了轎子說道許久不見要拉到船上談談故此去了一會牛玉圃見他會官就不說他不是了因問道你這位二公姓甚八轎的官相與了多牛少不希罕一個二公牛浦道他姓李是北直人便是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牛玉圃道他們在官場中自然是聞我的名的牛浦道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牛玉圃道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因指著這個銀子道這就是雪齋家拿來的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醫生說是寒症藥裏要用一個雪蝦蟆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他拿三百兩銀子托我去買我沒的功夫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你如今去走一走罷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牛浦不敢違拗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鷄和些酒替他餞行在樓上喫著牛浦道方纔有一句話正要

向叔公說是做縣李二公說的牛玉圃道甚麼話牛浦道萬雪齋先生算同叔公是極好的了但只是筆墨相與他家銀錢大事還不肯相托李二公說他生平有一個心腹朋友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個人相好他就諸事放心一切都托叔公不但叔公發財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牛玉圃道他心腹朋友是那一個牛浦道是徽州的程明卿先生牛玉圃笑道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又是二十年前拜盟的朋友我怎麼不認的我知道喫完了酒各自睡下次日牛浦帶著銀子告辭叔公上船往蘇州去了次日萬家又來請酒牛玉圃坐橋子去到了萬家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裏一個姓顧一個姓汪相見作過了揖那兩個鹽商說都是親戚不肯僭牛玉圃的坐讓牛玉圃坐在首席喫過了茶先講了些窩子長跌的話擡上席來兩位一桌奉過酒頭一碗上的冬蟲夏草萬雪齋請諸位喫著說道像這樣東西也是外方來的我們揚州城裏偏生多一個雪蝦蟆就偏生尋不出來顧鹽商道還不曾尋著麼萬雪齋道正是揚州沒有昨日纔托玉翁令姪孫到蘇州尋去了汪鹽

商道這樣希奇東西蘇州也未必有只怕還要到我們徽州舊人家尋去或者尋出來萬雪齋道這話不錯一切的東西是我們徽州出的好卻是徽州人口氣顧鹽商道不但東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牛玉圃忽然想起問道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麼萬雪齋聽了臉就緋紅一句也答不出來牛玉圃道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前日還有書子與我還要足兩句說不日就要到揚州少不得要與雪翁敘一敘萬雪齋氣的兩手冰冷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顧鹽商道玉翁自古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我們今日且喫酒那些舊話不必談他罷了當晚勉強終席各自散去牛玉圃回到下處幾天不見萬家來請那日在樓上睡中覺一覺醒來長隨拏封書子上來說道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來的不等回書去了牛玉圃拆開來看刻下儀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太親母七十大壽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並求大筆書寫望即命駕往伊處至囑至囑牛玉圃看了這話便叫長隨叫了一隻小船飛往儀徵去當晚上船次早到丑壩上岸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

米店人說道是做埠頭的王漢家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個新門樓子裏面住牛玉圃走到王家一直進去見三間敞廳廳中間椅子上亮著一幅一幅的金字壽文左邊牕子口一張長桌一個秀才低著頭在那裏寫見牛玉圃進廳丟下筆走了過來牛玉圃見他穿著繭綢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就喫了一驚那秀才認得牛玉圃說道你就是大觀樓同烏龜一桌喫飯的今日又來這裏做甚麼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向那秀才道先生請坐這個不與你相干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也不作揖彼此坐下問道尊駕就是號玉圃的麼牛玉圃道正是王漢策道我這裏就是萬府下店雪翁昨日有書子來說尊駕爲人不甚端方又好結交匪類自今以後不敢勞尊了因向帳房裏稱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說道我也不留了你請尊便罷牛玉圃大怒說道我那希罕這一兩銀子我自己和萬雪齋說把銀子攢在椅子上王漢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強我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雪齋也不能會牛玉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王漢策道

恕不送了把手一拱走了進去牛玉圃只得帶著長隨在丑壩尋一個飯店住下口口聲聲只念著萬雪齋這狗頭如此可惡走堂的笑道萬雪齋老爺是極肯相與人的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纔不尷尬說罷走過去了牛玉圃聽在耳朵裏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走堂的方如此這般說出他是程明卿家管家最怕人挑揭他這個事你必定說出來他纔惱的長隨把這個話回覆了牛玉圃牛玉圃纔省悟道罷了我上了這小畜生的當了當下住了一夜次日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上船之後盤纏不足長隨又辭去了兩個只剩兩個粗夯漢子跟著一直來到蘇州找到虎邱藥材行內牛浦正坐在那裏見牛玉圃到迎了出來說道叔公來了牛玉圃道雪蝦蟆可曾有牛浦道還不曾有牛玉圃道近日鎮江有一個人家有了快把銀子擎來同著買去我的船就在閩門外當下押著他擎了銀子同上了船一路不說出走了幾天到了龍袍洲地方是個沒人煙的所在是日喫了早飯牛玉圃圓睜兩眼大怒道你可曉得我要打你哩牛浦嚇慌了道做孫子的又不曾得

罪叔公爲甚麼要打我呢牛玉圃道放你的狗屁你弄的好乾坤哩當下不由分說叫兩個秀漢把牛浦衣裳剝盡了帽子鞋襪都不留牽繩子網起來臭打了一頓擡著往岸上一擡他那一隻船就扯起篷來去了牛浦被他攢的發昏又攢倒在一個糞窖子跟前滾一滾就要滾到糞窖子裏面去只得忍氣吞聲動也不敢動過了半日只見江裏又來了一隻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個客人走上來糞窖子裏面出恭牛浦喊他救命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樣人被甚人剝了衣裳網倒在此牛浦道老爹我是蕪湖縣的一個秀才在糞窖子裏還要說謊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坐館路上遇見強盜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只饒的一命在此我是落難的人求老爹救我一救那客人驚道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去的麼我就是安東縣人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看見他精赤條條不像模樣因說道相公且站著我到船上取個衣帽鞋襪來與你穿著好上船去當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雙鞋一頂瓦楞帽與他穿戴起來說道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權戴著

到前熱鬧所在再買方巾罷還是方巾餘波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謝那客人扶了起來回到船裏滿船客人聽了這話都喫一驚問這位相公尊姓牛浦道我姓牛因拜問這位恩人尊姓那客人道在下姓黃就是安東縣人家裏做個小生意是戲子行頭經紀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裏人買些漆的行頭從這裏過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相公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裏去的且同我到安東在舍下住著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門裏去牛浦深謝了從這日就喫這客人的飯此時天氣甚熱牛浦被剝了衣服在日頭下網了半日又受了糞窖子裏薰蒸的熱氣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來那痢疾又是禁口痢裏急後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清只得坐在船尾上兩手抓著船板由他痾痾到三四天就像一個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船沿坐成兩條溝只聽得艙內客人悄悄商議道這個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還是趁他有口氣送上去若死了就費力了那位黃客人不肯他痾到第五天上忽然鼻子裏聞見一陣菘豆香向船家道我想口菘豆湯喫滿船人都不肯他說道我自家要喫

我死了也無怨衆人沒奈何只得攏了岸買些菘豆來煮了一碗湯與他喫過肚裏響了一陣痢出一拋大屎登時就好了扒進艙來謝了衆人睡下安息養了兩天漸漸復元到了安東先住在黃客人家黃客人替他買了一頂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雙鞋穿著去拜董知縣董知縣果然歡喜當下留了酒飯要留在衙門裏面住牛浦道晚生有個親戚在貴治還是住在他那裏便意思董知縣道這也罷了先生住在令親家早晚常進來走走我好請教牛浦辭了出來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爺相與十分敬重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兩三日進衙門不知如何借著講詩爲名順便撞兩處木鐘弄起幾個錢來黃家又把第四個女兒招他做個女婿在安東快活過日子不想董知縣就陞任去了接任的是個姓向的知縣也是浙江人交代時候向知縣問董知縣可有甚麼事托他董知縣道倒沒甚麼事只有個做詩的朋友住在貴治叫做牛布衣老寅臺青目一二足感盛情向知縣應諾了董知縣上京去牛浦送在一百里外到第三日纔回家渾家告訴他道昨日有個人來

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舅過路在這裏看你我留他喫了個飯去了他說下半年回來再來看你牛浦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舅舅不知是那一個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董知縣一路到了京師在吏部投了文次日過堂掣籤這時馮琢菴已中了進士散了部屬寓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董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馮主事迎著坐下敘了寒溫董知縣只說得一句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菴裏不會說這一番交情也不會說到安東縣會著的一番話又用著范進張靜齋在著稟道部裏大人升堂了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到部就掣了一個貴州知州的籤忽忽束裝赴任去了不會再會馮主事馮主事過了幾時打發一個家人寄家書回去又掣出十兩銀子來問那家人道你可認得那牛布衣牛相公家人道小的認得馮主事道這是十兩銀子你帶回去送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菴裏住寄個的信與他不可有誤這銀子說是我帶與牛奶奶盤纏的馮琢菴友誼卻也不薄管家領了主命回家見了主母辦理家務事畢走到一個僻巷

內一扇籬笆門關著管家走到門口只見一個小兒開門出來手裏拿了一個筭箕出去買米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爺差來的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坐內小兒就走進去了又走了出來問道你有甚話說管家問那小兒道牛奶奶是你甚麼人那小兒道是大姑娘管家把這十兩銀子遞在他手裏說道這銀子是我家老爺帶與牛奶奶盤纏的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甘露庵內寄個的信與你免得懸望小兒請他坐著把銀子接了進去管家看見中間懸著一軸稀破的古畫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六張破丟不落的竹椅天井裏一個土臺子臺子上一架藤花藤花旁邊就是籬笆門寫出寒涼之坐了一會只見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手裏又拿了一個包子包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道我家大姑說有勞你這個送給你買茶喫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爺多謝說的話我知道了管家承謝過去了牛奶奶接著這個銀子心裏悽惶起來說他恁大年紀只管在外頭又沒個兒女怎生是好我不如趁著這幾兩銀子走到蕪湖去尋他回來也是一場事主意已定把這兩閒

破房子鎖了交與鄰居看守自己帶了姪子搭船一路來到蕪湖竟到浮橋口甘露庵兩扇門掩著推開進去韋陀菩薩面前香爐燭臺都沒有了又走進去大殿上榻子倒的七橫八豎天井裏一個老道人坐著縫衣裳問著他只打手勢原來又啞又聾問他這裏面可有一個牛布衣他拿手指著前頭一間屋裏牛奶奶帶著姪子復身走出來見韋陀菩薩旁邊一間屋又沒有門走了進去屋裏停著一具大棺材面前放著一張三隻腿的桌子歪在半邊棺材上頭的魂旛也不見了只剩了一根棍鬼氣逼人棺材頭頭上有字又被那屋上沒有瓦雨零下來把字跡都剝落了只有大明兩字第三字只得一橫牛奶奶走到這裏不覺心驚肉顫那寒毛根根都豎起來又走進去問那道人道牛布衣莫不是死了道人把手搖兩搖指著門外他姪子道他說姑爺不會死又到別處去了牛奶奶又走到巷外沿街細問人都說不聽見他死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裏郭鐵筆道他麼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了牛奶奶此番得著實信立意往安東去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錯中有錯

無端更起波瀾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結不知牛奶奶會到安東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牛浦未嘗不同安東董老爺相與後來至安東時董公未嘗不迎之致敬以有禮然在子午宮會道士時則未嘗一至安東與董公相晉接也刮刮而談謔出許多話說書中之道士不知是謊書外之閱者深知其謊行文之妙真李龍眠白描手也

想萬雪齋亦無甚布施道士處而牛玉圃時時呵奉道士又厭聽久矣茶社中一席之談固是多嘴亦是不平之鳴

牛浦之才十倍玉圃如說會見本縣二公可謂斟酌盡善之至若說會見縣尊則玉圃必不見信知牛浦斷乎無此臉面也惟有二公在不卽不離之間真舌上生蓮之筆

打牛浦時只說得一句你弄的好乾坤更不必多話此又是玉圃極在行處假使細細數說牛浦必有辭以對曰叔公會親口說與明卿先生是二十年拜盟弟兄而玉圃反無說以自解矣

寫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對匡超人之事父未嘗非孝牛浦之念詩未嘗非好學匡超人遇景蘭江便溺於勢利牛浦一讀牛布衣詩便想相與大老官匡超人停妻再娶牛浦亦停妻再娶而匡超人因搭鄭老爹船而後爲其婿牛浦亦趁黃客人船而後爲其婿亦復相似但一爲前婚一爲後婚又同而不同天目山樵

如董英者亦可爲好風雅重斯文矣而與牛浦相處多時曾不辨其爲黎邱之鬼可知其胸中全無黑白又記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黃家把門面一帶三四間屋都與他住他就把門口貼了一個帖上寫道牛布衣代做詩文虧他大膽那日早上正在家裏閒坐只聽得有人敲門以爲是要代做詩文者來了開門讓了進來原來是蕪湖縣的一個舊鄰居這人叫做石老鼠是個有名的無賴而今卻也老了牛浦見是他來嚇了一跳心虛只得同他

作揖坐下自己走進去取茶渾家在屏風後張見迎著他告訴道這就是去年來的你長房舅舅今日又來了牛浦道他那裏是我甚麼舅舅接了茶出來遞與石老鼠喫石老鼠道相公我聽見你恭喜又招了親在這裏甚是得意牛浦道好幾年不會會見老爹而今在那裏發財言之囉口故石老鼠道我也只在淮北山東各處走走而今打從你這裏過路上盤纏用完了特來拜望你借幾兩銀子用你千萬幫我一一個忙牛浦道我雖則同老爹是個舊鄰居卻從來不會通過財帛況且我又是客邊借這親家住著那裏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爹石老鼠冷笑道你這小孩子就沒有良心了是無賴聲口想著我當初揮金如土的時節你用了我不知多少而今看見你在人家招了親留你個臉面不好就說你倒回出這樣話來牛浦發了急道這是那裏來的話你就揮金如土我幾時看見你金子幾時看見你的土你一個年尊人不想做些好事只要在光水頭上鑽眼騙人惡石老鼠道牛浦郎你不要說嘴想著小時做的些醜事瞞的別人可瞞不過我況且你停妻娶妻在那裏騙了

卜家女兒在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該當何罪你不乖的拿出幾兩銀子來我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講牛浦跳起來道那個怕你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老鼠誤矣他不怕東安縣當下兩人揪扭出了黃家門一直來到縣門口遇著縣裏兩個頭役認得牛浦慌忙上前勸住問是甚麼事石老鼠就把他小時不成人的事說騙了卜家女兒到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卜家女兒並非騙來即黃家女兒亦非騙來只停妻再娶實非冤枉又冒名頂替多少混帳的事牛浦道他是我們那裏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而今越發老而無恥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裏他冒認是我舅舅騙飯喫今年又平空走來問我要銀子那有這樣無情無理的事幾個頭役道也罷牛相公他這人年紀老了雖不是親戚到底是你的一個舊鄰居想是真正沒有盤費了自古道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此時有錢也不服氣拿出來給他我們衆人替你墊幾百文送他去罷石老鼠還要爭衆頭役道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好你一個年尊人不要討沒臉面喫了苦兩番說話一軟一硬真石老鼠聽見這話方纔不敢

多言了接著幾百錢謝了衆人自去牛浦也謝了衆人回家纔走得幾步只見家門口一個鄰居迎著來道牛相公你到這裏說話當下拉到一個僻淨巷內告訴他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突接卻是從石老鼠之言順手連絡全書每用此法牛浦道同誰吵鄰居道你剛纔出門隨即一乘轎子一擔行李一個堂客來家你家娘子接了進去這堂客說他就是你的前妻要你見面在那裏同你家黃氏娘子吵的狠娘子托我帶信叫你快些家去牛浦聽了這話就像提在冷水盆裏一般不覺自心裏明白自然是石老鼠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我亦以爲然也沒奈何只得硬著膽走了來家到家門口站住腳聽一聽裏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是個浙江人便敲門進去和那婦人對了面彼此不認得黃氏道這便是我家的了你看可是你的丈夫牛奶奶奶問道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實在並非牛布衣牛浦道我怎不是牛布衣但是我認不得你這位奶奶牛奶奶道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你這廝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掛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此亦題中應有之義但冒名事實謀

害是我怎肯同你開交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也最多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這又出奇了牛奶奶道怎麼不是我從蕪湖縣問到甘露庵一路問來說在安東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須要還我丈夫當下哭喊起來叫跟來的姪子將牛浦扭著牛浦今日牛奶奶上了轎第二扭了一直喊到縣前去了正值向知縣出門就喊了冤知縣叫補詞來當下補了詞出差拘齊了人掛牌第二日午堂聽審這一天知縣坐堂審的是三件第一件爲活殺人命事告狀的是個和尚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見人家放的許多牛內中有一條牛見這和尚把兩眼睜睜的只望著他和尙覺得心動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和尙慌到牛跟前跪下牛伸出舌頭來舐他的頭舐著那眼淚越發多了和尙方纔知道是他的父親轉世因向那人家哭著求告施捨在庵裏供養著不想被庵裏鄰居牽去殺了所以來告狀就帶施牛的這個人做干證向知縣取了和尙口供叫上那鄰居來問鄰居道小的三四日前是這和尙牽了這個牛來賣與小的小的買到手就殺了和尙昨日又來

向小的說這牛是他父親變的要多賣幾兩銀子

說是父親

變的卻又只要多賣兩銀子賣少了要來找價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吵起來小的聽見人說這牛並不是

他父親變的這和尚積年剃了光頭把鹽搽在頭上走

到放牛所在見那極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

舌頭來舐他的頭牛但凡舐著鹽就要淌出眼水來他

就說是他父親和尚的父親卻也不少

到那人家哭著求施捨施捨了來就賣錢用不是一遭了這回又拿這事告小的

求老爺做主向知縣叫那施牛的人問道這牛果然是

你施與他家的不會要錢施牛的道小的白送與他不

會要一個錢的知縣道輪迴之事本屬渺茫那有這個

道理況既說父親轉世不該又賣錢用這禿奴可惡極

了卽丟下籤來重責二十趕了出去第二件爲毒殺兄

命事告狀人叫做胡賴告的是醫生陳安向知縣叫上

原告來問道他怎樣毒殺你哥子胡賴道小的哥子害

病請了醫生陳安來看他用了一劑藥小的哥子次日

就發了跑躁跳在水裏淹死了這分明是他毒死的向

知縣道平日有響無響胡賴道沒有響向知縣叫上陳

安來問道你替胡賴的哥子治病用的是甚麼湯頭陳

安道他本來是個寒症小的用的是荆防發散藥藥內

放了八分細辛當時他家就有個親戚是個團臉矮子

在傍多嘴說是細辛用到三分就要喫死了人本草上

那有這句話落後他哥過了三四日纔跳在水裏死了

與小的甚麼相干青天老爺在上就是把四百味藥藥性都查遍了也沒有見那味藥是喫了該跳河的這是那裏說起醫生行著道怎當得他這樣誣陷求老爺做主向知縣道這果然也胡說極了醫家有割股之心況且你家有病人原該看守好了爲甚麼放他出去跳河與醫生何干這樣事也來告狀一齊趕了出去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狀爲謀殺夫命事文最忌直以上二笑使文勢稍曲耳然以殺夫命事三博觀者一日都是子虛烏有以見末世才訟往往有之惟公生明宜虛心以聽耳向知縣叫上牛奶奶去問牛奶奶悉把如此這般從浙江尋到蕪湖從蕪湖尋到安東他現掛著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問他要問誰要向知縣道這也怎麼見得向知縣問牛浦道牛生員你一向可認得這個人牛浦道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並認不得他丈夫丈他

夫詩稿是認得的。他忽然走到生員家要起丈夫來，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事。是和尙枕箱中來向知縣向牛奶奶道：「眼見得這生員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的踪跡，你到別處去尋訪你丈夫去罷。」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定要向知縣替他伸冤，纏的向知縣急了，說道：「也罷我這裏差兩個衙役把這婦人解回紹興，你到本地告狀去。」我那裏管這樣無頭官事？推到紹興卸教紹興官如何審今之所謂能員往往如此凡謠言必非無因○如此兩節豈盡脫空卻不知非但人命是假連相與的詩牛生員你也請回去罷說罷便退了堂人亦不真也

兩個衙役把牛奶奶解往紹興去了。只因這一件事傳的上司知道，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放著人命大事都不問，要把向知縣訪問參處。按察司具揭到院，這按察司姓崔，是太監的姪兒，陰襲出身，做到按察司這日，叫幕客敍了揭帖稿，取來燈下自己細看，爲特參昏庸不職之縣令，以肅官方事。內開安東縣知縣向鼎許多事故，自己看了又念念了，又看燈燭影裏只見一個人雙膝跪下，崔按察舉眼一看，原來是他門下的一個

戲子叫做鮑文卿。按察司道：「你有甚麼話起來說？」鮑文卿道：「方纔小的看見大老爺要參處的，這位是安東縣向老爺，這位老爺小的也不會認得，但自從七八歲學戲在師父手裏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這老爺是個大才子，大名士，今人從七八歲讀書未必念及作者如今二十多年了，纔做得一個知縣，好不可憐。如今又要因這事參處了，況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參處罷？」按察司道：「不想你這一個人倒有愛惜才人的念頭，你倒有這個意思，難道我倒不肯只是如今免了他這一個革職，他卻不知道是你救他。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個書子，此書爲何寫所靠者太監姪兒耳把你送到他衙門裏去叫他謝你幾百兩銀子回家做個本錢。」鮑文卿磕頭謝了按察司，吩咐書房小廝去向幕賓說：「這安東縣不要參了，過了幾日果然差一個衙役拿著書子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向知縣把書子拆開一看，大驚忙叫快開宅門，請這位鮑相公進來，向知縣便迎了出去。鮑文卿青衣小帽走進宅門，雙膝跪下，便叩老爺的頭，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向知縣雙手來扶，要

同他敘禮他道小的何等人敢與老爺施禮向知縣道你是上司衙門裏人況且與我有恩怎麼拘這個禮快請起來好讓我拜謝他再三不肯向知縣拉他坐他斷然不敢坐向知縣急了說崔大老爺送了你來我若這般待你崔大老爺知道不便鮑文卿道雖是老爺要格外擡舉小的但這個關係朝廷體統小的斷然不敢立著垂手回了幾句話退到廊下去了向知縣托家裏親戚出來陪他也斷不敢當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纔歡喜了坐在管家房裏有說有笑次日日向知縣備了席擺在書房裏自己出來陪斟酒來奉他跪在地下斷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縣沒奈何只得把酒席發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喫了他還上來謝賞向知縣寫了謝按察司的稟帖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他一釐也不敢受說道這是朝廷頒與老爺們的俸銀小的乃是賤人怎敢用朝廷的銀子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養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爺天恩留小的一條狗命向知縣見他說到這田地不好強他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個稟帖稟按察司又留他住了幾天差人送他回

京按察司聽見這些話說他是個馱子也就罷了又過了幾時按察司升了京堂把他帶進京去不想一進了京按察司就病故了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來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裏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裏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臺城裏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一個僻巷裏面總有一個地方懸著燈籠賣茶插著時鮮花朵烹煮上好的雨水茶社裏坐滿了喫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淒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

燈船鼓聲一響兩邊簾捲窗開河房裏焚的龍涎沉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裏的月色煙光合成一片望著如閨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粧炫服招接四方遊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寫秦淮風景百世之下猶令人神往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這聚寶門當年說每日進來有百牛千豬萬擔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個牛一萬個豬糧食更無其數鮑文卿進了水西門到家和妻子見了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如今仍舊做這戲行營業他這戲行裏淮清橋是三個總寓一個老郎廟水西門是一個總寓一個老郎廟總寓內都掛著一班一班的戲子牌凡要定戲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個日子鮑文卿卻是水西門總寓掛牌他戲行規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齊上了廟燒過香坐在總寓那理品出不是來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一個字也不敢拗的還有洪武年間起手的班子一班十幾個人每班立一座石牌在老郎廟裏十幾個人共刻在一座牌上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牌上的子孫出來學戲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幾歲年紀就稱爲

老道長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長說了方纔敢行鮑文卿祖父的名字卻在那第一座牌上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裏笙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點了出來也有斷了弦的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壅他查出來放在那裏到總寓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纔走進茶館只見一個人坐在那裏頭戴高帽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獨自坐在那裏喫茶鮑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錢麻子見了他來說道文卿你從幾時回來的請坐喫茶鮑文卿道我方纔遠遠看見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走到我這裏來喫茶原來就是你這老屁精當下坐了喫茶錢麻子道鮑文卿你在京裏走了一回見過幾個做官的回家就拿翰林科道來嚇我鮑文卿道兄弟不是這樣說像這衣服靴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這樣衣裳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今世讀書人無甚異於戲子錢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南京這些鄉紳人家壽誕或是喜事我們只拿一副蠟燭去他就

要留我們坐著一桌喫飯憑他甚麼大官他也只坐在

下面若遇同席有幾個學裏酸子我眼角裏還不會看見他哩鮑文卿道兄弟你說這樣不安本分的話豈但來生還做戲子連變驢變馬都是該的錢麻子笑著打了她一下茶館裏拿上點心來喫喫著只見外面又走進一個人來頭戴浩然巾身穿醬色綢直裰脚下粉底皂靴手執龍頭拐杖走了進來錢麻子道黃老爹到這裏來喫茶黃老爹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二位到跟前纔認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眼睛該花了文卿你幾時來的鮑文卿道到家不多幾日還不會來看老爹日子好過的快相別已十四年記得我出門那日還在國公府徐老爺裏面看著老爹扮了一齣茶博士纔走的故意要說出他元形○老爹而今可在班裏了黃老爹搖手道我久已不做戲子了坐下添點心來喫向錢麻子道前日南門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你怎麼不到錢麻子道那日我班裏有生意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定了我徒弟的戲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鮑文卿道那個薛鄉紳黃老爹道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和我同年今年八十二歲朝廷請他做

鄉飲大賓了鮑文卿道像老爹拄著拐杖緩步細搖依我說這鄉飲大賓就該是老爹做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爹這個體統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尙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老爹這個排場罷了那老畜生不曉的這話是笑他反忻忻得意當下喫完了茶各自散了鮑文卿雖則因這些事看不上眼自己卻還要尋幾個孩子起個小班子因在城裏到處尋人說話那日走到鼓樓坡上遇著一個人有分教邂逅相逢舊交更添氣色婚姻有分子弟亦被恩光畢竟不知鮑文卿遇的是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前半結過牛浦郎遞入鮑文卿傳命案三件其情節荒唐略同兩虛一實襯托妙無痕跡寫向知縣是個通才卻不費筆墨只用一兩句點逗大略又從鮑文卿口中傳述行文深得避實擊虛之妙鮑文卿之做戲子乃其祖父相傳之世業文卿溷跡戲行中而矯矯自好不愧其爲端人正士雖做戲子庸何傷天下何嘗不有士大夫而身爲戲子之所爲者則名儒而實戲也今文卿居然一戲子而實不愧

於士大夫之列則名戲而實儒也南華云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書中如揚州如西湖如南京皆名勝之最定當用特筆提出描寫作者用意已囊括荆楚歲時東京夢華諸筆法故令閱者讀之飄然神往不知其何以移我情也

優伶賤輩不敢等於士大夫分宜爾也乃晚近之士大夫往往於歌酒場中輒拉此輩同起同坐以爲雅輒也脫俗也而此輩久而習慣竟以爲分內事有不如是者卽目以爲不在行一二寒士在坐不惜多方以揶揄之彼富貴中人方且相視而笑毫然不怪嗚呼其識見真出文卿下也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覓孩子學戲走到鼓樓坡上他纔上坡遇著一個人下坡鮑文卿看那人時頭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綢直裰脚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手裏拿著一張破琴琴上貼

著一條白紙紙上寫著四個字道修補樂器鮑文卿趕上幾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麼那人道正是鮑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館裏坐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拿了一壺茶來喫著鮑文卿道老爹尊姓那人道賤姓倪鮑文卿道尊府在那裏那人道遠哩舍下在三牌樓鮑文卿道倪老爹你這修補樂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麼倪老爹道都可以修得的鮑文卿道在下姓鮑舍下住在水西門原是梨園行業因家裏有幾件樂器壞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還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倪老爹道長兄你共有幾件樂器鮑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拿來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也不過一兩日功夫我只擾你一頓早飯晚間還回家去鮑文卿道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見怪又道幾時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閒後日來罷當下說定了門口挑了一擔茯苓糕來鮑文卿買了半斤同倪老爹喫了彼此告別鮑文卿道後日清晨專候老爹倪老爹應諾去了鮑文卿回來和渾家說

下把樂器都揩抹乾淨了搬出來擺在客座裏到那日清晨倪老爹來了喫過茶點心拿這樂器修補修了一回家裏兩個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鮑文卿陪著倪老爹喫了到下午時候鮑文卿出門回來向倪老爹道卻是怠慢老爹的緊家裏沒個好菜蔬甚爲不恭我而今約同老爹去酒樓上坐坐這樂器丟著明日再補罷倪老爹道爲甚麼又要取擾當下兩人走出來到一個酒樓上揀了一個僻淨座頭坐下堂倌過來問可還有客倪老爹道沒有客了你這裏有些甚麼菜走堂的疊著指頭數道肘子鴨子黃悶魚醉白魚雜膾單鷄白切肚子生燻肉京燻肉燻肉片煎肉圓悶青魚煮鱧頭還有便碟白切肉倪老爹道長兄我們自己人喫個便碟罷鮑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倌先拿賣鴨子來喫酒再燻肉片帶飯來堂倌答應照他點的小菜吩咐下去須臾捧著一賣鴨子兩壺酒上來鮑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盃坐下喫酒因問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個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生涯那倪老爹歎一口氣道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

了二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張靜齋云禮有是活書乃拿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餬口原是沒奈何的事鮑文卿驚道原來老爹是學校中人我大膽的狠了請問老爹幾位相公老太太可是齊眉倪老爹道老妻還在從前倒有六個小兒而今說不得了鮑文卿道這是甚麼原故倪老爹說到此處不覺悽然垂下淚來鮑文卿又斟一杯酒遞與倪老爹說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倪老爹道這話不說罷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鮑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說倪老爹道不瞞你說我是六個兒子死了一個而今只得第六個小兒子在家裏那四個說著又忍著不說了鮑文卿道那四個怎的倪老爹被他問急了說道長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我不瞞你說那四個兒子我都因沒有喫用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住的眼裏掉下淚來好文說道這是個可憐了倪老爹垂淚道豈但那四個賣了這一個小的將來也留不住也要賣與人去可慘鮑文卿

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捨得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著餓死不如放他一條生路鮑文卿著實傷感了一會說道這件事我到有個商議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說倪老爹道長兄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有何妨鮑文卿正待要說又忍住道不說罷這話說了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云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鮑文卿云說了怕惹老爹怪前後相對倪老爹道豈有此理任憑你說甚麼我怎肯怪你鮑文卿道我大膽說了罷倪老爹道你說你說鮑文卿道老爹比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若是賣到他州別府就和那幾個相公一樣不見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多歲生平只得一個女兒並不會有個兒子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爹我撫養他成人平日逢時遇節可以到老爹家裏來後來老爹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爹這可以使得的麼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兒子恩星照命我有甚麼不肯但是既過繼與你累你撫養我那裏還收得你的銀子鮑文卿道說那裏話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說罷彼此又喫了一回會了帳

出得店門趁天色未黑倪老爹回家去了鮑文卿回來便把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乃眷也歡喜次日倪老爹清早來補樂器會著鮑文卿說昨日商議的話我回去和老妻說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爲定擇個好日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鮑文卿大喜自此兩人呼爲親家過了幾日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爹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憑著左鄰開絨線店張國重右鄰開香蠟店王羽秋兩個鄰居都到了那文書上寫道立過繼文書倪霜峯今將第六子倪廷璽年方一十六歲因日食無措夫妻商議情愿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爲義子改名鮑廷璽此後成人婚娶俱係鮑文卿撫養立嗣承祧兩無異說如有天年不測各聽天命今欲有憑立此過繼文書永遠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過繼文書倪霜峯憑中鄰張國重王羽秋都畫了押鮑文卿拏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鮑文卿又謝了衆人自此兩家來往不絕這倪廷璽改名鮑廷璽甚是聰明伶俐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不肯叫他學戲送他讀了兩年書幫著當家管班十八歲上倪

老爹去世了鮑文卿又拏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自此以後鮑廷璽著實得力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婿鮑文卿說他是正經人家兒子比親生的還疼些文卿實每日喫茶喫酒都帶著他在外攬生意都同著他賺幾個錢添衣帽鞋襪又心裏算計要替他娶個媳婦那日早上正要帶著鮑廷璽出門只見一個人騎了一匹騾子到門口下了騾子進來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老爺你幾時過江來的邵管家道特過江來尋鮑師父鮑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請他坐下拿水來洗臉拿茶來喫喫著問道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想是過來定戲的你家大老爺在府安否邵管家笑道正是爲此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鮑師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鮑文卿道我家現有一個小班自然該去伺候只不知要幾時動身邵管家道就在出月動身說罷邵管家叫跟騾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騾子打

發回去邵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這是五十兩定銀鮑師父你且收了其餘的領班子過去再付文卿收了銀子當晚整治酒席大盤大碗留邵管家喫了半夜次日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買了四五天雇了船先過江去了鮑文卿也就收拾帶著鮑廷璽領了班子到天長杜府去做戲做了四十多天回來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父子兩個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那一班十幾個小戲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襖一雙鞋襪各家父母知道也著實感恩又來謝了鮑文卿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裏做戲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戲五更天散了戲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他父子兩個在上河澡堂子裏洗了一個澡喫了些茶點心慢慢走回家到了家門口鮑文卿道我們不必攏家了內橋有個人家定了明日的戲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已可遞入歸不入脈但作一伏筆留之數回杜少卿矣以後蓋全書總不肯使一直筆也當下鮑廷璽跟著兩個人走到坊口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兩對紅黑帽一柄遮陽一頂大轎知是外府官過父子兩個站在房

簷下看讓那傘和紅黑帽過去了遮陽到了跟前上寫著安慶府正堂鮑文卿正仰臉看著遮陽轎子已到那轎子裏面的官看見鮑文卿喫了一驚鮑文卿回過臉來看那官時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爺他原來陞了轎子纔過去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鮑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陞了來的那人道是太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家河房裏請鮑師父在那裏去相會說罷飛跑趕著轎子去了鮑文卿領著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裏買了一個手本上寫門下鮑文卿叩走到張家河房門口知道向太爺已經回寓了把手本遞與管門的說道有勞太爺稟聲我是鮑文卿來叩見太老爺門上人接了手本說道你且伺候著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棧上坐了一會裏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門上的太爺問有個鮑文卿可曾來恐門上不知而阻隔也門上人道來了有手本在這裏慌忙傳進手本去只聽得裏面道快請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候著自己跟了管門的進去走到河房來向知縣已

是紗帽便服迎了出來笑著說道我的老友到了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向知縣雙手扶住說道老友你若只管這樣拘禮我們就難相與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個橈子上坐了向知府坐下說道文卿自同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你的鬍子卻也白了許多鮑文卿立起來道太老爺高陞小的多不知道不會叩得大喜向知府道請坐下我告訴你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個二府今年纔陞到這裏你自從崔大人死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可知鮑文卿道小的本是戲子出身回家沒有甚事依舊教一小班子過日向知府道你方纔同走的那少年是誰鮑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兒子帶在公館門口不敢進來向知府道爲甚麼不進來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當下一個小廝領了鮑廷璽進來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頭向知府親手扶起問你今年十幾歲了鮑廷璽道小的今年十七歲了向知府道好個氣質像正經人家的兒女叫他坐在他父親傍邊向知府道文卿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麼鮑

文卿道小的不曾教他學戲他念了兩年書而今跟在班裏記帳向知府道這個也好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這裏喫了飯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說罷換了衣服起身上轎去了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家們房裏管宅門的王老爹本來認得彼此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看見王老爹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滿嘴有鬍子了王老爹極其歡喜鮑廷璽拿出一個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裏頭裝著一錠銀子送與他鮑廷璽作揖謝了坐著說些閒話喫過了飯向知府直到下午纔回來換去了大衣服仍舊坐在河房裏請鮑文卿父子兩個進來坐下說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不得和你細談爲結親張本因叫小厮在房裏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且收著我去之後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托與人領著你在半個月內同令郎到我衙門裏來我還有話和你說鮑文卿接著銀子謝了太老爺的賞說道小的總在半個月內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裏來請安當下又留他喫了酒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今日內橋人家

定的戲不曾照看銀子亦未往拜卻是疎忽了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爺的行回家同渾家商議把班子暫托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著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頭繩肥皂之類帶與衙門裏各位管家又過了幾日在水西門搭船到了池口只見又有兩個人搭船艙內坐著彼此談及鮑文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裏去的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裏的書辦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個買酒買肉請他喫著晚上候別的客人睡著了便悄悄向鮑文卿說有一件事只求太爺批一個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又有一件事縣裏詳上來只求太爺駁下去這件事竟可以送你三百兩鮑太爺在我們太老爺跟前懇個情罷可見此輩見事生風無所不至鮑文卿道不瞞二位老爹說我是個老戲子乃下賤之人蒙太老爺擡舉叫到衙門裏來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那兩個書辦道鮑太爺你疑惑我這話是說慌麼只要你肯說這情上岸先兌五百兩銀子與你鮑文卿笑道我若是歡喜銀子當年在安東縣會賞過我五百兩銀子我不敢受自己知道是個窮命須

是骨頭裏掙出來的錢纔做得肉我怎肯瞞著太老爺拿這項錢好文卿此天地間至理誰肯想到此況且他若有理斷不肯拿出幾百兩銀子來尋情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就要叫那邊受屈豈不喪了陰德憤說人情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門裏好修行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也要各人保著自己的身家性命倒去勸戒他真好文卿然而此輩聞之則不入耳之言也幾句說的兩個書辦毛骨悚然一場沒趣扯了一個淡罷了次日早晨到了安慶宅門上投進手本去向知府叫將他父子兩人行李搬在書房裏面住每日同自己親戚一桌喫飯又拿出許多綢和布來替他父子兩個裏裏外外做衣裳一日向知府走來書房坐著問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鮑文卿道小的是窮人這件事還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有一句話若說出來恐怕得罪你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個心願鮑文卿道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小的怎敢不依向知府道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他有一個小女兒生得甚是乖巧老婆著實疼愛他帶在房裏梳頭裹脚都是老婆

親手打扮今年十七歲了和你令郎是同年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我把投身紙都查了賞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兒子小王我又替他買了一個部裏書辦名字五年考滿便選一個典史雜職你若不棄嫌便把你令郎招給他做個女婿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這個你可肯麼鮑文卿道太老爺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盡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說了他極歡喜你令郎的這事不要你費一個錢你只明日拿一個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牀帳被褥衣服首飾酒席之費都是我備辦齊了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個現成公公罷了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向知府雙手扶起來說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將來我還要爲你的情哩次日鮑文卿拏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回拜了到晚上三更時分忽然撫院一個差官一匹馬同了一位二府擡了轎子一直走上堂來叫請向太爺出來故作驚人之筆此文家狡猾伎倆然而正與前文崔按察參處事相照則向知府此番感恩報德亦其宜也衙門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只因這一番

儒林外史

天目山樵評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倪廷璽喪父娶妻

話說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忙將刑名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查查細些不可移漏了事說罷開了宅門忽忽出去了處之坦然可知平素並未做壞事出去會見那二府拿出一張牌票來看了附耳低言了幾句二府上轎去了差官還在外候著向太守進來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著問向知府道沒甚事不相干是寧國府知府壞了委我去摘印當下料理馬夫連夜同差官往寧國去了衙門裏打首飾縫衣服做牀帳被褥糊房打點王家女兒招婿忙了幾日向知府回來了擇定十月十三日吉期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兩個僮相進來鮑廷璽插著花披著紅身

穿綢緞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著迎過那邊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著補服出來陪妹婿喫過三遍茶請進洞房裏和新娘交拜合卷不必細說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衙裏擺了三天喜酒無一個人不喫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纔回來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裏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雲端裏日子豈能多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些小廝們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作弊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顧幾天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個在察院裏巡場查號安慶七學共考三場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安慶文風甚壞至有繳卷時夾片求恩及錢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爲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至使戲子看不上眼童生推著

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土牆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揪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裏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

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德盛也事考者事已畢發出案來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萑是季萑是書中要用之人於此出現他父親是個武兩榜同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選守備發案過了幾日季守備進來拜謝向

知府設席相留席擺在書房裏叫鮑文卿同著出來坐坐當下季守備首席向知府主位鮑文卿坐在橫頭季守備道老公祖這一番考試至公至明合府無人不服向知府道年先生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疎了到是前日考場裏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還不會有甚麼弊竇不沒此時季守備纔曉得這人姓鮑後來漸漸說到他是一個老梨園脚色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了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

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傳道窮理是八股通今博古是八股在全然看不得股事君交友是八股中虛字眼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多君子之行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季守備也就肅然起敬酒罷辭了出來過三四日倒把鮑文卿請到他家裏喫了一餐酒考案首的兒子季萑也出來陪坐鮑文卿見他是一個美貌少年便問少爺尊號季守備道他號叫做韋簫當下喫完了酒鮑文卿辭了回家向知府著實稱贊這季少爺好個相貌將來不可限量又過了幾個月那王家人懷著身子要分娩不想養不下來死了鮑文卿父子兩個慟哭向太守倒反勸道也罷這是他各人的壽數你們不必悲傷了你小年紀我將來少不的再替你娶個媳婦命延靈福此女短你們若只管哭時惹得夫人心裏越發不好過了鮑文卿也吩咐兒子叫不要只管哭但他自己也添了個痰火疾不時舉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意思要辭了向太爺回家去又不敢說出來恰好向太爺陞了福建汀漳道鮑文卿向

向太守道太老爺又恭喜高陞小的本該跟隨太老爺去怎奈小的老了又得了病在身上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丟下兒子跟著太老爺伏侍罷向太爺道老友這樣遠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兒子你留在身邊奉侍你我帶他去做甚麼我如今就要進京陛見我先送你回南京去我自^暗有道理^上次日封出一千兩銀子叫小廝捧著拿到書房裏來說道文卿在我這裏一年多並不曾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我替你娶個媳婦又沒命死了我心裏著實過意不去而今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拿回家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再接你相會鮑文卿又不肯受向道臺道而今不比當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窮在這一千兩銀子你若不受把我當做甚麼人鮑文卿不敢違拗方纔磕頭謝了^{文卿}不得^{不受}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備酒替他餞行自己送出宅門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洒淚告辭向道臺也揮淚和他分手鮑文卿父子兩個帶

著銀子一路來到南京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舉家感激鮑文卿扶著病出去尋人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兩副行頭租與兩個戲班子穿著剩下的家裏盤纏又過了幾個月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臥牀不起自己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渾家兒子女兒女婿都叫在跟前吩咐你們同心同意好好過日子不必等我滿服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說罷瞑目而逝闔家慟哭料理後事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開了幾日喪四個總寓的戲子都來弔孝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擇個日子出殯只是沒人題銘旌正在躊躇只見一個青衣人飛跑進來問道這裏可是鮑老爹家^{得來}巧鮑廷璽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轎子已到了門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門外去跪接向道臺下了轎看見門上貼著白問道你父親已是死了鮑廷璽哭著應道小的父親死了向道臺道沒了幾時了鮑廷璽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臺道我陸見回來從這裏過正要會會你

父親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鮑廷璽哭著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著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作了四個揖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向道臺走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臺道誰人題的銘旌鮑廷璽道小的和人商議說銘旌上不好寫向道臺道有甚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臺取筆在手寫道皇明義民義民二字似未甚妥當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著這個送到亭彩店內去做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了還有些須助喪之費今晚送來與你說罷喫了一杯茶上轎去了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晚上向道臺又打發一個管家拿著一百兩銀子送到鮑家那管家茶也不會喫忽忽回船去了這裏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鮑老爹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同行的人都出來送殯在南門外酒樓上

擺了幾十桌齋喪事已舉過了半年有餘一日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說話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裏坐著進去和母親說了鮑老太走了出來說道金師父許久不見今日甚麼風吹到此金次福道正是好久不曾來看老太太在家享福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著了老太道因為班子在城裏做戲生意行得細如今換了一個文元班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盱眙天長這一帶走他那裏鄉紳財主多還賺的幾個大錢金次福道這樣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當下喫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庭壘娶過來倒又可以發個大財鮑老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兒金次福道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這堂客纔得二十一歲出奇的人才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因他年紀小又沒兒女所以娘家主張著嫁人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大牀一張涼牀一張四箱四廚箱子裏的衣裳盛的滿滿

的手也插不下去金手鐲有兩三付赤金冠子兩頂真珠寶石不計其數還有兩個丫頭一個叫做荷花一個叫做採蓮都跟著嫁了來你若娶了他與廷璽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這是極好的事說得來如火如茶一番話說得老太滿心歡喜向他說道金師父費你的心我還要托我家姑爺出去訪訪訪的確了來尋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這是不不要訪的也罷訪訪也好我再來討回信說罷去了鮑廷璽送他出去到晚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老太一五一十把這些話告訴他託他出去訪歸姑爺又問老太要了幾十個錢帶著明日早上去喫茶次日走到一個作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個媒婆有名的沈大腳歸姑爺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來在茶館裏喫茶就問起這頭親事沈天孚道哦哦字便知有妙文在內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他的故事長著哩你買幾個燒餅來等我喫飽了和你說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個燒餅拿進茶館來同他喫著說道你說這故事罷沈天孚道慢些待我喫完了說當下把燒餅喫完了說道你問這個人怎的莫不是那家要娶他

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若娶進門就要一把天火先非楔子以見歸姑爺道這是怎的沈天孚道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偏頭死了他跟著哥們過日子他哥不成人賭錢喫酒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因他有幾分顏色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他就要罵要人稱呼他是太太被大娘子知道一頓嘴巴子趕了出來復後嫁了王三胖王三胖是一個候選州同他真正是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把大獸的兒子媳婦一天要罵三場家人婆娘兩天要打八頓這些人都恨如頭醋不想不到一年三胖死了兒子疑惑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裏那日進房來搜家人婆娘又幫著闖出氣這堂客有見識預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飾一總倒在馬桶裏那些人在房裏搜了一遍搜不出來又搜太太身上也搜不出銀錢來他借此就大哭大喊喊到上元縣堂上去了出首兒子上元縣傳齊了審把兒子責罰了一頓又勸他道你也是嫁過了兩個丈夫的了還守甚麼節善知看這光景兒子也不能和你一處同住不如叫他分個

產業給你另在一處你守著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當
下處斷出來他另分幾間房子在胭脂巷住胭脂巷宜有虎就
爲這胡七喇子的名聲沒有人敢惹他這事有七八年
了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於廷璽十他對人只說二
十一歲歸姑爺道他手頭有千把銀子的話可是有的
沈天孚道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他的金珠首飾錦緞
衣服也還值五六百銀子這是有的歸姑爺心裏想道
果然有五六百銀子我丈母心裏也歡喜了若說女人
會織潑我怕磨死倪家這小孩子因向沈天孚道天
老這要娶他的人就是我丈人抱養這個小孩子這親
事是他家教師金次福來說的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
喇子替他撮合成了自然重重的得他幾個媒錢你爲
甚麼不做沈天孚道這有何難我到家叫我堂堂客同
他一說包管成就只是謝媒錢在你歸姑爺道這個自
然我且去罷再來討你的回信當下付了茶錢出門來
彼此散了沈天孚回家來和沈大脚說沈大脚搖著頭
道天老爺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你既曉得他又要
個官又要錢又要人物齊整又要上無公婆下無小

叔姑子他每日睡到日中纔起來橫草不拿豎草不拈
每日要喫八分銀子藥他又不喫大葷頭一日要鴨子
第二日要魚第三日要菱兒菜鮮筍做湯閑著沒事還
要橘餅圓眼蓮米搭嘴酒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鹽水
蝦喫三斤百花酒上牀睡下兩個丫頭輪流著捶腿捶
到四更鼓盡纔歇南京途有此等婆娘然具我方纔聽
見你說的是個戲子家戲子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
奶家去沈天孚道你替他架些空罷了沈大脚商議道
我如今把這做戲子的話藏起不要說也並不必說他
家弄行頭只說他是個舉人不日就要做官家裏又開
著字號店廣有田地這個說法好麼沈天孚道最好最
好你就這麼說去當下沈大脚喫了飯一直走到胭脂
巷敲開了門丫頭荷花迎著出來問你是那裏來的沈
大脚道這裏可是王太太家荷花道便是你有甚麼話
說沈大脚道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荷花道請在堂
屋裏坐太太纔起來還不曾停當沈大脚說道我在堂
屋裏坐怎的我就進房裏去見太太當下揭開門簾進
房只見王太太坐在牀上裏脚探蓮在傍邊捧著鑿盒

子王太太見他進來曉得他爲媒婆就叫他坐下叫擊茶來與他喫看著太太兩隻脚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纔裹完了又慢慢梳頭洗臉穿衣服直弄到日頭歪西纔清白沈大脚早因問道你貴姓有甚麼話來說沈大脚道我姓沈因有一頭親事來效勞將來好喫太太喜酒王太太道是個甚麼人家沈大脚道是我們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都叫他鮑舉人家裏廣有田地又開著字號店足足有千萬貫家私人二十三歲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兒女要娶一個賢慧太太當家久已說在我肚裏了我想這個人家除非是你這位太太纔去得所以大膽來說王太太道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沈大脚道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他家那還有第二個王太太道是文舉武舉沈大脚道他是個武舉扯得動十個力氣的弓端的起三百觔的制子好不有力氣王太太道沈媽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不比別人想著起初到王府上纔滿了月就替大女兒送親送到孫鄉紳家那孫鄉紳家三開大敞廳點了百十枝大蠟燭擺著糖斗糖仙喫一看二眼觀三的席戲子細

吹細打把我迎了進去孫家老太太戴著鳳冠穿著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閒臉朝下坐了我頭上戴著黃豆大的珍珠拖掛把臉都遮滿了一邊一個丫頭擎手替我分開了纔露出嘴來喫他的蜜餞茶還要兩個丫頭一個捧額唱了一夜戲喫了一夜酒第二日回家跟了去的四個家人婆娘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我要把他一個個都處死了他四個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裏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的響我還不開恩饒他哩沈媽你替我說這事須要十分的實若有半些差池我手裏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若媒人說謊其死必矣沈大脚道這個何消說我從來是一點水一個泡的人比不得媒人嘴若扯了一字謊明日太太訪出來我自己把這兩個臉巴子送來給太太掌嘴臉巴子危矣王太太道果然如此好了你到那人家說去我等你回信當下包了幾十個錢又包了些黑棗青餅之類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忠厚子弟成就了惡姻緣骨肉分張又遇著親兄弟不知這親事說成否且聽下回分解

前半寫向觀察哭友堂皇鄭重可歌可泣乃顏魯公作書筆力直欲透過紙背

金次福初來說親其於王太太蓋略得其概故但能言其奩資之厚箱籠之多蓋此事已七八年而次福新近始知之其意不過憇患成局以圖酒食而已本無他想沈天孚卽能知其根柢是以歷歷言之然猶是外象三爻至沈大脚然後識其性情舉動和盤托出作三段描寫有前有後有詳有略用意之新穎措辭之峭拔非惟稗官中無此筆法求之古名人紀載

文字亦無此奇妙也

浮話

沈大脚生花之口不由太太不墮術中觀後文杜慎卿江郡納姬而沈大脚又換一番詞語令慎卿不得不墮術中如讀長短書那得不拍案叫絕

王太太未嘗見而已將他之性情舉動一一描摹盡致試思如此一個人而鮑廷璽竟娶他來家將何以處之閱者且掩卷細思此後當用何等筆墨不幾乎思路皆窮觀後文娶進門來許多疙瘡事真非錦繡之心不能布置然後嘆服作者才力之大

鮑廷璽做親寫得如此熱鬧何也所以重文卿也所以著向知府也所以報文卿也而又有意焉文卿父子此番遭際可謂極盛乃廷璽不久喪妻文卿哀傷發病向知府陞任陞見從此永別迨至廷璽再娶終身受累天下事盛衰興廢遷變無常此日之花團錦簇他時不堪回首矣極寫熱鬧正爲後日蕭索張本所以喚醒世閒雲端裏過日子者須知不是立脚處也天目山樵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璽兄弟相逢

話說沈大脚問定了王太太的話回家向丈夫說了次日歸姑爺來討信沈天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我家堂客過去著實講了一番這堂客已是千肯萬肯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不要叫鮑老太太自己來下插定到明日擎四樣首飾來仍舊叫我家家客送與他擇個日子就擡人便了歸姑爺聽了這話回家去告訴丈母說道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話是真的只是性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口子的事我們管

他怎的鮑老太道這管他怎的現今這小厮傲頭傲腦也要娶個辣燥些的媳婦來制著他纔好老太主張著要娶這堂客隨即叫了鮑廷璽來叫他請沈天孚金次福兩人來爲媒鮑廷璽道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這樣堂客要了家來恐怕淘氣被他媽一頓臭罵道倒連的奴才沒福氣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開口就要說窮將來少不的要窮斷你的筋像他有許多箱籠娶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你道這奴才知道甚麼觀後鮑廷璽爲人已遠不及奈娶此刺子以致平生顛倒○文卿實然尚必知本分之說然此時去文卿之喪止半年餘廷璽自可以此爲辭而無如罵的鮑廷璽不敢回言只得央及歸姑爺同著去拜媒人歸姑爺道像娘這樣費心還不討他說個是只要揀精揀肥我也犯不著要効他這個勞老太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道他不知道好歹姐夫不必計較他姑爺方纔肯同他去拜了兩個媒人次日備了一席酒請媒鮑廷璽有生意領著班子出去做戲了就是姑爺作陪客老太太裏拿出四樣金首飾四樣銀首飾來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不是老交與沈天孚去下插定

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只拿四樣首飾叫沈大脚去下插定那裏接了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到十二日把那四箱四廚和盆桶錫器兩張大牀先搬了來兩個丫頭坐轎子跟著到了鮑家看見老太太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又不好問只得在房裏鋪設齊整就在房裏坐著明早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這裏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個攪親到晚一乘轎子四對燈籠火把娶進門來進房撒帳第三次嫁猶說四言八句拜紅巾蔽面花燭喫交杯盞不必細說五更鼓出來拜堂聽見說有婆婆就惹了一肚氣出來使性攢氣磕了幾個頭也沒有茶也沒有鞋拜畢就往房裏去了丫頭一會出來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喫一會出來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做太太添著燒速香一會出來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做湯拏進房來與太太吃兩個丫頭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叫的太太一片聲響接連幾個太太天太聽見道在我這裏叫甚麼太太連奶奶也叫不得只好叫個相公娘罷了丫頭走進房去把這些話對太太說了太太就氣了個發昏到第三日鮑家請了許多戲

子的老婆來做朝南京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天就要到廚下去收拾一樣菜發個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餘的意思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燒起鍋請相公娘上鍋王太太不肯坐著不動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這使不得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這些規矩是要還他的太太忍氣吞聲脫了錦緞衣服繫上圍裙走到廚下把魚接在手內拏刀刮了三四刮拾著尾把望滾湯鍋裏一攪錢麻子老婆正站在鍋檯傍邊看他收拾魚被他這一攪便濺了一臉的熱水連一件泥金色的緞衫子都弄溼了嚇了一跳走過來道這是怎說忙取出一塊汗巾子來揩臉王太太丟了刀骨都著嘴往房裏去了當晚堂客上席他也不曾出來坐到第四日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進房來穿衣服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並無紗帽心裏疑惑他不像個舉人這日見他戴帽子出去不知拜堂時戴何帽子問道這晚閒你往那裏去鮑廷璽道我做生意去說著就去了太太心裏越發疑惑他做甚麼生意又想知道想是在字號店裏算帳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他纔回來

太太問道你在字號店裏算帳爲甚麼算了這一夜鮑廷璽道甚麼字號店我是戲班子裏管班的領著戲子去做夜戲纔回來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聽了這一句話怒氣攻心大叫一聲望後便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周進之跌倒以怨范進范太太之跌倒以痰鮑廷璽慌了忙叫兩個丫頭拿薑湯灌了半日灌醒過來大哭大喊滿地亂滾滾散頭髮一會又要扒到床頂上去大聲哭著唱起曲子來原來氣成了一個失心瘋嚇得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看了這般模樣又好惱又好笑正鬧著沈大脚手裏擎著兩包點心走到房裏來賀喜喜酒的來了纔走進房太太一眼看見上前就一把揪住把他揪到馬子跟前揭開馬子將謂馬子裏倒出金珠首飾來謝他抓了一把屎抹了他一臉一嘴生花之口沈大脚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衆人來扯開了沈大脚走出堂屋裏又被鮑老太指著臉罵了一頓請他說親何能罵之沈大脚沒情沒趣只得討些水洗了臉悄悄的出了門回去了臉包了這裏請了醫生來醫生說這是一肚子的痰正氣又虛要用人參琥珀每劑藥要五錢銀子自此以後一連

害了兩年把些衣服首飾都花費完了兩個丫頭也賣

了原說一把天火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議道他本是螟

蛉之子人家以女壻爲政者未有不如此親又沒中用

而今又弄了這個瘋女人來在家鬧到這個田地將來

我們這房子和本錢還不夠他喫人參琥珀喫光了這

個如何來得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離門離戶我們

纔得乾淨一家一計過日子鮑老太聽信了女兒女婿

的話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鮑廷璽慌了去求鄰居王

羽秋張國重來說張國重王羽秋走過來說道老太太這

使不得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況且又幫著老爹

做了這些年生意如何趕得他出去老太太把他怎樣不

孝媳婦怎樣不賢著實數說一遍說道我是斷斷不能

要他的了他若要在這裏我只好帶著女兒女婿搬出

去讓他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太只得說道就是老太太

趕他出去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叫他兩口子光光

的怎樣出去過日子老太太道他當日來的時候只得頭

上幾莖黃毛身上還是光光的而今我養活的他恁大

又替他娶過兩回親況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

了我家多少他不能補報我罷了我還有甚麼貼他那

兩人道雖如此說恩從上流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

說來說去說的老太轉了口許給他二十兩銀子自己

去住這兩人還算是硬的鮑廷璽接了銀子哭哭啼

啼不日搬了出來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只得

這二十兩銀子要團班子弄行頭是弄不起要想做個

別的小生意又不行只好坐喫山空把這二十兩銀

子喫的將光太太的人參琥珀藥也沒得喫了病也不

大發了只是在家坐著哭泣咒罵非止一日那一日鮑

廷璽街上走走回來王羽秋迎著問道你當初有個令

兄在蘇州麼兀鮑廷璽道我老爹只得我一個兒子並

沒有哥哥王羽秋道不是鮑家的是你那三牌樓倪家

的鮑廷璽道倪家雖有幾個哥哥的聽見說都是我老

爹自小賣出去了後來一總都不知個下落卻也不會

聽見是在蘇州王羽秋道方纔有個人一路找來在隔

壁鮑老太太說倪大老爺找倪六太爺的鮑老太太不招

應那人就問到我這裏我就想到你身上你當初在倪

家可是第六鮑廷璽道我正是第六王羽秋道那人找

不到又到那邊找去了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你在我店裏坐了候著少頃只見那人又來找問王羽秋道這便是倪六爺找他怎的鮑廷璽道你是那裏來的是那個要找我那人在腰裏拏出一個紅紙帖子來遞與鮑廷璽看鮑廷璽接著只見上寫道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本名倪廷璽乃父親倪霜峯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作倪廷珠找著是我的兄弟就同他到公館裏來相會要緊要緊鮑廷璽道這是了一點也不錯你是甚麼人那人道我是跟太太爺的叫作阿三鮑廷璽道太太爺在那裏阿三道太太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裏做相公每年一千兩銀子而今現在大老爺公館裏識者已不覺既是六太爺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太太爺相會鮑廷璽喜從天降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橋撫院公館前阿三道六太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著我去請太太爺來會一直去了鮑廷璽自己坐著坐了一會只見阿三跟了一個人進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綰髻鬚有五十歲光景那人走進茶館阿三指道便是六太

爺了鮑廷璽忙走上前那人一把拉住道你便是我六兄弟麼鮑廷璽道你便是我大哥哥兩個抱頭大哭哭了一場坐下倪廷珠道兄弟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我在京裏全然不知道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個幕道在各衙裏做館在各省找尋那幾個弟兄都不曾找得著五年前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在三牌樓找著一個舊時老鄰居問纔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父母俱已去世了說著又哭起來鮑廷璽道我而今鮑門的事倪廷珠道兄弟你且等我說完了要正說自己的事卻因乃兄要緊說打斷宛然弟兄相聚告訴不盡情景我這幾年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賓主相得每年送我束脩一千兩銀子那幾年在山東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這是故鄉了我所以著緊來找賢弟找著賢弟時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拏出來弄一所房子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識者兄弟如聽春盡啼鴉鮑廷璽道大哥在上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怎樣蒙鮑老爹恩養怎樣在向太爺衙門裏招親怎樣前妻王氏死了又

娶了這個女人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趕出來了都說了一遍此處自當括其大略不必顧縷取厭倪廷璽道這個不妨而今弟婦現在那裏鮑廷璽道現在鮑老太隔壁一個人家借住著倪廷璽道我且和你同到家裏去看看我再看道理當下會了茶錢一同走到王羽秋店裏王羽秋也見了禮鮑廷璽請他在後面王太太拜見大伯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王太太落難○黃豆大的珍珠拖挂不知落在誰家只穿著家常打扮倪廷璽荷包裏拿出四兩銀子來送與弟婦做拜見禮王太太看見有這一個體面大伯不覺憂愁減去了一半自己捧茶上來鮑廷璽接著送與大哥倪廷璽喫了一杯茶說道兄弟我且暫回公館裏去我就回來和你說話你在家等我說罷去了鮑廷璽在家和太太商議少刻大哥來我們須備個酒飯候著如今買一隻板鴨南京人是板鴨上前和幾斤肉再買一尾魚來托王羽秋老爹來收拾做個四樣纔好王太太說吓你這死不見識面的貨他一個撫院衙門裏住著的人他沒有見過板鴨和肉他自然是喫了飯纔來他希罕你這樣東西喫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到果子店裏裝十六個細

巧圍碟子來打幾斤陳百花酒候著他纔是個道理鮑廷璽道太太說的是此時王太太視大伯不啻天上人宜其夫之語當然懂事大方確是見過世面的話稱太太也當下秤了銀子把酒和碟子都備齊捧了來家到晚果然一乘轎子兩個巡撫部院的燈籠阿三跟著他哥來了倪廷璽下了轎進來說道兄弟我這寓處沒有甚麼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叫阿三在轎轎裏拏出來一包一包交與鮑廷璽道這個你且收著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蘇州去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價銀或是二百兩三百兩都可以你同弟婦搬進去住著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裏來我和姬大人說把今年東脩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拿到南京來做個本錢或是買些房產過日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留著他哥喫酒喫著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說著又哭哭著又說不必說了我已代為腸斷直喫到二更多天方纔去了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叫了房牙子來要買房子自此家門口人都曉得倪大老爺來找兄弟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裏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六老爺太太是不消說當稱倪太太又過了半個月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在

下浮橋施家巷三間門面一路四進是施御史家的施

御史

伏案施御史不在家著典與人住價銀二百二十兩成

了議約付押議銀二十兩擇了日子搬進去再兌銀子

搬家那日兩邊鄰居都送看盒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

分子鮑廷璽請了兩日酒畢竟宜請鮑老又替太太贖

了些頭面衣服太太身子裏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來

財去病去財來病來世間實有此等人 隔幾日要請個醫生要喫八分銀

子的藥那幾十兩銀子漸漸要完了鮑廷璽收拾要到

蘇州尋他大哥去上了蘇州船那日風不順船家盪在

江北走了一夜到了儀徵船住在黃泥灘風更大過不

得江鮑廷璽走上岸要買個茶點心喫忽然遇見一個

少年人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綢直裰脚下大紅鞋那少

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問道你不是鮑姑老

爺麼又突然○先作此一鮑廷璽驚道在下姓鮑相公

尊姓大名怎麼這樣稱呼那少年道你可是安慶府向

太爺衙門裏王老爹的女婿鮑廷璽道我便是相公怎

的知道那少年道我便是王老爹的孫女婿你老人家

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麼鮑廷璽笑道這是怎麼說且請

相公到茶館坐坐當下兩人走進茶館拿上茶來儀徵

有的是肉包子裝上一盤來喫著鮑廷璽問道相公尊

姓那少年道我姓季姑老爹你認不得我我在府裏考

童生看見你巡場我就認得了後來你家老爹還在我

家喫過了酒這些事你難道都記不的了鮑廷璽道你

原來是季老太爺府裏的季少爺你卻因甚麼做了這

門親季葦蕭道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王老爹不曾跟

了去就在安慶住著後來我家岳選了典史安慶的鄉

紳人家因他老人家爲人盛德所以同他來往起來我

家就結了這門親鮑廷璽道這也極好你們太老爺在

家好麼季葦蕭道先君見背三年多了鮑廷璽道姑爺

你卻爲甚麼在這裏季葦蕭道我因鹽運司苟大人是

先君文武同年我故此來看年伯然則向知府與姑

老爺你卻往那裏去鮑廷璽說我到蘇州去看一個親

戚季葦蕭道幾時纔得回來鮑廷璽道大約也得二十

多日季葦蕭道若回來無事到揚州來頑頑若到揚州

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便知道我的下處我那時做

東請姑老爺鮑廷璽道這個一定來奉候說罷彼此分

別走了鮑廷璽上了船一直來到蘇州纔到門門上岸
劈面撞著跟他哥的小厮阿三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榮
華富貴依然一旦成空奔走道途又得無端聚會畢竟
阿三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太太進門斷無安然無事之理然畢竟從何處寫
起直是難以措筆卻於新婦禮節上生波乃覺近情
著理不枝不蔓正鬧著忽見沈大脚來塗以一臉臭
屎令聞者絕倒使拙筆爲之必無此生龍活虎之妙
古人云眼前有景道不出正此謂也

太太窮了身子便覺康健病也不大發纔遇見體面
大伯得銀七十兩身子又覺得啾啾唧唧每日要喫
八分銀子的藥天下婦人大約如此

寫老太與歸姑爺視鮑廷璽不關痛癢字字入骨髓
倪廷珠忽然從天掉下叨叨絮絮說父子兄弟別
離之苦至性感人沁入心肺此是極有功世道文字
以下便要丟卻鮑廷璽換一副筆墨去寫二杜其線
索全在季葦蕭今卽於江岸上偶然遇見免起禍落
真有成軸在胸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話說鮑廷璽走到閨門遇見跟他哥的小厮阿三阿三
前走後面跟了一個閑漢挑了一擔東西是些三牲和
銀錠紙馬之類鮑廷璽道阿三倪太太爺在衙門裏麼
你這些東西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裏去阿三道六太爺
來了太太爺自從南京回來進了大老爺衙門打發人
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說太太已於前月去世太太
爺著了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幾日就歸天了太太爺
的靈柩現在城外厝著小的便搬在飯店裏住今日是
大太太爺頭七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鮑廷
璽聽了這話兩眼大睜著話也說不出來慌問道怎麼
說大太太爺死了阿三道是太太爺去世了鮑廷璽哭倒
在地阿三扶了起來當下不進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
哥厝基的所在擺下牲醴澆奠了酒焚起紙錢哭道哥
哥陰魂不遠你兄弟來遲一步就不能再見大哥一面
說罷又慟哭了一場阿三勸了回來在飯店裏住下次
日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醴紙錢去上了

哥哥墳回來一連在飯店裏住了幾天盤纏也用盡了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思量沒有主意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綢直裰當了兩把銀子且到揚州尋尋季姑爺再處當下搭船一直來到揚州往道門口去問季葦蕭的下處門簿上寫著寓在興教寺忙找到興教寺和尚道季相公麼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你到那裏去尋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見那家門口掛著彩子三間敞廳坐了一敞廳的客正中書案上點著兩枝通紅的蠟燭中間懸著一軸百子圖的畫兩邊帖著硃箋紙的對聯上寫道清風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葦蕭戴著新方巾穿著銀紅綢直裰在那裏陪客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非並石老鼠何嚇之有同他作了揖請他坐下說道姑老爺是纔從蘇州回來的鮑廷璽道正是恰又遇著姑爺恭喜我來喫喜酒座上的客問此位尊姓季葦蕭代答道這舍親姓鮑是我的賤內的姑爹是小弟的姑丈人衆人道原來是姑太爺失敬失敬鮑廷璽問各位太爺尊姓季葦蕭指著上首席坐的兩位道這位是辛東之先生這位

是金寓劉先生二位是揚州大名士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又且書法絕妙天下沒有第三個說罷擺上飯來二位先生首席鮑廷璽三席還有幾個人都是尤家親戚坐了一桌子喫過了飯那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裏面料理事去了鮑廷璽坐著同那兩位先生攀談辛先生道揚州這些有錢的鹽販子其實可惡就如河下與盛旂馮家他有十幾萬銀子他從徽州請了我出來住在他家我說你要爲我的情就一總送我二三千銀子他竟一毛不拔我後來向人說馮家他這銀子該給我的他將來死的時候這十幾萬銀子一個錢也帶不去到陰司裏是個窮鬼閻王要蓋森羅寶殿這四個字的匾少不得是請我寫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用也不可如何必如此計較說罷笑了金先生道這話一絲也不錯前日不多時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共是二十二個字他叫小廝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我叫他小廝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爺說金老爺的字是在京師王爺府裏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個大字十兩一個我這二

十二個字平賣平賣時價值二百二十兩銀子你若是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也不必來取對聯那小厮回家去說了方家這畜生賣弄有錢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我把對聯遞與看他兩手把那對聯扯碎了我登時大怒把這銀子打開一總都攢在街上給那些拾鹽的挑糞的去了列位你說這樣小人豈不可惡正說著季葦蕭走了出來笑說道你們在這裏講鹽豸子的故事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六精辛東之道是五精罷了那裏六精季葦蕭道是六精的狠我說與你聽他轎裏是坐的債精擡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謊精家裏藏著的是妖精這是五精了而今時作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個水晶結子此時則水晶結子不足言矣合起來是六精說罷一齊笑了捧上麪來喫四人喫著鮑廷璽問道我聽見說鹽務裏這些有錢的到麪店裏八分一碗的麪只呷一口湯就拿下去賞與轎夫喫這話可是有的麼辛先生道怎麼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裏當真喫不下他本是在家裏泡了一碗鍋巴喫了纔到麪店去的當下說

著笑話天色晚了下來裏面吹打著引季葦蕭進了洞房衆人上席喫酒喫罷各散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店裏住了一夜次日來賀喜看新人看罷出來坐在廳上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姑爺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會聽見怎的你怎麼又做這件事季葦蕭指著對聯與他看道你不見才子佳人信有之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爲奇鮑廷璽道這也罷了你這些費用是那裏來的季葦蕭道我一到揚州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又把我在瓜洲管關稅只怕還要在這裏過幾年所以又娶一個親姑老爹你幾時回南京去鮑廷璽道姑爺不瞞你我在蘇州去投奔一個親戚投不著來到這裏而今沒有盤纏回南京去季葦蕭道這個容易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爹做盤纏送姑老爹只幾錢銀子而於季恬逸止還要託姑老爹帶一個書子到南京去正說著只見那辛先生金先生和一個道士又有一個人一齊來吵房季葦蕭讓了進去新房裏吵了一會出來坐下辛先生指著這兩位向季葦蕭道這位道友尊姓來號霞士也是我

們揚州詩人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鐫的圖書最妙借開新房出來郭兩人今日也趁著喜事來奉訪季葦蕭問了二

位的下處說道即日來答拜辛先生和金先生道這位令親鮑老爹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卻幾時回南京去季葦蕭道也就在這一二日間那兩位先生道這等

我們不能同行了我們同在這個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將來也要到南京去說了一會話四人作別去了鮑

廷璽問道姑爺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季葦蕭道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出季恬逸和我

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我如今在這裏不得回去他是沒用的人寄個字叫他回家鮑廷璽道姑

爺你這字可曾寫下季葦蕭道不曾寫下我今晚寫了姑老爹明日來取這字和盤纏後日起身去罷鮑廷璽

應諾去了當晚季葦蕭寫了字封下五錢銀子等鮑廷璽次日來拿次日早晨一個人坐了轎子來拜傳進帖

子上寫年家眷同學弟宗姪頓首拜季葦蕭迎了出去見那人方巾闊服古貌古心進來坐下季葦蕭動問仙

鄉尊字那人道賤字穆菴敝處湖廣一向在京同謝茂

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裏因返舍走走在這裏路過聞知大名特來進謁有一個小照行樂求大筆一題將來還要帶到南京去徧請諸名公題詠季葦蕭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獻醜真是弄斧班門了說罷喫了茶打

恭上轎而去恰好鮑廷璽走來取了書子和盤纏謝了季葦蕭季葦蕭向他說姑老爹到南京千萬尋到狀元

境勸我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得死人的萬不可久住說畢送了出來鮑廷璽拿著這幾錢

銀子搭了船回到南京進了家門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遍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此罵出於何典施御史又來催

他兌房價他沒銀子兌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干罰又一嚴實生沒處存身太太只得

在內橋娘家胡姓借了一間房子搬進去住著住了幾日鮑廷璽拿著書子去狀元境尋着了季恬逸季恬逸

接書看了請他喫了一壺茶說道有勞鮑老爹這些話我都知道了鮑廷璽別過自去了這季恬逸因缺少盤

纏沒處尋寓所住每日裏拿八個錢買四個吊桶底作兩頓喫晚裏在刻字店一個案板上睡覺這日見了書

子知道季葦蕭不來越發慌了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終日喫了餅坐在刻字店裏出神那一日早上連餅也沒的喫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到也頭戴方巾身穿玄色直裰走了進來和他拱一拱手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姓季恬逸這賤姓季那人道請問先生這裏可有選文章的名士麼季恬逸道多得狠衛體善隨岑菴馬純上蘧駝夫匡超人我都認得還有前日同我在這裏的季葦蕭這都是大名士你要那一個那人道不拘那一位小弟有二三百銀子要選一部文章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我同他好合選季恬逸道你先生尊姓貴處也說與我好去尋人那人道我覆姓諸葛盱眙縣人說起來人也這知道的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季恬逸請他坐在那裏自己走上街來心裏想道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裏卻是散在各處這一會沒頭沒腦往那裏去捉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裏又想道不必管他我如今只望著水西門一路大街走走遇著那個就捉了來且混他些東西喫喫再處可憐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門口只見一個人押著一擔行李

進城他舉眼看時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鉉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著說道金兄你幾時來的蕭金鉉道原來是季兄你可同葦蕭在一處季恬逸道葦蕭久已到揚州去了我如今在一個地方你來的恰好如今有一樁大生意作成你你卻不可忘了我鄙蕭金鉉道甚麼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你只同著我走包你有幾天快活日子過蕭金鉉聽了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季恬逸高聲道諸葛先生我替你約了一位大名士來那人走了出來迎進刻字店裏作了揖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三人同到茶館裏敘禮坐下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覆姓諸葛名佑字天申蕭金鉉道小弟姓蕭名鼎字金鉉季恬逸就把方纔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諸葛天申道這選事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驥尾今得見蕭先生如魚之得水了蕭金鉉道只恐小弟菲材不堪勝任季恬逸道兩位都不必謙彼此久仰今日一見如故諸葛先生且做個東請蕭

先生喫個下馬飯

要緊要緊

把這話細細商議諸葛天申道

這話有理客邊只好假箇坐坐當下三人會了茶錢一

同出來到三山街一個大酒樓上蕭金鉉首席季恬逸

對坐諸葛天申主位堂官上來問菜

今日季恬逸起來

諸葛天申後纔從狀元境走出水西門與蕭金鉉重逢見

回狀元境再到三山街喫飯蝸蝨不餓死也

微倍季恬逸點了一賣肘子一賣板鴨一賣醉白魚先把魚和

板鴨拿來喫酒留著肘子再做三分銀子湯帶飯上來

堂官送上酒來斟了喫酒季恬逸道先生這件事我們

先要尋一個僻靜些的去處又要寬大些選定了文章

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著他刻蕭金鉉道要僻

地方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裏好又不吵鬧房子又寬房

錢又不十分貴我們而今喫了飯竟到那裏尋寓所當

下喫完了幾壺酒堂官拿上肘子句湯句和飯來季恬

逸儘力喫了一飽

幾乎連碗下樓會帳又走到刻字店

托他看了行李三人同走出了南門那南門熱鬧轟轟

真是車如游龍馬如流水三人擠了半日纔擠了出來

望著報恩寺走了進去季恬逸道我們就在這門口尋

當下又走了許多路走過老退居到一個和尚家敲門

進去小和尚開了門問做什麼事說是來尋下處的小

和尚引了進去當家的老和尚出來見頭戴玄色緞僧

帽身穿繭綢僧衣手裏拿著數珠鋪眉蒙眼的走了出

來打個問訊請諸位坐下問了姓名地方三人說要尋

一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現任老爺常來做

寓的三位施主請自看聽憑揀那一處三人走進裏面

看了三間房子又出來同和尚坐著請教每月房錢多

少和尚一口價定要三兩一月講了半天一釐也不肯

讓諸葛天申已是出二兩四了和尚只是不點頭一會

又罵小和尚不掃地明日下午浮橋施御史老爺來此擺

酒

施御史看見成什麼模樣蕭金鉉見他可厭向季恬

逸說道下處好是好只是買東西這些老和尚呆著臉

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買辦和廚子是一個人做就住

不得了須要廚子是一個人人在廚下收拾著買辦又是

一個人伺候著買東西纔趕得來蕭金鉉笑道將來我

們這裏住豈但買辦廚子是用兩個人還要牽一頭禿

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著來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罵

的白瞪著眼三人便起身道我們且告辭再來商議罷和尙送出來又走了二里路到一個僧官家敲門僧官迎了出來一臉都是笑此其所以請三位廳上坐便煨出新鮮茶來擺上幾個茶盤上好蜜橙糕核桃酥奉過來與三位喫三位講到租寓處的話僧官笑道這個何妨聽憑三位老爺喜歡那裏就請了行李來三人請問房錢僧官說這個何必計較三位老爺來住請也請不到隨便見惠些須香資僧人那裏好爭論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便道在老師父這裏打攪每月送銀二金休嫌輕意僧官連忙應承了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逸進城去發行李季恬逸足力不減禿驢僧官叫道人打掃房屋鋪設牀鋪桌椅傢伙又換了茶來陪二位談到晚行李發了來僧官告別進去了蕭金鉉叫諸葛天申先秤二兩銀子來用封袋封了貼了簽子送與僧官僧官又出來謝過三人點起燈來打點夜消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托季恬逸出去買酒菜季恬逸出去了一會帶著一個走堂的捧著四壺酒四個碟子來一碟香腸一碟鹽水蝦一碟水雞腿一碟海蜆擺在桌上諸葛天申

是鄉裏人認不得香腸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好像豬鳥蕭金鉉道你只喫罷了不要問他諸葛天申喫著說道這就是臘肉蕭金鉉道你又來了臘肉有個皮長在一轉的這是豬肚內的小腸諸葛天申又不認得海蜆說道這迸脆的是甚麼東西倒好喫再買些迸脆的來喫喫季蕭二位又喫了一回當晚喫完了酒尙未打點各自歇息季恬逸沒有行李蕭金鉉勻出一條褥子來給他在腳頭蓋著睡次日清早僧官走進來說道三位老爺駕到貧僧今日備個糜飯屈三位坐坐就在我們這寺裏各處頑頑三人說了不敢當僧官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著辦出四大盤來喫早飯喫過同三位出來開步說道我們就到三藏禪林裏頑罷當下走進三藏禪林頭一進是極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額天下第一祖庭一直走過兩間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走上一個樓去只道是沒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叫三人進去看那知還有一片平地極高的所在四處都望著內中又有參天的木幾萬竿竹子那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中閒便是唐玄奘法師的

衣鉢塔頂了一會僧官又邀到家裏晚上九個盤子喫酒喫酒中間僧官說道貧僧到了僧官任還不會請客後日家裏擺酒唱戲請三位老爺看戲不要出分子三位道我們一定奉賀當夜喫完了酒到第三日僧官家請的客從應天府尹的衙門人到縣衙門的人約有五十客還未到廚子看茶的老早的來了戲子也發了箱來了僧官正在三人房裏閑談忽見道人走來說師公那人又來了讀者試猜下文是何等文章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平地風波天女下維摩之室空空堂宴集雞羣來皎鶴之翔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分一碗的麵只呷一口湯便拿輿轎夫喫其實家裏只呷得一碗鍋巴湯形容商賈子可謂無微不至揚州樂府云東風二月吹黃埃多子街上飛轎來後云道旁一老翁嘖嘖誇而翁而翁當日好肩背東門擔水西門賣亦是此意此詩見諧錄

寫惡禿可惡真令人髮指罵小和尚明是自擡身價說買辦卻又欺落三人後又寫一圓融之僧官以襯跌之筆情栩栩欲活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閑坐道人慌忙來報那個人又來了僧官就別了三位同道人出去問道人可又是龍三那奴才道人道怎麼不是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老爺你去看僧官走到樓底下看茶的正在門口攜著爐子僧官走進去只見椅子上坐著一個人一副烏黑的臉兩隻黃眼睛珠一嘴鬍子頭戴一頂紙剪的風冠身穿藍布女褂白布單裙腳底下大腳花鞋極奇坐在那裏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那人見了僧官笑容可掬說道老爺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你且把轎錢替我打發去僧官愁著眉道龍老三你又來做甚麼這是個甚麼樣子慌忙把轎錢打發了去又道龍老三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人看著怪模樣龍三道老爺你好沒良心你做官到任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不做大紅補服與我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己戴了一個紙鳳冠不怕人笑也罷了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大奇僧官道龍老三頭是頑笑

是笑雖則我今日不會請你你要上門怪我也只該好
好走來爲甚麼妝這個樣子龍三道老爺你又說錯了
夫妻無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王太太無此婉婉僧官道我如
今自己認不是罷了是我不會請你得罪了你你好好
脫了這些衣服坐著喫酒不要粧瘋做癡惹人人家笑話
龍三道這果然是我不是我做太太的人只該坐在房
裏替你裝園碟剝果子當家料理那有個坐在廳上的
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愈出愈奇在讀者雖茫然不解然而亦猜著二三分說著
就往房裏走僧官拉不住竟走到房裏去了僧官跟到
房裏說道龍老三這喇夥的事而今行不得惹得上面
官府知道了大家都不便龍三道老爺你放心自古道
清官難斷家務事僧官急得亂跳他在房裏坐的安安
穩穩的吩咐小和尚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喫前文寫王太太
已令人大笑不止忽又表出此僧官太太真非思議所及僧官急得走進走出恰走
出房門遇著蕭金鉉三位走來僧官攔不住三人進房
季恬逸道噫那裏來的這位太太太太站起來說道
三位老爺請坐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三個人忍不
住的笑道人飛跑進來說道府裏尤太爺到了僧官只

得出去倍客那姓尤姓郭的兩個書辦進來作揖坐下
喫茶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就要走進去僧官又攔
不住二人走進房見了這個人嚇了一跳道這是怎的
止不住就要笑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僧官急得
沒法說道諸位太爺他是個喇子他屢次來騙我尤書
辦笑道他姓甚麼僧官道他叫作龍老三郭書辦道龍
老三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你怎麼到這裏胡鬧快
些把這衣服都脫了到別處去龍三道太爺這是我們
私情事不要你管尤書辦道這又胡說了你不是想
騙他也不是這個騙法蕭金鉉道我們大家拿出幾錢
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
那龍三那裏肯去大家正講著道人又走進來說道司
裏董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說著董書辦同
金東崖走進房來東崖認得龍三一至就問道你是龍
三你這狗頭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不知怎樣的
怎麼今日又在這裏粧這個模樣分明是騙人其實可
惡叫跟的小子把他的鳳冠抓掉了衣服扯掉了趕了
出去龍三見是金東崖方纔慌了自己去了鳳冠脫了

衣服說道小的在這裏伺候金東崖道那個要你伺候
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改日我勸他賞你些銀子作個
小本錢倒可以你若這樣胡鬧我即刻送你到縣裏
處龍三見了這一番纔不敢鬧謝了金東崖出去了僧
官纔把衆位拉到樓底下從新作揖奉坐向金東崖謝
了又謝看茶的捧上茶來喫了郭書辦道金太爺一向
在府上幾時到江南來的金東崖道我因近來賠累的
事不成話說所以決意返舍到家小兒僥倖進了一個
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雖然真的假不得卻也丟了
幾兩銀子暗繳在家無聊因運司苟老先生是京師舊
交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承他情薦在閣上送了幾百
兩銀子董書辦道金太爺你可知道苟大人的事金東
崖道不知道苟大人怎的董書辦道苟大人因貪賊拿
問了了苟就是這三四日的事金東崖道原來如此可
見旦夕禍福郭書辦道尊寓而今在那裏董書辦道太
爺已是買了房子在利涉橋河房衆人道改日再來拜
訪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名三位俱各說了金東
崖道都是名下先生小弟也注些經書容日請教當下

陸續陸續到了幾十位客落後來了三個戴方巾的和
一道士走了進來衆人都不認得內中一個戴方巾的
道那位是季恬逸先生季恬逸道小弟便是先生有何
事見教那人袖子裏拿出一封書子來說道季葦兄多
多致意季恬逸接著拆開同蕭金鉉諸葛天申看了纔
曉得是辛東之金寓劉郭鐵筆來霞士便道請坐四人
見這裏有事就要告辭僧官拉著道四位遠來請也請
不到便桌坐坐斷然不放了去四人只得坐下金東崖
就問起苟大人的事來可是真的郭鐵筆道是我們下
船那日拿問的當下唱戲喫酒喫到天色將晚辛東之
同金寓劉趕進城在東花園菴裏歇去這坐客都散了
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一夜次日來道
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
租了一間房開圖書店季恬逸這三個人_在寺門口聚
昇樓起了一個經摺每日賒米買菜和酒喫一日要喫
四五錢銀子文章已經選定叫了七八個刻字匠來刻
又除了百十桶紙來准備刷印四五個月後諸葛天申
的二百多兩銀子所剩也有限了每日仍舊在店裏賒

著喫那日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閑走季恬逸道諸葛先生的錢也有有限了到欠下這些債將來這個書不知行與不行這事怎處蕭金鉉道這原是他情願的事又沒有那個強他他用了銀子他自然家去再討管他怎的正說著諸葛天申也走來了兩人不言語了三個同步了一會一齊回寓卻迎著一乘轎子兩擔行李三個人跟著進寺裏來那轎揭開簾子轎裏坐著一個帶方巾的少年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那轎來的快如飛的就過去了諸葛天申道這轎子裏的人我有些認得他因趕上幾步扯著他跟的人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是天長杜十七老爺諸葛天申回來同兩人看著那轎和行李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諸葛天申向兩人道方纔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我認得他是我們那邊的名士不知他來做甚麼我明日去會他次日諸葛天申去拜那裏回不在家一直到三日纔見那杜公孫來回拜三人迎了出去那正是春暮夏初天氣漸暖杜公孫穿著是鶯背色的夾紗直裰手搖詩扇腳踏絲履走了進來三人近前一

看面如傅粉眼若點漆溫恭而雅飄然有神仙之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進來與三人相見作揖讓坐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名籍貫自己又說道小弟賤名情賤字慎卿說過向諸葛天申道天申兄還是去年考較時相會又早半載有餘了諸葛天申向二位道去歲申學臺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是杜十七先生首卷杜慎卿笑道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况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做蕭金鉉道先生尊府江南王謝風流各郡無不欽仰先生大才又是尊府白眉今日幸會一切要求指教杜慎卿道各位先生一時名宿小弟正要請教何得如此倒說當下坐著喫了一杯茶一同進到房裏見滿桌堆著都是選的刻本文章紅筆對的樣花藜胡哨的杜慎卿看了放在一邊忽然翻出一首詩來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春遊之作杜慎卿看了點點頭道詩句是清新的一見便加評語是公子脾氣便問道這是蕭先生大筆蕭金鉉道是小弟拙作要求先生指教杜慎卿道如不見怪小弟也有一句狂瞽之言詩以氣

體為主著如尊作這兩句桃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

青可憐豈非加意做出來的但上一句詩只要添一個

字問桃花何苦紅如此便是賀新涼中閒一句好詞如

今先生把他做了詩下面又強對了一句便覺索然了

著幾句話把蕭金鉉說的透身冰冷季恬逸道先生如

此談詩若與我家葦蕭相見一定相合杜慎卿道葦蕭

是同宗麼我也曾見過他的詩才情是有些的也未坐

了一會杜慎卿辭別了去次日杜慎卿寫個請帖來道

小寓牡丹盛開薄治杯茗屈三兄到寓一談三人換了

衣服到那裏去只見寓處先坐著一個人三人進來同

那人作揖讓坐杜慎卿道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

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季恬逸方纔想起是前日帶信

來的鮑老爹因向二位先生道這位老爹就是葦蕭的

姑岳因問老爹在這裏爲甚麼鮑廷璽大笑道季相公

你原來不曉得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身分聲

不像文我父子兩個受太老爺多少恩惠如今十七老

爺到了我怎敢不來問安麼杜慎卿道不必說這閑話

且叫人拿上酒來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擡桌子杜慎卿

道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時魚櫻筍下

酒之物與先生們揮塵清談果是妙人可惜那三當下

擺上來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個盤子買的是永甯坊

上好的橘酒斟上酒來杜慎卿極大的酒量不甚喫菜

當下舉筯讓衆人喫菜他只揀了幾片筍和幾個櫻桃

下酒貴傳杯換盞喫到午後杜慎卿叫取點心來便是

豬油餃餌鴨子肉包的燒賣鵝油酥軟香糕每樣一盤

拿上來衆人喫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

碗杜慎卿自己只喫一片軟香糕和一碗茶便叫收下

去了再斟上酒來蕭金鉉道今日對名花聚良朋不可

無詩我們卽席分韻何如杜慎卿笑道先生這是而今

詩社裏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的這樣俗還是清談

爲妙掃盡西湖上說著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鮑廷璽

笑道還是門下効勞便走進房去拿出一隻笛子來去

了錦套坐在席上嗚嗚咽咽將笛子吹著一個小小子

走到鮑廷璽身邊站著拍著手唱李太白清平調妙人

眞乃穿雲裂石之聲引商刻羽之奏三人停杯細聽杜

慎卿又自飲了幾杯喫到月上時分照耀得牡丹花色

越發精神有一樹大繡球好像一堆白雪三個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比二婁公孫在楊執中家何如杜慎卿也頹然醉

了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手裏拿著一個錦盒子打

開來裏面拿出一串祁門小礮燐口裏說道貧僧來替

老爺醒酒就在席上點著燐燐燐響起來何處又得此雅僧

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和尚去了那硫黃的煙氣還

繚繞酒席左右三人也醉了站起來把脚不住告辭要

去杜慎卿笑道小弟醉了恕不能奉送目空一世鮑師父你

替我送三位老爺出去你回來在我這裏住鮑廷璽拿

著燭臺送了三位出來關門進去了三人回到下處恍

惚如在夢中次日賣紙的客人來要錢這裏沒有吵鬧

了一回隨即就是聚昇樓來討酒錢諸葛天申稱了兩

把銀子給他收著了再算三人商議要回杜慎卿的席

算計寓處不能備辦只得拉到他聚昇樓坐坐又過了

一兩日天氣甚好三人在寓處喫了早點心走到杜慎

卿那裏去走進門只見一個大腳婆娘同他家一個大

小子坐在一個板凳上說話那小子見是三位便站起

來季恬逸拉著他問道這是甚麼人那小子道做媒的

沈大脚季恬逸道他來做甚麼那小子道有些別的事

三人心裏就明白想是他要娶小就不再問走進去只

見杜慎卿正在廊下閑步見三人來請進坐下小小子

拿茶來喫了諸葛天申道今日天氣甚好我們來約先

生寺外頑頑杜慎卿帶著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來被

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杜慎卿不能推辭只得坐

下季恬逸見他不喫大葷點了一賣板鴨一賣魚一賣

豬肚一賣雜脍王太太得知又要罵不見世面的貨了拿上酒來喫了兩

杯酒衆人奉他喫菜杜慎卿勉強喫了一塊板鴨登時

就嘔吐起來衆人不好意思因天氣尚早不多用酒搬

上飯來杜慎卿拿茶來泡了一碗飯喫了一會還喫不

完遞與那小小子拿下去喫了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

都喫完了下樓會帳蕭金鉞道慎卿兄我們還到雨花

臺崗兒上走走杜慎卿道這最有趣一同步上崗子在

各廟宇裏見方景諸公的祠甚是巍峨又走到山頂上

望著城內萬家煙火那長江如一條白練琉璃塔金碧

輝煌照人眼目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裏看見

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所謂顧影自憐大家藉草就坐在

地下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跑去看看了回來坐下說道那碑上刻的是夷十族處杜慎卿道列位先生這夷十族的話是沒有的漢法最重夷三族是父黨母黨妻黨這方正學所說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孫曾元只是一族母黨妻黨還不曾及那裏誅的到門生上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著建文軟弱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未嘗不是蕭金鉉道先生據你說方先生何如杜慎卿道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講那皋門雉門怎麼這人朝服斬於市不爲冤枉的此則太過了坐了半日日色已經西斜只見兩個挑糞桶的挑了兩擔空桶歇在山上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和你到永寧泉喫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一點也不差當下下了崗子回來進了寺門諸葛天申道且到我們下處坐坐杜慎卿道也好一同來到下處纔進了門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季恬逸一見了歡喜道季兄你來了季葦蕭道恬逸兄我在刻字店裏找問知道你搬

在這裏便問此三位先生尊姓季恬逸道此位是盱眙諸葛天申先生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你難道不認得季葦蕭道先生是住在北門的蕭金鉉道正是季葦蕭道此位先生季恬逸道這位先生說出來你更歡喜哩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公孫杜十七先生諱情字慎卿的你可以知道他麼季葦蕭驚道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小弟渴想久了今日才得見面倒身拜下去杜慎卿陪他磕了頭起來衆位多見過了禮正待坐下只聽得一個人笑著吆喝了進來說道各位老爺今日喫酒賞夜全不假季葦蕭舉眼一看原來就是他姑丈人忙問道姑老爺你怎麼也來在這裏鮑廷璽道這是我家十七老爺是他們下人怎麼不來姑爺你原來也是好相與蕭金鉉道真是眼前一笑皆知己不是區區陌路人一齊坐下季葦蕭道小弟雖年少浪遊江湖閱人多矣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真乃天上仙班今對著先生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杜慎卿道小弟得會先生也如成運先生刺船海上令我移情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高會江

南又見奇踪卓犖英姿海內都傳雅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以小杜之風流形三人之醜醜酒樓再會慎卿之自命何如乃季恬逸開口猶云杜宗伯公公孫其心目中祇有此二字也慎卿連日對此等人可謂不得意之極得季葦蕭數語不禁爲之色舞

寫雨花臺正是寫杜慎卿爾許風光必不從磨頭巾胸中流出

慎卿生平一段僻性已從方正學一段議論中露出主角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還風流高會莫愁湖

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極其投合當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看天黑趕進城去了鮑廷璽跟着杜慎卿回寓杜慎卿買酒與他喫就問他這季葦兄爲人何如見慎卿是有深心的人與少卿相反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首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便是小的內姪女兒今年又是驥運使苟大老爺

照顧了他幾百兩銀子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杜慎卿聽了笑了一笑記在肚裏就留他在寓處歇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杜慎卿不勝嘆息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疙瘡事杜慎卿大笑了一番歇過了一夜次早季葦蕭同著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進來作揖坐下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府裏同王李七子唱和杜慎卿道鳳洲子鱗都是敝世叔又說到宗子相杜慎卿道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還是弟兄輩杜慎卿不答應小廝捧出茶來喫了宗先生別了去留季葦蕭在寓處談談杜慎卿道葦兄小弟最厭的人開口就是紗帽方纔這一位宗先生說到敝年伯他便說同他是弟兄這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說著就捧上飯來正待喫飯小廝來稟道沈媒婆在外回老爺話慎卿道你叫他進來何妨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腳進來杜慎卿叫端一張凳子與他在底下坐著沈大腳問這位老爺杜慎卿道這是安慶季老爺因問道我託你的怎樣了沈大腳道正是十七

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

然則還有小半個未走到因老爺人物生得太齊整了料想那將就

些的姑娘配不上不敢來說如今虧我留神打聽打聽得這位姑娘在花牌樓住家裏開著機房姓王姑娘十

二分的人才還多著半分

何妨竟說

今年十七歲不要

說姑娘繚致這姑娘有個兄弟小他一歲若是粧扮起來淮清橋有十班的小旦也沒有一個賽的過他也會

唱支把曲子也會串個戲這姑娘再沒有說的就請老爺去看杜慎卿道既如此也罷你叫他收拾我明日去

看沈大腳應諾去了季葦蕭道恭喜納寵杜慎卿愁著眉道先生這也爲嗣續大計無可奈何不然我做這樣

事怎的季葦蕭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

開口便是才子佳人以爲俗也

先生怎反如此說杜慎卿道葦兄這話可謂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

婦人都殺盡婦人那有一個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

南史梁蕭察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慎

卿乃又季葦蕭又要問只見小廝手裏拿著一個帖子

過之季葦蕭道外面有個姓郭的蕪湖人來拜杜慎卿

道我那裏認得這個姓郭的季葦蕭接過帖子來看了道這就是寺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想他是刻了兩方

圖書來拜先生叫他進來坐坐杜慎卿叫大小廝請他進來郭鐵筆走進來作揖道了許多仰慕的話說道尊

府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尙書門生故吏天下都散滿了督撫司道在外頭做不計其數管家們出去做的是

九品雜職官季先生我們自小聽見說的天長杜府老太太生這位太老爺是天下第一才子轉眼就是一個狀元

口吻宛然

說罷袖子裏拿出一個錦盒子裏面盛著

兩方圖書上寫著台印雙手遞將過來杜慎卿接了又說了些閒話起身送了出去杜慎卿回來向季葦蕭道

他一見我偏生有這些惡談卻虧他訪得的確季葦蕭道尊府之事何人不知當下收拾酒留季葦蕭坐擺上

酒來兩人談心季葦蕭道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杜慎卿道小弟無濟勝之具就登山臨水也是勉強季葦

蕭道絲竹之好有的杜慎卿道偶一聽之可也聽久了也覺嘈嘈雜雜聒耳得緊又喫了幾杯酒杜慎卿微醉

上來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葦兄自古及今人都打不

破的是個情字季葦蕭道人情無過男女方纔吾兄說非是所好杜慎卿笑道長兄難道人情只有男女麼朋友之情更勝於男女寬頭到了你不看別的只說鄂君繡被的故事據小弟看來千古只有一個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這個獨得情之正使堯舜揖讓也不過如此其辭此可惜無人能解季葦蕭道是了吾兄生平可曾遇著一個知心情人麼杜慎卿道假使天下有這樣一個人又與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只爲緣慳分淺遇不著一個知己所以對月傷懷臨風灑淚季葦蕭道要這一個還當梨園中求之杜慎卿道葦兄你這話更外行了比如要在梨園中求便是愛女色的要於青樓中求一個情種豈不大錯這事要相遇於心腹之間相感於形骸之外方是天下第一等人又拍膝嗟嘆道天下終無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一身俠骨說著掉下淚來季葦蕭暗道他已經著了魔了待我且耍他一耍因說道先生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個人小弟曾遇見一個少年不是梨園也不是我輩是一個黃冠賊這人生得飄逸風流確又是個

美男不是像個婦人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動不動說像個女人這最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種美男只是人不知道賊杜慎卿拍著案道只一句話該圈了你且說這人怎的季葦蕭道他如此妙品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他却輕易不肯同人一笑卻又愛才的緊小弟因多了幾歲年紀在他面前自覺形穢所以不敢癡心想著相與他長兄你會這個人看是如何杜慎卿道你幾時去同他來季葦蕭道我若叫得他來又不作爲奇了須是長兄自己去訪著他杜慎卿道他住在那裏季葦蕭道他在神樂觀杜慎卿道他姓甚麼季葦蕭道姓名此時還說不得若泄漏了機關傳的他知道躲開了你還是會不著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包在一個紙包子裏外面封好交與你你到了神樂觀門口纔許拆開來看看過就進去找一找就找著的杜慎卿笑道這也罷了當下季葦蕭走進房裏把房門關上了寫了半日封得結結實實封面上草個勅令二字拿出來遞與他說道我且別過罷俟明日會過了妙人我再來賀你說罷去了杜慎卿送了回

來向大小廝道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脚明日不得
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要到後日纔去明早叫轎
夫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吩咐已畢常晚無事次早
起來洗臉擦肥皂換了一套新衣服偏身多薰了香將
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坐轎子一直來到神樂
觀將轎子落在門口自己步進山門袖裏取出紙包來
拆開一看上寫道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問揚州
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讀者已要發笑而杜慎卿叫轎夫伺候著自己曲曲折折走到裏面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就在前面一個斗姆閣那閣門大開裏面三間敞廳中間坐著一個看陵的太監穿著蟒袍左邊一路板棧上坐著十幾人唱生旦的戲子右邊一路板棧上坐著七八個少年的小道士正在那裏吹唱取樂杜慎卿心裏疑惑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因把小道士一個個都看過來不見一個出色的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也平常又自心裏想道來霞士他既是自己愛惜他斷不肯同了這般人在此我還到桂花院裏去問來到桂花道院敲開了門道人請到樓下坐著杜慎卿

道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道人道來爺在樓上老爺請坐我去請他下來道人去了一會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頭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個大鼻子滿腮鬍鬚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直到慎卿眼中寫出來霞士形容一時情景真堪絕倒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請問老爺尊姓貴處杜慎卿道敝處天長賤姓杜那道士道我們桃源旂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就是老爺尊府杜慎卿道便是道士滿臉堆下笑來連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爺到省就該先來拜謁如何反勞老爺降臨忙叫道人快煨新鮮茶來捧出菓碟來杜慎卿心裏想這自然是來霞士的師父因問道有位來霞士是令徒令孫那道士道小道就是來霞士杜慎卿喫了一驚說道與沈天孚的遙遙相對你就是來霞士自己心裏忍不住拿衣袖掩著口笑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擺上菓碟來殷勤奉茶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請教慎卿沒奈何只得勉強看了一看喫了兩杯茶起身辭別道士定要拉著手送出大門此一拉慎卿回去要洗手幾次問明了老爺下處在報恩寺小道明日要到尊寓著實盤

桓幾日送到門外看著上了轎子方纔進去了杜慎卿上了轎一路忍笑不住心裏想季葦蕭這狗頭如此胡說回到下處只見下處小廝說有幾位客在裏面杜慎卿走進去卻是蕭金鉉同辛東之金寓劉金東崖來拜辛東之送了一幅大字金寓劉送了一副對子金東崖把自己纂的四書講章送來請教作揖坐下各人敍了來歷喫過茶告別去了杜慎卿鼻子裏冷笑了一聲向大小廝說道一個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正說著宗老爺家一個小廝拿著一封書子送一幅行樂圖來求題杜慎卿只覺得可厭也只得收下寫回書打發那小廝去了次日便去看了定了妾下了插定擇三日內過門便忙著搬到河房裏娶妾去了次日季葦蕭來賀杜慎卿出來會他說道昨晚如夫人進門小弟不會來鬧房今日賀遲有罪慎卿道昨晚我也不曾備席不曾奉請季葦蕭笑道前日你得見妙人麼杜慎卿道這狗頭該記著一頓肥打但是你的事還做得不俗所以饒你季葦蕭道怎的該打我原說是美男賊原不是像個女人你難道看的不是

杜慎卿道這就真該打了正笑著只見來道士同鮑廷璽一齊走進來賀喜兩人越發忍不住笑杜慎卿搖手叫季葦蕭不要笑了四人作揖坐下杜慎卿留著喫飯喫過了飯杜慎卿說起那日在神樂觀看見斗姆閣一個太監左邊坐著戲子右邊坐著道士在那裏吹唱作樂季葦蕭道這樣快活的事偏與這樣人受用好不好恨杜慎卿道葦蕭兄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和你商議季葦蕭道甚麼希奇事杜慎卿問鮑廷璽道你這門上和轎上共有多少戲班子鮑廷璽道一百三十多班杜慎卿道我心裏想做一個勝會擇一個日子檢一個極大的地方把這一百幾十班做旦腳的都叫來一個人做一齣戲我和葦蕭兄在傍邊看看記清了他們身段模樣做個暗號過幾日評他個高下出一個榜把那色藝雙絕的取在前列貼在通衢但這些人不好口傳他每人酬他五錢銀子荷包一對詩扇一把這頑法好麼季葦蕭跳起來道有這樣妙事何不早說可不要把我樂死了便宜這狗頭鮑廷璽笑道這些人讓門下去傳他每人又得五錢銀子將來老爺們替他取了出來寫在榜

上他又出了名門下不好說那取在前面的就是相與大老官也多相與出幾個錢來他們聽見這話那一個不滾來做戲來道士拍著手道妙妙道士也好見個識面不知老爺們那日可許道士來看杜慎卿道怎麼不許但凡朋友相知都要請了到席季葦蕭道我們而今先商議是個甚麼地方鮑廷璽道門下在水西門住水西門外最熟門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那裏又寬敞又涼快葦蕭道這些人是鮑姑老爹去傳不消說了我們也要出一個知單定在甚日子道士道而今是四月二十頭鮑老爹去傳幾日及到傳齊了也得十來天功夫竟是五月初三罷杜慎卿道葦兄取過一個紅全帖來我念著你寫季葦蕭取過帖來拿筆在手慎卿念道安慶季葦蕭天長杜慎卿擇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會通省梨園子弟各班願與者書名畫知屆期齊集湖亭各演雜劇每位代轎馬五星荷包詩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藝雙絕另有表禮獎賞風雨無阻特此預傳寫畢交與鮑廷璽收了又叫小廝到店裏取了百十把扇子來季葦蕭杜慎卿來道士每人分了幾十把扇去寫

便商量請這些客季葦蕭拿張紅紙鋪在面前開道宗先生辛先生金東崖先生金寓劉先生蕭金鉉先生諸葛先生季先生郭鐵筆僧官老爺來道士老爺鮑老爺連兩位主人共十三位就用這兩位名字寫起十一副帖子來料理了半日只見娘子的兄弟王留歌帶了一個人挑著一擔東西兩隻鴨兩隻雞一隻鵝一方肉八色點心一瓶酒來看姐姐杜慎卿道來的正好他同杜慎卿見禮杜慎卿拉住了細看他果然標致他姐姐著實不如叫他進去見了姐姐就出來坐吩咐把方纔送來的雞鴨收拾出來喫酒他見過姐姐出來坐著杜慎卿就把湖亭做會的話告訴了他留歌道有趣到那日我也來串一齣季葦蕭道豈但句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我們聽聽王留歌笑了一笑神令我往到晚捧上酒來喫了一會鮑廷璽吹笛子來道士打板王留歌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餞別音韻悠揚足唱了三頓飯時候纔完衆人喫得大醉然後散了到初三那日發了兩班戲箱在莫愁湖季杜二位主人先到衆客也漸漸的來了鮑廷璽領了六七十個唱旦的戲子都是單上畫知字

的來叩見杜少爺杜少爺杜慎卿叫他們先喫了飯都

裝扮起來一個個都在亭子前走過細看一番然後登

場做戲衆戲子應諾去了諸名士看這湖亭時軒窗四

起一轉都是湖水圍繞微微有點薰風吹得波紋如縠

亭子外一條板橋戲子裝扮了進來都從這橋上過天生

一個好地方可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門讓戲子走過橋

惜而今已矣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門讓戲子走過橋

來一路從迴廊內轉去進東邊的格子一直從亭子中

閒走出西邊的格子去好細細看他們裊娜形容當下

戲子喫了飯一個個裝扮起來都是簇新的包頭極新

鮮的褶子然則仍是男子一個個過了橋來打從亭子

中間走去杜慎卿同季葦蕭二人手內暗藏紙筆做了

記認少刻擺上酒席打動鑼鼓一個人上來做一齣戲

也有做請宴的也有做窺醉的也有做借茶的也有做

刺虎的紛紛不一後來王留歌做了一齣思凡到晚上

點起幾百盞明角燈來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聲

縹緲直入雲霄城裏那些做衙門的開行的開字號店

的有錢的人聽見莫愁湖大會都來雇了湖中打魚的

船搭了涼篷掛了燈都撐到湖中左右來看看到高興

的時候一個個齊聲喝采直鬧到天明纔散那時城門

已開各自進城去了過了一日水西門口掛出一張榜

來上寫第一名芳林班小旦鄭魁官第二名靈和班小

旦葛來官第三名王留歌其餘合共六十多人都在

上面鮑廷璽拉了鄭魁官到杜慎卿寓處來見當面叩

謝杜慎卿又稱了二兩金子託鮑廷璽到銀匠店裏打

造一隻金杯上刻艷奪櫻桃四個字特爲獎賞鄭魁官

別的都把荷包銀子汗巾詩扇領了去那些小旦取在

十名前的他相與的大老官來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

有拉了家去喫酒也有買了酒在酒店裏喫酒慶賀的

這個喫了酒那個又來喫足喫了三四天的賀酒自此

傳遍了水西門鬧動了淮清橋這位杜十七老爺名震

江南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

酒陶情之餘復多韻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使男子後庭生人天下可無婦人慎卿當道此二句

引用洪武語不倫

前寫蕭金鉉三人此又接寫宗子相郭鐵筆生不願

見貴人今不幸見女子所謂不得人意者此類是也

想見慎卿胸中作惡之甚

明季花案是一部板橋雜記湖亭大會又是一部燕蘭小譜

季葦蕭誑騙杜慎卿一節適慎卿在著魔之際情不自禁故落其玄中及至會見來道士方始悟曉寫其情景真神妙筆墨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話說杜慎卿做了這個大會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心裏驚了一驚暗想道他這人慷慨我何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此亦文卿所不肯爲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裏効勞杜慎卿著實不過意他那日晚閒談到密處夜已深了小廝們多不在眼前杜慎卿問道鮑師父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過還該尋個生意纔好見慎卿是深心人非一味風雅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就雙膝跪在地下杜慎卿就嚇了一跳扶他起來說道這是怎的鮑廷璽道我在老爺門下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真乃天高地厚之恩但門

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除了這事不會做第二樣如今老爺照看門下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門下尋了錢少不得報效老爺杜慎卿道這也容易你請坐下我同你商議這教班子弄行頭不是數百金做得來的至少也得千金這裏也無外人我實不瞞你說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我却收著不敢動爲甚麼不敢動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中可以中了那裏沒有使喚處我卻要留著做這一件事而今你這弄班子的話我轉說出一個人來與你也只當是我幫你一般你卻不可說是我說的既云那裏沒有這一件事究竟何事自己既不能幫而轉應於人又做引以爲己功而又怕人說出慎卿心事殊不坦白鮑廷璽道除了老爺那裏還有這一個人杜慎卿道莫慌你聽我說我家共是七大房這做禮部尙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後來一位大老爺做江西贛州府知府這是我的伯父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他名叫做儀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也是一個秀才我那伯父是個清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一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後他上一

萬銀子家私他是個馱子自己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到秋涼些我送你些盤纏投奔他去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拿來以鄰國爲壑老多所云也鮑廷璽道到那時候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杜慎卿道不相干這書斷然寫不得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自照顧人並不要人幫著照顧我若寫了書子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如今先去投奔一個人鮑廷璽道卻又投那一個杜慎卿道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你也該認得鮑廷璽想起來道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他家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贛州府太守爺門下也曾見過杜慎卿道此下一番傳述是爲少卿寫照然而杜氏族譜平常慎卿已親口供招這就是得狠了如今這邵奶公已死他家有個管家王鬚子是個壞不過的奴才他偏生聽信他我這兄弟有個毛病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鬚子這奴才好酒你買些酒與他喫叫他在主子跟前說你

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你只叫他少爺他又有個毛病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說人有錢像你向受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總不要在他跟前說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一番話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在這裏又効勞了兩個月到七月盡頭天氣涼爽起來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效勞了數月還說借了幾兩銀子慎卿銀子貴重可知收拾衣服行李過江往天長進發第一日過江歇了六合縣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到了一個地方叫作四號墩鮑廷璽進去坐下正待要水洗臉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轎子裏走出一個老者來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脚下大紅綢鞋一個通紅的酒糟鼻酒招一部大白鬚鬚就如銀絲一般那老者走進店門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說道韋四太爺來了請裏面坐那韋四太爺走進堂屋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那韋四太爺還了禮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他坐在下面問道老太太上姓是韋不敢拜問貴處是那裏韋四太爺

道賤姓韋敝處滁州烏衣鎮長兄尊姓貴處今往那裏去的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是南京人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看杜少爺的韋四太爺道是那一位是慎卿是少卿鮑廷璽道是少卿韋四太爺道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只有這兩個招人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著田園做舉業舊家如此亦難得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個個人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尙帶著些姑娘氣不止姑娘氣少卿是個豪傑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長兄喫了飯一同走鮑廷璽道太爺和杜府是親戚韋四太爺道我同他家做贛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極相好的鮑廷璽聽了更加敬重當時同喫了飯韋四太爺上轎鮑廷璽又雇了一個驢子騎上同行到了天長縣城門口韋四太爺落下轎說道鮑兄我和你一同進府裏去罷鮑廷璽道請太爺上轎先行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再去見少爺韋四太爺道也罷上了轎子一直來到杜府門上人傳了進去杜少卿慌忙迎出來請到廳上拜見說道老伯相別半載不曾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

向好韋四太爺道託庇粗安新秋在家無事想著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世兄要杯酒又大雅又直爽好鬍子天杜少卿道奉過茶請老伯下後世酒人當鑄金事到書房裏去坐小廝捧過茶來杜少卿吩咐把韋四太爺行李請進來送到書房裏去轎錢付與他轎子打發回去罷請韋四太爺從廳後一個小街內曲折折走進去纔到那個花園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樓前一個大院落一座牡丹臺一座芍藥臺兩樹極大的桂花正開的好合面又三間做樹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一個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條橋過去又是三間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讀書之處當請韋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這兩樹桂花就在窗榻外恐怕香死他韋四太爺坐下問道婁翁尙在尊府杜少卿道婁老伯近來多病請在內書房住方纔喫藥睡下不能出來會老伯韋四太爺道老人家既是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杜少卿道小姪已經把他令郎令孫都接在此侍奉湯藥小姪也好早晚問候韋四太爺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還有些積蓄家裏

置些產業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贛州把舍下田地房產的帳目都交付與婁老伯每銀錢出入俱是婁老伯做主先君並不曾問婁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兩其餘並不沾一文每收租時候親自到鄉裏佃戶家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喫老伯定退去一樣纔喫一樣凡他令郎令孫來看只許住得兩天就打發回去盤纏之外不許多有一文錢臨行還要搜他身上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著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婁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婁老伯見他窮困還不起便把借券盡行燒去了是實是主天下幾人到而今他老人家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家裏仍然赤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韋四太爺嘆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又問道慎卿兄在家好麼杜少卿道家兄自別後就往南京去了正說著家人王鬍子手裏拿著一個紅手本站在窗子外不敢進來杜少卿看見他說道王鬍子你有甚麼話說手裏拿的甚麼東西王鬍子走進書房把手本遞上來稟道南京一個姓鮑的來了○不知王鬍子喫了多少他是領戲班出酒若韋鬍子尙未見杯子面也

身他這幾年是在外路做生意纔回家特地過江來叩見少爺杜少卿道他既是領班子的你說我家裏有客不得見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罷王鬍子道他說受過先太老爺多少恩德定要當面叩謝少爺杜少卿道這人是先太爺擡舉過的麼王鬍子道是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太老爺著實喜歡這鮑廷璽曾許著要照顧他的求索杜少卿道既如此說你帶了他進來韋四太爺道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兄我纔在路上遇見的王鬍子出去領著鮑廷璽捏手捏脚一路走進來看見花園寬闊一望無際走到書房門口一望見杜少卿陪著客坐在那裏頭戴方巾身穿玉色夾紗直裰脚下珠履面皮微黃兩眉劍豎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王鬍子道這便是我家少爺你過來見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杜少卿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禮起來作揖作揖過了又見了韋四太爺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鮑廷璽道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粉身碎骨難報又因這幾年窮忙在外做小生意不得來叩見少爺今日纔來請少爺的安求少爺恕門下的罪杜少卿道方纔我

家人王鬍子說我家太老爺極其喜歡你要照顧你，你既到這裏且住下了，我自自有道理。王鬍子道：「席已齊了，稟少爺在那裏坐。」韋四太爺道：「就在這裏好。」杜少卿躊躇道：「還要請一個客來。」因叫那值書房的小廝加爵去後門外請張相公來罷。加爵應諾去了。少刻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來，頭戴瓦楞帽，身穿大闊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大眼晴黃鬍子人前已見過卻扭扭捏捏假裝斯文讀者試猜誰讓進來作揖坐下，問了韋四太爺姓名。韋四太爺說了便問長兄貴姓。那人道：「晚生姓張，賤字俊民。」久在杜少爺門下，晚生略知醫道。連日蒙少爺相約在府裏看，婁太爺因問婁太爺今日喫藥如何。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問了回來，道：「婁太爺喫了藥睡了一覺，醒了這會覺的清爽些。」張俊民又問此位上姓杜少卿道：「是南京一位鮑朋友說罷。」擺上席來，奉席坐下。韋四太爺首席，張俊民對坐，杜少卿主位，鮑廷璽坐在底下。斟上酒來，喫了一會那餚饌都是自己家裏整治的，極其精潔，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半觔一個的竹蟹，都剝出來，膾了蟹羹，衆人喫著。韋四太爺問張俊民道：「你這道藝自

然著實高明的。」張俊民道：「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胡鬧，不會讀過甚麼醫書，卻是看的症不少。」近來蒙少爺的教訓，纔曉得書是該念的。恐人考他故如此說此張俊民乖處今之笨賊所以卻偏要夾七夾八嚼幾句恰好露出馬脚來。我有一個小兒，而今且不教他學醫，從先生讀著書，做了文章，就拿來給杜少爺看。少爺往常賞個批語，晚生也拿了家去讀熟了，學些文理，將來再過兩年，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騙兩回粉湯包子，喫將來掛招牌，就可以稱儒醫了。卻也爽快。韋四太爺聽他說這話，哈哈大笑。王鬍子又拿一個帖子進來，稟道：「北門汪鹽商家明日請生，日請縣主老爺請少爺去做陪客，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少卿道：「你回他我家裏有客，不得到席，這人也可笑得緊。你要做這熱鬧事，不會請縣裏暴發的舉人進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鬍子應諾去了。杜少卿向韋四太爺說：「老伯酒量極高的。」當日同先君一喫半夜，今日也要盡醉纔好。韋四太爺道：「正是，世兄我有一句話不好說，你這餚饌是精緻的了，只是這酒是市上買來的，身分有限，府上有一壇酒，今年該有八九

年了想是收著還在杜少卿道小姪竟不知道韋四太爺道你不知道是你令先夫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上尊大人說我家裏埋下一壇酒等我做了官回來同你痛飲時刻我所以記得你裏面去問問張俊民笑道這話少爺真該不知道杜少卿走了進去韋四太爺道杜公子雖則年少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傑張俊民道少爺爲人好極只是手鬆些不管甚麼人求他大捧的銀與人用只送你用便鮑廷璽道便是門下從不會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方舉動的人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壇酒娘子說不知道遍問這些家人婆娘都說不知道後來問到邵老邵老想邵公之妻不是老爺上任那年的做了一壇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說是留著韋四太爺同喫的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二十斤釀又對了二十斤燒酒一點水也不攪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這酒醉得死人的弄出來少爺不要喫是奶杜少爺道我知道了就叫邵老拿拿鑰匙開了酒房門帶了兩個小廝進去從地下

取出來連壇擡到書房裏叫道老伯這酒尋出來了韋四太爺和那兩個人都起身來看說道是了打開壇頭舀出一杯來那酒和曲餬一般堆在杯子裏聞著噴鼻香偏要寫到十二分使讀者流涎可惡韋四太爺道有趣這個不是這樣喫法世兄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攪一攪方可喫得鬍子真老酒鬼今日已是喫不成了就放在這裏明日喫他一天還是二位同享張俊民道自然來奉陪鮑廷璽道門下何等的人也來喫太老爺遺下的好酒這是門下的造化說罷教加爵拿燈籠送張俊民回家去鮑廷璽就叫他在書房裏陪著韋四太爺歇宿杜少卿候著韋四太爺睡下方纔進去次日鮑廷璽清晨起來走到王鬍子房裏去加爵又和一個小廝在那裏坐著王鬍子問加爵道韋四太爺可曾起來加爵道起來多時了洗臉哩王鬍子又問那小廝道少爺可曾起來那小廝道少爺起來多時了在裏太爺房裏看著弄藥王鬍子道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一個妻老爹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他既害了病應該送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去爲甚麼養在家裏當做祖宗看待還要一早一晚

自己伏侍那小廝道王叔你還說這話哩。婁太爺喫的粥和菜我們煨了他兒子孫子看過還不算少爺還要自己看過了纔送與婁太爺喫。人參銚子自放在奶奶房裏。奶奶自己煨人參藥是不消說。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就是奶奶親自送人參與他喫。厚道極矣。○奶奶肯如此。你要說這樣話只好惹少爺一頓罵說著門上人走進來道王叔快進去說聲。臧三爺來了。坐在廳上要會少爺。王鬍子叫那小廝道你婁老爹房裏去請少爺。我是不去問安。鮑廷璽道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那小廝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作揖坐下。杜少卿道三哥好幾日不見。你文會做的熱鬧。臧三爺道正是我聽見你門上說到了遠客。慎卿在南京樂而忘返了。杜少卿道是烏衣韋老伯在這裏。我今日請他。你就在這裏坐坐。我和你到書房裏去。臧三爺道且坐著我和你說話。縣裏王父母是我的老師。上氣不接下氣。此是勉強酬答。因胸中有一王父母老師故也。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仰慕你的大才。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杜少卿道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只好讓三哥你們做。不要說先曾祖先祖就先君在

日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他果然仰慕我。他為甚麼不先來拜我。我倒叫我拜他。況且倒運做秀才。誰教汝做秀才。見了本處知縣就要稱他老師。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我會他。怎的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我也不去。臧三爺道正是為此。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師說明。是請你做陪客。王老師纔肯到他家來。特為要會你。你若不去。王老師也掃興。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裏。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就替你陪著客。你就到汪家走走。看他十分要好。只圖向杜王父母老師邀功耳。杜少卿道三哥不要倒熟話。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麼尊賢愛才。不過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他想著我。叫他把夢做醒些。況我家今日請客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鴨。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喫。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裏去。大老官聲口。拉著就走。臧三爺道站著你亂怎的。這韋老先生不會會過也要寫個帖子。杜少卿道這倒使得。叫小廝去拿筆硯帖子出來。臧三爺拿帖子寫了個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茶先。叫小廝拿帖子到書房裏。隨即同杜少卿進來。韋四太爺迎

著房門作揖坐下那兩人先在那裏一同坐下韋四太爺同賊三爺守杜少卿道三哥字夢齋是小姪這學裏翹楚同慎卿家兄也是同會的好友韋四太爺道久慕久慕賊三爺道久仰老先生幸遇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賊夢齋又問這位尊姓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方纔從南京回來的杜少卿書房內有強俊民賊三爺談世之所賊三爺道從南京來可曾認得府上的慎卿先生鮑廷璽道十七老爺也是見過的當下喫了早飯韋四太爺就叫把這壘酒出來兌上十斤新酒就叫燒許多紅炭堆在桂花樹邊把酒壘頓在炭上此桂休矣酒鬼殺風景過一頓飯時漸漸熱了張俊民領著小厮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於此用得著張鐵臂把桌子抬到簷內大家坐下又備的一席新鮮菜杜少卿叫小厮拿出一個金杯子來又四個玉杯壘子裏舀出酒來喫韋四太爺捧著金杯喫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可知只有喫了半日王鬚子領著四個小厮擡到一個箱子來杜少卿問是甚麼王鬚子道這是少爺與奶奶大相公新做的秋衣一箱子纔做完了送進來與少爺查件數裁縫工錢

已打發去了杜少卿道放在這裏等我喫完了酒查纔把箱子放下只見那裁縫進來三鬚子道楊裁縫回少爺的話杜少卿道他又說甚麼站起身來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裏雙膝跪下磕下頭去放聲大哭杜少卿大驚道楊司務這是怎的楊裁縫道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今早領了工錢去不想纔過了一會小的母親得個暴病死了小的拿了工錢家去想不到有這一變把錢還了柴米店裏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沒有沒奈何只得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慢慢做著工算衣箱纔送進來隨脚後來回話而又云領去工復到杜府求借時候不合其偽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銀子偽顯然若遇慎卿立辨其偽裁縫道小戶人家怎敢望多少爺若肯多則六兩少則四兩罷了小的也要算著除工錢夠還杜少卿慘然道我那裏要你還你雖是小本生意這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草將來就是終身之恨善幾兩銀子如何使得至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衣服雜貨共須二十金我這幾日一個錢也沒有也罷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二十多兩銀子王鬚子你就拿去同楊司務當

了一總把與楊司務全不知人情世故這事你卻不可記在心

裏只當忘記了的你不是拿了我的銀子去喫酒賭錢

這母親身上大事人就無母這是我該幫你的楊裁縫

同王鬍子擡著箱子哭哭啼啼去了杜少卿入席坐下

韋四太爺道世兄這事真是難得鮑廷璽吐著舌道阿

彌陀佛天下那有這樣好人當下喫了一天酒臧三爺

酒量小喫到下午就吐了扶了回去韋四太爺這幾個

人直喫到三更把一壘酒都喫完了方纔散只因這一

番有分教輕財好士一鄉多濟友朋月地花天四海又

開豪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慎卿少卿俱是豪華公子然兩人自是不同慎卿純

是假卻做出一團慷慨氣少卿卻是真然成了一個

獸串皮兩副筆墨分毫不犯如此

婁太爺是暗要韋太爺是明喫至裁縫王鬍子各各

有算計少卿之法世情惡薄形容盡致

婁太爺不見破綻不可度以小人之心腹觀其不與王

鬍子進氣可知也韋四太爺光明磊落絕無渣滓乃

與張俊民臧三裁縫王鬍子輩同類共譏謬甚天目

山樵

或曰不知裁縫果死母親否曰豈但無死母事并無

箱子中衣服蓋是虧空本錢無以賠償王鬍子喫飽

算定少卿宴客必不查點作此把戲卻也虧他裝得

像我於孟子校人一節悟之天目山樵又記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話說衆人喫酒散了韋四太爺直睡到次日上午纔起

來向杜少卿辭別要去說道我還打算到你令叔令兄

各人家走走昨日擾了世兄這一席酒我心裏快活極

了別人家料想也沒這樣有趣我要去了乘興而來興盡而反顧有

風度連這臧朋友也不能回拜世兄替我致意他罷杜

少卿又留住了一日次日雇了轎夫拿了一隻玉杯和

贛州公的兩件衣服親自送在韋四太爺房裏說道先

君拜盟的兄弟只有老伯一位了此後要求老伯常來

走走小姪也常到鎮上請老伯安這一個玉杯送老伯

帶去喫酒這是先君的兩件衣服送與老伯穿著如看

見先君的一般韋四太爺歡喜受了鮑廷璽陪著又喫

了一壺酒喫了飯杜少卿拉著鮑廷璽陪著送到城外在橋前作了揖韋四太爺去了兩人回來杜少卿就到婁太爺房裏去問候婁太爺說身子好些要打發他孫子回去只留著兒子在這裏伏侍杜少卿應了心裏想著沒有錢用叫王鬍子來商議道我圩裏那一宗田你替我賣給那人罷了王鬍子道那鄉人他想要便宜少爺要一千五百兩銀子他只出一千三百兩銀子所以小的不敢管杜少卿道就是一千三百兩銀子也罷王鬍子道小的稟明少爺纔敢去賣的賤了又惹少爺罵小的儘給你杜少卿道那個罵你你快些去賣我等著要銀子用王鬍子道小的還有一句話要稟少爺賣了銀子少爺要做兩件正經事若是幾千幾百的白白的給人用這產業賣了也可惜杜少卿道你看見我自把銀子給那個用的你要賺錢罷了說這許多鬼話快些替我去未嘗不王鬍子道小的稟過就是了出來悄悄向鮑廷璽道好了你的事有指望了不過喫了他幾頓酒罷了如此用心而今我到圩裏去賣田賣了田回來替你定主意王鬍子就去了幾天賣了一千幾百兩銀子拿稍袋裝了來

家稟少爺道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又是北市頂平小一錢三分半他內裏又扣了他那邊中用二十三兩圓錢銀子畫字去了二三十兩這都是我們本家要去的而今銀子在這裏拿天平來請少爺當面兌知明少卿脾氣放偏杜少卿道那個耐煩和你算這些疙瘩帳既拿來又兌甚麼收了進去就是了王鬍子道小的也要稟明杜少卿收了這銀子隨即叫了婁太爺的孫子到書房裏說道你明日要回去他答應道是老爹叫我回去杜少卿道我這裏有一百兩銀子給你你瞞著不要向你老爹說你是寡婦母親你拿著銀子回家去做小生意養活著你老爹若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兩銀子婁太爺的孫子歡喜接著把銀子藏在身邊謝了少爺次日辭回家去婁太爺叫只稱三兩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去了杜少卿送了回來一個鄉裏人在做廳上站著見他進來跪下就與少爺磕頭杜少卿道你是我們公祠堂裏看祠堂的黃大你來做甚麼黃大道小的住的祠堂旁邊一所屋原是太老爺買與我的而今年代多房子倒了小的該死把墳山的

死樹搬了幾顆回來添補梁柱不想被本家這幾位老爺知道了就說小的偷了樹把小的打了一個臭死叫十幾個管家到小的家來搬樹連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小的沒處存身如今來求少爺向本家老爺說聲公中弄出些銀子來把這房子收拾收拾賞小的住杜少卿道本家向那個說你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爺買與你的自然該是我修理如今一總倒了要多少銀子重蓋黃大道要蓋須得百兩銀子如今只好修補將就些住也要四五十兩銀子杜少卿道也罷我沒銀子且拿五十兩銀子與你去用完了再來與我說拿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黃大黃大接著去了門上拿了兩付帖子走進來稟道臧三爺明日請少爺喫酒這一副帖子說也請鮑師父去坐坐杜少卿道你說拜上三爺我明日必來次日同鮑廷璽到臧家臧蓼齋辦了一桌齊整菜恭恭敬敬奉坐請酒席閒說了些閑話到席將終的時候臧三爺斟了一杯酒高高奉著走過席來作了一個揖把酒遞與杜少卿便跪了下去說道老哥我有一句話奉求杜少卿嚇了一跳慌忙把酒丟在桌上跪下去

拉著他說道三哥你瘋了這是怎說臧蓼齋道你喫我這杯酒應允我的話我纔起來杜少卿道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話你起來說鮑廷璽也來幫著拉他起來臧蓼齋道你應允了杜少卿道我有甚麼不應允臧蓼齋道他乾了纔站起來坐下杜少卿道你有甚話說罷臧蓼齋道目今宗師考廬州下一棚就是我們我前日替人管著買了一個秀才宗師有人在這裏攪這個事我已把三百兩銀子兌與他了後來他又說出來上面嚴緊秀才不敢賣到是把考等第的開個名字來補了廩罷我就把我的名字開了進去今年這廩是我補但是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討這三百兩銀子我若沒有還他這件事就要破身家性命關係我所以和老哥商議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與我打發了這件事我將來慢慢的還你你方纔已是依了杜少卿道吓我當你說甚麼話原來是這個事也要大驚小怪磕頭禮拜的甚麼要緊我明日就把銀子送來與你鮑廷璽拍著手道好爽快好爽快拿大杯來再喫幾杯

鮑廷璽此時已壞極矣無

半點似文彌宜被鮑 老太趕出不爲冤枉當下拿大杯來喫酒杜少卿醉了

問道臧三哥我且問你你定要這廩生做甚麼臧蓼齋道你那裏知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絲結底的靴坐堂灑籤打人像你這樣大老官來打秋風把你關在一間房裏給你一個月豆腐喫蒸死了你杜少卿笑道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臧三下流無恥蓋非一日少卿何以與之鮑廷璽又笑道笑談笑談二位老爺都該罰一杯插科打諢是戲子面目當夜席散次早叫王鬍子送了這一箱銀子去王鬍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回來在鮮魚麵店裏喫麵遇著張俊民在那裏喫叫道鬍子老官你過來請這裏坐王鬍子過來坐下拿上麵來喫張俊民道我有一件事托你王鬍子道甚麼事醫好了婁老爹要謝禮張俊民道不相干婁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王鬍子道還有多少時候張俊民道大約不過一百天這話也不必講他我有一件事托你王鬍子道你說罷了張俊民道而今宗師將到我家小兒要出來應考怕學裏人說是我冒籍託你家老爺向學裏相公們講講王鬍

子搖手道這事總沒中用我家的少爺從不會替學裏相公講一句話他又不喜歡人家說要出來考你去求他他就勸你不考張俊民道這是怎樣王鬍子道而今倒有個方法等我替你回少爺說你家確是冒考不准進場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爺出錢蓋的少爺要送一個人去考誰敢不依這樣激著他他就替你用力連貼錢都是肯的張俊民道鬍子老官這事在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王鬍子道我那個要你謝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小姪將來進了學穿戴著簇新的方巾藍衫替我老叔子多磕幾個頭就是了杜少卿張俊民爲友而其奴之意如此則說罷張俊民還了麵錢以張俊民亦是下流一輩人也一齊出來王鬍子回家問小子們道少爺在那裏小子們道少爺在書房裏他一直走進書房見了杜少卿稟道銀子已是小的送與臧三爺收了著實感激著少爺說又替他免了一場是非成全了功名其實這樣事別人也不肯做的杜少卿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只管跑來倒熟了大老鬍子道小的還有話稟少爺像臧三爺的廩是少爺替他補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爺蓋眼

見得學院不日來考又要尋少爺修理考棚我家太老爺拿幾千銀子蓋了考棚白白便益衆人少爺就送一個人去考衆人誰敢不依杜少卿道童生自會去考的要我送怎的王鬍子道假使小的有兒子少爺送去考也沒有人敢說杜少卿道這也何消說得這學裏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飛帆王鬍子道後門口張二爺他那兒子讀書少爺何不叫他考一考杜少卿道他可要考鬍子道他是個冒籍不敢去考杜少卿道你和他說叫他去考若有廩生多話你就向那廩生說是我叫他去考慶王鬍子道是了應諾了去這幾日婁太爺的病漸漸有些重起來了杜少卿又換了醫生來看在家心裏憂愁忽一日臧三爺走來立著說道你曉得有個新聞縣裏王公壞了昨晚摘了印新官押著他就要出衙門縣裏人都說他是個混帳官不肯借房子給他住在那裏急的要死王父母是貴老師一摘了印便是杜少卿道而今怎樣了臧蓼齋道他昨晚還賴在衙門裏明日再不出就要討沒臉面那個借屋與他住只好搬在孤老院杜少卿道這話果然麼叫小廝喚王鬍子來向

王鬍子道你快到縣前向工房說叫他進去稟王老爺說王老爺沒有住處請來我家花園裏住他要房子甚急你去一角味王鬍子連忙去了臧蓼齋道你從前會也不肯會他今日爲甚麼自己借房子與他住況且他這事有拖累將來百姓要鬧他不要把你花園都拆了杜少卿道先君有大功德在於鄉里人人知道就是我家藏了強盜也是沒有人來動我家的房子這個老哥放心至於這王公他既知道仰慕我就是一點造化了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縣知縣而今他官已壞了又沒有房子住我就該照應他他聽見這話一定就來在我這裏候他來同他談談無謂說著門上人進來稟道張二爺來了只見張俊民走進來跪下磕頭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張俊民道就是小兒要考的事蒙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說過了張俊民道各位廩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都沒的說只要門下捐一百二十兩銀子修學宮門下那裏捐的起故此又來求少爺商議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兩此外可還再要張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寫一個願捐修學

宮求入籍的皇子來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學裏去銀子在我這裏來取臧蓼齋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罷張俊民謝過去了正迎著王鬍子飛跑來道王老爺來拜已到門下轎了杜少卿和臧蓼齋迎出去那王知縣紗帽便服進來作揖再拜說道久仰先生不得一面今弟在困厄之中蒙先生慨然以尊齋相借令弟感愧無地所以先來謝過再細細請教恰好臧年兄也在此杜少卿道老父臺些小之事不足介意荒齋原是空閑竟請搬過來便了臧蓼齋道門生正要同敝友來候老師不想返勞老師先施王知縣道不敢不敢打恭上轎而去杜少卿留下臧蓼齋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遞與他叫他明日去做張家這件事臧蓼齋帶著銀子去了次日王知縣搬進來住又次日張俊民備了一席酒送在杜府請臧三爺同鮑師父陪王鬍子私向鮑廷璽道你的話也該發動了我在這裏算著那話已有個完的意思若再遇個人來求些去你就沒帳了你今晚開口當下客到齊了把席擺到廳旁書房裏四人上席張俊民先捧著一杯酒謝過了杜少卿又斟酒作揖謝了臧

三爺入席坐下席閒談這許多事故鮑廷璽道門下在這裏大半年了看見少爺用銀子像淌水連裁縫都是大捧拿了去只有門下是七八個月的養在府裏白渾些酒肉喫喫一個大錢也不見面我想這樣乾蔑片也做不來不如揩揩眼淚別處去哭罷門下明日告辭此少卿之大意反杜少卿道鮑師父你也不會向我說過映慎卿之用心我曉得你甚麼心事你有話說就是鮑廷璽忙斟一杯酒遞過來說道門下父子兩個都是教戲班子過日不幸父親死了門下消折了本錢不能替父親爭口氣家裏有個老母親又不能養活門下是該死的人除非少爺賞我個本錢纔可以回家養活母親王太太是你母親所以敬畏杜少卿道你一個梨園中的人卻有思念父親敬孝母親的念這就可敬的狠了我怎麼不幫你鮑廷璽站起來道難得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坐著你要多少銀子鮑廷璽看見王鬍子站在底下把眼望著王鬍子極王鬍子走上來道鮑師父你這銀子要用的多哩連叫班子買行頭怕不要五六百兩少爺這裏沒有只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你過江舞起幾個猴子來你再跳杜

少卿道幾十兩銀子不濟事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你拿過去教班子用完了你再來和我說話鮑廷璽跪下來謝杜少卿拉住道不然我還要多給你些銀子因我這婁太爺病重要料理他的光景我好打發你回去當晚臧張二人都贊杜少卿的慷慨喫罷散了自此之後婁太爺的病一日重一日那日杜少卿坐在他跟前婁太爺說道大相公我從前挨著只望病好而今看這光景病是不得好了你要送我回家去杜少卿道我一日不曾盡得老伯的情怎麼說要回家婁太爺道你又豈不是我是有子有孫的人一生出門在外今日自然要死在家裏難道說你不留我杜少卿垂淚道這樣說我就不留了老伯的壽器是我備下的如今用不著是不好帶去了何以不好帶去另拿幾十兩銀子合具壽器衣服被褥是做停當的與老伯帶去婁太爺道這棺木衣服我受你的你不要又拿銀子給我兒子孫子我這在三日內就要回去坐不起來了只好用牀擡了去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太老爺神主前祝告說婁太爺告辭回去了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一個知心的朋友令

先尊去世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還有甚麼話你的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不說進士舉人便見婁老夢見解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經人物但是你不當家不會相與朋友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的了像你這樣慷慨仗義的事我心裏喜歡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個甚麼樣人像你這樣做法都是被人騙了去沒人報答你的雖說施恩不望報卻也不可這般賢否不明你相與這臧三爺張俊民都是沒良心的人近來又添一個鮑廷璽他做戲的有甚麼好人家也要照顧他若管家王鬍子就更壞了銀錢也是小事我死之後你父子兩人事事學你令先尊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沒有飯喫也不妨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愼卿相公愼卿雖有才情也不是甚麼厚道人你只學你令先尊將來斷不喫苦你眼裏又沒有長官又沒有本家這本地方也難住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裏去或者還遇著個知己做出些事業來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聽信我言我死也瞑目杜少卿流淚道老伯的好話我都知道了忙出來吩咐雇了

兩班脚子擡婁太爺過南京到陶紅鎮又拿出百十兩銀子付與婁太爺的兒子回去辦後事第三日送婁太爺起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京師池館又看俊傑來遊江北家鄉不見英賢豪舉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少卿全沒一分計較可爲艱難締造者一哭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婁太爺回家之後自此就沒有勸他越發放著膽子用銀子此是特筆見婁太爺平日非不勸前項已完叫王鬍子又去賣了一分田來二千多銀子隨手亂用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王知縣事體已清退還了房子告辭回去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銀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併與本家要到南京去住和娘子商議娘子不依又勸著他總不肯聽足足鬧了半年房子歸併妥了除還債贖當還落了有千把多銀子和娘子說道我先到南京會過盧家表姪尋定了房子再來接你當下收拾了行李

帶著王鬍子同小厮加爵過江王鬍子在路見不是事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天去其疾而元氣已喪杜少卿付之一笑只帶了加爵過江到了倉巷裏外祖盧家少卿未知盧訪慎鄉先至盧家知其平日泛泛表姪盧華士出來迎請表叔進去到廳上見禮杜少卿又到樓上拜了外祖外祖母的神主見了盧華士的母親叫小厮拿出火腿茶葉土儀來送過盧華士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出一位先生來是華士今年請的業師那先生出來見禮杜少卿讓先生首席坐下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遲名均字衡山此以後祭太伯祠諸人漸漸聚集以遲衡山倡建太伯祠又議定祭儀故於此先出請問先生貴姓盧華士道這是學生天長杜家表叔遲先生道是少卿先生海內英豪千秋快士只道聞名不能見面何圖今日邂逅高賢站起來重新見禮杜少卿看那先生細瘦通眉長爪雙眸炯炯知他不是庸流便也一見如故喫過了飯說起要尋房子來住的話遲衡山喜出望外說道先生何不竟尋幾間河房住杜少卿道這也極好我和先生借此先去看看秦淮風景遲先生隨叫華士在家好好坐著使同少卿步了出來走到狀元境只見

書店裏貼了許多新封面內有一個寫道歷科程墨持運處州馬純上嘉興蘧駝夫同選杜少卿道這蘧駝夫是南昌蘧太守之孫是我敝世兄既在此何不進去會會便同遲先生走進店去蘧駝夫出來敘了世誼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話馬純上出來敘禮問先生貴姓蘧駝夫道此乃天長殿元公孫杜少卿先生這位是句容遲衡山先生皆江南名壇領袖小弟輩恨相見之晚喫過了茶遲衡山道少卿兄要尋居停此時不能久談要相別了同走出來只見櫃檯上伏著一個人在那裏看詩指著書上道這一首詩就是我的四個人走過來看見他傍邊放著一把白紙詩扇蘧駝夫打開一看款上寫著蘭江先生蘧駝夫笑道是景蘭江景蘭江擡起頭來看見二人作揖問姓名杜少卿拉著遲衡山道我們且去尋房子再來會這些人當下走過淮清橋遲衡山路熟找著房牙子一路看了幾處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東水關這年是鄉試年河房最貴這房子每月要八兩銀子的租錢杜少卿道這也罷了先租了住著再買他的南京的風俗是要付一個進房一個押月當下房

牙子同房主人跟到倉巷盧家寫定租約付了十六兩銀子晚間盧家擺酒請先生陪杜少卿飲至夜深同在書房裏歇宿次早才洗臉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杜少卿先生在那裏狗頭得信偏早杜少卿正要出去看那人已走進來說道且不要通姓名且等我猜一猜看定了一會神走上前一把拉著少卿道你便是杜少卿杜少卿笑道我便是杜少卿這位是遲衡山先生這是舍表姪先生你貴姓那人道少卿天下豪士英氣逼人小弟一見喪膽不似遲先生老成尊重所以我認得不錯小弟便是季葦蕭遲衡山道是定梨園榜的季先生久仰久仰季葦蕭坐下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北行了杜少卿驚道幾時去的季葦蕭道纔去三四日小弟送到龍江關他加了貢進京鄉試去了少卿兄揮金如土為甚麼躲在家裏用不拿來這裏我們大家頑頑總是應伯口爵聲杜少卿道我如今來了現看定了河房到這裏來居住季葦蕭拍手道妙妙我也尋兩間河房同你做鄰居把賤內也接來同老嫂作伴這買河房的錢就出在你又宛然杜少卿道這個自然須與盧家擺出飯來留

季葦蕭同喫飯中間談及哄慎卿看道士的這一件故事衆人大笑把飯都噴了出來得意。纔喫完了飯便是馬純上讓駝夫景蘭江來拜會著談了一會送出去纔進來又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來拜季葦蕭也出來同坐談了一會季葦蕭同三人一路去了杜少卿寫家書打發人到天長接家眷去次日清晨正要回拜季葦蕭這幾個人又是郭鐵筆同來道士來拜杜少卿迎了進來看見道士的模樣想起昨日的話又忍不住笑來道士不預大祭而此處出之者所以映道士足恭帶前文又預爲蕪湖絕糧時伏一救星也。一回拿出一卷詩來郭鐵筆也送了兩方圖書杜少卿都收了喫過茶告別去了杜少卿方纔出去回拜這些人一連在盧家住了七八天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甚是相合家眷到了共是四隻船攏了河房杜少卿辭別盧家搬了行李去次日衆人來賀這時三月初旬河房漸好也有簫管之聲杜少卿備個酒請這些人共是四席那日季葦蕭馬純上讓駝夫季恬逸遲衡山盧華士景蘭江諸葛天申蕭金鉉郭鐵筆來霞士都在席金東崖是河房鄰居拜望過了也請了來本日茶廚先

到鮑廷璽打發新教的三元班小戲子來磕頭見了杜少卿杜娘子賞了許多菓子去了隨即房主人家薦了一個賣花堂客叫做姚奶奶來見杜娘子留他坐著到上晝時分客已到齊將河房窗子打開了衆客散坐或憑欄看水或啜茗閒談或據案觀書或箕踞自適各隨其便只見門外一頂轎子鮑廷璽跟著是送了他家王太太來問安王太太下轎進去了姚奶奶看見他就忍不住向杜娘子道這是我們南京有名的王太太他怎肯也到這裏來王太太。王太太見杜娘子著實小心不敢抗禮杜娘子也留他坐下杜少卿進來姚奶奶王太太又叩見了少爺鮑廷璽在河房見了衆客口內打渾說笑固是戲子本色然而文卿無之。鬧了一會席面已齊杜少卿出來奉席坐下喫了半夜酒各自散訖鮑廷璽自己打著燈籠照王太太坐了轎子也回去了又過了幾日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這個使得當下叫了幾乘轎子約姚奶奶做陪客兩三個家人婆娘都坐了轎子跟著廚子挑了酒席借清涼山一個姚園此即後園。這姚園是個極大的園子進去一座籬門

籬門內是鵝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紅欄杆兩邊綠柳掩映過去三閒廳便是他賣酒的所在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過廳便是一路山徑上到山頂便是一個八角亭子席擺在亭子上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觀看景致一邊是清涼山高高下下的竹樹一邊是靈隱觀綠樹叢中露出紅牆來十分好看坐了一會杜少卿也坐轎子來了轎裏帶了一隻赤金杯子擺在桌上斟起酒來拿在手內趁著這春光融融和氣習習憑倚欄杆上留連暢飲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攜著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拿著金杯大笑著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後三四個婦女嘻嘻笑笑跟著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寫少卿狂態又與憤卿不同杜少卿夫婦兩個上了轎子去了姚奶奶和這幾個婦女探了許多桃花插在轎子上也跟上去了杜少卿回到河房天色已晚只見盧華士還在那裏坐著向杜少卿道北門橋莊表伯聽見表叔來了急於要會明日請表叔在家不要出門莊表伯來拜杜少卿道紹光先生是我所師事之人我因他不同這一班詞客相聚所以前日不

曾約他此其所以爲莊紹光知已不似今人請客夾七夾八儘此一席我正要去看他

怎反勞他到來看我賢姪你作速回去打發人致意我

明日先到他家去華士應諾去了杜少卿送了出去纔

關了門又聽打的門響小廝開門出去同了一人進來

稟道婁大相公來了杜少卿舉眼一看見婁煥文的孫

子穿著一身孝哭拜在地說道我家老爹去世了特來

報知杜少卿道幾時去世的婁大相公道前月二十六

日杜少卿大哭了一場吩咐連夜置備祭禮次日清晨

坐了轎子往陶紅鎮去了將寫少卿會莊紹光卻借此一隔便不平直全書慣用此

法季葦蕭打聽得姚園的事絕早走來訪問知道已往

陶紅悵悵而返杜少卿到了陶紅在婁太爺柩前大哭

了幾次拿銀子做了幾天佛事超度婁太爺生天婁家

把許多親戚請來陪杜少卿一連住了四五日哭了又

哭陶紅一鎮上的人人人歎息說天長杜府厚道又有

人說這老人家爲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纔如此尊

重報答他爲人須像這個老人家方爲不愧此婁老定評已借傍

賢愚橫生議論誤甚人說出而讀者不辨杜少卿又拿了幾十兩銀子交與

他兒子孫子買地安葬婁太爺婁家一門男男女女都

出來拜謝杜少卿又在柩前慟哭了一場方纔回來到

家娘子向他說自你去的第二日巡撫一個差官同天

長縣的一個門斗拿了一角文書來尋我回他不在家

他住在飯店裏日日來問不知爲甚事杜少卿道這又

奇了正疑惑聞小廝來說道那差官和門斗在河房裏

要見回家將謂會莊紹杜少卿走出去同那差官見禮

坐下差官道了恭喜門斗送上一角文書來那文書是

拆開過的杜少卿拿出來看只見上寫道巡撫部院李

爲舉薦賢才事欽奉聖旨採訪天下儒修本部院訪得

天長縣儒學生員杜儀品行端醇文章典雅爲此飭知

該縣儒學教官卽敦請該生卽日束裝赴院以便考驗

申奏朝廷引見擢用毋違速速杜少卿看了道李大人

是先祖的門生原是我的世叔所以薦舉我我怎麼敢

當但大人如此厚意我卽刻料理起身到轅門去謝留

差官喫了酒飯送他幾兩銀子作盤程門斗也給了他

二兩銀子打發先去了在家收拾沒有盤纏把那一隻

金杯當了三十兩銀子帶一個小廝上船往安慶去了

當金杯辭微辟亦佳話而不知後文更有佳者到了安慶不想李大人因事公

出過了幾日纔回來杜少卿投了手本那裏開門請進

去請到書房裏李大人出來杜少卿拜見請過大人的

安李大人請他坐下李大人道自老師去世之後我常

念諸位世兄久聞世兄才品過人所以朝廷仿古徵辟

大典我學生要借光萬勿推辭杜少卿道小姪菲才寡

學大人誤探虛名恐其有玷薦牘李大人道不必太謙

我便向府縣取結杜少卿道大人垂愛小姪豈不知但

小姪麋鹿之性草野慣了近又多病還求大人另訪李

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說得不肯做官我訪的不差是要

薦的杜少卿就不敢再說了李大人留著住了一夜拿

出許多詩文來請教次日辭別出來他這番盤纏帶少

了又多住了幾天在轅門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錢去

叫了一隻船回南京船錢三兩銀子也欠著一路又遇

了逆風走了四五天纔走到蕪湖到了蕪湖那船真走

不動了船家要錢買米煮飯杜少卿叫小廝尋一尋只

剩了五個錢至此杜少卿算計要拿衣服去當心裏悶

且到岸上去走走見是吉祥寺因在茶桌上坐著喫了

一開茶又肚裏餓了喫了三個燒餅到要六個錢還走

不出茶館門不喫的時候只見一個道士在面前走過去

杜少卿不會認得清那道士回頭一看忙走近前道杜

少卿你怎麼在這裏杜少卿笑道原來是來霞兄笑者猶憶

事也你且坐下喫茶來霞士道少老爺你爲甚麼獨自

在此杜少卿道你幾時來的來霞士道我是叨擾之後

因這蕪湖縣張老父臺寫書子接我來做詩所以在這

裏我就寓在識舟亭甚有景致可以望江少老爺到我

下處去坐坐杜少卿道我也是安慶去看一個朋友回

來從這裏過阻了風而今和你到尊寓頑頑去來霞士

會了茶錢兩人同進識舟亭廟裏道士走了出來問那

裏來的尊客來道士道是天長杜狀元府裏杜少老爺

杜狀元餘威震於殊俗道士聽了著實恭敬請坐奉茶杜少卿看

見牆上貼著一個斗方一首識舟亭懷古詩上寫霞士

道兄教正下寫燕里韋闌思元稿章四太爺名至此始見杜少卿

道這是滁州烏衣鎮韋四太爺的詩他幾時在這裏的

道士道韋四太爺現在樓上杜少卿向來霞士道這樣

我就同你上樓去便一同上樓來道士先喊道韋四太

爺天長杜少老爺來了仙乎仙乎從天而降喊得響韋四太爺答應

道是那個要走下樓來看杜少卿上來道老伯小姪在

此韋四太爺兩手抹著鬍子哈哈大笑說道我當是誰

原來是少卿你怎麼走到這荒江地面來且請坐下待

我烹起茶來敍敍闊懷你倒底從那裏來一出場便有

歡喜迎我亦歡喜○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話告訴幾

句又道小姪這回盤纏帶少了今日只剩的五個錢方

纔這喫的是來老爹的茶船錢飯錢都無韋四太爺大

笑道好好今日大老官畢了但你是個豪傑這樣事何

必心焦且在我下處坐著喫酒我因有教的一個學生

住在蕪湖他前日進了學我來賀他他謝了我二十四

兩銀子你在我這裏喫了酒看風轉了我拿十兩銀子

給你去杜少卿坐下同韋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喫酒直

喫到下午看著江裏的船在樓窗外過去船上的定風

旗漸漸轉動韋四太爺道好了風雲轉了大家靠著窗

子看那江裏看了一回太陽落了下去返照照著幾千

根桅杆半截通紅真景妙無裝飾語杜少卿道天色已晴東北

風息了小姪告辭老伯下船去韋四太爺拿出十兩銀

子遞與杜少卿同來霞士送到船上來霞士又托他致

意南京的諸位朋友說罷別過兩人上岸去了杜少卿在船歇宿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風船家扯起篷來乘著順風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杜少卿付了船錢搬行李上岸坐轎來家娘子接著他就告訴娘子前日路上沒有盤纏的一番笑話娘子聽了也笑次日便到北門橋去拜莊紹光先生那裏回說浙江巡撫徐大人請了遊西湖去了此番必定會紹光矣而竟又不然還有些日子纔得來家杜少卿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盧家留著喫飯遲衡山閒話說起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若會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著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禮樂兵農是舉業上潤色如何當真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唐何論湯武卻全然不曾制作禮樂少卿兄你此番徵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杜少卿道這徵辟的事小弟已是辭了正爲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古人量而後入免得斷送頭皮遲衡山又在房裏拿出一個手卷來說道這一件事須是與先生商量杜少卿道甚麼事遲衡山道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個

賢人是吳泰伯卻並不會有個專祠那文昌殿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建造這祠須數千金我表了個手卷在此願捐的寫在上面少卿兄你願出多少杜少卿大喜道這是該的接過手卷放開寫道天長杜儀捐銀三百兩遲衡山道也不少了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節省出來也捐二百兩就寫在上面又叫華士你也勉力出五十兩也就寫在卷子上遲衡山捲起收了又坐著閒談只見杜家一個小廝走來稟道天長有個差人在河房裏要見老爺請少爺回去杜少卿辭了遲衡山回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一時賢士同辭爵祿之屬兩省名流重修禮樂之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杜少卿乃豪蕩自喜之人似乎不與遲衡山同氣味然一見衡山便互相傾倒可知有真性情者亦不必定在氣味之相投也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無瑕爲貴而有瑕正見其爲真玉夫子

謂古者民有三疾又以愚魯辟諺曰四子可見人不患其有毛病但問其有何如之毛病孔子取狂狷孟不取無非無刺之鄉愿以此

識舟亭遇見來霞士又遇見韋思元令觀者耳目爲之一快子美云途窮仗友生人不親歷此等境界不知此中之苦亦不知此中之趣想作者學太史公讀書遍歷天下名山大川然後具此種胸襟能寫出此種境況也

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個大結束凡作一部大書如匠石之營宮室必先具結構於胸中孰爲廳堂孰爲臥室孰爲書齋灶廐一一布置停當然後可以興工此書之祭泰伯祠是宮室中之廳堂也從開卷歷歷落落寫諸名士寫到虞博士是其結穴處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結穴處譬如珉山導江至敷淺原是大總匯處以下又迤邐而入於海書中之有泰伯祠猶在乎江漢之有敷淺原也

江寧府姚志文苑傳樊明徵字聖謨一字軫亭句容人博學而精思其於古人禮樂車服皆考覈而制其

器有受教者器以示之不徒爲空言也著書四十餘種尤詳金石之學天目山樵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備弓旌天子招賢

話說杜少卿別了遲衡山出來問小廝道那差人他說甚麼小廝道他說少爺的文書已經到了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爺到京裏去做官鄧老爺現住在承恩寺差人說請少爺在家裏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杜少卿道既如此說我不走前門家去了你快叫一隻船我從河房欄杆上上去當下小廝在下浮橋雇了一隻涼篷杜少卿坐了來家忙取一件舊衣服一頂舊帽子穿戴起來擎手帕包了頭睡在牀上叫小廝你向那差人說我得了暴病請鄧老爺不用來我病好了慢慢來謝鄧老爺小廝打發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爲甚麼粧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娘子故意要問你他也放著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留著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喫酒好不快活爲甚麼要送我到京裏去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裏京裏又冷你身子又弱

一陣風吹得凍死了也不好還是不去的妥當小廝進來說鄧老爺來了坐在河房裏定要會少爺杜少卿叫兩個小使攙扶著做個十分有病的模樣好的微黃面皮不用荷葉水路也走不動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下就不得起來知縣慌忙扶了起來坐下就道朝廷大典李大人專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狼狽至此不知幾時可以勉強就道杜少卿道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難保這事斷不能了總求老父臺代爲懇辭袖子裏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知縣自己尙能寫呈子耶又不知知縣看這般光景不好久坐說道弟且別了先生恐怕勞神這事弟也只得備文書詳覆上去看大人意思如何杜少卿道極蒙台愛恕治晚不能躬送了知縣作別上轎而去隨即備了文書說杜生委係患病不能就道申詳了李大人恰好李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這事就罷了早些調任省得人家裝病杜少卿聽見李大人已去心裏歡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秀才有何不結局想怕歲考耳然尙未就微豈能概免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杜少卿因托病辭了知縣在家有許多時不會出來這日鼓

樓街薛鄉紳家請酒杜少卿辭了不到遲衡山先到了那日在坐的客是馬純上蘧駝夫季葦蕭都在那裏坐定又到了兩位客一個是揚州蕭柏泉名樹滋一個是采石余夔字和聲是兩個少年名士這兩個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硃舉止風流芳蘭竟體這兩個名士獨有兩個綽號一個叫余美人一個叫蕭姑娘慎卿見之兩位會了衆人作揖坐下薛鄉紳道今日奉邀諸位先生小坐淮清橋有一個錢姓的朋友竟說朋友我約他來陪諸位頑頑他偏生的今日有事不得到季葦蕭道老伯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薛鄉紳道是遲衡山道老先生同士大夫讌會那梨園中人也可以許他一席同坐的麼薛鄉紳道此風也久了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所以約他翰林脾氣遲衡山道是那位高老先生季葦蕭道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說著門上人進來稟道高大老爺到了薛鄉紳迎了出去高老先生紗帽蟒衣進來與衆人作揖首席坐下認得季葦蕭說道季年兄前日枉顧有失迎迓承惠佳作尙不曾捧讀便問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獨先問少年其意可知心裏只有

此事此一余美人蕭姑娘各道了姓名又問馬遷二人馬純
上道書坊裏選歷科程墨持運的便是晚生兩個余美
人道這位遷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先父曾在南昌做
府學遷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問完了纔問到遲先
生遲衡山道賤姓遲字衡山季葦蕭道遲先生有制禮
作樂之才是南邦名宿高先生聽罷不言語了喫過了
三遍茶換去大衣服請在書房裏坐這高老先生雖是
一個前輩卻全不做身分最好頑耍同衆位說說笑笑
並無顧忌纔進書房就問道錢朋友怎麼不見高老先
生胸中
亦有禮樂則唱戲是亦有制
禮作樂之人則錢麻子是薛鄉紳道他今日回了不
得來高老先生道沒趣沒趣今日滿座欠雅矣薛鄉紳
擺上兩席奉席坐下席閒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以及
西湖上的風景婁氏弟兄兩個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
余美人道這些事我還不愛我只愛駝夫家的雙紅姐
說著還齒頰生香建公孫聞之
以爲何如季葦蕭道怪不得你是
個美人所以就愛美人了蕭柏泉道小弟平生最喜修
補紗帽可惜魯編修公不會會著聽見他那言論丰采
倒底是個正經人若會著我少不得著實請教他可惜

已去世了遷駝夫道我婁家表叔那番豪舉而今再不
可得了季葦蕭道駝兄這是甚麼話我們天長杜氏弟
兄只怕更勝於令表叔的豪舉遲衡山道兩位中是少
卿更好高老先生道諸位纔說的可就是贛州太守的
乃郎開口便有不然之意
誠實不識起倒多此一問遲衡山道正是老先生
也相與高老先生道我們天長六合是接壤之地我怎
麼不知道諸公莫怪學生說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
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裏也掙了許
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
卻不會尋一個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
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跌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
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
敦孝弟勸農桑的默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
詞藻與上文制禮作樂語針
鋒相對正是指張罵李他竟拿著當了真惹的上
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
喫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著相與卻不肯相與一個
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
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裏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喫酒手

裏拿著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須學淮清橋錢麻子遲衡山聽罷紅了臉道近日朝廷徵辟他他就不就銜山又迂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這話又錯了他果然肚裏通達就該中了去又笑道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蕭柏泉道老先生說的是向衆人道我們後生晚輩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爲法當下又喫了一回酒說了些閑話席散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衆位一路走遲衡山道方纔高老先生這些話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亦未必然衆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極馬二先生道方纔這些話也有幾句說的是馬二先生口氣季葦蕭道總不必管他他河房裏有趣我們幾個人明日一齊到他家叫他買酒給我們喫只有這個狗頭乖余和聲道我們兩個人也去拜他當下約定了次日杜少卿纔起來坐在河房裏鄰居金東崖拿了自己做的一本四書講章來請教擺桌子在河房裏看看了十幾條落後金東崖指著

一條問道先生你說這羊棗是甚麼羊棗卽羊腎也俗語說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所以曾子不喫臧三張今日季葦蕭帶著許多人來喫羊棗杜少卿笑道古人解經也有穿鑿的先生這話就太不偷了正說著遲衡山馬純上蘧駝夫蕭柏泉季葦蕭余和聲一齊走了進來作揖坐下杜少卿道小弟許久不曾出門有疎諸位先生的教今何幸羣賢畢至便問二位先生貴姓余蕭二人各道了姓名杜少卿道蘭江怎的不見蘧駝夫道他又在三山街開了個頭巾店做生意小厮捧出茶來季葦蕭道不是喫茶的事我們今日要酒杜少卿道這個自然且閒談著遲衡山道前日承見賜詩說極其佩服但吾兄說詩大旨可好請教一二蕭柏泉道先生說的可單是擬題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樂大全上說下來的遲衡山道我們且聽少卿說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註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小弟徧覽諸儒之說也有一二私見請教卽如凱風一篇說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裏不安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

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那有想嫁之理
五十多歲想嫁的未必無然孟子不該說親之過小范
家相三家詩拾遺引趙岐語莫慰母心謂母心不悅也
范云不悅蓋有心苛虐少慈此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
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這
話前人不曾說過遲衡山點頭道有理杜少卿道女曰
鷄鳴一篇先生們說他怎麼樣好馬二先生道這是鄭
風只是說他不淫還有甚麼別說遲衡山道便是也
還不能得其深味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橫了一
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裏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
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
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
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此是少卿
現身說法這個
前人不曾說過蘧駝夫道這一說果然妙了杜少卿
道據小弟看來溱洧之詩也只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
亦說季葦蕭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桃園大樂這
就是你彈琴飲酒采蘭贈芍的風流了衆人一齊大笑
遲衡山道少卿妙論令我聞之如飲醍醐余和聲道那
邊醍醐來了衆人看時見是小廝捧出酒來當下擺齊

酒餚八位坐下小飲季葦蕭多喫了幾杯醉了說道少
卿兄你真是絕世風流據我說鎮日同一個三十多歲
的老嫂子看花飲酒也覺得掃興據你的才名又住在
這樣的好地方何不娶一個標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
子佳人及時行樂出口就是才子
佳人俗物俗物杜少卿道葦兄豈不
聞晏子云今雖老而醜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
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
人占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確有
見地小弟
爲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
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
幾個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蕭柏泉道先生說得好一
篇風流經濟遲衡山嘆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
可立致太平了又迂當下喫完了酒衆人談笑一回辭別
去了過了幾日遲衡山獨自走來杜少卿會著遲衡山
道這秦伯祠的事已有個規模了將來行的禮樂我草
了一個底稿在此來和你商議替我斟酌起來杜少卿
接過底稿看了道這事還須尋一個人斟酌遲衡山道
你說尋那個杜少卿道莊紹光先生遲衡山道他前日

浙江回來了杜少卿道我正要去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到了北門橋上了岸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遲衡山道這便他家了兩人走進大門門上的人進去稟了主人那主人走出來這人姓莊名尚志字紹光至此始出莊紹光鄭重之至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這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此時已將及四十歲名滿一時他卻閉戶著書不肯妄交一人纔是真讀書人這日聽見是這兩個人來方纔出來相會只見頭戴方巾身穿寶藍夾紗直裰三綵髭鬚黃白面皮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莊紹光道少卿兄相別數載卻喜卜居秦淮爲三山二水景色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你卻也辭的爽快杜少卿道前番正要來相會恰遇故友之喪只得去了幾時回來時先生已浙江去了莊紹光道衡山兄常在家裏怎麼也不常會遲衡山道小弟爲秦伯祠的事奔走了許多日子今已略有規模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袖裏拿出一個本子來遞了過去莊紹光接過從頭細細看了說道這千秋大事小弟自當贊助效勞但

今有一事又要出門幾時多則三月少則兩月便回這本子權留我處到那時我們再細細考訂遲衡山道又要到那裏去莊紹光道就是浙撫徐稼軒先生今陞少宗伯他把賤名薦了奉旨要見只得去走一遭遲衡山道這是不得就回來的莊紹光道先生放心小弟就回來的不得誤了秦伯祠的大祭杜少卿道這祭祀的事少了先生不可專候早回遲衡山叫將邸抄借出來看小厮取了出來兩人同看上寫道禮部侍郎徐爲薦舉賢才事奉聖旨莊尚志著來京引見欽此兩人看了說道我們且別候入都之日再來奉送莊紹光道相唔不遠不勞相送說罷出來兩人去了莊紹光晚間置酒與娘子作別娘子道你往常不肯出去今日怎的聞命就行莊紹光道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傲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來斷不爲老萊子之妻所笑又與少卿答娘子語不同次日應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門來催迫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帶了一個小厮脚子挑了一擔行李從後門老早就出漢西門去了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雇了一輛車曉行夜宿一路來

到山東地方過兗州府四十里地名叫做辛家驛住了車子喫茶這日天色未晚催著車夫還要趕幾十里地店家說道不瞞老爺說近來咱們地方上響馬甚多凡過往的客人須要遲行早住老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但是也要小心些莊紹光聽了這話便叫車夫竟住下罷小廝揀了一間房把行李打開鋪在坑上拿茶來喫著只聽得門外驟鈴亂響來了一起銀鞘有百十個牲口內中一個解官武員打扮又有同伴的一個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外歲年紀花白鬍鬚戴一頂氈笠子身穿箭衣腰插彈弓一張脚下黃牛皮靴兩人下了牲口拿著鞭子一齊走進店來吩咐店家道我們是四川解餉進京的今日天色將晚住一宿明日早行你們須要小心伺候店家連忙答應那解官督率著腳夫將銀鞘搬入店內牲口趕到槽上掛了鞭子同那人進來向莊紹光施禮坐下莊紹光道尊駕是四川解餉來的此位想是貴友不敢拜問尊姓大名解官道在下姓孫叨任守備之職敝友姓蕭字吳軒成都府人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莊紹光道了姓名并赴召進京的緣故

蕭吳軒道久聞南京有位莊紹光先生是當今大名士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極道其傾倒之意莊紹光見蕭吳軒氣宇軒昂不同流俗於此見蕭吳軒亦非常就著實親近因說道國家承平日久近來的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這盜賊橫行全不肯講究一個弭盜安民的良法聽見前路響馬甚多我們須要小心防備蕭吳軒笑道這事先生放心小弟生平有一薄技百步之內用彈子擊物百發百中響馬來時只消小弟一張彈弓叫他來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個不留未免淺露孫解官道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可以當面請教一二解官更是莊紹光道急要請教不知可好驚動蕭吳軒冒失人道這有何妨正要獻醜遂將彈弓拿了走出天井來向腰間錦袋中取出兩個彈丸拿在手裏莊紹光同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只見他把彈弓舉起向著空闊處先打一丸彈子拋在空中續將一丸彈子打去恰好與那一丸彈子相遇在半空裏打得粉碎莊紹光看了讚歎不已連那店主人看了都嚇一跳蕭吳軒收了彈弓進來坐下談了一會各自喫了夜飯住下次早孫解官

便起來催促騾夫脚子搬運銀鞘打發房錢上路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叫小厮拴束行李會了帳一同前行一羣人衆行了有十多里路那天色未明曉星猶在只見前面林子裏黑影中有人走動那些趕鞘的騾夫一齊叫道不好了前面有賊把那百十個騾子都趕到道傍坡子下去蕭吳軒聽得疾忙把彈弓拿在手裏孫解官也拔出腰刀拿在馬上只聽得一枝響箭飛了出來響箭過處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裏奔出來蕭吳軒大喝一聲扯滿弓一彈子打去不想刮喇一聲那條弓弦迸爲兩段那響馬賊數十人齊聲打了一個忽哨飛奔前來解官嚇得撥回馬頭便跑那些騾夫脚子一個個爬伏在地儘著響馬賊趕著百十個牲口馱了銀鞘往小路上去了莊紹光坐在車裏半日也說不出話來微君嚇壞了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麼勾當蕭吳軒因弓弦斷了使不得力量撥馬往原路上跑到一個小店門口敲開了門店家看見知道是遇了賊因問老爺昨晚住在那個店裏蕭吳軒說了店家道他原是賊頭趙大一路做線的老爺的弓弦必是他昨

晚弄壞了蕭吳軒省悟至此方醒悟不似老江湖悔之無及一時人急智生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綖登時把弓弦續好會家不忙飛馬回來遇著孫解官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而去了那時天色已明蕭吳軒策馬飛奔來了不多路望見賊衆擁護著銀鞘慌忙的前走他便加鞭趕上手執彈弓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打的那些賊人一個個抱頭鼠竄丟了銀鞘如飛的逃命了他依舊把銀鞘同解官慢慢的趕回大路會著莊紹光備述其細莊紹光又讚歎了一會同走了半天莊紹光行李輕便遂辭了蕭孫二人獨自一輛車子先走了幾天將到盧溝橋只見對面一個人騎了騾子來遇著車子問車裏這位客官尊姓車夫道姓莊那人跳下騾子說道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麼莊紹光正要下車那人拜倒在地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朝廷有道修大禮以尊賢儒者愛身遇高官而不受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高侍讀是魯編修一流人物故有魯編修之怪婁氏弟兄卽有高侍讀之怪杜少卿何者物之不同類者每不能相容也然編修之怪婁氏語尙和平侍讀之

怪少卿語太激烈矣！以少卿較之二婁，似少卿之鋒鋷太露，故其受怪又加於二婁。一等昌黎，謂小得意則小怪之大得意，則大怪之蓋不獨文章爲然矣。說經一段是真學問，不可作稗官草草讀之。

寫莊紹光風流儒雅，高出諸人一等。筆墨之高潔，難從不知者索解。遇響馬一段，縱橫出沒，極文字之奇觀。昔人謂左傳最善敘戰功，此書應是不愧最妙在紹光。纔說有司無弭盜安民之法，及親身遇盜，幾乎魄散魂飛，可見書生紙上空談，未可認爲經濟。此作者皮裏陽秋，真難從不知者索解也。真種子爲儒林痛下一針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話說莊徵君看見那人跳下騾子，拜在地下，慌忙跳下車來，跪下扶住那人，說道：「足下是誰？我一向不曾認得。」那人拜罷起來，說道：「前面三里之遙，便是一個村店。老先生請上了車，我也奉陪了回去。到店裏談一談。」莊徵君道：「最好上了車子，那人也上了騾子，一同來到店裏，彼此見過了禮，坐下。那人道：「我在京師裏算著徵辟的

旨意到南京去。這時候該是先生來的日子了。所以出了彰儀門，遇著騾轎車子，一路問來，果然問著。今幸得接大教莊徵君道：「先生尊姓大名？貴鄉何處？」那人道：「小姓盧名德，字信侯，湖廣人氏。因小弟立了一個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尋遍了，藏在家裏二十年了。也尋的不差甚麼的了。只是國初四大家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禍的文集，人家是沒有。只有京師一個人家收著。小弟走到京師，用重價買到，手正要回家去，卻聽得朝廷徵辟了先生，我想前輩已去之人，小弟尙要訪他文集。况先生是當代一位名賢，豈可當面錯過？」因在京候了許久，一路問的出來。萍叟云：又是一種好名，然太勞如牛浦，只用兩方圖書便成名。士如蘧公孫，安坐得之，更不何也。大小雖殊，其無關學問一也。莊徵君道：「小弟堅臥白門原，無心於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來。走一遭，卻喜邂逅中得遇見先生，真是快事。但是我兩人纔得相逢，就要分手，何以爲情？」今夜就在這店裏權住一宵，和你連牀談談，又談到名人文集上。莊徵君向盧信侯道：「像先生如此讀書好古，豈不是個極講求學問的？」足不爲學但國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邱文字雖

其中並無毀謗朝廷的言語既然太祖惡其爲人且現在又是禁書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罷小弟的愚見讀書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約總以心得爲主心得談何容易先生如何貴府使道枉駕過舍還有些拙著慢慢的請教盧信侯應允了次早分別盧信侯先到南京等候莊徵君進了彰儀門寓在護國寺徐侍郎即刻打發家人來候便親自來拜莊徵君會著徐侍郎道先生路途辛苦莊徵君道山野鄙性不習車馬之勞兼之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長途不覺委頓所以不曾便來晉謁反勞大人先施徐侍郎道先生速爲料理恐三五日內就要召見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過了三日徐侍郎將內閣抄出聖旨送來上寫道十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朕承祖宗鴻業寤寐求賢以資治道朕聞師臣者王古今通義也今禮部侍郎徐基所薦之莊尙志著於初六日入朝引見以光大典欽此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衛士擺列在午門外鹵簿全副設了用的傳臚的儀制各官都在午門外候著只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門大開各官從掖門進去過了奉天門進

到奉天殿裏面一片天樂之聲隱隱聽見鴻臚寺嚙排班淨鞭響了三下內官一隊隊捧出金鑪焚了龍涎香宮女們持了宮扇簇擁著天子降了寶座一個個嵩呼舞蹈莊徵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嵩呼舞蹈朝拜了天子當下樂止朝散那二十四個駝寶瓶的象不牽自走真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各官散了莊徵君回到下處脫去衣服徜徉了一會只見徐侍郎來拜莊徵君便服出來會著茶罷徐侍郎問道今日皇上陸殿真乃曠典先生要在寓靜坐恐怕不日又要召見過了三日又送了一個抄的上諭來莊尙志著於十一日便殿朝見特賜禁中乘馬欽此到了十一日徐侍郎送了莊徵君到了午門徐侍郎別過在朝房候著莊徵君獨自走進午門去只見兩個太監牽著一匹御用的馬請莊徵君上去騎著兩個太監跪著墜蹬候莊徵君坐穩了兩個太監籠著韁繩那拖手都是赭黃顏色慢慢的走過了乾清門到了宣政殿的門外莊徵君下了馬那殿門口又有兩個太監傳旨出來宣莊尙志進殿莊徵君屏息進去天子便服坐在寶座莊

徵君上前朝拜了天子道朕在位三十五年幸託天地祖宗海宇昇平邊疆無事只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這教養之事何者爲先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田間望先生悉心爲朕籌畫不必有所隱諱莊徵君正要奏對不想頭頂心裏一點疼痛著實難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問一時不能條奏容臣細思再爲啓奏天子道既如此也罷先生務須爲朕加意只要事事可行宜於古而不戾於今罷了說罷起駕回宮莊徵君出了勤政殿太監又籠了馬來一直送出午門徐侍郎接著同出朝門徐侍郎別過去了莊徵君到了下處除下頭巾見裏面有一個蝎子莊徵君笑道賊倉小人原來就是此物莫謂賊倉正是保全莊看來我道不行了次日起來焚香盥手自己揀了一個著筮得天山遜莊徵君道是了便把教養的事細細做了十策又寫了一道懇求恩賜還山的本從通政司送了進去自此以後九卿六部的官無一個不來拜望請教莊徵君會的不耐煩只得各衙門去回拜大學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來的莊年兄皇上頗有大用之意老先生

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裏走走我欲收之門牆以爲桃李危老先生口氣侍郎不好唐突把這話婉婉向莊徵君說了莊徵君道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况太保公屢主禮闈翰苑門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這一個野人這就不敢領教了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青溪文集有上宮保某公書蓋即此事侍郎就把這話回了太保太保不悅又過了幾天天子坐便殿問太保道莊尙志所上的十策朕細看學問淵深這人可用爲輔弼麼太保奏道莊尙志果係出羣之才蒙皇上曠典殊恩朝野皆悅但不由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倖進之心固是科自中人下倖進之心又未始不然非常之才必見識然謂開天須是非常之主然後能舉非常之典伏候聖裁天子歎息了一回隨教大學士傳旨莊尙志允令還山賜內帑銀五百兩將南京元武湖賜與莊尙志著書立說鼓吹休明傳出聖旨來莊徵君又到午門謝了恩辭別徐侍郎收拾行李回南滿朝官員都來餞送莊徵君都辭了依舊叫了一輛車出彰儀門來那日天氣寒冷多走了幾里路投不著宿頭只得走小路到一個人家去借宿那人家住著一間草房裏面點著一盞燈一個六七

十歲的老人家站在門首正是手足無措非看野景莊徵君上前和

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要借老爹這

裏住一夜明早拜納房金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的人

誰家頂著房子走借住不妨只是我家只得一閒屋夫

妻兩口住著都有七十多歲不幸今早又把個老妻死

了沒錢買棺材現停在屋裏客官卻在那裏住况你又

有車子如何拿得進來莊徵君道不妨我只須一席之

地將就過一夜車子叫他在門外罷了那老爹道這等

只有同我一牀睡莊徵君道也好當下走進屋裏見那

老婦人屍首直僵僵停著傍邊一張土坑莊徵君鋪下

行李叫小廝同車夫睡在車上讓那老爹睡在坑裏邊

莊徵君在坑外睡下番來覆去睡不著到三更半夜只

見那死屍漸漸動起來莊徵君嚇了一跳定睛細看只

見那手也動起來了竟有一個坐起來的意思莊徵君

道這人活了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徵

君道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

他口裏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

老婦人已站起來了直著腿白瞪著眼原來不是活是

走了屍寫老婦走屍寫老翁咽氣雙管齊下忙而不亂莊徵君慌了跑出門來

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給他出去莊徵君獨自在門

外徘徊心裏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裏

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又想到

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義禮不深故此害怕君身分定

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那走的屍也倒

了一閒屋裏只橫著兩個屍首莊徵君感傷道這兩個

老人家就窮苦到這個地步我雖則在此一宿我不殯

葬他誰人殯葬因叫小廝車夫前去尋了一個市井莊

徵君拿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市上雇了些人擡到

這裏把兩人殮了又尋了一塊地也是左近人家的莊

徵君拿出銀子去買買了看著掩埋了這兩個老人家

掩埋已畢莊徵君買了些牲醴紙錢又做了一篇文章

莊徵君灑淚祭奠了亦可謂仁至義盡○初出門有趙

直率全書慣用此法一市上的人都來禮拜在地下謝莊徵君莊

徵君別了臺兒莊叫了一隻馬溜子船船上頗可看書

不日來到揚州在鈔關住了一日要換江船回南京次

早纔上了江船只見岸上有二十多乘齊整轎子歇在

岸上都是兩淮總商來候莊徵君投進帖子來莊徵君因船中窄小先請了十位上船來內中幾位本家也有稱叔公的有稱尊兄的有稱老叔的作揖奉坐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蕭柏泉衆鹽商都說是皇上要重用台翁台翁不肯做官真乃好品行蕭柏泉道晚生知道老先生意思老先生抱負大才要從正途出身不屑這徵辟今日回來留待下科掄元皇上既然知道將來鼎甲可望庸惡陋劣鄙俗不堪說了一長篇反不如鹽商好品行三個字莊徵君笑道徵辟大典怎麼說不屑若說掄元來科一定是長兄小弟堅臥煙霞靜聽好音蕭柏泉道在此還見見院道麼當面搶白他他還不懂直是一個蠢婦人姑娘云乎哉一莊徵君道弟歸心甚急就要開船說罷這十位作別上去了又做兩次會了那十幾位莊徵君甚不耐煩隨卽是鹽院來拜鹽道來拜分司來拜揚州府來拜江都縣來拜把莊徵君鬧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叫作速開船當晚總商湊齊六百銀子到船上送盤纏那船已是去的遠了趕不著銀子拿了回去莊徵君遇著順風到了燕子磯自己歡喜道我今日復見江上佳麗了叫了一隻涼篷船載了行李一路蕩

到漢西門叫人挑著行李步行到家拜了祖先與娘子相見笑道我說多則三個月少則兩個月便回來今日如何我不說謊麼娘子也笑了當晚備酒洗塵次早起來纔洗了臉小廝進來稟道六合高大老爺來拜莊徵君出去會纔會了回來又是布政司來拜應天府來拜驛道來拜上江二縣來拜本城鄉紳來拜哄莊徵君穿了靴又脫了靴又穿莊徵君惱了向娘子道我好沒來由朝廷既把元武湖賜了我我爲甚麼住在這裏和這些人纏我們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當下商議料理和娘子連夜搬到元武湖去住連夜搬去此作書人率筆此類不少這湖是極寬闊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邊臺城望見鷄鳴寺那湖中菱蕩蓮茨每年出幾千石湖內七十二隻打魚船南京滿城每早賣的都是這湖魚湖中閒五座大洲四座洲貯了圖籍中閒洲上一所大花園賜與莊徵君住有幾十間房子園裏合抱的老樹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時不斷的花又有一園的竹子有數萬竿園內軒窗四啓看著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門口繫了一隻船要往那邊在湖裏渡了過去若把這船收過那邊

飛也飛不過來莊徵君就住在花園一日同娘子憑欄

看水笑說道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與范太太

看見家貨什物都是自己的別我們日日可以遊玩不像

同此一喜而有仙凡之別杜少卿要把尊壺帶了清涼山去看花閑著無事又斟

酌一樽酒把少卿做的詩說叫娘子坐在傍邊念與他

聽念到有趣處喫一大杯彼此大笑莊徵君在湖中著

實自在忽一日有人在那邊岸上叫船這裏放船去渡

了過來莊徵君迎了出去那人進來拜見便是盧信侯

莊徵君大喜道途間一別渴想到今日怎的到這裏

盧信侯道昨日在尊府今日我方到這裏你原來在這

裏做神仙令我羨殺莊徵君道此閒與人世絕遠雖非

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住些時只怕再來就要迷路

了當下備酒同飲喫到三更時分小廝走進來慌忙說

道中山王府裏發了幾百兵有千把枝火把把七十二

隻魚船都拿了渡過兵來把花園團圍圍住故作驚人

題大做官場莊徵君大驚又有一個小廝進來道有一

位總兵大老爺進廳上來了莊徵君走了出去那總兵

見莊徵君施禮莊徵君道不知舍下有甚麼事那總兵

道與尊府不相干便附耳低言道因盧信侯家藏高青

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京裏說這人有武勇所以

發兵來拿他今日尾著他在大老爺這裏所以來要這

個人不要使他知覺走了莊徵君道總爺找我罷了我

明日叫他自己投監走了都在我體那總兵聽見這話

道大老爺說了有甚麼說我便告辭莊徵君送他出門

總兵號令一聲那些兵一齊渡過河去了盧信侯已聽

見這事道我是硬漢難道肯走了帶累先生我明日自

投監去莊徵君笑道你只去權坐幾天不到一個月包

你出來逍遙自在又與權勿用事相照未免有些賣弄盧信侯投監去了

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打發人進京去遍托朝

裏大老從部裏發出文書來把盧信侯放了反把那出

首的人問了罪盧信侯謝了莊徵君又留在花園住下

盧信侯雖失之名非身通叛逆之比紹光爲之解紛亦是平情論事非黨私也過兩日又有

兩個人在那邊叫渡船渡過湖來莊徵君迎出去是遲

衡山杜少卿莊徵君歡喜道有趣正欲清談聞客至邀

在湖亭上去坐遲衡山要訂正那泰伯祠的祀典莊徵

君留二位喫了一天的酒將泰伯祠所行的禮樂商訂

的端端正正交與遲衡山拿去了轉眼過了年到二月半閒遲衡山約同馬純上選駢夫季葦蕭蕭金鉉金東崖在杜少卿河房裏商議祭泰伯祠之事衆人道卻是尋那一位做個主祭遲衡山道這所祭的是個大聖人須得是個聖賢之徒來主祭方爲不愧如今必須尋這一個人衆人道是那一位遲衡山疊著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千流萬派同宗碧海之波玉振金聲盡入黃鐘之管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莊紹光是極有學問的人然卻有幾分做作何以知其有學問如向盧信侯所說數語非讀書十年養氣十年必不能領略至此此等學問書中惟有虞博士庶幾能之若杜少卿尙見不及此是以莊紹光斷斷推爲書中之第二人何以知其有做作如見徐侍郎居然不以門生禮自處回復大學士其言似傲而實恭正如鴻門宴上樊噲噍讓頂羽而羽不怒者以其以盟主推尊之也又如盧信侯被逮紹光作書致京師要人以解釋之此豈湖中高士之所爲余故曰卻有幾分做作

以其由已處投監不得不爲之出力紹光非山林隱逸不得以此警之

作者以龍門妙筆旁見側出以寫之所謂嶺上白雲只自怡悅原不欲索解于天下後世矣檢小倉山房集程綿莊墓誌稱乾隆丙辰召試有欲招之出門下者正色拒之以此不入選外史所言卽此一事也所居近青溪故以名集此以後湖當之然乾隆辛未又被經明行修之荐則綿莊實兩次出山不得例以隱逸天目山樵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士主祭

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個鄉村叫做麟綬鎮是書中第一人故此卷特起立傳云麟綬者見此人直外史中之聖人也鎮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務農爲業只有一位姓虞在成化年間讀書進了學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這鎮上教書這鎮離城十五里虞秀才除應考之外從不到城裏去走一遭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就去世了他兒子不會進過學也是教書爲業到了中年尙無子嗣夫婦兩個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夢見文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上寫著易經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正爲名士頂門一針當下就有了娠到

十月滿足生下這位虞博士來太翁去謝過了文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字果行這虞博士三歲上就喪了母親太翁在人家教書就帶在館裏六歲上替他開了蒙虞博士長到十歲鎮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兒子的書賓主甚是相得教了四年虞太翁得病去世了臨危把虞博士托與祁太公巨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祁太公道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請他做先生教兒子的書當下寫自己祁連的名帖到書房裏來拜鄭重就帶著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虞博士自此總在祁家教書常熟是極出人文的地方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古文詩詞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歲就隨著他學詩文祁太公道虞相公你是個寒士單學會這些詩文無益須要學兩件尋飯喫的本事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選擇我而今都教了你留著以爲救急之用虞博士盡心聽受了祁太公又道你還該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讀將來出去應考進個學館也好坐些虞博士聽了祁太公果然

買些考卷看了到二十四歲上出去應考就進了學次年二十里外楊家村一個姓楊的包了去教書每年三十兩銀子正月裏到館到十二月仍舊回祁家來過年又過了兩年祁太公說尊翁在日當初替你定下的黃府上的親事而今也該娶了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來就娶了親夫婦兩個仍舊借住祁家滿月之後就到館又做了兩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搬進去住只雇了一個小小廝虞博士到館去了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生兒育女身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喫三頓白粥後來身子也漸漸好起來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這年沒有了館娘子道今年怎樣虞博士道不妨我自從出來坐館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假使那年正月裏說定只得二十幾兩我心裏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少不得又添兩個學生或是來看文章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個數非親爲曠達實體驗見道理假使那年正月多講得

幾兩銀子我心裏歡喜道好了今年可有餘了忽家裏遇著事情出來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可見有個一定不必管他過了些時果然祁太公來說遠村上有一個姓鄭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虞博士帶了羅盤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過了墳那鄭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那時正是正月半天氣兩邊岸上有些桃花柳樹又吹著微微的順風虞博士心裏舒暢又走到一個僻靜的所在一船魚鷹在河裏捉魚虞博士伏著船窗子看此正形容虞博士襟懷忽見那邊岸上一個人跳下河裏來虞博士嚇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平地救上了船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幸得天氣尚暖虞博士叫他脫了濕衣叫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請進來坐著問他因甚尋這短見那人道小人就是這裏莊農人家替人家租著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親得病死在家裏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麼不如尋個死路虞博士道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我這裏有十二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

一總給你我還要留著做幾個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拿去和鄰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幫你去殯葬了你父親就罷了並非一時豪舉博慷慨之名當下在行李裏拿出銀子秤了四兩遞與那人那人接著銀子拜謝道恩人尊姓大名虞博士道我姓虞在麟絨村住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不必只管講話了那人拜謝去了虞博士回家這年下半年又有了館果然如是到冬底生了個兒子因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因取名叫做感祁一連又坐了五六年的館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祁太公來送他說道虞相公你今年是要高中了虞博士道這也怎見得祁太公道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虞博士道老伯那裏見得我有甚陰德祁太公道就如你替人葬墳真心實意我又聽見人說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人這都是陰德虞博士笑道陰陽就像耳朵裏響只是自己曉得別人不曉得而今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裏還是陰德祁太公道到底是陰德你今年要中當下來南京鄉試過回家虞博士受了些風寒就病起來放榜那日報錄人到了鎮上祁太公便同了來

說道虞相公你中了虞博士病中聽見和娘子商議拿幾件衣服當了託祁太公打發報錄的人只是行所無事與周進范進中舉天淵之別過幾日病好了到京去填寫親供回來親友東家都送些賀禮料理去上京會試不曾中進士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東巡撫便約了虞博士一同出京住在衙門裏代做些詩文甚是相得衙門裏同事有一位姓尤名滋字資深見虞博士文章品行就願拜爲弟子和虞博士一房同住朝夕請教那時正直天子求賢康大人也要想薦一個人虞博士在眼前者亦可知矣尤資深道而今朝廷大典門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薦了老師去虞博士笑道這徵辟之事我也不敢當况大人要薦人但憑大人的主意我們若去求他這就不是品行了尤資深道老師就是不願等他薦到皇上面前去老師或是見皇上或是不見皇上辭了官爵回來更見得老師的高處既慕虞博士文章品行拜爲弟子而孟子之門亦有陳代固不足怪虞博士道你這話又說錯了我又求他薦我薦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辭了官不做這便求他薦不是真心辭官又不是真心這叫做甚麼說罷哈哈

大笑在山東過了兩年多看看又進京會試又不曾中就上船回江南來依舊教館又過了三年虞博士五十歲了借了楊家一個姓嚴的管家跟著再進京去會試這科就中了進士殿試在二甲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那知這些進士也有五十歲的也有六十歲的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五十歲天子看見說道這虞育德年紀老了著他去做一個閒官罷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虞博士歡喜他人以爲感渠反歡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鄉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團圓著強如做個窮翰林當下就去辭別了房師座師和同鄉這幾位大老翰林院侍讀有位王老先生託道老先生到南京去國子監有位貴門人姓武名書字正字這人事母至孝極有才情老先生到彼照顧照顧他出武書又換一筆作是語虞博士應諾了收拾行李來南京到任打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跟隨母親一同到南京虞博士去參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回來陞堂坐公座監裏的門生紛紛來拜見虞博

士看見帖子上有一個武書虞博士出去會著問道那一位是武年兄諱書的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矮小人走過來答道門生便是武書虞博士道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孝行又有大才從新同他見了禮請衆位坐下武書道老師文章山斗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實爲僥倖虞博士道弟初到此間凡事俱望指教年兄在監幾年了武書道不瞞老師說門生少孤奉事母親在鄉下住隻身一人又無弟兄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己整理所有先母在日並不能讀書應考及不幸先母見背一切喪葬大事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補筆門生便隨著少卿學詩虞博士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滋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果是奇才少卿就在這裏麼武書道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裏虞博士道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天子賜他元武湖的他在湖中住著麼武書道他就住在湖裏他卻輕易不會人虞博士道我明日就去求見他武書正在自述卻因虞博士聽見杜少卿三字夾入此兩問答再入武書語正是斷而武書道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因是後來窮之無奈求個館也沒得做沒奈何只得尋兩篇念念也

學做兩篇隨便去考就進了學後來這幾位宗師不知怎的看見門生這個名字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補了廩門生那文章其實不好屢次考試賦總是一等第一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八學門生又是八學的一等第一所以送進監裏來沾沾自喜武書初見如此後乃漸能收斂見虞杜陶銓之力○宗師見他文字便置高等安知非王門生覺得自己時文到底不在行虞博士道我也不耐煩做時文武書道所以門生不拿時文來請教平日考的詩賦還有所作的古文易解以及各樣的雜說寫齊了來請教老師虞博士道足見年兄才名令人心服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容日細細捧讀令堂可會旌表過了麼武書道先母是合例的門生因家寒一切衙門使費無出所以遲至今日門生實是有罪虞博士道這個如何遲得便叫人取了筆硯來說道年兄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節略來即傳書辦到面前吩咐道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你作速辦妥了以便備文申詳上房使用都是我這裏出如是真不愧書辦應諾下去武書叩謝老師衆人多替武書謝了辭別出去虞博士送了回來次日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莊

徵君不會會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杜少卿會著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會收虞博士的祖父爲門生殿元乃少卿曾祖所以少卿稱虞博士爲世叔彼此談了些往事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今日無緣不會會著杜少卿道他不知道小姪和他說去虞博士告別去了次日杜少卿走到元武湖尋著了莊徵君問道昨日虞博士來拜先生怎麼不會他莊徵君笑道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他雖是小官也懶和他相見杜少卿道這人大是不同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他襟懷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你會見了他便知莊徵君聽了便去回拜兩人一見如故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兩人結爲性命之交過了半年虞博士要替公子畢姻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孫女本是虞博士的弟子後來連爲親家以報祁太公相愛之意祁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又賠了一個丫頭來自此孺人纔得有使女聽用喜事已畢虞博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管家拿進十兩銀子來交使女的身價虞博士道你

也要備些牀帳衣服這十兩銀子就算我與你的你拿去備辦罷嚴管家磕頭謝了下去轉眼新春二月虞博士去年到任後自己親手栽的一株紅梅花今已開了幾枝虞博士歡喜叫家人備了一席酒請了杜少卿來在梅花下坐說道少卿春光已見幾分不知十里紅梅如何光景幾時我和你攜樽去探望一回

自有天也非以土木形骸爲理杜少卿道小姪正有此意要約老叔同莊紹光兄作竟日之遊說著又走進兩個人來這兩人就

在國子監門口住一個姓儲叫做儲信一個姓伊叫做伊昭是積年相與學博的

杯酒看花歸來惡物往往有此○相與學博不過爲老師生財於中取利虞博士見一人走了進來同他見禮讓坐那二人不僭杜少卿的坐坐下擺上酒來喫了兩杯儲信道荒春頭上老師該做個生日收他幾分禮過春天伊昭道稟明過老師門生就出單去傳虞博士道我生日是八月此時如何做得伊昭道這個不妨二月做了八月可以再

做虞博士道豈有此理這就是笑話了二位且請喫酒杜少卿也笑了虞博士道少卿有一句話和你商議前日中山王府裏說他家有個烈女託我作一篇碑文折

了個杯緞表禮銀八十兩在此我轉託了你你把這銀子拿去作看花買酒之資杜少卿道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爲甚轉託我虞博士笑道我那裏如你的才情你拿去做做因在袖裏拿出一個節略來遞與杜少卿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帶去說得蘊藉其實因其虞博士道請到這裏來坐家人把銀子遞與杜家小廝便進去了虞博士道這來的是我一個表姪我到南京的時候把幾間房子託他住著他所以來看看我說著湯相公走了進來作揖坐下說了一會閒話便說道表叔那房子我因這半年沒有錢用是我拆賣了虞博士道怪不得你今年沒有生意家裏也要喫用沒奈何賣了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暖湯相公道我拆了房子就沒處住所以來同表叔商量借些銀子去當幾間屋住惡極拆屋賣又要借銀子租房必非安分之人不如羈之罟中觀其作爲而處之虞博士又點頭道是了你了就沒處住我這裏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明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湯相公就不言語了杜少卿喫完了酒告別了去那兩人還坐著虞博士

進來陪他伊昭問道老師與杜少卿是甚麼的相與虞博士道他是我們世交是個極有才情的伊昭道門生也不好說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個有錢的人而今弄窮了在南京躲著專好扯謊騙錢他最沒有品行與老師張又發打偏手是有品行虞博士道他有甚麼沒品行伊昭道他時常同乃眷上酒館喫酒所以人都笑他虞博士道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當面罵他俗人畜以不俗儲信道這也罷了到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不要尋他做他是個不應考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好也有限恐怕壞了老師的名我們這監裏有多少考的起來的朋友老師託他們做又不要錢又好八十兩頭心中動火回家還更做夢虞博士正色道這到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來的詩文人無有不服每常人在我這裏託他做詩我還沾他的光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我還留下二十兩給我表姪兩人不言語了辭別出去次早應天府送下一個監生來犯了賭博來討收管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裏進來稟過問老爺將他鎖在那裏虞博士道你且請他進來那監

生姓端是個鄉裏人走進來兩眼垂淚雙膝跪下訴說這些冤枉的事虞博士道我知道了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裏每日同他一桌喫飯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次日到府尹面前替他辯明白了這些冤枉的事將那監生釋放那監生叩謝說道門生雖粉身碎骨也難報老師的恩虞博士道這有甚麼要緊你既然冤枉我原該替你辯白本是非行所無非欲見德那監生道辯白固然是老師的大恩只是門生初來收管時心中疑惑不知老師怎樣處置門斗怎樣要錢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怎想老師把門生待作上客門生不是來收管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這個恩典叫門生怎麼感激得盡虞博士道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司作速回家看看罷不必多講閒話那監生辭別去了又過了幾日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上寫道晚生遲均馬靜季崔蘧來旬門生武書余夔世姪杜儀同頓首拜書中人未知看書者已知之虞博士看了道這是甚麼緣故慌忙出去會這些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先聖祠內共觀大禮之光國子監中同仰斯文之主畢竟這幾個人來做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純用正筆直筆不用一傍筆曲筆是以文字無階拔凌駕處然細想此篇最難措筆虞博士是書中第一人純正無疵如太羹元酒雖有易牙無從施其烹飪之巧故古人云畫鬼易畫人物難

蓋人物乃人所共見不容絲毫假借於其間非如鬼怪可以任意增減也嘗謂太史公一生好奇如程嬰立趙孤諸事不知見自何書極力點綴句句欲活及作夏本紀亦不得不恭恭敬敬將尚書錄入非子長之才長於寫秦漢短於寫三代正是其量體裁衣相題立格有不得不如此者耳

湯相公一節正與杜少卿看墳人相對以有用之銀充此無底之壑兩公作事異曲同工既屬表姪亦宜禁之不得徒捐銀以恣其浪費天目山樵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個人大家見禮坐下遲衡山道晚生們今日因泰伯祠大祭商議主祭之人大家都說祭的是大聖人必要個賢者主祭方為不愧所以

特來公請老先生虞博士道先生這個議論我怎麼敢當只是禮樂大事自然也願觀光請問定在幾時遲衡山道四月初一日先一日就請老先生到來祠中齋戒一宿以便行禮虞博士應諾了拿茶與衆位喫喫過衆人辭了出來一齊到杜少卿河房裏坐下遲衡山道我們司事的人只怕還不足杜少卿道恰好敝縣來了一個敵友便請出臧茶與衆位相見好一齊作了揖遲衡山道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臧蓼齋道願觀盛典說罷作別去了到三月二十九日遲衡山此下全寫姓名鄭重其事也然則此遲衡山宜書遲均約齊杜儀馬靜季荏金東崖盧華士辛東之遠來旬余夔盧德虞感祁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蕭鼎儲信伊昭季恬逸金寓劉宗姬武書臧茶一齊出了南門隨即莊尚志也到了衆人看那泰伯祠時泰伯祠須細寫一編幾十層高坡上去一座大門左邊是省牲之所大門過去一個大天井又幾十層高坡上去三座門進去一座丹墀左右兩廊奉著從祀歷代先賢神位中間是五開大殿殿上泰伯神位面前供桌香爐燭臺殿後又一個丹墀五開大樓左右兩傍一邊三間書房衆

人進了大門見高懸著金字一匾泰伯之祠從二門進東角門走循著東廊一路走過大殿擡頭看樓上懸著金字一匾習禮樓三個大字衆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遲衡山均當書遲同馬靜武書遠來旬開了樓門同上樓去將樂器搬下樓來堂上的擺在堂上堂下的擺在堂下堂上安了祝版香案傍樹了廳堂下樹了庭燎二門傍擺了盥盆盥帨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祝的司歌的司笙的司鏞的司瑟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進來見了衆人遲衡山把窩翟交與這些孩子下午時分虞博士到了莊紹光遲衡山馬純上杜少卿迎了進來名字雜出此作者疎忽處喫過茶換了公服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衆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次日五鼓把祠門大開了衆人起來堂上堂下門裏門外兩廊都點了燈燭庭燎也點起來遲衡山先請主祭的虞博士老先生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請到三獻的衆人推讓說道不是遲先生就是杜先生遲衡山道我兩人要做引贊馬先生係浙江人請馬純上先生

三獻遲杜是借此舉之人無自爲三獻之理故特推馬
然而細思此時除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衆人扶
先生更無足當三獻者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衆人扶
住了馬二先生同二位老先生一處遲衡山杜少卿先
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到省牲所拱立遲衡山杜少卿
回來請金東崖先生大贊請武書先生司廳請臧荼先
生司祝請季萑先生辛東之先生余夔先生司尊請選
來旬先生盧德先生虞威祁先生司玉請諸葛祐先生
景本蕙先生郭鐵筆先生司帛請蕭鼎先生儲信先生
伊昭先生司稷請季恬逸先生金寓劉先生宗姬先生
司饌請完命盧華士跟著大贊金東崖先生將諸位一
齊請出二門外當下祭鼓發了三通金次福鮑廷璽兩
人領著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
司祝的司歌的司笙的司簫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
磬的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都立在堂上堂下
金東崖先進來到堂上盧華士跟著金東崖站定贊道
執事者各司其事這些司樂的都將樂器拿在手裏金
東崖贊排班司廳的武書引著司尊的季萑辛東之余
夔司玉的選來旬盧德虞威祁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

郭鐵筆入了位立在丹墀東邊引司祝的臧荼上殿立
在祝版跟前引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司饌的季恬逸
金寓劉宗姬入了位立在丹墀西邊武書捧了廳也立
在西邊衆人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俱起金
東崖贊迎神遲均杜儀各捧香燭向門外躬身迎接金
東崖贊樂止堂上堂下一齊止了金東崖贊分獻者就
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莊徵君馬純上進來立在丹墀裏
拜位左邊金東崖贊主祭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虞
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拜位中間遲均杜儀一左一右
立在丹墀裏香案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主祭者盥
洗了上來遲均贊主祭者詣香案前香案上一個沉香
筒裏邊插著許多紅旗杜儀抽一枝紅旗在手上有拈
香二字虞博士走上香案前遲均贊道跪升香灌地拜
興拜興拜興復位杜儀又抽出一枝旗來奏樂金
東崖贊奏樂神之樂金次福領著堂上的樂工奏起樂
來奏了一會樂止金東崖贊行初獻禮盧華士在殿裏
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初獻二字遲均杜儀引著主祭
的虞博士武書持廳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

引司尊的季萑司玉的邁來句司帛的諸葛祐一路同走引著主祭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蕭鼎司饌的季恬逸引著主祭的從兩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季萑捧著尊邁來句捧著玉諸葛祐捧著帛立在左邊蕭鼎捧著稷季恬逸捧著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虞博士跪于香案前遲均贊獻酒季萑跪著邁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玉邁來句跪著邁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帛諸葛祐跪著邁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稷蕭鼎跪著邁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季恬逸跪著邁與虞博士獻上去獻畢執事者退下來遲均贊拜與拜興拜興與金東崖贊一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階下與祭者皆跪讀祝文臧茶跪在祝板前將祝文讀了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季萑邁來句諸葛祐蕭鼎季恬逸引著主祭的虞博士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虞博士復歸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亞

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亞獻二字遲均杜儀引著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著莊徵君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辛東之司玉的盧德司帛的景本蕙一路同走引著亞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儲信司饌的金寓劉引著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辛東之捧著尊盧德捧著玉景本蕙捧著帛立在左邊儲信捧著稷金寓劉捧著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莊徵君跪于香案前遲均贊獻酒辛東之跪著邁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玉盧德跪著邁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帛景本蕙跪著邁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稷儲信跪著邁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饌金寓劉跪著邁與莊徵君獻上去各獻畢執事者退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與拜興與金東崖贊二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

辛東之盧德景本蕙儲信金寓劉引著亞獻的莊徵君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終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上寫終獻二字遲均杜儀引著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著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著司尊的余夔司玉的虞感祁司帛的郭鐵筆一路同走引著終獻的從上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伊昭司饌的宗姬引著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于香案左右余夔捧著尊虞感祁捧著玉郭鐵筆捧著帛立在左邊伊昭捧著稷宗姬捧著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余夔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帛郭鐵筆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稷伊昭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宗姬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獻畢執事者退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三奏

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余夔虞感祁郭鐵筆伊昭宗姬引著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馬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侑食之禮遲均杜儀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從東邊上來香案前跪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一齊大作樂止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金東崖贊撤饌杜儀抽出一枝紅旗來上有奏樂二字當下樂聲又一齊大作起來遲均杜儀從主位上引了虞博士奏樂從東邊走上殿去香案前跪下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杜儀又抽出一枝紅旗來止樂金東崖贊飲福受胙遲均杜儀引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都跪在香案前飲了福酒受了胙肉金東崖贊退班

三人退下去了金東崖贊焚帛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一齊焚了帛金東崖贊禮畢衆人撤去了祭器樂器換去了公服齊往後面樓下來金次福鮑廷璽帶

著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佾舞的三十六個孩子都到後

面兩邊書房裏來這一回大祭不可無此結束與前首尾相稱主祭的

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共三位大贊

的金東崖司祝的臧茶盧華士共三位引贊的遲均杜

儀共二位司麾的武書一位司尊的季崔辛東之余蘧

共三位司玉的蘧來旬盧德虞感祁共三位司帛的諸

葛祐景本蕙郭鐵筆共三位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共

三位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共三位金次福鮑廷

璽二人領著司球的一人司琴的一人司瑟的一人司

管的一人司鼗鼓的一人司祝的一人司歌的一人司

笙的一人司鑪的一人司簫的一人司編鐘的司編磬

的二人和佾舞的孩子共是三十六人通共七十六人

當下廚役開剝了一條牛四副羊和祭品的餚饌菜蔬

都整治起來共備了十六席樓底下擺了八席二十四

位同坐兩邊書房擺了八席款待衆人喫了半日的酒

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這裏衆位也有坐轎的也有走的見兩邊百姓扶老攜幼挨擠著來看歡聲雷震又寫一層作餘波馬二先生笑問你們這是爲甚麼事衆人神完氣足

都道我們生長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從不曾

看見這樣的禮體聽見這樣的吹打老年人都說這位

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所以都爭著出來看衆

人都歡喜一齊進城去了又過了幾日季葦蕭與辛東

之金寓劉辭了虞博士回揚州去了馬純上同了蘧駝

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要回浙江二人走進河房見

杜少卿臧茶又和一個人坐在那裏蘧駝夫一見就嚇

了一跳心裏想道這人便是在我妻表叔家弄假人頭

的張鐵臂他如何也在此大祭後忽有此一節如天外奇峯○在天長時未表明是

張鐵臂故補出於此又張鐵臂少有武藝此後彼此作

將寫郭孝子蕭雲仙特爲此返照入江之筆了揖張鐵臂見蘧駝夫也不好意思臉上出神喫了茶

說了一回辭別的話馬純上蘧駝夫辭了出來杜少卿

送出大門蘧駝夫問道這姓張的世兄因如何和他相

與杜少卿道他叫做張俊民他在敝縣天長住蘧駝夫

笑著把他本來叫做張鐵臂在浙江做的這些事略說

了幾句說道這人是相與不得的少卿須要留神杜少卿道我知道了兩人別過自去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俊老你當初曾叫做張鐵臂麼當面直問出來未深張鐵臂紅了臉道是小時有這個名字別的事

含糊說不出來杜少卿也不再問了張鐵臂見人看破了相也存身不住過了幾日拉著臧蓼齋回天長去了蕭金鉉三個人欠了店賬和酒飯錢不得回去來尋杜少卿就承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三人也各回家去了宗先生要回湖廣去拿行樂來求杜少卿題杜少卿當面題罷送別了去恰好遇著武書走了來杜少卿道正字兄許久不見這些時在那裏武書道前日監裏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氣浮杜少卿道這也有趣的緊武書道倒不說有趣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杜少卿道甚麼奇事武書道這一回朝廷奉旨要甄別在監讀書的人所以六堂合考那日上頭吩咐下來解懷脫腳認真搜檢就和鄉試場一樣考的是兩篇四書文一篇經文有個習春秋的朋友竟帶了篇刻的經文進去他帶了也罷上去告出恭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

裏送上堂去天幸遇著虞老師值場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虞老師揭卷子看見這文章忙拿了藏在靴桶裏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虞老師說不相干等那人出恭回來悄悄遞與他說你拿去寫但是你方纔不該夾在卷子裏拿上來幸得是我看見若是別人看見怎了那人嚇了個臭死發案考在二等走來謝虞老師虞老師推不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你想是昨日錯認了並不是我那日小弟恰好在那裏謝考親眼看見那人去了我問虞老師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虞老師道讀書人全要養其廉恥他沒奈何來謝我我若再認這話他就無容身之地了小弟卻認不的這位朋友彼時問他姓名虞老師也不肯說先生你說這一件奇事可是難得何足爲奇武書淺衷窺虞杜少卿道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武書道還有一件事更可笑的緊他家世兄賠嫁來的一個丫頭他就配了姓嚴的管家了那奴才看見衙門清淡沒有錢尋前日就辭了要去虞老師從前並不會要他一個錢白白把丫頭配了他他而今要領丫頭出去要是

別人就要問他要丫頭身價不知要多少虞老師聽了

這話說道你兩口子出去也好只是出去房錢飯錢都

沒有又給了他十兩銀子打發出去隨即把他薦在一

個知縣衙門裏做長隨此僕是楊家借來此婢是祁家

你說好笑不好笑好笑者笑也杜少卿道這些做奴才

的有甚麼良心但老人家兩次賞了他銀子並不是有

心要人說好所以難得少卿真能知博士者當下留武書喫飯武

書辭了出去纔走到利涉橋遇見一個人頭戴方巾身

穿舊布直裰腰繫絲縑脚下芒鞋身上搨著行李花白

鬚鬚憔悴枯槁那人丟下行李向武書作揖又一出落法武

書驚道郭先生自江寧鎮一別又是三年一向在那裏

奔走那人道一言難盡武書道請在茶館裏坐當下兩

人到茶館裏坐下那人道我一向因尋父親走遍天下

從前有人說是在江南所以我到江南這番是三次了

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已到四川山裏削髮爲僧去

了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此卻周到武書道可憐可憐但先

生此去萬里程途非是容易我想西安府裏有一個知

縣姓尤是我們國子監虞老先生的同年如今託虞老

師寫一封書子去是先生順路倘若盤纏缺少也可以

幫助些須那人道我草野之人我那裏去見那國子監

的官府武書道不妨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先

生同我到少卿家坐著我去討這一封書那人道杜少

卿可是那天長不應微辟的豪傑麼只是不應微辟武未見便是豪傑

書道正是那人道這人我到要會他便會了茶錢同出

了茶館一齊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相見作揖問

這位先生尊姓武書道這位先生姓郭名力字鐵山二

十年走遍天下尋訪父親有名的郭孝子杜少卿聽了

這話從新見禮奉郭孝子上坐便問太老先生如何數

十年不知消息郭孝子不好說武書附耳低言說曾在

江西做官降過甯王所以逃竄在外王惠乃杜少卿聽有此兒

罷駭然因見這般舉動心裏敬他說罷留下行李道先

生權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

傑天下共聞我也不做客套竟住一宵罷直爽杜少卿進

去和娘子說替郭孝子漿洗衣服治辦酒肴款待他出

來陪著郭孝子武書說起問虞博士要書子的話來杜

少卿道這個容易郭先生在我這裏坐著我和正字去

要書子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用勞用力不辭虎窟之中遠水遠山又入蠶叢之境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古趣磅礴竟如出自叔孫通曹褒之手覺集賢學士蕭蒿輩極力爲之不過如此堂哉皇哉侯其禕而

內中司事的人一一皆閱者之所爛熟布局之妙莫與京矣

本書至此卷是一大結束名之曰儒林蓋爲文人學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學士不爲少矣前乎此如鶯脰湖一會是一小結束西湖上詩會是又一小結束爲湖西湖之事何足言亦何以爲收束真是隔靴搔癢至此如云亭梁甫而後臻於泰山譬之作樂蓋八音繁會之時以後則慢聲變調而已

大祭後接寫郭孝子此作者寓意所在所以必從武書引入者亦孝子故也天目山樵
泰伯之事太王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三以天下讓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德之至極孝之至極也故曰接

寫郭孝子是作者寓意所在又記

郭孝子才是書中第一人卻未與大祭事意在言外又記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讐

話說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裏喫酒飯自己同武書到虞博士署內說如此這樣一個人求老師一封書子去到西安虞博士細細聽了說道這書我怎麼不寫但也只是寫書子的事他這萬里長途自然盤費也難我這裏拿拾兩銀子少卿你去送與他不必說是我的知少卿必要贈銀然慌忙寫了書子和銀子拿出來交與杜少卿杜少卿接了回書拿到河房裏杜少卿自己尋出衣服當了四兩銀子少卿豈肯掠美武書也到家去當了二兩銀子來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莊徵君聽得有這個人也寫了一封書子四兩銀子送來與杜少卿第三日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喫武書也來陪著喫罷替他拴束了行李拿著這二十兩銀子和兩封書子遞與郭孝子郭孝子不肯受異乎今之借孝子名目打把勢者杜少卿道

這銀子是我們江南這幾個人的並非盜跖之物先生如何不受郭孝子方纔受了喫飽了飯作辭出門杜少卿同武書送到漢西門外方纔回去郭孝子曉行夜宿一路來到陝西那尤公是同官縣知縣只得迂道往同官去會他這尤公名扶徠字瑞亭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去年纔到同官縣一到任之時就做了一件好事是廣東一個人充發到陝西邊上來帶著妻子是軍妻不想這人半路死了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人和他說話彼此都不明白只得把他領到縣堂上來尤公看那婦人是要回故鄉的意思心裏不忍便取了俸金五十兩差一個老年的差人自己取一塊白綾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親筆寫了自己的名字尤扶徠用了一顆同官縣的印吩咐差人你領了這婦人拿我這一幅綾子遇州遇縣送與他地方官看求他都要用一個印信你直到他本地方討了回信來見我先寫此一節以見尤公本來好善非徒因助人書信而差人應諾了那婦人叩謝領著去了將近一年差人回來說一路各位老爺看見老爺的文章一個個都悲傷這婦人也有送十兩的也有八兩六兩的

這婦人到家也有二百多銀子小的送他到廣東家裏他家親戚本家有百十個都望空謝了老爺的恩典又都磕小的的頭叫小的是菩薩這個小的都是沾老爺的恩尤公歡喜又賞了他幾兩銀子打發差人出去了門上傳進帖來便是郭孝子拿著虞博士的書子進來拜隨手遞入蓋上云去年到任又云將近一年纔索甚細尤公拆開書子看了這些話著實欽敬當下請進來行禮坐下即刻擺出飯來正談著門上進來請老爺下鄉相驗尤公道先生這公事我就要去的後日纔得回來但要屈留先生三日等我回來有幾句話請教况先生此去往成都我有個故人在成都也要帶封書子去先生萬不可推辭郭孝子道老先生如此說怎好推辭只是賤性山野不能在衙門裏住貴治若有甚麼庵堂送我住兩天罷尤公道庵雖有也窄我這裏有個海月禪林那和尚是個善知識送先生到那裏去住罷寫郭孝子孤高卻便吩咐衙役把郭老爺的行李搬著送在海月禪林你拜上和尙說是我送來的衙役應諾伺候郭孝子別了尤公直送到大門外方纔進去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禪林客堂

裏知客進去說了老和尚出來打了問訊請坐奉茶那衙役自回去了郭孝子問老和尚可是一向在這裏作方丈的麼老和尚道貧僧當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蕪湖縣甘露菴裏的後在京師報國寺做方丈因厭京師熱鬧所以到這裏居住尊姓是郭如今卻往成都做甚麼事郭孝子見老和尚清癯面貌顏色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講的就便要尋父親這些話苦說了一番老和尚流淚嘆息就留在方丈裏住備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個梨送與老和尚老和尚受下謝了便叫火道人擡兩隻缸在丹墀裏一口缸內放著一個梨每缸挑上幾擔水拿杠子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齊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喫一碗

水此事說得好聽其實無謂郭孝子見了點頭歎息到第三日尤公

回來又備了一席酒請郭孝子喫過酒拿出五十兩銀子一封書來說道先生我本該留你住些時因你這尋

父親大事不敢相留這五十兩銀子權爲盤費君子愛人以德

先生到成都拿我這封書子去尋蕭吳軒先生這是一位古道人他家離成都二十里住地名叫做東山先生

去尋著他凡事可以商議能見信於朋友如此其人可蕭吳軒而郭孝子見尤公的意思十分懇切不好再辭

只得謝過收了銀子和書子辭了出來到海月禪林辭別老和尚要走老和尚合掌道居士到成都尋著了尊

大人是必寄信與貧僧免的貧僧懸望郭孝子應諾老和尚送出禪林方纔回去郭孝子自肩著行李又走了

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個地方天色將晚望不著一個村落那郭孝子

走了一會遇著一個人佛善郭孝子作揖問道請問老

爹這裏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

客人你要著急急些走夜晚路上有虎先一須要小心郭

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走天色將黑卻喜山凹裏推出

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使十分

明亮郭孝子乘著月色走走進一個樹林中只見劈面

起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奇颼颼的響風過

處跳出一隻老虎來大月亮裏看老虎亦是奇景○若

與虎相觸傾踏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

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見郭孝子閉著眼

只道是已經死了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裏把瓜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跳到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眼睛轉過身來望着見這裏不動方纔一直去了郭孝子從坑裏扒了上來自心裏想道這孽障雖然去了必定是還要回來喫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眼前郭孝子扒上樹去又心裏焦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裏腳解了下來自己縛在樹上等到三更盡後月色分外光明還要寫月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著身子走來郭孝子認不得是個甚麼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好腕力○損人利己者請鑒於此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著樹枝頭上有個人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

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郭孝子道我今番卻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幹恰好對著那東西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幹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幹越搖越戳的深進去那東西使盡力氣急了半夜掛在樹上死了肚皮太嫩○惡獸自斃俗手又要驚動天所以佑孝子也若落山神土地出來到天明時候有幾個獵戶手裏拿著鳥鎗又棍來看見這兩個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戶接了孝子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人天可憐見得保全了性命我要趕路去了這兩件東西你們拿到衙門去請賞罷衆獵戶拿出些乾糧來和獐子鹿肉讓郭孝子喫了一飽衆獵戶替郭孝子拿了行李送了五六里路衆獵戶辭別回去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又走了幾天路程在山凹裏一個小菴裏借住那菴裏和尚問明來歷就拿出素飯來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著喫正喫著中間只見一片紅光就如失了火的一般又故作驚人之筆郭孝子慌忙丟了飯碗道不好火起了老和尚笑道居士請坐不要慌這是我雪道兄到了喫完了飯收拾碗盞去推開窗子指與郭孝

子道居士你看麼此老和尚亦奇郭孝子舉眼一看只見前面

山上蹲著一異獸頭上一隻角只有一隻眼睛卻生在

耳後那異獸名爲熊丸任你豎冰凍厚幾尺他一聲響

亮叫他登時粉碎和尚道這便是雪道兄了當夜紛紛

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有三

尺多厚郭孝子走不得又住了一日到第三日雪晴郭

孝子辭別了老和尚又行找著山路一步一滑兩邊都

是澗溝那冰凍的支稜著就和刀劍一般郭孝子走的

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著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

西掛著我疑是雪道兄半里路前只見一個人走走那東西

面前一交跌下澗去郭孝子就立住了腳心裏疑惑道

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跌下澗去定睛細看只見

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個人把那人行李拿了又鑽了

下去郭孝子心裏猜著了幾分便急走上前去看只見

那樹上吊的是個女人披散了頭髮身上穿了一件紅

衫嘴跟前一片大紅猩猩毡做個舌頭拖著腳底下埋

著一個缸缸裏頭坐著一個人那人見郭孝子走到跟

前從缸裏跳上來因見郭孝子生的雄偉不敢下手便

叉手向前道客人你自走你的路罷了管我怎的郭孝

子道你這些做法我已知道了你不要惱我可以幫襯

你奇這裝吊死鬼的是你甚麼人那人道是小人的渾

家郭孝子道你且將他解下來你家住在那裏我到你

家去和你說那人把渾家腦後一根轉珠繩子解了放

下來那婦人把頭髮縮起來嘴跟前拴的假舌頭去掉

了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鐵也拿下來把紅衫子也

脫了那人指著路旁有兩間草屋道這就是我家了當

下夫妻二人跟著郭孝子走到他家請郭孝子坐著烹

出一壺茶郭孝子道你不過短路營生爲甚麼做這許

多惡事嚇殺了人的性命這個卻傷天理我雖是苦人

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個田地越發可憐的狠了我有

十兩銀子在此把與你夫妻兩人你做個小生意度日

下次不要做這事了你姓甚麼那人聽了這話向郭孝

子磕頭說道謝客人的周濟小人姓水名耐夫妻兩個

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不過所以纔做這

樣的事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從此就改過了請問

恩人尊姓郭孝子道我姓郭湖廣人而今到成都府去

的說著他妻子也出來拜謝收拾飯留郭孝子郭孝子喫著飯向他說道你既有膽子短路你自然還有些武藝只怕你武藝不高將來做不得大事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那水耐歡喜一連留郭孝子住了兩日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他備了些乾糧燒肉裝在行李裏替郭孝子背著行李直送到三十里外方纔告辭回去郭孝子接著行李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著西北風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絕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喫人要等人怕的今見郭孝子直彊彊躺在地下竟不喫他把嘴向著他臉上來聞一莖鬍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裏去戳出一個大噴嚏來那老虎到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面前一座山頭跌在一個澗溝裏那澗極深被那稜撐像刀劍的冰凌橫攔著竟凍死了

山行的記著須帶搗鼻散可辟老虎○兩次不飯○還是虎鬚郭孝子扒起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打嚏救他醒來

慚愧我又經了這一番背著行李再走到成都府找著父親在四十里外一個菴裏做和尚訪知的了走到菴裏去敲門老和尚開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下慟哭老和尚道施主請起來我是沒有兒子的你認是認錯了郭孝子道兒子萬里程途尋到父親跟前來父親怎麼不認我老和尚道我方纔說過貧僧是沒有兒子的施主你有父親你自己去尋怎的望著貧僧哭郭孝子道父親雖則幾十年不見難道兒子就認不得了跪著不肯起來老和尚道我貧僧自小出家那裏來的這個兒子郭孝子放聲大哭道父親不認兒子兒子到底是要認父親的三番五次纏的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敢來鬧我們快出去我要關山門郭孝子跪在地下慟哭不肯出去和尚道你再不出去我就拿刀來殺你了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父親就殺了兒子兒子也是不出去的

老和尚大怒雙手把郭孝子拉起來提著郭孝子的領子一路推搡出門便關了門進去再也叫不應

立定腳根死不認子能乘不退輪者

出之王惠郭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又哭一場又不敢

敲門見天色將晚自己知道罷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擡頭看了這菴叫做竹山菴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房屋住下次早在菴門口看見一個道人出來買通了這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不到半年之上身邊這些銀子用完了思量到東山去尋蕭吳軒又恐怕尋不著就攔了父親的飯食只得左近人家傭工替人家挑土打柴每日尋幾分銀子養活父親遇著有個鄰居露宿西去他就把這尋父親的話細細寫了一封書帶與海月禪林的老和尚隨手遞入老和尚實借來雲仙手底游魂見雲仙還完未竟之蕭雲仙蓋趙大是蕭緒而文則實承莊徵君入都來脈也老和尚看了書又歡喜又欽敬他不多幾日禪林裏來了一個掛單的和尙那和尙便是響馬賊頭趙大披著頭髮兩隻怪眼兇像未改老和尚慈悲容他住下不想這惡和尚在禪林喫酒行兇打人無所不爲首坐領著一班和尚來稟老和尚道這人留在禪林裏是必要壞了清規求老和尚趕他出去老和尚教他去他不肯去後來首座叫知客向他說老和尚叫你去你不去老和尚說你若再不去就照依禪林規矩擡到後面院子裏一把火就把你燒

了惡和尚聽了懷恨在心也不辭老和尚次日收拾衣單去了老和尚又住了半年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順便去成都會會郭孝子辭了衆人挑著行李衣鉢風餐露宿一路來到四川離成都有百十多里路那日下午店早老和尚出去看看山景走到那一個茶棚內喫茶那棚裏先坐著一個和尚吉凶悔吝生乎動老和尚忘記認不得他了那和尚卻認得老和尚便上前打個問訊道和尚這裏茶不好前面不多幾步就是小菴何不請到小菴裏去喫杯茶老和尚歡喜道最好那和尚領著老和尚曲曲折折走了七八里路纔到一個菴裏既云這茶不在茶棚裏既云不多幾步何以走了七八里路老和尚自不悟耳那菴一進三開前殿一尊迦藍菩薩後一進三開殿並沒有菩薩中間放著一個榻牀那和尚同老和尚走進菴門纔說道老和尚你認得我麼老和尚方纔想起是禪林裏趕出去的惡和尚喫了一驚說道是方纔偶然忘記而今認得了惡和尚竟自己走到牀上坐下睜開眼道你今日既到我在半路外山岡上一個老婦人開的酒店裏替我打一葫

蘆酒來你快去老和尚不敢違拗捧著葫蘆出去找到山岡上果然有個婦人在那裏賣酒老和尚把這葫蘆遞與他那婦人接了葫蘆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止不住眼裏流下淚來便要拿葫蘆去打酒老和尚就嚇了一跳便打個問訊道老菩薩你怎見了貧僧就這般悲慟起來這是甚麼原故惡和尚如此聲勢其不懷好意可知猶是不悟恐無是理那婦人含著淚說道我方才看見老師父是個慈悲面貌不該遭這一難老和尚驚道貧僧是遭的甚麼難那老婦人道老師父可是在半里路外那菴裏來的老和尚道貧僧便是你怎麼知道老婦人道我認得他這葫蘆他但凡要喫人的腦子就拿這葫蘆來打我店裏藥酒爾店裏又何故賣此藥酒老師父你這一打了酒去沒有命活的了老和尚聽了魂飛天外慌了道這怎麼處我如今走了罷老婦人道你怎麼走得這四十里內都是他舊日的響馬黨羽他菴裏走了一人一聲梆子響即刻有人細翻了你送在菴裏去老和尚哭著跪在地下求老菩薩救命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我若說破了我的性命也難保但看見你老師父慈悲死的可憐我指引一

條路給你去尋一個人老和尚道老菩薩你指我去尋那個人老婦人慢慢說出這一個人來人已急死還慢慢說因這一番有分教熱心救難又出驚天動地之人仗劍立功無非報國忠臣之事畢竟這老婦人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文章至此篇可謂極盡險怪之致矣長夏攤飯時讀之可以醒睡可以愈病

郭孝子原是一種枯槁寂寞之人故與老和尚之氣味相合

寒風朔雪猛虎怪獸郭孝子備嘗之矣以爲苦猶未足以言其苦也老和尚竟墮入夜叉鬼國性命乃在呼吸之間天下事之可驚可怪者孰逾於此不意耳目之間有此奇觀

前卷大祭秦伯祠何等典重肅穆忽然接此奇險之文令讀者驚心動魄真非意料所及其原故蓋欲出蕭雲仙耳而雲仙奇士不可以平平遞入故先舉一艱苦篤孝之郭孝子以爲之引而以所遇至危至險之境作勢於前然猶不能急入也則又寫一老和尚

之遇難卽用前文趙大以通驛騎自然湊合此作者苦心也至其筆墨之閒雅絕無俗手牛鬼蛇神之習此由胸襟自別耳天目山樵

廣記引朝野僉載云唐傅黃中爲諸暨縣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岸而睡有虎嗅之虎鬚入鼻噴嚏聲振虎驚躍落岸此回郭孝子事蓋亦有所本也又記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離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話說老和尚聽了老婦人這一番話跪在地下哀告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只好指你一條路去尋一個人老和尚道老菩薩卻叫貧僧去尋一個甚麼人求指點了我去老婦人道離此處有一里多路有個小小山崗叫做明月嶺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還可以近得幾步你到那嶺上有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你卻不要問他只雙膝跪在他面前等他問你你再把這些話向他說只有這一個人還可以救你你速去求他卻也還拿不穩設若這個人還不能救你我今日說破這個話連

我的性命只好休了極老和尚聽了戰戰兢兢將葫蘆

裏打滿了酒謝了老婦人在屋後攀藤附葛上去老當云

人遂將葫蘆打滿了酒老和尚謝了戰戰兢兢果然走不到

一里多路一個小小山崗山崗上一個少年在那裏打

彈子山洞裏嵌著一塊雪白的石頭不過銅錢大那少

年覷的較近彈子過處一下下都打了一個準老和尚

近前看那少年時頭戴武巾身穿藕色戰袍白淨面皮

生得十分美貌那少年彈子正打得興酣老和尚走來

雙膝跪在他面前那少年正要問時山崗裏飛起一陣

麻雀那少年道等我打了這個雀兒看手起彈子落把

麻雀打死了一個墜下去那少年看見老和尚合著眼

淚跪在跟前說道老師父你快請起來你的來意我知

道了不待說先曉得原來少年是我在此學彈子正爲

此事但纔學到九分還有一分未到恐怕還有意外之

失所以不敢動手今日既遇著你來我也說不得了想

是他畢命之期老師父你不必在此耽誤你快將葫蘆酒拿到菴裏去臉上萬不可做出慌張之像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你到那裏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

一毫不可違拗他我自來救你老和尚沒奈何只得捧著葫蘆酒依照舊路來到巷裏進了第二層只見惡和尚坐在中間牀上手裏已是拿著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問老和尚道你怎麼這時纔來老和尚道貧僧認不得路走錯了慢慢找了回來惡和尚道這也罷了你跪下罷老和尚雙膝跪下惡和尚道跪上些來老和尚見他拿著刀不敢上去惡和尚道你不上來我劈面就砍來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惡和尚道你褪了帽子罷老和尚含著眼淚自己除了帽子惡和尚把老和尚的光頭捏一捏把葫蘆藥酒倒出來喫了一口左手拿著酒右手執著風快的刀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比個中心老和尚此時尚未等他劈下來那魂靈已在頂門裏飛去了惡和尚比定中心知道是腦子的所在一劈開了恰好腦漿迸出趕熱好喫當下比定了中心手持鋼刀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只聽得門外颼的一聲一個彈子飛了進來飛到惡和尚左眼上惡和尚大驚丟了刀放下酒將隻手捺著左眼飛跑出來到了外一層迦藍菩薩頭上坐著一個人惡和尚擡起頭來又是一

個彈子把眼打瞎惡和尚跌倒了那少年跳了下來進裏面一層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那少年道老師父快起來走走老和尚道我嚇軟了其實走不動了那少年道起來我背著你走便把老和尚扯起來駝在身上急急出了巷門一口氣跑了四十里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說道好了老師父脫了這場大難自此前途吉慶無虞老和尚方纔還了魂跪在地下拜謝問恩人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並非有意救你你得了命你速去罷問我的姓名怎的老和尚又問總不肯說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說道且辭別了恩人不死當以厚報拜畢起來上路去了那少年精力已倦尋路傍一個店內坐下只見店裏先坐著一個人面前放著一個盒子那少年看那人時頭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脚下芒鞋形容悲戚眼下許多淚痕便和他拱一拱手對面坐下嘆那人笑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卻來這店裏坐的安穩那少年道老先生從那裏來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那人道我方纔原是笑話翦除惡人救拔善類這是最難得的事你長兄

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姓蕭名采字雲仙

至此纔出少年姓名舍

下就在這成都府一十里外東山住那人驚道成都二十里外東山有一位蕭吳軒先生可是尊府蕭雲仙驚道這便是家父老先生怎麼知道那人道原來就是尊翁便把自己姓名說下并因甚來四川在同官縣會見縣令尤公不點出姓名因讀者已曉得故也曾有一書與尊大人我因尋親念切不曾遠路到尊府長兄你方纔救的這老和尚我卻也認得他不想邂逅相逢看長兄如此英雄便是吳軒先生令郎可敬可敬蕭雲仙道老先生既尋著太老先生如何不同在一處如今獨自又往那裏郭孝子見問這話哭起來道不幸先君去世了這盒子裏便是先君的骸骨我本是湖廣人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鄉去歸葬王惠之死從郭孝子口中說出蕭雲仙垂淚道可憐可憐但晚生幸遇著老先生不知可以拜請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會一會家君麼郭孝子道本該道府恭謁奈我背著先君的骸骨不便且我歸葬心急致意尊大人將來有便再來奉謁罷因在行李內取出尤公的書子來遞與蕭雲仙又拿出百十個錢來叫店家買了三角

酒割了二斤肉和些蔬菜之類叫店主人就整治起來同蕭雲仙喫著便向他說道長兄我和你一見如故是人生最難得的事况我從陝西來就有書子投奔的是尊大人這個就更比初交的不同了長兄像你這樣事是而今世上人不肯做的真是難得但我也有一句話要勸你可以說得麼蕭雲仙道晚生年少正要求老先生指教有話怎麼不要說郭孝子道這冒險捐軀都是俠客的勾當而今比不得春秋戰國時這樣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荆軻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膽正該出來替朝廷効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不瞞長兄說我自幼空自學了一身武藝遭天倫之慘奔波辛苦數十餘年而今老了眼見得不中用了長兄年力鼎盛萬不可蹉跎自誤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蕭雲仙道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撥雲見日感謝不盡又說了些閒話次早打發了店錢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彼此灑淚分別蕭雲仙回到家中問了父親的安將

尤公書子呈上看過蕭吳軒道老友與我相別二十年不通音問他今做官適意可喜可喜又道郭孝子武藝精能少年與我齊名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歸葬也算了過一生心事蕭雲仙在家奉事父親過了半年松藩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弓兵前來護救都被他殺傷了又將青楓城一座強占了去巡撫將事由飛奏到京朝廷看了本章大怒奉旨差少保平治前往督師務必犁庭掃穴以彰天討平少保得了聖旨星飛出京到了松藩駐劄蕭吳軒聽了此事喚了蕭雲仙到面前吩咐道我聽得平少保出師現駐松藩征剿生番少保與我有舊你今前往投軍說出我的名姓少保若肯留在帳下効力你也可以借此報効朝廷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爲之時蕭雲仙道父親年老兒子不敢遠離膝下蕭吳軒道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雖年老現在並無病痛飯也喫得覺也睡得何必要你追隨左右你若借口不肯前去便是貪圖安逸在家戀著妻子乃是不孝之子從

此你便不許再見我的面了幾句話說的蕭雲仙閉口無言只得辭了父親拴束行李去投軍一路程途不必細說這一日離松藩衛還有一站多路因出店太早走了十多里天尚未亮蕭雲仙背著行李正走得好忽聽得背後有脚步響他便跳開一步回轉頭來只見一個人手持短棍正待上前來打早被他飛起一脚踢倒在地蕭雲仙奪了他手中短棍劈頭就要打那人在地下喊道看我師父面上饒恕我罷蕭雲仙住了手便問道你師父是誰那時天色已明看那人時三十多歲光景身穿短襖脚下八搭麻鞋面上微有鬚髮那人道小人名水名耐是郭孝子的徒弟蕭雲仙一把拉起來問其備細水耐將會經短路遇郭孝子將他收爲徒弟的一番話說了一遍蕭雲仙道你師父我也認得你今番待往那裏去水耐道我聽平少保征番現在松藩招軍意思要到那裏去投軍因途間缺少盤纏適纔得罪長兄休怪蕭雲仙說既然如此我也是投軍去的便和你同行何如水耐大喜情愿認做蕭雲仙的親隨伴備一路來到松藩在中軍處遞了投充的呈詞少保傳令細

細盤問來歷知道是蕭浩的兒子收在帳下賞給千總職銜軍前効力水耐賞戰糧一分聽候調遣過了幾日各路糧餉俱已調齊少保升帳傳下將令叫各弁在轅門聽候蕭雲仙早到只見先有兩位都督在轅門上蕭雲仙請了安立在旁邊聽那一位都督道前日總鎮馬大老爺出兵竟被青楓城的番子用計挖了陷坑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裏馬大老爺受了重傷過了兩天傷發身死現今屍首並不會找著既云受了重傷又云傷於營中何以屍首無著馬大老爺是司禮監老公公的姪兒現今內裏傳出信來務必要找尋屍首若是尋不著將來不知是個怎麼樣的處分這事怎了這一位都督道聽見青楓城一帶幾十里是無水草的要等冬天積下大雪到春融之時那山上雪水化了淌下來人和牲口纔有水喫我們到那裏出兵只消幾天沒有水喫就活活的要渴死了那裏還能打甚麼仗蕭雲仙聽了上前稟道兩位太爺不必費心這青楓城是有水草的不但有而且水草最爲肥饒兩都督道蕭千總你會去過不曾蕭雲仙道卑弁不曾去過兩位都督道可又來你不曾去

過怎麼知道蕭雲仙道卑弁在史書上看過說這地方水草肥饒兩都督變了臉道那書本上的話如何信得書本上的話確有不可信的只是兩都督亦並未看書本子蕭雲仙不敢言語少刻雲板響處轅門鑼鼓喧鬧少保升帳傳下號令教兩都督率領本部兵馬作中軍策應叫蕭雲仙帶領步兵五百名在前作先鋒開路本帥督領後隊調遣將令已下各將分頭前去蕭雲仙攜了水耐帶領五百步兵疾忙前進望見前面一座高山十分險峻那山頭上隱隱有旗幟在那裏把守這山名喚椅兒山是青楓城的門戶蕭雲仙吩咐水耐道你帶領二百人從小路扒山去過在他總路口等著只聽得山頭炮響你們便喊殺回來助戰不可有誤水耐應諾去了蕭雲仙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裏只聽得山頭炮響一齊吶喊起來報稱大兵已到趕上來助戰分派已定蕭雲仙帶著二百人大踏步殺上山來那山上幾百番子藏在山洞裏看見有人殺上來一齊蜂擁的出來打仗那蕭雲仙腰插彈弓手拿腰刀奮勇爭先手起刀落先殺了幾個番子那番子見勢頭勇猛正要逃走二百人捲地齊來猶如暴

風疾雨忽然一聲炮響山凹裏伏兵大聲喊叫大兵到了飛奔上山番子正在魂驚膽落又山後二百人搖旗吶喊飛殺上來只道大軍已經得了青楓城亂紛紛各自逃命那裏禁得蕭雲仙的彈子打來打得鼻塌嘴歪無處躲避蕭雲仙將五百人合在一處喊聲大震把那幾百個番子猶如砍瓜切菜儘數都砍死了旗幟器械得了無數蕭雲仙叫衆人暫歇一歇即鼓勇前進只見一路都是深林密箐走了半天林子盡處一條大河遠遠望見青楓城在數里之外蕭雲仙見無船隻可渡忙叫五百人隨即砍伐林竹編成筏子頃刻辦成一齊渡過河來蕭雲仙道我們大兵尚在後面攻打他的城池不是五百人做得來的第一不可使番賊知道我們的虛實叫水耐率領兵衆將奪得旗幟改造做雲梯帶二百兵每人身藏枯竹一束到他城西僻靜地方爬上城去將他堆積糧草處所放起火來我們便好攻打他的東門這裏分撥已定且說兩位都督率領中軍到了椅兒山下又不知蕭雲仙可曾過去兩位議道像這等險惡所在他們必有埋伏我們盡力放些大炮放的他們

不敢出來也就可以報捷了正說著一騎馬飛奔追來少保傳下軍令叫兩位都督疾忙前去策應恐怕蕭雲仙少年輕進以致失事兩都督得了將令不敢不進號令軍中疾馳到帶子河見有現成筏子都渡過去望見青楓城裏火光燭天那蕭雲仙正在東門外施放炮火攻打城中番子見城中火起不亂自亂這城外中軍已到與前軍先鋒合爲一處將一座青楓城圍的鐵桶般相似那番會開了北門捨命一頓混戰只剩了十數騎潰圍逃命去了少保督領後隊已到城裏敗殘的百姓各人頭頂香花跪迎少保進城少保傳令救火安民秋毫不許驚動隨即寫了本章遣官到京稟報捷這裏蕭雲仙迎接叩見了少保少保大喜賞了他一腔羊一壘酒誇獎了一番過了十餘日旨意回來著平治來京兩都督回任候陞蕭采實授千總那善後事宜少保便交與蕭雲仙辦理蕭雲仙送了少保進京回到城中看見兵災之後城垣倒塌倉庫毀壞便細細做了一套文書稟明少保那少保便將修城一事批了下來責成蕭雲仙用心經理候城工完竣之後另有保題議敘只因這

一番有分教甘棠有蔭空留後人之思飛將難封徒博
數奇之歎不知蕭雲仙怎樣修城且聽下回分解

惡和尚一段故作險語愈逼愈緊能令閱者不敢迫
視老和尚性命在呼吸之間作者偏蕭閒事外慢慢
詮解讀此何異圖窮而匕首見

蕭雲仙彈子世家也而其寫法又絕不與蕭吳軒犯
複筆墨酣暢無所不可

余嘗向友人言大凡學者操觚有所著作第一要有
功於世道人心爲主此聖人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如
郭孝子指教蕭雲仙一段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世
所傳之稗官慣驅朝廷之命官去而之水泊爲賊是
書能勸冒險借軀之人出而爲國家効命於疆場信
乎君子立言必不朽也

椅兒山破敵青楓城取城千秋百世皆知是蕭雲仙
之功兩都督不與也及其結局雲仙不過實授千總
而兩公則回任候陞李蔡爲人下中竟得封侯亦千
古同嘆之事嗚呼尚何言哉

蕭雲仙之彈惡和尚是爲地方行旅除害非借交報

響之比郭孝子所擬不倫然其意自好天目山樵

敘椅兒山青楓城事頗簡略非全書注意處故也又
記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話說蕭雲仙奉著將令監督築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
城方纔築的成功周圍十里六座城門城裏又蓋了五
個衙署出榜招集流民進來居住城外就叫百姓開墾
田地蕭雲仙想道像這旱地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
糧食了須是興起些水利來此欲開墾先興水利
此不易之道也因動支

錢糧雇齊民夫蕭雲仙親自指點百姓在田傍開出許
多溝渠來溝間有洫洫間有遂開得高高低低彷彿江
南的光景到了成功的時候蕭雲仙騎著馬帶著水耐
在各處犒勞百姓們每到一處蕭雲仙殺牛宰馬傳下
號令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蕭雲仙建一壇場立起
先農的牌位來擺設了牛羊祭禮蕭雲仙紗帽補服自
己站在前面率領衆百姓叫水耐在傍贊禮升香奠酒
三獻八拜拜過又率領衆百姓望著北闕山呼舞蹈叩

謝皇恩此鼓舞亦不可少便叫百姓都團圍坐下蕭雲仙坐在

中間拔劍割肉大碗斟酒歡呼笑樂痛飲一天喫完了

酒蕭雲仙向衆百姓道我和你們衆百姓在此痛飲一

天也是緣法雲仙又風雅又有幹才我以為在虞莊杜三人之上而今上賴皇恩

下托你們衆百姓力開墾了這許多田地也是我姓蕭

的在這裏一番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你們衆百

姓每人也種一顆或雜些桃花杏花亦可記著今日之

事衆百姓歡聲如雷一個個都在大路上栽了桃柳蕭

雲仙同水耐今日在這一方明日又在那一方一連喫

了幾十日酒共栽了幾萬顆柳樹衆百姓感激蕭雲仙

的恩德在城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中間供著

先農神位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位牌又尋一個

會畫的在牆上畫了一個馬畫蕭雲仙紗帽補服騎在

馬上前面畫水耐的像手裏拿著一枝紅旗引著馬做

勸農的光景百姓家男男女女到朔望的日子往這廟

裏來焚香點燭跪拜非止一日到次年春天楊柳發了

青桃花杏花都漸漸開了蕭雲仙騎著馬帶著水耐出

來遊玩見那綠樹陰中衆百姓的小孩子三五成羣的

牽著牛也有倒騎在牛上的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在

田旁溝裏飲了水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蕭雲仙心

裏歡喜向水耐道你看這般光景百姓們的日子有的

過了只是這班小孩子一個個好模樣也還覺得聰

俊怎得有個先生教他識字便好水耐道老爺你不知

道麼前日這先農祠住著一個先生是江南人而今想

是還在這裏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蕭雲仙道這更湊

巧了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進去同那先生作揖坐

下蕭雲仙道聞得先生貴處是江南因甚到這邊外地

方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沈敝處常州因向年

有個親戚在青楓做生意所以來看他不想遭了兵亂

流落在這裏五六年不得回去近日聞得朝裏蕭老先

生在這裏築城開水利所以到這裏來看看老先生尊

姓貴衙門是那裏蕭雲仙道小弟便是蕭雲仙在此開

水利的那先生起身從新行禮道老先生便是當今的

班定遠晚生不勝敬服蕭雲仙道先生既在這城裏我

就是主人請到我公廨裏去住便叫兩個百姓來搬了

沈先生的行李叫水耐牽著馬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

手同到公廨裏來備酒飯款待沈先生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先生應允了蕭雲仙又道只得先生一位教不來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個託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開了十個學堂把百姓家畧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裏讀書讀到兩年多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蕭雲仙城工已竣報上文書去把這文書就叫水耐齋去水耐見了少保少保問他些情節賞他一個外委把總做去了少保據著蕭雲仙的詳文咨明兵部工部核算蕭采承辦青楓城城工一案該撫題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釐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于該員名下著追部體裁古今一轍孔子所謂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可也奉旨依議蕭雲仙看了邸抄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只得打點收拾行李回

成都府比及到家他父親已臥病在牀不能起來蕭雲仙到牀面前請了父親的安訴說軍前這些始末緣由說過又磕下頭去伏著不肯起來蕭吳軒道這些事你都不曾做錯爲甚麼不起來蕭雲仙纔把因修城工被工部核減追賠一案說了又道兒子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到要破費了父親的產業實在不可自比於人心裏愧恨之極蕭吳軒道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何必氣惱有此父乃我的產業攢湊攏來大約還有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蕭雲仙哭著應諾了看見父親病重他衣不解帶伏侍十餘日眼見得是不濟事聖人復起無以易之蕭雲仙哭著問父親可有甚麼遺言蕭吳軒道你這話又默氣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總之爲人以忠孝爲本其餘都是末事簡括說畢瞑目而逝蕭雲仙呼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十分盡心卻自己歎息道人說塞翁失馬未知是福是禍前日要不爲追賠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仁義之人其言讒如喪葬已畢家產都已賠完

了還少三百多兩銀子地方官仍舊緊追適逢知府因盜案的事降調去了新任知府卻是平少保做巡撫時提拔的到任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人替他虛出了一個完清的結狀叫他先到平少保那裏去再想法來賠補少保見了蕭雲仙慰勞了一番替他出了一角咨文送部引見兵部司官說道蕭采辦理城工一案無例題補給你幾十兩銀子就有例了應請仍於本千總班次論俸推陞守備俟其得缺之日帶領引見蕭雲仙又候了五六個月部裏纔推陞了他應天府江淮衛的守備帶領引見奉旨著往新任蕭雲仙領了劄付出京走東路來南京過了朱龍橋到了廣武衛地方晚間住在店裏正是嚴冬時分約有二更盡鼓店家吆呼道客人們起來水總爺來查夜衆人都披了衣服坐在鋪上只見四五個兵打著燈籠照著那總爺進來逐名查了蕭雲仙看見那總爺原來就是水耐水耐見了蕭雲仙喜出望外叩請了安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住了一宿次日蕭雲仙便要起行水耐留住道老爺且寬住一日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卑弁盡個

地主之誼水耐被雲仙陶鑄居然風雅起來蕭雲仙應允了水耐叫備兩匹馬同蕭雲仙騎著又叫一個兵備了幾樣餚饌和一樽酒一徑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道士接進去請到後面樓上坐下道士不敢來陪隨送上茶來水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榻正對著廣武山側面看那山上樹木凋敗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天上便飄下雪花來蕭雲仙看了向著水耐說道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這樣的雪不知經過了多少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如今見了這幾點雪倒覺得寒冷的緊水耐道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此時貂裘向火不知怎麼樣快活哩雲仙語甚和平水耐則不免牢騷突然向蘊藉說著喫完了酒蕭雲仙起來閒步樓右邊一個小閣子牆上嵌著許多名人題咏蕭雲仙都看完了內中一首題目寫著廣武山懷古讀去卻是一首七言古風蕭雲仙讀了又讀讀過幾遍不覺淒然淚下有觸於中亦水耐有以啓之水耐在傍不解其意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著白門武書正字氏稿看罷記在心裏當下收拾回到衙署又住了一夜次日天晴蕭雲仙辭別水耐要行水耐親自送過大柳驛方纔回

去蕭雲仙從浦口過江進了京城驗了劄付到了任查點了運丁看驗了船隻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那日便問運丁道你們可曉得這裏有一個姓武名書號正字的是個甚麼人旗丁道小的卻不知道老爺問他卻爲甚麼蕭雲仙道我在廣武衛看見他的詩急於要會他旗丁道既是做詩的人小的向國子監一問便知了蕭雲仙道你快些去問旗丁次日來回復道國子監問過來了門上說監裏有個武相公叫做武書是個上齋的監生就在花牌樓住蕭雲仙道快叫人伺候不打執事我就去拜他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一個坐東朝西的門樓投進帖去武書出來會了蕭雲仙道小弟是一個武夫新到貴處仰慕賢人君子前日在廣武山壁上奉讀老先生懷古佳作所以特來拜謁武書道小弟那詩也是一時有感之作不想有污尊目當下捧出茶來喫了武書道老先生自廣武而來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蕭雲仙道不瞞老先生說起來話長小弟自從青楓城出征之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方纔賠償清了照千總推陞的例選在這江淮衛卻喜得會見老先生凡

事要求指教改日還有事奉商武書道當得領教蕭雲

仙說罷起身去了武書送出大門看見監裏齋夫飛跑

了來說道大堂虞老爺立候相說話武書走去見虞

博士虞博士道年兄令堂旌表的事部裏爲報在後面

駁了三回如今纔准了部裏能事件件如此正與蕭雲仙報銷對照牌坊銀

子在司裏年兄可作速領去武書謝了出來次日帶了

帖子去回拜蕭守備蕭雲仙迎入川堂作揖奉坐武書

道昨日枉駕多慢拙作過蒙稱許心切不安還有些拙

刻帶在這邊還求指教因在袖內拿出一卷詩稿來蕭

雲仙接著看了數首讚嘆不已隨請到書房裏坐了擺

上飯來喫過蕭雲仙拿出一個卷子遞與武書道這是

小弟半生事跡專求老先生大筆又是儒林外史本色或作一篇

文或作幾首詩以垂不朽武書接過來放在桌上打開

看時前面寫著西征小紀四個字中間三副圖第一副

是椅兒山破敵第二副是青楓取城第三副是春郊勸

農每幅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略武書看完了嘆惜道飛

將軍數奇古今來大概如此老先生這樣功勞至今還

屈在卑位這做詩的事小弟自是領教但老先生這一

番汗馬的功勞限於資格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須得幾位大手筆撰述一番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蕭雲仙道。這個也不敢當，但得老先生大筆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武書道：「這個不然。卷子我且帶了回去，這邊有幾位大名素昔最喜讚揚忠孝的，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料想樂於題詠。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看蕭雲仙道。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教小弟先去拜謁武書道。這也使得蕭雲仙拿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武書，便開出虞博士果行遲均、衡山莊徵君、紹光杜儀少卿俱寫了。住處遞與蕭雲仙帶了卷子告辭去了。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各位都回拜了。隨奉糧道文書押運赴淮。蕭雲仙上船到了揚州，在鈔關上擠馬頭正擠的熱鬧，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來，船頭上站著一個人，叫道：「蕭老先生怎麼在這裏？」蕭雲仙回頭一看，說道：「阿呀，原來是沈先生。你幾時回來的？」忙叫攏了船，那沈先生跳上船來，蕭雲仙道：「向在青楓城一別，至今數年是幾時回南來的？」沈先生道：「自蒙老先生青目教了兩年書，積下些修金回

到家鄉，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此時送他上門去，蕭雲仙道：「令嬖恭喜少賀，因叫跟隨的人封了一兩銀子送過來做賀禮。」說道：「我今番押運北上，不敢停泊，將來到敝署再請老先生相會罷。」別開船去了。這先生領著他女兒瓊枝岸上叫了一乘小轎子，擡著女兒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口門，落在大豐旗下店裏。如此行而何那裏夥計接著通報了宋鹽商，那鹽商宋爲富打發家人來吩咐道：「老爺叫把新娘就擡到府裏去。」此明明是沈老爺留在下店裏住著，叫賬房置酒款待沈先生。聽了這話，向女兒瓊枝道：「我們只說到了這裏，權且住下，等他擇吉過門。怎麼這等大模大樣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這頭親事還是就得就不得？女兒你也須自己主張。」沈瓊枝道：「姑姪何爹爹你請放心，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得他身價爲甚，麼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場，爹爹若是和他吵鬧起來，倒反被外人議論我。而今一乘轎子擡到他家裏去，看他怎樣看待我。」甚沈先生只得依著女兒的言語，看著他裝飾起來，頭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紅外蓋拜辭

了父親上了轎那家人跟著轎子一直來到河下進了大門幾個小老媽抱著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看見轎子進來問道可是沈新娘來了請下轎走水巷裏進去沈瓊枝聽見也不言語下了轎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說道請你家老爺出來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張燈結彩擇吉過門把我悄悄的擡了來你何以聽其聲來當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問他要別的只叫他把我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拿出來與我看我就沒的說了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甚覺詫異慌忙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那宋爲富正在藥房裏看著藥匠弄人參聽了這一篇話紅著臉道我們總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都像這般淘氣起來這日子還過得他走了來不怕他飛到那裏去躊躇一會叫過一個丫環來吩咐道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說老爺今日不在家新娘權且進房去有甚麼話等老爺來家再說丫環來說了沈瓊枝心裏想著坐在這裏也不是事不如且隨他進去便跟著丫頭走倒廳背後左邊一個小圭門裏進去三間

楠木廳一個大院落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沿著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串入一個花園內竹樹交加亭臺軒敞一個極寬的金魚池池子旁邊都是硃紅欄杆夾著一帶走廊走到廊盡頭處一個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門走將進去便是三間屋一間做房鋪設的齊齊整整獨自一個院落媽媽子送了茶來沈瓊枝喫著心裏暗說道這樣極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鑑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那丫環回去回復宋爲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標緻只是樣子覺得懶賴不是個好惹的過了一宿宋爲富叫管家到小店裏吩咐賬房中兌出五百兩銀子送與沈老爺叫他且回府著姑娘在這裏想沒的話說沈先生聽了這話說道不好了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這還了得一徑走到江都縣喊了一狀那知縣看了呈子說道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麼肯把女兒與人做妾鹽商豪橫一至於此將呈詞收了宋家曉得這事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個訴呈打通了關節次日呈子批出來批道沈大年既係將女瓊枝配宋爲富爲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門顯係做妾

可知架詞混控不准那訴呈上批道已批示沈大年詞內矣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子知縣大怒說他是個刁健棍棍一張批兩個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不見消息想道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再來和我歪纏不如走離了他家再作道理將他那房理所有動用的金銀器皿真珠首飾打了一個包袱穿了七條裙子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通了那丫環五更時分從後門走了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那船是有家眷的沈瓊枝上了船自心裏想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鄉人家恥笑細想南京是個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裏我又會做兩句詩何不到南京去賣詩過日子或者遇著些緣法出來也不可知是何緣法立定主意到儀徵換了江船一直往南京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賣詩女士反爲遁逃之流科舉儒生且作風流之客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蕭雲仙在青楓能養能教又能宣上德而達下情乃是有體有用之才而限於資格卒爲困鱗此作者之所以發憤著書一吐其不平之鳴也

昔者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書中賞雪一段是包括此意雲仙與水耐閒數語直抵過一篇李陵答蘇武書千載之下淚痕猶濕不倫纔寫過蕭雲仙接手又寫一沈瓊枝雲仙豪傑也瓊枝亦豪傑也雲仙之屈處于下僚瓊枝之陷身于倉父境雖不同而其歌泣之情懷則一作者直欲收兩副淚眼而作同聲之一哭矣不倫

如評者之意似欲以瓊枝配雲仙非也瓊枝行徑正與鳳四老爹相同觀其所作爲似乎動聽而實無謂惡得與雲仙同日而語天目山樵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裏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樓子換上涼篷撐了進來船艙中閒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擺著宜興沙壺極細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餚饌及果碟到這河裏來游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喫慢慢而行到天

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著河裏上下明亮自文德橋至利涉橋東水關夜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纔歇國子監的武書是四月盡閒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了一席果碟沾幾觴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武書在河裏游游清早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喫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兄我和你先到冷淡處走走叫船家一路蕩到進香河又蕩了回來慢慢喫酒喫到下午時候兩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走見馬頭上貼著一個招牌上寫道毗陵女士沈瓊枝精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幸認毗陵沈招牌便是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生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是開私門的女人住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了卻掛起一個招牌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喫便同下了船不喫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喫著閑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

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炮內有一隻大船挂著四盞明角燈鋪著涼簾子在船上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著兩個客下面主位上坐著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脚下涼鞋黃瘦面龐清清疎疎三縷白鬚橫頭坐著一個少年白淨面皮微微幾根鬚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女人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得那兩個客一個是盧信侯一個是莊紹光卻認不得那兩個人莊紹光看見二人立起身來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尊姓莊紹光道此位是天長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天長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可是貴本家杜少卿驚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四十年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敘祖親尊翁還是我的表兄弟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麼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年幼不會會過今幸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濯江敘了禮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笑道這還是舍姪卻是

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近日纔從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是小兒也過來見了禮齊坐下莊濯江叫從新拿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喫莊濯江就問少卿兄幾時來的寓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經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現在這河房裏莊濯江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爲甚麼肯搬在這裏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而今黃金已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莊濯江不勝嘆息說道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韋四先生寄了一封書子與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年來竟不得一回痛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喫了一壘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裏快暢的緊趣極韋老真可人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的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無疑了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個雅東杜少卿道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這是我髫年的相與了尊大人少時無人不敬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貌還如在目前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太伯祠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嗟歎道這

樣盛典可惜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會我就有趣了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行至杜少卿河房前見那河裏燈火闌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蕭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纔回去莊紹光留盧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同往湖園去了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潔率子非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拜留著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著莊紹光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莊濯江疑即程魚門他四十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個疲驢出了泗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營又自致數萬金纔置了產業南京來往平日極是好友敦倫替他尊人治喪不會要同胞兄弟出過一個錢俱是他一人獨任

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他就殯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最是敬重文人流連古蹟現今拿著三四千銀子在鷄鳴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約衡山兄來替他做一個大祭杜少卿聽了心裏歡喜說罷辭別去了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滿城的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十里之內降真香燒的有如煙霧溟濛那鼓鈸梵唄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個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頭都把眼閉著只有這一夜纔睜開眼若見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

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沈瓊枝自從到了南京掛了招牌也有來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也有來托刺繡的那些好事的惡少都一傳兩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一日燒香回來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十人莊非熊卻也順路跟在後面看見他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莊非熊心裏有些疑惑次日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沈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們去說混話他就要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此時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難而來此地我正要去問他

懣懷自是不同當下便留莊非熊在河房看新月又請了兩個客來一個是遲衡山一個是武書莊非熊見了說些閒話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杜少卿道無論他是怎樣果能真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還數不清還那個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個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

衡山迂士故其言如此

武書道這個卻奇一個少年

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他既然會做詩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武書好奇又一見解說著喫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挂一鉤漸漸的照過橋來杜少卿道正字兄方纔所說今日已遲了明日在舍閒早飯後同走走武書應諾同遲衡山莊非熊都別去次日武正字來到杜少卿家早飯後同到王府塘來只見前面一間低矮房屋門首圍著一二十人在那裏吵鬧杜少卿同武書上前一看裏邊便是一個十八九歲婦人梳著下路絡鬆穿著一件寶藍紗大領披風在裏面支支喳喳的嚷杜少卿同武書聽了一聽纔曉得是人來買繡香囊地方上幾個喇子想來拿個頭卻無實跡到被他罵了一場兩人聽得明白方纔進去那些人看見兩位進去也就漸漸散了沈瓊枝看見兩人氣概不凡連忙接著拜了萬福坐定彼此談了幾句閒話武書道這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昨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所以來請教沈瓊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裏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爲江湖之

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疑猜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個豪傑這句話不錯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既然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好將心事細說杜少卿應諾同武書先別了出來武書對杜少卿說道我看這個女人實有些奇若說他是個邪貨他卻不帶淫氣若是說他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他卻又不帶賤氣看他雖是個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他那般輕倩的裝飾雖則覺得柔媚只一雙手指卻像講究勾搬冲的論此時的風氣也未必有車中女子同那紅線一流人卻怕是負氣鬪狠逃了出來的等他來時盤問盤問他看我的眼力如何說著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看見姚奶奶背著花籠兒來賣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來的正好我家今日有個希奇的客到你就在這裏看看讓武正字到河房裏坐著同姚奶奶進去和娘子說了少刻沈瓊枝坐了轎子到門首下轎進來杜少卿迎進內室娘子接著見過禮

坐下奉茶沈瓊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著杜少卿坐在窗榻前彼此敍了寒暄杜娘子問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獨自一個在客邊可有個同伴的家裏可還有尊人在堂可曾許字過人家沈瓊枝道家父歷年在外坐館先母已經去世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針黹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借此餬口適承杜先生枉顧相約到府又承夫人一見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針黹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幅繡的觀音送子說是買的姑娘的真個畫兒也沒有畫的那好沈瓊枝道胡亂做罷了見笑的緊須與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雙膝跪下娘子大驚扶了起來沈瓊枝便把鹽商騙他做妾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還要追踪前來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他必要追踪你這禍事不遠卻也無甚大害正說著小廝進來請少卿武爺有話要說杜少卿走到河房裏只見兩

個人垂著手站在榻子門口像是兩個差人少卿嚇了一跳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怎麼直到這裏邊來武書接應道是我叫進來的奇怪如今縣裏據著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拿人說他是宋鹽商家逃出來的一個妾我的眼色如何少卿道此刻卻在我家我家與他拿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傳到揚州去又像我家藏留他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緊這個倒有些不妥帖武正字道小弟先叫差人進來正爲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叫他仍舊到王府塘去等他自己回去再做道理拿他少卿依著武書賞了差人四錢銀子差人不敢違拗去了少卿復身進去將這一番話向沈瓊枝說了娘子同姚奶奶倒喫了一驚沈瓊枝起身道這個不妨差人在那裏我便同他一路去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飯武先生還有一首詩奉贈等他寫完當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著喫了飯自己到河房裏檢了自己刻的一本詩集等著武正字寫完了詩又稱了四兩銀子封做程儀叫小廝交與娘子送與沈瓊枝收了沈瓊枝告辭出門上了轎一直回

到手帕巷那兩個差人已在門口攔住說道還是原轎子擡了走還是下來同我們走進去是不必的了沈瓊枝道你們是都堂衙門的是巡按衙門的我不犯法又不打欵案的官司那裏有個攔門不許進去的理你們這般大驚小怪的只好嚇那鄉裏人說著下了轎慢慢的走了進去兩個差人倒有些讓他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在一個首飾匣子裏出來叫轎夫你抬我到縣裏去轎夫正要添錢差人忙說道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我們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留你臉面等你轎子回來你就是女人難道是茶也不喫的沈瓊枝見差人想錢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個轎錢一直就擡到縣裏來差人沒奈何走到宅門上回稟道拿的那個沈氏到了知縣聽說便叫帶到三堂回話帶了進來知縣看他容貌不差問道既是女流爲甚麼不守閨範私自逃出又偷竊了宋家的銀兩潛踪在本縣地方做甚麼沈瓊枝道宋爲富強佔良人爲妾我父親和他涉了訟他買囑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共戴天之仇況且我雖然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麼肯把一個張耳

之妻去事外黃傭奴張耳何在故此逃了出來是真的知縣道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既會文墨可當面做詩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一個題原可以求教的知縣指著堂下的槐樹說道就以此爲題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叫兩個原差到他下處取了行李來當堂查點翻到他頭面盒子裏一包碎散銀子一個封袋上寫著程儀一本書一個詩卷知縣看了知他也和本地名士唱和簽了一張批備了一角關文吩咐原差道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都縣一路須要小心不許多事領了回批來繳那知縣與江都縣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裝入關文內托他開釋此女斷還伊父另行擇婿此是後事不題當下沈瓊枝同兩個差人出了縣門雇轎子擡到漢西門外上了儀徵的船差人的行李放在船頭上鎖伏板下安歇沈瓊枝搭在中艙正坐下涼篷小船上又蕩了兩個堂客來搭船一同進到官廳沈瓊枝看那兩個婦人時一個二十六七的光景一個十七八歲喬素打扮做張做致的跟著一個漢子酒糟

的一副面孔一頂破氈帽坎齊眉毛挑過一擔行李來也送到中艙裏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問道姑娘是到那裏去的沈瓊枝道我是揚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婦人道我們不到揚州儀徵就上岸了過了一會船家來稱船錢兩個差人啐了一口拿出批來道你看這是甚麼東西我們辦公事的人不問你要貼錢就夠了還來問我們要錢船家不敢言語向別人稱完了開船到了燕子磯一夜西南風清早到了黃泥灘差人問沈瓊枝要錢沈瓊枝道我昨日聽得明白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差人道姑娘你也太拿老了叫我們管山喫山管水喫水都像你這一毛不拔我們喝西北風麼沈瓊枝聽了說道我便不給你錢你敢怎麼樣走出船艙跳上岸去兩隻小脚就是飛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兩個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趕著扯了他被他一個四鬥裏打了一個仰八叉扒起來同那個差人吵成一片略露端倪以見武書眼法乃知瓊枝之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氈帽的漢子做好做歹雇了一乘轎子兩個差人跟著去了那漢子帶著兩個婦人過了頭道關

一直到豐家巷來觀面迎著王義安叫道細姑娘同順姑娘來了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王義安道南京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來被淮清橋那些開三嘴行的擠壞了所以來投奔老爹王義安道這樣甚好我這裏正少兩個姑娘當下帶著兩個娘子回到家裏一進門來上面三間草房都用蘆蓆隔著後面就是廚房廚房裏一個人在那裏洗手看見這兩個娘子進來歡喜的要不的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煙花窟裏惟憑行勢誇官筆墨叢中偏去眠花醉柳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名士忽風流帶出一分脂粉氣然絕不向綺羅隊中細寫其柔筋脆骨也想英姿颯爽自是作者本來面目故化女兒身為大千說法耶浮談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話說兩個娘子纔進房門王義安向洗手的那個人道六老爺你請過來看看這兩位新姑娘兩個娘子擡頭看那人時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綢

直徽腳底下穿了一雙舊尖頭靴一副大黑麻臉兩隻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來自己把兩個袖子只管往上擡畫所不到又不像文又不像武那六老爺從廚房裏走出來兩個姨子上前叫聲六老爺歪著頭扭著屁股一隻手扯著衣服袷在六老爺跟前個禮那六老爺雙手拉著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這裏就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王義安道六老爺說的是姑娘們到這裏全靠六老爺照顧請六老爺坐拿茶來敬六老爺湯六老爺坐在一張板凳上把兩個姑娘拉著一邊一個同在板凳上坐著自己扯開褲腳子拿出那一雙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把細姑娘雪白的手拿過來摸他的黑腿喫過了茶拿出一袋子檳榔來放在嘴裏亂嚼嚼的滓滓渣渣滴出來滿鬚子滿嘴唇左邊一擦右邊一偎都偎擦在兩個姑娘的臉巴子上姑娘們拿出汗巾子來揩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書作處從何處看來王義安纔接過茶杯站著問道六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信來湯六老爺道怎麼沒有前日還打發人來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旗一首大黃緞

子的坐纛說是這一個月就要進京到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大老爺做副將軍兩人並排在一一個毡條上站著磕頭未問磕過了頭就做總督正說著撈毛的叫了王義安出去悄悄說了一會話王義安進來道六老爺在上方纔有個外京客要來會會細姑娘看見六老爺在這裏不敢進來六老爺道這何妨請他進來不是我就同他喫酒當下王義安領了那人進來一個少年生意人那嫖客進來坐下王義安就叫他稱出幾錢銀子來買了一盤子驢肉一盤子煎魚十來壺酒因湯六老爺是教門人買了二三十個雞蛋煮了出來點上一個燈掛六老爺首席那嫖客對坐六老爺叫細姑娘同那嫖客一板檯坐細姑娘撒嬌撒癡定要同六老爺坐無開地獄四人坐定斟上酒來六老爺要猜拳輸家喫酒贏家唱六老爺贏了一拳自己啞著喉嚨唱了一個寄生草便是細姑娘和那嫖客猜細姑娘贏了六老爺叫斟上酒聽細姑娘唱細姑娘別轉臉笑不肯唱六老爺拿筷子在桌上催著敲細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爺道我這臉是簾子做的要捲上去就捲上去

要放下來就放下來我要細姑娘唱一個偏要你唱王義安又走進來幫著催促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唱完王義安道王老爺來了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見是湯六老爺纔不言語妹子磕了頭一同入席喫酒又添了五六壺直到四更時分六老爺府裏小狗子拿著都督府的燈籠說府裏請六爺六老爺同王老爺方纔去了嫖客進了房端水的來要水錢撈毛的來要花錢又鬧了一會妹子又通頭洗臉刷屁股比及上牀已雞叫了次日六老爺絕早來說要在這裏擺酒替兩位公子餞行往南京去恭喜王義安聽見湯六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喜從天降忙問六老爺是卽刻就來是晚上纔來六老爺在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稱稱五錢六分重遞與王義安叫去備一個七簋兩點的席若是辦不來再到我這裏找王義安道不敢只要六老爺別的事上多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這一席酒我們効六老爺的勞何況又是請府裏大爺二爺的六老爺道我的乖乖這就是在行的話了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若和大爺二爺相厚起來他府裏差甚麼黃的是金白的是

銀圓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寶我們大爺二爺你只要找得著性情就是撈毛的燒火的他也大把的銀子擲出來賞你們李四在傍聽了也著實高興吩咐已畢六老爺去了這裏七手八腳整治酒席到下午時分六老爺同大爺二爺來頭戴恩蔭巾一個穿大紅酒縐直裰一個穿藕色酒縐直裰脚下粉底皂靴帶著四個小厮清天白日提著兩對燈籠一對上寫著都督府一對寫著南京鄉試大爺二爺進來上面坐下兩個妹子雙雙磕了頭六老爺站在旁邊大爺道六哥現成板棧你坐著不是六老爺道正是要稟過大爺二爺兩個姑娘要賞他一個坐二爺道怎麼不坐叫他坐了兩個妹子纔輕輕試試扭頭折頸坐在一條板棧上拿汗巾子掩著嘴笑大爺問兩個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爺代答道一位十七歲一位十九歲王義安捧上茶來兩個妹子親手接了兩杯茶拿汗巾揩乾了杯子上的一轉的水漬走上去奉與大爺二爺大爺二爺接茶在手喫著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幾時恭喜起身大爺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現今主考已是將到京了我們怎還不去六老爺和大爺

說著話二爺趁空把細姑娘拉在一條板棧上坐著同他捏手捏腳親熱了一回少刻就排上酒來叫的教門廚子備的教門席都是些燕窩鴨子雞魚六老爺自己捧著酒奉大爺二爺上坐六老爺下陪二個妹子打橫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來六老爺逼手逼脚的坐在底下喫了一會酒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這一到京就要進場了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學府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大爺道那裏就點太平府貢院前先放三個炮把柵欄子開了又放三個炮把大門開了又放三個炮把龍門開了共放九個大炮二爺道他這個炮還沒

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著虧大爺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若是我們就殺了也不敢進去六老爺正色道我們大爺二爺也是天上的文昌星怎比得你姑娘們大爺道請過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書辦就跪請各舉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爺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爺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方纔請了進來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請他進來做甚麼呢大爺道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下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恩鬼等著黑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怨鬼等著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進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的響滾了進來跟著燒的紙錢滾到紅旗黑旗底下去了

書中人正襟而談讀者已笑得欲嘔順姑娘道阿彌陀佛可見人要做好人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六老爺道

像我們大老爺在邊上積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紅旗那裏等得下大爺道幸虧六哥不進場若是六哥要進場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拉了去六老爺道這是怎的大爺道像前科我宜

與嚴世兄是個飽學秀才，在場裏做完七篇文章，高聲朗誦，忽然一陣微微的風，把蠟燭頭吹的亂搖，掀開帘子，伸進一個頭來，嚴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與的一個婊子。嚴世兄道：「你已經死了，怎麼來在這裏？」那婊子望著他，嘻嘻的笑。嚴世兄急了，把號板一拍，那硯臺就翻過來，連黑墨都倒在卷子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塊。婊子就不見了。嚴世兄歎息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可憐下著大雨，就交了卷，冒著雨出來，在下處害了三天病。我去看他，他告訴我如此，我說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了這人，他所以來尋你六哥，你生平作踐了多少人？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兩個姑娘，拍手笑道：「六老爺好作踐的是我們，他若進場，我兩個人就是他的怨鬼。」喫了一會六老爺啞著喉嚨，唱了一個小曲。六老爺二爺拍著腿也唱了一個，婊子唱是不消說。鬧到三更，鼓打著燈籠回去了。次日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六老爺也送上船回去了。六老爺二爺在船上閒談著進場的熱鬧處。二爺道：「今年該是個甚麼表題？」六老爺道：「我猜沒有別的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洞苗子，一定是這個表題。」

二爺道：「這表題要在貴州出，六老爺道如此，只得求賢免錢糧兩個題，其餘沒有了。」一路說著，就到了南京管家尤鬍子接著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六老爺二爺走進了門，轉過二層廳，後一個旁門進去，卻是三間倒坐的河廳，收拾的到也清爽。兩人坐定，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也有硃紅的欄杆，也有綠油的窗櫺，也有斑竹的簾子，裏面都下著各處的秀才，在那裏哼唧唧的念文章。六老爺二爺纔住下，便催著尤鬍子去買兩頂新方巾，考籃，銅銚，號頂門帘，火爐，燭臺，燭剪，卷袋，每樣兩件，趕著到鷺峯寺寫卷頭交卷。又料理場食，月餅，蜜橙，糕蓮米，圓眼肉，人參，炒米，醬瓜，生薑，板鴨。六老爺又和二爺說把貴州帶來的阿魏帶些進去，恐怕在裏頭寫錯了字，著急足足料理了一天，纔得停妥。六老爺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件的查點，說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到初八早上，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個小子帶在頭上，抱著籃子到貢院前伺候，一路打從淮清橋過，那趕搶攤的擺著紅紅綠綠的封面，都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駝夫選的時文，一直等到晚儀徵學的秀。」

才點完了纔點他們進了頭門那兩個小廝到底不得進去大爺二爺自己抱著籃子背著行李看見兩邊蘆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爺二爺坐在地下解懷脫脚聽見裏面高聲喊道仔細搜檢大爺二爺跟著這些人進去到二門口接卷進龍門歸號初十日出來累倒了每人喫了一隻鴨子睡了一天三場已畢到十六日叫小廝拿了一個都督府的溜子溜了一班戲子來謝神費心極矣少刻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門自己有辦席的廚子不用外雇戲班子發了箱來跟著一個拿燈籠的拿著十幾個燈籠寫著三元班隨後一個人後面帶著一個二漢手裏拿著一個拜匣到了寓處門首向管家說了傳將進去大爺打開一看原來是個手本寫著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雙輝梨園一部叩賀大爺知道他是個領班子的叫了進來鮑廷璽見過了大爺二爺說道門下在這裏領了一個小班專伺候諸位老爺昨日聽見兩位老爺要戲故此特來伺候大爺見他爲人有趣留他一同坐著喫飯過了一回戲子來了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的紙馬兩人磕過頭祭獻

已畢大爺二爺鮑廷璽共三人坐了一席鑼鼓響處開場唱了四齣管湯戲天色已晚點起十幾盞明角燈來照耀的滿堂雪亮足足唱到三更鼓整本已完鮑廷璽道門下這幾個小孩子跑的馬到也還看得叫他跑一齣馬替兩位老爺醒酒那小戲子一個個戴著貂裘簪了雉羽穿極新鮮的靠子跑上場來串了一個五花八門大爺二爺看了大喜鮑廷璽道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裏面揀兩個留在這裏伺候大爺道他們這樣小孩子曉得伺候甚麼東西有別的好頑的去處帶我去走走鮑廷璽道這個容易老爺對河就是葛來官家他也是我掛名的徒弟那年天長杜十七老爺在這裏湖亭大會都是考過榜上有名的老爺明日到水棧巷看著外科周先生家的招牌對門一個黑捨籬裏就是他家了筆二爺道他家可有內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鮑廷璽道現放著偌大的十二樓二老爺爲甚麼不去頑耍倒要到他家去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說畢戲已完了鮑廷璽辭別去了次日大爺備了八把點銅壺兩瓶山羊血四端苗錦六簋貢茶叫人挑著一直來到葛

來官家敲開了門一個大脚三帶了進去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上頭左邊一個門一條小巷子進去河房倒在貼後那葛來官身穿著夾紗的玉色長衫子手裏拿著燕翎扇一雙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欄杆上乘涼其人如玉看見大爺進來說道請坐老爺是那裏來的大爺道昨日鮑師父說來官你家最好看水今日特來望望你還有幾色菲人事你權且收下家人挑了進來來官看了喜逐顏開說道怎麼領老爺這些東西忙叫大脚三收了進去你向相公娘說擺酒出來大爺道我是教門不用大輩來官道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不知老爺用不用大爺道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我是最歡喜我家伯伯太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想的要不少的也不得一隻喫喫來官道太老爺是朝裏出仕的大爺道我家太老爺做著貴州的都督府帶燈籠未帶故也我是回來下場的說著擺上酒來對著那河裏煙霧迷離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行船的人往來不絕這葛來官喫了幾杯酒紅紅的臉在燈燭影裏拿著那纖纖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喫酒大爺道我酒是夠了倒用杯茶罷葛來官叫

那大脚三把螃蟹殼同菓碟都收了去措了桌子拿出一把紫砂壺烹了一壺梅片茶兩人正喫到好處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葛來官走出大門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著臉腆著肚子在那裏嚷大脚三說他倒了他家一門口的螃蟹殼子葛來官纔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樓合該把螃蟹殼倒在你家門口爲甚麼送在我家來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撐大了彼此吵鬧還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剛纔坐下那尤鬚子慌忙跑了進來道小的那裏不找尋大爺卻在這裏大爺道你爲甚事這樣慌張尤鬚子道二爺同那個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鷺峯寺旁邊一個人家喫茶被幾個喇子圍著把衣服都剝掉了那姓鮑的嚇的早走了二爺關在他家不得出來急得要死那閒壁一個賣花的姚奶奶說是他家姑老太太把住了門那裏溜得脫又有姚奶奶大爺聽了慌忙在寓處取了燈籠來要燈籠照著走到鷺峯寺閒壁那裏幾個喇子說我們好些時沒有大紅日子過了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個湯大爺雄赳赳的分開衆人推開姚奶奶一拳

打掉了門是都督少爺文武兼全那二爺看見他哥來兩步作一

步溜出來了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看見大爺雄赳

赳的又打著都督府的燈籠也就不敢惹他各自都散

了兩人回到下處過了二十多天貢院前出單取進墨

漿去知道就要揭曉過了兩日放出榜來弟兄兩個都

沒中坐在下處足氣了七八天領出落卷來湯由三

本湯實三本都三篇不見一圈白費兩個人夥著大罵

籠官主考不通正罵著只見貴州衙門的家人到了遞

上家信來兩人拆開看著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桂林杏

苑空辜拾芥之心虎鬪龍爭又見戰征之事畢竟後事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據汪容甫楊凱傳兩子皆中進士此書形容處未知

得其實否天目山樵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血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話說湯大爺湯二爺領出落卷來正在寓處看了氣惱

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遞上家信兩人拆開同看

上寫道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爾等於發榜後無論

中與不中且來鎮署要緊大爺看過向二爺道老人家
叫我們到衙門裏去我們且回儀徵收拾收拾再打算
長行當下喚尤鬍子叫了船算還了房錢大爺二爺坐
了轎小厮們押著行李出漢西門上船葛來官聽見買
了兩隻板鴨幾樣茶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
他一個荷包裝著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次早
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纔洗了臉坐下喫茶門上
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見六老爺後面帶著一個人走
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勦苗子
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大爺二爺一齊中
了我們老爺封了候那一品的蔭襲料想大爺二爺也
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
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流下大爺道六哥你掙一頂紗帽
單單去嚇細姑娘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
二爺道你們只管說話這個人是那裏來的那人上來
磕頭請安懷裏拿出一封書子來遞上來六老爺道他
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哥寄來的說
臧岐爲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爺使喚二爺把信拆

開同大爺看前頭寫著些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賊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既是他薦來的人留下使喚便了賊四叩頭謝了下去門上人進來稟王漢策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我同六哥喫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喫喫著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萬雪齋有兩船鹽也就在這兩日開江託我們在路上一照應照應二爺便一同喫飯喫完了飯六老爺道我今日且去著明日再來送行又道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裏瞧瞧他去我先去叫他那裏等著大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婊子六老爺笑著去了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尤鬍子賊四同幾個小厮搬行李上船門槍旗牌十分熱鬧六老爺送到黃泥灘說了幾句分別的話纔叫一個小船蕩了回去這裏放礮開船一直往上海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大作大爺吩咐急急

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頭白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疊雪的一般只見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便有兩百隻小撥船攏上來了兩百個鬼神也似的人齊聲叫道鹽船攔了淺了我們快幫他去起撥那些人駕了小船跳在鹽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船裏的子兒鹽一包一包的儘與搬到小船上那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個人一把槳如飛的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踪的去了那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觀束手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著貴州總鎮都督府的旂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跪下哀求道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南號鹽船被這些強盜生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但這賊搶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官衙門遞呈紙去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呈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即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千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鹽船爲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好明白官府定要保舉能員

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掃到岸邊那港裏有兩百隻小船幾百個兇神硬把小的船上鹽包都搬了去了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裏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才攬載了商人的鹽斤在路夥著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爲由希圖抵賴你到了本縣案下還不實說麼不由分說撒下一把籤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著押船的朝奉道你一定是知情夥賴快快向我實說說著那手又去摸著籤筒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纔差他出來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屁滾尿流憑著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那裏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又把水手們大罵一番要將一千人寄監明日再審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個水手託他到湯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臧岐拿了帖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知縣聽了這話叫

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爺說曉得遵命了又坐堂叫齊一千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開恩恕你初犯扯個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著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捨著鼻子回船去了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由水登陸到了鎮遠府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著客請的就是鎮遠府太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個老科目大興縣人由部郎陞了出來在鎮遠有五六年苗情最爲熟習雷太守在湯鎮臺西廳上喫過了飯拿上茶來喫著談到苗子的事雷太守道我們這裏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也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鬧起來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帶的苗子尤其可惡前日土司田長德稟了上來說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論這件事該怎麼一個辦法湯鎮臺道馮君瑞是我內地生員關系朝廷體統他如何敢拿了去要起贖身

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有第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裏把逆苗盡行勦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起釁情由再行治罪舍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雷太守道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爲了馮君瑞一個人與師動衆愚見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裏宣諭苗酋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罷了此是正論湯鎮臺道太老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土司到洞裏去那逆苗又把他留下要一千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如何辦法話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養活這些兵丁將弁所司何事既然怕與師動衆不如不養活這些閒人了幾句就同雷太守說罷了雷太守道也罷我們將此事敍一個簡明的稟帖稟明上臺看上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就是了當下雷太守道了多謝辭別了回署去了這裏放礮封門湯鎮臺進來兩個乃郎請安叩見了臧四也磕了頭問了些家鄉的話各自安息過了幾日總督把稟帖批下來仰該鎮帶領兵馬勦滅逆苗以彰法紀餘如稟速行繳這

湯鎮臺接了批稟即刻差人把府裏兵房書辦叫了來關在書房裏那書辦嚇了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到晚將三更時分湯鎮臺到書房裏來會那書辦手下人都叫迴避了湯鎮臺拿出五十兩一錠大銀放在桌上說道先生你請收下我約你不爲別的只爲買你一個字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說道大老爺有何吩咐處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書辦死也不敢受太老爺的賞湯鎮臺道不是這樣說我也不肯連累你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裏叫我出兵時府裏知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個字寫作多帶兵馬我這元寶送爲筆資並無別件奉托書辦應允了收了銀子放了他回去又過了幾天府裏知會過來催湯鎮臺出兵那文書上有帶兵馬字樣那本標三營分防二協都受他調遣各路糧餉俱已齊備看看已是除夕清江銅仁兩協參將守備稟道晦日用兵兵法所忌湯鎮臺道且不要管他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苗子們今日過年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傳下號令遣清江參將帶領本協人馬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以斷其後路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

屏山直抵九曲崗以遏其前鋒湯鎮臺自領本標人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調撥已定往前進發湯鎮臺道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我們若從大路去驚動了他他踞了碉樓以逸待勞我們倒難以刻期取勝因問臧岐道你認得可還有小路穿到他後面臧岐道小的認得從香爐崖扒過山去走鐵溪裏抄到後面可近十八里只是溪水寒冷現在有冰難走湯鎮臺道這個不妨號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步兵穿了鶴子鞋一齊打從這條路上前進且說那苗酋正在洞裏聚集衆苗子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馮君瑞本是一個奸棍又得了苗女爲妻翁婿兩個羅列著許多苗婆穿的花紅柳綠鳴鑼擊鼓演唱苗戲忽然一個小卒飛跑的來報道不好了大皇帝發兵來勦已經到了九曲崗了那苗酋嚇得魂不附體忙調二百苗兵帶了標槍前去抵敵只見又是一個小卒沒命的奔來報道鼓樓坡來了大衆的兵馬不計其數苗酋同馮君瑞正慌張著急急聽得一聲礮響後邊山頭上火把齊明喊殺連天從空而下那苗酋領著苗兵捨命混戰怎當得湯總鎮的兵馬長槍大

戟直殺到野羊塘苗兵死傷過半苗酋同馮君瑞覓條小路逃往別的苗洞裏去了那裏前軍銅仁守備後軍清江參將都會合在野羊塘搜了巢穴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苗婆留在軍中執炊爨之役湯總鎮號令三軍就在野羊塘札下營盤參將守備都到帳房裏來賀捷湯總鎮道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我看賊苗雖敗他已逃往別洞必然求了救兵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不可不預爲防備因問臧岐道此處通那一洞最近臧岐道此處到豎眼洞不足三十里湯總鎮道我有道理向參將守備道二位將軍你領了本部人馬伏於石柱橋左右這是苗賊回去必由之總路你等他回去時聽礮響爲號伏兵齊起上前掩殺兩將聽令去了湯總鎮叫把收留的苗婆內中揀會歌唱的都梳好了椎髻穿好了苗錦赤著脚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卻把兵馬將士都埋伏在山凹裏果然五更天氣苗酋率領著豎眼洞的苗兵帶了苗刀拿了標槍悄悄渡過石柱橋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裏燈燭輝煌正在歌舞一齊吶聲喊撲進帳房不想撲了一個空那些苗婆之外並不見有一

個人知道是中了計急急往外跑那山拘裏伏兵齊聲發喊連天苗會拼命的領著苗兵投石柱橋來卻不防一聲礮響橋下伏兵齊出幾處濠溝趕殺前來還虧得苗子的脚底板厚不怕巉巖荆棘就如驚猿脫兔漫山越嶺的逃散了湯總鎮得了大勝檢點這三營兩協人馬無大損傷唱著凱歌回鎮遠府雷太守接著道了恭喜問起苗會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湯鎮臺道我們連贏了他幾仗他們窮奔逃命料想這兩個已經自戕溝壑了雷太守道大勢看來自是如此但是上頭問下來這一句話卻難以回答明明像個飾詞了當下湯鎮臺不能言語回到衙門兩個少爺接著請了安卻爲這件事心裏十分躊躇一夜也不會睡著次日將出兵得勝之情節報了上去總督那裏又批下來同雷太守的所見竟是一樣專問別莊燕馮君瑞兩名要犯務須刻期拿獲解院以憑題奏等語湯鎮臺著了慌一時無法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稟道生苗洞裏路徑小的都認得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法擒捉他了湯鎮臺大喜賞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

前去細細打探臧岐領了主命去了八九日回來稟道小的直去到豎眼洞探得別莊燕因苗兵劫營輸了一仗洞裏苗頭和他惱了而今又投到白虫洞那裏去小的又尋到那裏打探聞得馮君瑞也在那裏別莊燕只贖了家口十幾個人手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又聽見他們設了一計說我們這鎮遠府裏正月十八日鐵溪裏的神道出現滿城人家家家都要關門躲避他們打算到這一日扮做鬼怪到老爺府裏來打劫報仇老爺須是防範他爲妙湯鎮臺聽了道我知道了又賞了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果然鎮遠有個風俗說正月十八日鐵溪裏龍神嫁妹子這妹子生得醜陋怕人看見差了多少的蝦兵蟹將護衛著他嫁人家都要關了門不許出來張看若是偷著張看被他瞧見了就有疾風暴雨平地水深三尺把人民淹死無數此風相傳已久到了十七日湯鎮臺將親隨兵丁叫到面前問道你們那一個認得馮君瑞內中有一個高挑子出來跪稟道小的認得湯鎮臺道好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戴上一頂紙糊的極高的黑帽子揸上一臉的石灰裝做

地方鬼模樣又叫家丁裝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夜叉極猙獰的怪物吩咐高挑子道你明日看見馮君瑞即便捉住重重有賞布置停當傳令管北門的天未明就開了城門那別莊燕同馮君瑞假扮做一班賽會的各把短刀藏在身邊半夜來到北門看見城門已開即奔到總兵衙門馬號的牆外十幾個人各將兵器拿在手裏扒過牆來望裏邊月色微明照著一個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裏進去忽然見牆頭上伏著一個怪物手裏拿著一個糖糰子噹噹的敲了兩下那一堵牆就像地動一般滑喇的平空倒了下來幾十條火把齊明跳出來幾十個惡鬼手執鋼叉留客住一擁上前這別莊燕同馮君瑞看了這一嚇兩隻腳好像被釘釘住了的地方鬼走上前一鈎鎌鎗勾住馮君瑞喊道拿住馮君瑞了衆人一齊下手把十幾個人都拿了一個也不會溜脫拿到二堂湯鎮臺點了數次日解到府裏雷太守聽見拿獲了賊頭和馮君瑞亦甚是歡喜即請出王命上方劍將別莊燕同馮君瑞梟首示衆其餘苗子都殺了具了本奏進京去奉上諭湯奏辦理金狗洞苗匪一案率

意輕進糜費錢糧著降三級調用以爲好事貪功者戒欽此湯奏食功固不可與雲仙並論而有功不賞湯鎮臺接著抄報看過過歎了一口氣部文到了新官到任送了印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打點回家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將軍已去悵大樹之飄零名士高談謀先人之窹寐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野羊塘之捷頗與蕭雲仙椅兒山機局相同捉馮君瑞略加點綴隨手收科非作書注意處也○汪容甫楊凱傳本作野牛塘以羊爲牛聊以影射亦無意義
天目山樵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鄉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話說湯鎮臺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回家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請湯鎮臺到自己衙署餞行起程之日闔城官員都來送行從水路過常德渡洞庭湖由長江一路回儀徵在路無事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看看江上的風景不到十幾天已到了紗帽洲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六老爺知道了

一直迎到黃泥灘見面請了安弟兄也相見了說說家鄉的事湯鎮臺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個下流氣質湯奏為人卻選正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稟老爺湯鎮臺怒道你這樣下流胡說我是你叔父你怎麼叔父不叫稱呼老爺講到兩個公子身上他又叫大爺二爺湯鎮臺大怒道你這匪類更該死了你的兩個兄弟你不教訓照顧他怎麼叫大爺二爺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一路到了家裏湯鎮臺拜過了祖宗安頓了行李他那做高要縣知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裏老弟兄相見彼此歡喜一連喫了幾天的酒湯鎮臺也不到城裏去也不會官府竟有儒者風只在臨河上構了幾間別墅左琴右書在裏面讀書教子過了三四個月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心裏不大歡喜說道這個文章如何得中如今趁我來家須要請個先生來教訓他們纔好每日躊躇這一件事那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揚州蕭二相公來拜湯鎮臺道這是我蕭世兄我會著還認他不得哩連忙教請進來蕭柏泉進來見禮鎮臺見他美如冠玉衣冠儒雅和他

行禮奉坐蕭柏泉道世叔恭喜回府小姪就該來請宴因這些時南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家在揚州過小姪陪了他幾時所以來遲高老先生最喜戲子湯柏泉美觀宜其契投湯鎮臺道世兄恭喜入過學了蕭柏泉道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弟子員這領青襟不爲希罕卻喜小姪的文章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果然蒙大宗師賞鑒可見甄拔的不差又是武書口氣湯鎮臺見他說話伶俐便留他在書房裏喫飯叫兩個公子陪他到下午鎮臺自己出來說要請一位先生替兩個公子講舉業蕭柏泉道小姪近來有個看會文的先生是五河縣人姓余名特字有達是一位明經先生舉業其實好的今年在一個鹽務人家坐館他不甚得意世叔若要請先生只有這個先生好世叔寫一聘書著一位世兄同小姪去會過余先生就可以同來每年館穀也不過五六十金湯鎮臺欲請余大先生宜自往拜不當但令其子去此亦蕭姑姪誤之湯鎮臺聽罷大喜留蕭柏泉住了兩夜寫了聘書即命大公子叫了一個草上飛同蕭柏泉到揚州去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余先生蕭柏泉叫他寫個晚生帖子將來進館再換門生帖大爺說半

師半友只好寫個同學晚弟

既寫聘書即該用門生帖有達之不應也○湯大滿蕭柏泉拘不過只得拿了帖腹鏡臺少爺更不足言

子同到那裏門上傳進帖去請到書房裏坐只見那余

先生頭戴方巾身穿舊寶藍直緞脚下朱履白淨面皮

三綰髭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出來同二人

作揖坐下余有遠道柏泉兄前日往儀徵去幾時回來

的蕭柏泉道便是到儀徵去看徽世叔湯大人留住了

幾天這位就是湯世兄因在袖裏拿出湯大爺的名帖

遞過來余先生接著看了放在桌上說道這個怎麼敢

當蕭柏泉就把要請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道今特

來奉拜如蒙台允即送書金過來余有遠笑道老先生

二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爲一日之長容斟酌

再來奉覆罷兩人辭別去了次日余有遠到蕭家來回

拜說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遵命蕭柏泉道這是甚

麼緣故余有遠笑道他既然要拜我爲師怎麼寫晚弟

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這也罷了小弟因有

一個故人在無爲州做刺史前日有書來約我我要到

那裏走走

即借他口中轉出下文

他若幫襯我些須強如坐一年

館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湯府這一席

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蕭柏泉不能相強回覆了湯

大爺另請別人去了不多幾日余有遠果然辭了主人

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就在余家巷進了家門他同胞

的兄弟出來接著他這兄弟名持字有重也是五河縣

的飽學秀才此時五河縣發了一個姓彭的人家中了

幾個進士選了兩個翰林五河縣人眼界小使闔縣人

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在徽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

行鹽就冒了籍要同本地人作姻親初時這余家巷的

余家還和一個老鄉紳的虞家是世世爲婚姻的這兩

家不肯同方家做親後來這兩家出了幾個沒廉恥不

才的人貪圖方家賠贈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

後來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賠贈反說這兩

家子仰慕他有錢求著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願祖宗

臉面的有兩種人一種是跌子那跌子有八個字的行

爲非方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個

字的行爲非方不心非彭不口這話是說那些跌而無

恥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個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

不必有親沒有個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樣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跌穿了皮那些奸滑的心裏想著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卻不肯說出來只是嘴裏扯謊嚇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裏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又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喫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喫酒的人其風俗鄙陋如此這余有達余有重弟兄兩個守著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這些隔壁帳的勢利余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相與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因五河人有個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是個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是一個人不管甚麼事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不能不依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或者說那人是個名士要來相與他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就像不會中過舉的人要想拿帖子去拜知縣知縣就可以又著膊子又出來總是這般見識

偏地如此豈特五河

余家弟兄兩個品行文章是從古罕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

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卻也不知道敬重他那日余有重接著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替哥哥接風細說一年有餘的話喫過了酒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裏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個一牀睡了夜裏大先生向二先生說要到無爲州看朋友去二先生道哥哥還在家裏住些時我要到府裏科考等我考了回來哥哥再去罷余大先生道你不知道我這揚州的館金已是用完了要趕著到無爲州去弄幾兩銀子回來過長夏你科考去不妨家裏有你嫂子和弟媳當著家我弟兄兩個原是關著門過日子要我在家怎的二先生道哥這番去若是多抽豐得幾十兩銀子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靈柩在家裏這十幾年我們在家都不安大先生道我也是這般想回來就要做這件事又過了幾天大先生往無爲州去了又過了十多天宗師牌到按臨鳳陽余二先生便束裝往鳳陽租個下處住下這時是四月初八日

細寫日月爲下文張本

初九

日宗師行香初十日掛牌收狀詞十一日掛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每學提三

名覆試余二先生取在裏面十六日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送了宗師起身方纔回五河去了大先生來到無爲州那州尊著實念舊留著住了幾日說道先生我到任未久不能多送你些銀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說一個情我准了你的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個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權且拿回家去做個伯伯老伯母的大事我將來再爲情罷做官的從不肯將體已錢來幫人大都是借花獻佛余大先生歡喜謝了州尊出去會了那人那人姓風名影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余大先生替他說過州尊准了出來兌了銀子辭別知州收拾行李回家余大先生平素無玷只此一節未免有愧白圭因由南京過想起天長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橋河房裏是我表弟何不順便去看看他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接著一見表兄心裏歡喜行禮坐下說這十幾年闊別的話余大先生歎道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你一個做大老官的人而今賣文爲活怎麼弄的慣杜少卿道我而今在這裏有山水朋友之樂到也住慣

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夫妻們帶著幾個兒子布衣蔬食心裏淡然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說罷奉茶與表兄喫喫過杜少卿自己走進去和娘子商量要辦酒替表兄接風此時杜少卿窮了辦不起思量方要拿東西去當這日是五月初三卻好莊濯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少卿過節帖上小厮跟了禮拿著拜匣一同走了進來那禮是一尾鱗魚兩隻燒鴨一百個粽子二斤洋糖拜匣裏四兩銀子杜少卿寫回帖說得多謝收了那小厮去了杜少卿和娘子說這主人做得成了當下又添了幾樣娘子親自整治酒肴遲衡山武正字住的近杜少卿寫了帖請這兩人來陪表兄二位來到敝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在河房裏一同喫酒喫酒中間余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遲衡山道先生只要地下乾煖無風無螳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余大先生道正是敝邑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尋地艱難每每就誤著先人不能就葬小弟卻不會究心于此道請問二位先生這郭璞之說是怎麼個源流遲衡山嘆道自家入墓地之官不設族

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惑於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裏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道不道

衡山通儒此論甚爽

余大先生驚道

怎生便是大道不道遲衡山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

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尙未逃兵解

世上人猶信葬書這是前人弔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

而今術士托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鼎甲可

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晉人何得

知唐有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個甚麼樣的地就

出這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

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廠地而淮陰王侯

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凶是吉更可笑這些俗人

說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敷

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

洪武卽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青田甚麼

相干余大先生道先生你這一番議論真可謂之發矇

振聵武正字道衡山先生之言一絲不錯前年我這城

中有一件奇事說與諸位先生聽余大先生道願聞願

聞武正字道便是我這裏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裏施御

史家遲衡山道施御史家的事我也略聞不知其詳武

正字道施御史昆玉二位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

他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

二房因養了一個風水先生在家裏終日商議遷墳施

御史道已葬久了恐怕遷不得哭著下拜求他

然則施御史爲人尙他斷然要遷那風水又拿話嚇他說若是不遷二

房不但不做官還要瞎眼他越發慌了託這風水到處

尋地家裏養著一個風水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這

風水尋著一個地叫那些風水來覆那曉得風水的講

究叫做父做子笑子做父笑

確如此再沒有一個相同的

但尋著一塊地就被人覆了說用不得家裏住的風水

急了又獻了一塊地便在那新地左邊買通了一個親

戚來說夜裏夢見老太太鳳冠霞佩指著這地與他看

要葬在這裏

該死因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所以

別的水風水纔覆不掉便把母親硬遷來葬到遷墳的那

日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裏攪掘開墳看見了棺木

墳裏便是一股熱氣直沖出來沖到二先生眼上登時

就把兩隻眼睛瞎了二先生越發信這風水竟是個現在

的活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後來重謝了好幾百兩銀子余大先生道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少卿這事行得行不得杜少卿道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這事朝廷該立一個法子但凡人家要遷葬叫他到有司衙門遞個呈紙風水具了甘結棺材上有幾尺水幾斗幾升蠟等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蠟挖開了不是即於挖的時候帶一個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

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少息了妙哉妙哉可惜朝廷不肯行此法余

有達遲衡山武正字三人一齊拍手道說的暢快說的暢快拿大杯來喫酒又喫了一會余大先生談起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說了一廳笑道武夫可見不過如此此事誤於蕭姑此娘乃枉及老湯武正字道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對杜少卿道少卿先生你把那卷子拿出來與先生看杜少卿取了出來余大先生

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個人的詩看畢乘著酒興依韻各和了一首三人極口稱贊當下喫了半夜酒一連住了三日那一日有一個五河鄉裏賣鴨的人拿了一

封家信來說是余二老爹帶與余大老爹的余大先生拆開一看面如土色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弟兄相助真耽式好之情朋友交推又見同聲之誼畢竟書子裏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拿來遞與杜少卿看上面寫著大概的意思說時下有一件事在這裏辦著大哥千萬不可來家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最好放心住著等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了來接大哥那時大哥再回來余大先生道這畢竟是件甚麼事杜少卿道二表兄既不肯說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且在我這裏住著自然知道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書說到底是件甚麼事兄弟可作速細細寫來與我我不著急就是了若不肯給我我知道我倒反焦心沒頭沒腦敘來又一筆法○此時余大先生尚未知而讀者已猜著幾分那人拿著回書回五河送書子與二爺二爺正在那裏和縣裏差人說話接了回書打發鄉裏人去向了向那差人道他那裏來文說是要提要犯余持我並

不會到過無爲州我爲甚麼去差人道你到過不會到過那個看見我們辦公事只曉得照票子尋人我們衙門裏拿到了強盜賊穿著檀木靴還不肯招哩那個肯說真話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到縣裏在堂上見了知縣跪著稟道生員在家並不會到過無爲州太父師這所准的事生員真個一毫不解知縣道你會到過不會到過本縣也不得知現今無爲州有關提在此你說不會到過你且拿自己去看隨在公案上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叫值堂吏遞下來看余持接過一看只見上寫的是無爲州承審被參知州賊案裏有貢生余持過賊一款是五河縣人余持看了道生員的話太父師可以明白了這關文上要的是貢生余持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說罷遞上關文來回身便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不必太忙你纔所說卻也明白隨又叫禮房問縣裏可另有個余持貢生禮房值日書辦稟道他余家就有貢生卻沒有個余持余持又稟道可見這關文是個捕風捉影的了起身又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你且下去把這些情由具一張清白呈子來我這

裏替你回覆去余持應了下來出衙門同差人坐在一個茶館裏喫了一壺茶起身又要走差人扯住道余二相你往那裏走大清早上水米不沾牙從你家走到這裏就是辦皇差也不能這般寡刺難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成余二先生道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差人道你纔在堂上說你是生員做生員的一年幫人寫到頭倒是自己的要去尋別人對門這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你要寫就進去寫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差人望著裏邊一人道這余二相要寫個訴呈你替他寫寫他自己做稿子你替他謄正用個戳子他不給你錢少不得也是我常常災昨日那件事關在飯店裏我去一回來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只見桌傍板凳上坐著一個人頭戴破頭巾身穿破直裰腳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認得是縣裏喫葷飯的朋友唐三痰唐三痰看見余二先生進來說道余二哥你來了請坐余二先生坐下道唐三哥你來這裏的早唐三痰道也不算早了我絕早同方六房裏六老爺喫了麵送六老爺出了城去纔在這

裏來顯你這個事我知道因扯在傍邊去悄悄說道二先生你這件事雖非欵件將來少不得打到欵件裏去你令兄現在南京誰人不知道自古地頭文書鐵箍桶總以當事爲主當事是彭府上說了就點到奉行的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他家一門都是瞞睡虎眼的脚色只有三老爺是個盛德人你如今著了急去求他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會在他分上周旋處他是大福大量的人你可以放心去不然我就同你去論起理來這幾位鄉先生你們平日原該聯絡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處及到弄出事來卻又沒有個靠傍余二先生道極蒙關切但方纔縣尊已面許我回文我且遞上呈子去等他替我回了文去再爲斟酌唐三痰道也罷我看著你寫呈子當下寫了呈子拿進縣裏去知縣叫書辦據他呈子備文書回無爲州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是不消說過了半個月文書回頭來上寫的清白寫著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

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證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煩貴縣查照來文辦理星卽差押該犯赴州以憑審結望速知縣接了關文又傳余二先生來問余二先生道這更有的分辨了生員再細細具呈上來只求太教師做主說罷下來到家做呈子他妻舅趙麟書說道姐夫這事不是這樣說了分明是大爺做的事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書來姐夫爲甚麼自己纏在身上不如老老實實具個呈子說大爺現在南京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姐夫落得乾淨無事我這裏娃子不哭奶不脹爲甚麼把別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門口哭余二先生道老舅我弟兄們的事我自有主意你不要替我焦心趙麟書道不是我也不說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典方三房裏仁大典方六房裏都是我們五門四關廂裏錚錚響的鄉紳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個人你大爺偏要拿話得罪他就是這兩天方

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五爺是新科進士我聽見說就是王公做媒擇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他們席閒一定講到這事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令兄不好處只消微露其意王公就明白了那時王公作惡起來反說姐夫你藏匿著哥就就不住了還是依著我的話余二先生道我且再遞一張呈子若那裏催的緊再說出來也不遲趙麟書道再不你去託託彭老五罷余二先生笑道也且慢些趙麟書見說他不信就回去了虧的余二先生有主意不然竟被他窘倒了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縣裏縣裏據他的呈子回文道案據貴州移關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證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等因到縣准此本縣隨卽拘傳本生到案據供生員余持身中面麻微鬚年四

十四歲係廩膳生員未曾出貢本年四月初八日學憲按臨鳳陽初九日行香初十日懸牌十一日科試八學生員該生余持進院赴考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余持次日進院覆試考居一等第二名至二十四日送學憲起馬回籍肄業安能一身在鳳陽科試又一身在無爲州詐贓本縣取具口供隨取本學冊結對驗該生委係在鳳陽科試未曾到無爲州詐贓不便解送恐係外鄉光棍頂名冒姓理合據實回明另緝審結云云這文書回了去那裏再不來提了余二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寫信約哥回來大先生回來細細問了這些事說全費了兄弟的心便問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二先生道這個話哥還問他怎的哥帶來的銀子料理下葬爲是又過了幾日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張雲峯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喫酒兩人拜了張雲峯便到那裏赴席去那裏請的沒有外人就是請他兩個嫡堂兄弟一個叫余敷一個叫余殷兩人見大哥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喫酒主人坐在底下道還不會來哩陰陽生

纔拿過帖子去。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了。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奇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沒有甚麼話說的不好，就是說的不好。」皇上離著他也遠，怎能自己拍他一下？余殷紅著臉道：「然而不然，他而今官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著左春坊，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拍他？難道怕得罪他麼？」^奇主人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南京來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會答應，余敷道這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就說該換他，又不肯得罪府尹，唧唧的寫個書子帶來，叫府尹自己請陸見，所以進京去了。」^奇余二先生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恐未必確。」余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喫酒席上親口說的，怎的不確說罷。」擺上酒來，九個盤子：一盤青菜花炒肉，一盤煎鰱魚，一盤片粉伴雞，一盤攤蛋，一盤葱炒蝦，一盤瓜子，一盤人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燙上滾熱的封缸酒來，喫了一會。

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盛著幾塊土，紅頭繩子拴著，向余敷、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時破土的？」主人道：「是前日余敷正要打開，拿出土來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看。』劈手就奪過來，拿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拿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送在嘴裏，歪著嘴亂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裏，拿著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也掐了一塊土，送在嘴裏，閉著嘴，閉著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睜開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著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寫余敷余殷惡狀各極}主人慌了道：「這地可葬得？」余敷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十幾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余敷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愚弟兄兩個看的地，一毫也沒得辨駁的。」余大先生道：「方纔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著主人道：「便是賢弟家。」

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屈指道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遷罷余般道大哥這是那裏來的話他那墳裏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人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還成個人必須用社少卿法處之余大先生道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余般道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峯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聽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拿指頭蘸著封缸酒在桌上畫個圈子指著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脈一個墩一個墩一個墩一個墩一個墩一個墩灣灣曲曲骨裏骨碌一路接著滾了來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峽又是一個墩一個墩骨骨碌碌幾十個墩趕了來結成一個穴情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正說著小廝捧上五碗麵主人請諸位用了醋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麵碗頭上眾人舉箸來喫余般喫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麵條在桌上灣灣曲曲做了一個來龍睜著眼道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剝掉了

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般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般道假著就要發你葬下去纔知道好哩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何不把少卿法說出來余般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孫怎的不發余般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墳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你纔知道又喫了幾杯一齊起身道了擾小廝打著燈籠送進余家巷去各自歸家歇息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怎樣一個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的好聽亦無甚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我們還是請張雲峯商議爲是大先生道這最有理次日弟兄兩個備了飯請張雲峯來張雲峯道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托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蒙雲峯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恕罪二先生道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著而今拜託雲翁並不必講

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張雲峯一一領命過了幾日尋了一塊地在祖墳旁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同張雲峯到山裏去親自復了這地託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託張雲峯擇日子日子還不會擇來那日閒著無事大先生買了二斤酒辦了六七個盤子打算老弟兄兩個自己談談到了下晚時候大街上虞四公子送了請帖來寫道今晚薄治園蔬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敘勿卻是荷虞梁頓首余大先生看了向那小廝道我知道了拜上你家老爺我們就來打發出門隨卽一個蘇州人在這裏開糟坊的打發人來請他兄弟兩個到糟坊裏去洗澡大先生向二先生道這凌朋友家請我們又是有酒喫我們而今擾了凌風家再到虞表弟家去

既約定虞約家又欲兼兩家未免食嘴

不以爲羞恥的凌家這兩個婆娘彼此疑惑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錢爭風喫醋打吵起來又大家搬棹頭說偷著店裏的店官店官也跟在裏頭打吵把廚房裏的碗兒盞兒碟兒打的粉碎又伸開了大脚把洗澡的盆桶都翻了余家兩位先生酒也喫不成澡也洗不成倒反扯勸了半日辭了主人出來主人不好意思千告罪萬告罪說改日再請兩位先生走出凌家門便到虞家虞家酒席已散大門關了余大先生笑道二弟我們仍舊回家喫自己的酒二先生笑著同哥到了家裏叫拿出酒來喫不想那二斤酒和六個盤子已是娘娘們喫了只剩了個空壺空盤子在那裏大先生道今日有三處酒喫一處也喫不成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弟兄兩個笑著喫了些小菜晚飯喫了幾杯茶彼此進房歇息睡到四更時分門外一片聲大喊兩弟兄一齊驚覺看見窗榻外通紅知道是對門失火慌忙披衣裳出來叫齊了鄰居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那火燒了兩間房子到天亮就救熄了靈柩在街上五河風俗說靈柩擡出門再要擡進來就要

窮人家所以衆親友來看都說乘此擡到山裏擇個日子葬罷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柩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出殯二先生道這何消說如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當下衆人勸著總不聽喚齊了人將靈柩請進中堂候張雲峯擇了日子出殯歸葬甚是盡禮那日闔縣送殯有許多的人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自此傳徧了五門四關廂一個大新聞說余家兄弟兩個越發跌串了皮了做出這樣倒運的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塵惡俗之中亦藏俊彥數米量柴之外別有經綸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俗語云喫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飯去管別人的閒事如唐三痰輩日日在縣門說長論短究竟與自己穿衣喫飯有何益處而白首爲之而不厭耶此如廁中蛆虫翻上翻下忙忙急急若似乎有許多事者然究竟日日如此何嘗翻出廁坑之外哉妙喻唐三痰路人耳不足怪也趙麟書亦係余大先生之

親串何苦如此寫薄俗澆漓先自親串始有味乎其言之

口口帶定彭鄉紳方鹽商是此篇扼要處

觀余敷余殷兩弟兄之口談知其爲一字不通之人堪輿之學不必言矣其妙處在於活色生香呼之欲出獸形獸氣如在目前也

唐三痰一輩評者比之糞蛆似矣然彼方彭者又何嘗非溷廁中物乎天目山樵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和二先生商議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又因銀子用完了順便就可以尋館此回反從南京之事還入收拾行李別了二先生過江五河並以余大先爲繚索到杜少卿河房裏杜少卿問了這場官事余大先生細細說了杜少卿不勝歎息此事未必當少卿之意故只以太息二字概之正在河房裏閒話外面傳進來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杜少卿道便是請表兄做館的人不妨就會他一會正說著湯鎮臺進來敘禮坐下湯鎮臺

道少卿先生弟兄則湯鎮臺不當稱少卿先生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不覺鄙吝頓消隨即登堂不得相值又懸我一日之思此位老先生尊姓杜少卿道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達老伯去歲曾要相約做館的鎮臺大喜道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真爲幸事從新作揖坐下余大先生道老先生功在社稷今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真古名將風度湯鎮臺道這是事勢相逼不得不爾至今想來究竟還是意氣用事並不會報効得朝廷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卻也悔之無及湯鎮臺五岳平余大先生道這個朝野自有定論老先生也不必過謙了杜少卿道老伯此番來京貴幹現寓何處湯鎮臺道家居無事偶爾來京借此會會諸位高賢敝寓在承恩寺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莊徵君賢竹林喫過茶辭別出來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了上轎余大先生暫寓杜少卿河房這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那裏留下帖回了不在署隨往北門橋拜莊濯江裏面見了帖子忙叫請會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上主人出來敘禮坐下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話湯鎮臺提起要往後湖

拜莊徵君莊濯江道家叔此刻恰好在舍何不竟請一會湯鎮臺道這便好的極了莊濯江吩咐家人請出莊徵君來同湯鎮臺拜見過敘坐又喫了一遍茶莊徵君道老先生此來恰好虞老先生尙未榮行又重九相近我們何不相約作一個登高會就此便奉餞虞老先生又可暢聚一日莊濯江道甚好訂期便在舍開相聚便了湯鎮臺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說道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可以爲盡日之談說罷二位送了出來湯鎮臺又去拜了遲衡山武正字莊家隨即著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湯鎮臺寓所代席過了三日管家持帖邀客請各位早到莊濯江在家等候莊徵君已先在那裏少刻遲衡山武正字都到了莊濯江收拾了一個大敞榭四面都插了菊花此時正是九月初五天氣亢爽各人都穿著袷衣啜茗閒談又談了一會湯鎮臺肅守府虞博士都到了衆人迎請進來作揖坐下湯鎮臺道我們俱係天涯海角之人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也是三生之緣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此聚之後不知快唔又在何時談語莊濯江道各位老先生當今山斗今日惠

顧茅齋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坐定家人捧上茶來揭開來似白水一般香氣芬馥銀針都浮在水面喫過又喚了一巡真天都雖是隔年陳的那香氣尤烈借喫茶回應前文若有意若無意虞博士喫著茶笑說道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道豈但軍中小弟在青楓城六年得飲白水已爲厚幸只覺強於馬溺多矣湯鎮臺道果然青楓水草可支數年莊徵君道蕭老先生博雅真不數北魏崔浩遲衡山道前代後代亦時有變遷的通人之言杜少卿道宰相須用讀書人將帥亦須用讀書人若非蕭老先生有識安能立此大功武正字道我最可笑笑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部裏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還是書辦的學問若說是司官的學問怪不的朝廷重文輕武若說是書辦的考核可見這六部的則例是移動不得的了說罷一齊大笑起來戲子吹打已畢奉席讓坐戲子上來參堂莊飛熊起身道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賞他一個戲虞博士問怎麼叫做梨園榜余大先生把昔年杜

慎卿這件風流事述了一遍衆人又大笑暗結湯鎮臺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杜少卿道正是武正字道慎卿先生此一番評騭可云至公至明只怕立朝之後做主考官又要目迷五色奈何衆人又笑了當日喫了一天酒做完了戲到黃昏時分衆人散了莊濯江尋妙手丹青畫了一幅登高送別圖在會諸人都做了詩又各家移樽到博士齋中饒別南京饒別虞博士的也不下千餘家虞博士應酬煩了凡要到船中送別的都辭了不勞那日叫了一隻小船在水西門起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杜少卿拜別道老叔已去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黯然消魂虞博士也不勝淒然邀到船裏坐下說道少卿我不瞞你說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積幾兩俸金只掙了三十擔米的一塊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我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兩十擔米每年養著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就罷了子孫們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現今小兒讀書之餘我教他學個醫可以糊口我要做這官怎的你在南京我時常寄書子來問候你說

罷和杜少卿灑淚分手杜少卿上了岸看著虞博士的

船開了去望不見了方纔回來送君者自崖而反余大

先生在河房裏杜少卿把方纔這些話告訴他余大先

生嘆道難進易退真乃天懷淡定之君子我們他日出

身皆當以此公爲法彼此歎賞了一回當晚余二先生

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說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

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目今就要進館請作

速回去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辭別要去次日束裝

渡江杜少卿送過自回家去余大先生渡江回家二先

生接著拿帖子與乃兄看上寫愚表弟虞梁敬請余大

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兒每年修金四十兩節禮在外

此訂館余大先生到南京尋卻不知仍在五河大先生看了次日去回拜虞

華軒迎了出來心裏歡喜作揖奉坐小廝奉上茶來喫

著虞華軒道小兒蠢劣自幼失學前數年愚弟就想請

表兄教他因表兄出遊在外今恰好表兄在家就是小

兒有幸了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

甚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

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只不要學他私和人命余大先生道

愚兄老拙株守兩家至戚世交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

的來老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我怎不盡心教

導若說中舉人進士我這不會中過的人或者不在行

至於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傳愚兄也只是行所無事

說罷彼此笑了數語心平氣和卻亦得體擇了個吉日

請先生到館余大先生絕早到了虞小公子出來拜見

甚是聰俊拜過虞華軒送至館所余大先生上了師位

虞華軒辭別到那邊書房裏去坐纔坐下門上人同了

一個客進來這客是唐三痰的哥叫做唐二棒椎是前

科中的文舉人卻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這日因他

家先生開館就踱了來要陪先生不請自來虞華軒留

他坐下喫了茶唐二棒椎道今日恭喜令郎開館虞華

軒道正是唐二棒椎道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

好弄這些雜學荒了正務論余大先生的舉業雖不是

時下的惡習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卻也不是中和

之業以余大先生虞華軒道小兒也還早哩如今請余

大表兄不過叫他學些立品不做那勢利小人就罷了

當面罵他又坐了一會唐二棒椎道老華我正有一件

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虞華軒道我通甚麼古學你拿這話來笑我唐二棒椎道不是笑話真要請教你就是我前科僥倖我有一個嫡姪他在鳳陽府裏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會到縣裏來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姪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該用個門年愚叔虞華軒道怎麼說唐二棒椎道你難道不會聽見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個房師房裏中的了他寫門年愚姪的帖子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虞華軒道我難道不曉得同著一個房師叫做同門但你方纔說的門年愚姪四個字是鬼話是夢話是鬼話者唐二棒椎道怎的是夢話虞華軒仰天大笑道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唐二棒椎變著臉道老華你莫怪我說雖變了臉卻又不得他喫也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雖的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難道是混寫的虞華軒道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二棒椎道

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喫飯我問他余大先生也說著小厮來說姚五爺進來了兩個人同站起來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虞華軒道五表兄你昨日喫過飯怎麼便去了晚裏還有個便酒等著你也不來唐二棒椎道姚老五昨日在這裏喫中飯的麼我昨日午後遇著你你現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喫了飯出來怎的這樣扯謊小厮擺了飯請余大先生來余大先生首席唐二棒椎對面姚五爺上坐主人下陪喫過飯虞華軒笑著把方纔寫帖子話說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裏的筋都耿出來說道這話是那個說的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虞華軒道自然是祖父要緊了這也何消說得唐二棒椎若曰科名要緊余大先生道既知是祖父要緊如何纔中了個舉人便丟了天屬之親叔姪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一世也不願聽二哥你這位令姪還虧他中個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姪兒我先拿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先打幾十板子纔好打幾十板子何足以盡唐之我謂不如勒令出族唐二棒椎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知道他

的迂性，跌氣發了，講些混話，支開了去。須臾喫完了茶，余大先生進館去了。姚五爺起身道：「我去走走，再來。」唐二棒推道：「你今日出去該說在彭老二家喫了飯出來。」姚五爺笑道：「今日我在這裏陪先生人，都知道的，不好說在別處笑著去了。」勢利小人亦互相笑。○安知唐二棒推出去不說在彭老二家。喫姚五爺去了一時，又走回來，說道：「老華廳上有個客來拜你，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出來的，在廳上坐著哩。你快出去會他。」干卿何事？又代人通報。虞華軒道：「我並沒有這個相與，是那裏來的？」正疑惑，開門上傳進帖子來。年家眷同學教弟季葦頓首拜。季葦蕭忽然出現。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季葦蕭進來，作揖坐下，拿出一封書子遞過來，說道：「小弟在京師同敝東家來，貴郡令表兄杜慎卿先生託寄一書，專候先生今日得見，雅範實為深幸。」虞華軒接過書子，拆開從頭看了，說道：「先生與我敝府厲公祖是舊交，季葦蕭道厲公是敝年伯苟大人的門生，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虞華軒道先生，因甚公事，下縣來。季葦蕭道：「此處無外人，可以奉告。」厲太尊因貴縣當舖戲子太重，剝削小民，所以託弟下來查一查，如其果

真，此弊要除。虞華軒將椅子移近季葦蕭跟前，低言道：「這是大公祖極大的仁政，敝縣別的當舖原也不敢如此。只有方家仁昌仁大這兩個當舖，他又是鄉紳，又是鹽典，又同府縣官相與的極好，所以無所不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如今要除這個弊，只要除這兩家。況大公祖堂堂太守，何必同這樣人相與？此說只可放在先生心裏，卻不可漏洩。」說是小弟說的。寫華軒慎密與虞杜諸人不同。季葦蕭道：「這都領教了。」虞華軒又道：「蒙先生賜顧，本該備個小酌奉屈一談，一來恐怕褻尊，二來小地方耳目衆多，明日備個菲酌，送到尊寓，萬勿見卻。」季葦蕭道：「這也不敢當說罷，作別去了。」虞華軒走進書房來，姚五爺迎著問道：「可是太尊那裏來的？」虞華軒道：「怎麼不是姚五爺搖著頭笑道：「我不信唐二棒推沉吟道：「老華這倒也不錯，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太尊同你不密邇，同太尊密邇的是彭老三、方老六，他們二位我聽見這人來，正在這裏疑惑他。果然在太尊衙門裏的人，他下縣來，不先到他們家去，倒有個先來拜你老哥的。這個話有些不像，恐怕是外方的甚麼光棍打著太尊的旗號到處

來騙人的錢你不要上他的當何苦替人虞華軒道也
不見得這人不曾去拜他們姚五爺笑道一定沒有拜
若拜了他們怎肯還來拜你虞華軒道難道是太尊叫
他來拜我的是天長杜慎卿表兄在京裏寫書子給他
來的這人是有名的季葦蕭唐二棒椎搖手道這話更
不然季葦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他既是名士京裏一
定在翰林院衙門裏走動況且天長杜慎卿同彭老四
是一個人豈有個他出京來帶了杜慎卿的書子來給
你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這人一定不是季
葦蕭不許他替杜慎卿寄書給華軒又不許他不替彭
葦蕭老四寄書給家裏并不許他叫季葦蕭棒椎之爲
物也真莫虞華軒道是不是罷了只管講他怎的便罵
了小厮酒席爲甚麼到此時還不停當一個小厮走來
稟道酒席已經停當了一個小厮擔了被囊行李進來
說鄉裏成老爹到了只見一人方巾藍布直裰薄底布
鞋花白鬚鬚酒糟臉進來作揖坐下道好呀今日恰好
府上請先生我撞著來喫喜酒虞華軒叫小厮拿水來
給成老爹洗臉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黃泥一同邀到
廳上擺上酒來余大先生首席衆位陪坐天色已黑虞

府廳上點起一對料絲燈來還是虞華軒曾祖尙書公
在武英殿御賜之物今已六十餘年猶然簇新余大先
生道自古說故家喬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這燈我縣
裏沒有第二副成老爹道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
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聲勢我是親眼
看見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說別
的府裏太尊縣裏王公都同他們是一個人時時有內
裏幕賓相公到他家來說要緊的話百姓怎的怕他
像這內裏幕賓相公再不肯到別人家去唐二棒椎道
這些時可有幕賓相公來成老爹道現有一個姓吉的
吉相公下來訪事住在寶林寺僧官家今日清早就在
仁昌與方老六家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請了家去陪著
三個人進了書房門講了一天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
個叫這吉相公下來訪的此暗寫季葦蕭訪事迷離清
悅不知如何消弭從來公事
有始無終屬公雖賢暮唐二棒椎望著姚五爺冷笑道
實未必能以實告也
何如余大先生看見他說的這些話可厭因問他道老
爹去年准給衣巾了成老爹道正是虧學臺是彭老四
的同年求了他一封書子所以准的余大先生笑道像

老爹這一副酒糟臉學臺看見著實精神怎的肯准先生亦能說刻薄話成老爹道我說我這臉是浮腫著的衆人一齊笑了又喫了一會酒成老爹道大先生我和你是老了沒中用的了英雄出於少年怎得我這華軒世兄下科高中了同我們這唐二老爺一齊會上進士雖不能像彭老四做這樣大位或者像老三老二候選個縣官也與祖宗爭氣我們臉上也有光輝又來了可謂每飯不忘余大先生看見這些話更可厭因說道我們不講這些話行令喫酒罷當下行了一個快樂飲酒的令行了半夜大家都喫醉了成老爹扶到房裏去睡打燈籠送余大先生唐二棒椎姚五爺回去成老爹睡了一夜半夜裏又吐吐了又痢屎老狗貪喫當場出醜不等天亮就叫書房裏的一個小小厮來掃屎就悄悄向那小小厮說叫把管租的管家叫兩個進來又鬼頭鬼惱不知說了些甚麼便叫請出大爺來可知想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鄉僻地面偏多慕勢之風學校宮前竟行非禮之事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博士去而文壇自此冷落矣虞博士是書中第一人

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事自此以後皆風流餘韻故寫博士之去惟少卿送之而臨別數言凄然欲絕千載之下譬欬如聞

薄俗澆漓中而有一二自愛之人此衆口之所最不能容者也虞華軒書房裏偏生有唐棒椎姚五爺來往寫小地方之人情出神入化從來稗官無此筆仗唐二棒椎姚五爺兩人儘穀令人作惡矣偏又添出一個成老爹文心如春盡之花發洩無遺天工之巧更不留餘也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閣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話說虞華軒也是一個非同小可之人虞博士莊徵君後又出色寫一虞華軒以見天下人材未嘗斷絕諸人君茅白萃中亦自有快草之才窮而在下又嫉於濛俗故爲嬌激之行不及諸君之純粹蓋世迥愈衰即賢者亦不免與氣相推移也○作者行文至此亦不覺淋漓透發正如史公作貨殖傳他自小七八歲上就是笑怒罵極情盡致機調一變他自小七八歲上就是個神童後來經史子集之書無一樣不曾熟讀無一樣不講究無一樣不通徹到了二十多歲學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到尾文章也

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況且他曾祖是尙書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個大家無奈他雖有這一肚子學問五河人總不許他開口五河的風俗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著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裏笑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那個人有品望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德行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才情是專會奉承彭鄉紳卻另外有一件事人也還怕是同徽州方家做親家還有一件事人也還親熱就是大捧的銀子拿出來買田虞華軒生在這惡俗地方又守著幾畝田園跑到別處去因此就激而爲怒他父親太守公是個清官當初在任上時過些清苦日子虞華軒在家省喫儉用積起幾兩銀子此時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務虞華軒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便叫與販田地的人家來說要買田買房子講的差不多又臭罵那些人一頓不買以此開心一縣的人都說他有些瘋氣到底貪圖他幾兩銀子所以來親熱他這成

老爹是個興販行的行頭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書房裏坐下說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無憂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兩銀子前日方六房裏要買他的他已經打算賣給他那些莊戶不肯虞華軒道莊戶爲甚麼不肯成老爹道又在成老爹口中寫方家之法莊戶因方府上田主子下鄉要莊戶備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所以不肯賣與他讀此言可知五河惡俗鄉戶亦然田主無氣勢則反見欺矣虞華軒道不賣給他要賣與我我下鄉是擺臭案的我除了不打他他還要打我成老爹道不是這樣說說你大爺寬宏大量不像他們刻薄而今所以來作成你的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虞華軒道我的銀子怎的不現成叫小厮搬出來給老爹瞧當下叫小厮搬出三十錠大元寶來望桌上一掀那元寶在桌上亂滾成老爹的眼就跟這元寶滾連成老爹心肝虞華軒叫把銀子收了去向成老爹道我這些銀子不扯謊麼你就下鄉去說了來我買他的成老爹道我在這裏還就攤幾天纔得下去虞華軒道老爹有甚麼公事成老爹道明日要到王父母那裏領先孀母舉節孝的牌坊銀子順便交

錢糧後日是彭老二的小令愛整十歲要到那裏去拜壽再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喫中飯要撥過他纔得下去虞華軒鼻子裏嘻嘻的一聲罷了留成老爹喫了中飯成老爹領著牌坊銀子交錢糧去了虞華軒叫小厮把唐三痰叫了來這唐三痰因方家裏平日請喫酒喫飯只請他哥舉人不請他他就專會打聽方家那一日請人請的是那幾個他都打聽在肚裏甚是的確虞華軒曉得他這個毛病那一日把他尋了來向他說道費你的心去打聽打聽仁昌與方六房裏外後日可請的有成老爹打聽的確了來外後日我就備飯請你唐三痰應諾去打聽了半天回來說道並無此說外後日方六房裏並不請人虞華軒道妙妙你外後日清早就到我這裏來喫一天送唐三痰去了叫小厮悄悄在香蠟店托小官寫了一個紅單帖上寫著十八日午間小飲候光下寫著方杓頓首拿封袋裝起來貼了籤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覺的房裏書案上華軒是有用人卻喜便藉此其不及前處成老爹交了錢糧晚間回來看見帖子自心裏歡喜道我老頭子老運亨通了偶然扯個謊就扯著了又恰

好是這一日歡喜著睡下到十八那日唐三痰清早來了虞華軒把成老爹請到廳上坐著看見小厮一個個從大門外進來一個拿著酒一個拿著鷄鴨一個拿著腳魚和蹄子一個拿著四包果子一個捧著一大盤肉心燒賣都往廚房裏去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備酒也不問他也不問他者蓋意在方六老爺家也然而已心焉數之虞華軒問唐三痰道修元武閣的事你可曾向木匠瓦匠說唐三痰道說過了工料費著哩他那外面的圍牆倒了要從新砌又要修一路臺基瓦工需兩三個月裏頭換梁柱釘椽子木工還不知要多少但凡修理房子瓦木匠只打半工他們只說三百怕不也要五百多銀子纔修得起來成老爹道元武閣是令先祖蓋的卻是一縣發科甲的風水而今科甲發在彭府上該是他家拿銀子修了你家是不相干了還只管累你出銀子虞華軒拱手道也好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說替我幾兩銀子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此應答非書狀所能成老爹道這事我說去他家雖然官員多氣魄大但是我老頭子說話他也還信我一兩句虞家小厮又悄悄的從後門口叫了一個賣草的把

他四個錢叫他從大門口轉了進來說道成老爹我是方六老爺家來的請老爹就過去候著哩成老爹道拜上你老爺我就來自然那賣草的去了成老爹辭了主人一直來到仁昌典門上人傳了進去主人方老六出來會著作揖坐下方老六問老爹幾時上來的成老爹心裏驚了一下答應道前日纔來的方老六又問寓在那裏成老爹更慌了答應道在虞華軒家小廝拿上茶來喫過成老爹道今日好天氣方老六道正是成老爹道這些時常會王父母方老六道前日還會著的彼此又坐了一回沒有話說又喫了一回茶成老爹道太尊這些時總不見下縣來過若還到縣裏來少不得先到六老爺家太尊同六老爺相與的好比不得別人其實說太爺圍縣也就敬的是六老爺一位那有第二個鄉紳抵的過六老爺方老六道新按察司到任太尊只怕也就在這些時要下縣來成老爹道正是又坐了一回又喫了一道茶也不見一個客來也不見擺席成老爹疑惑肚裏又餓了只得告辭一聲看他怎說因起身道我別過六老爺罷此時虞家坐席了方老六也站起來道還坐

坐成老爹道不坐了即便辭別送出來成老爹走出大門摸頭不著心裏想道莫不是我太來早了又想了道莫不是他有甚事怪我又想道莫不是我錯看了帖子猜疑不定又心裏想道虞華軒家有現成酒飯且到他家去喫再處我也代老爹算著這一路救星一直走回虞家虞華軒在書房裏擺著桌子同唐三痰姚老五和自己兩個本家擺著五六碗滾熱的肴饌正喫在快活處見成老爹進來都站起身虞華軒道成老爹偏背了我們喫了方家的好東西來了好快活便叫快拿一張椅子與成老爹那邊坐泡上好消食的陳茶來與成老爹喫小廝遠遠放一張椅子在上面請成老爹坐了惡○何妨略近那蓋碗陳茶左一盞右一盞送來與成老爹成老爹越喫越餓肚裏說不出來的苦看見他們大肥肉塊鴨子腳魚夾著往嘴裏送此時不知成老爹肚裏蛔蟲如何樣子氣得火在頂門裏直冒他們一直喫到晚成老爹一直餓到晚等他送了客客都散了悄悄走到管家房裏要了一碗炒米泡了喫進房去睡下在牀上氣了一夜夢裏還到次日辭方家喫酒了虞華軒要下鄉回家去虞華軒問老爹幾時來成老

爹爹若是田的事，我就上來。若是田的事不妥，我只等家孀母入節孝祠的日子。我再上來說罷。辭別去了。一日，虞華軒在家無事。唐二棒椎走來說道：「老華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府裏來的住寶林寺僧官。家方老六、彭老二都會著，竟是真的。虞華軒道：「前日說不是，也是你今日說真的。也是你不是罷了。這是甚麼奇處？」此數句正注下文方老六同厲公子在唐二棒椎笑處，龍興寺喫酒鬧戲子正是姓季的牽頭。唐二棒椎笑道：「老華，我從不曾會過太尊，你少不得往府裏回拜這位季兄去。攜帶我去見見太尊，可行得麼？」虞華軒道：「這也使得過了。幾日雇了兩乘轎子，一同來鳳陽到了衙裏，投了帖子。虞華軒又帶了一個帖子拜季葦蕭衙裏。接了帖子，回出來。道季相公揚州去了。太爺有請二位同進去，在書房裏會過。太尊出來，兩位都寓在東頭。太尊隨發帖請飯。唐二棒椎向虞華軒道：「太尊明日請我們，我們沒有個坐在下處等他的人。老遠來邀的，明日我和你到府門口龍興寺坐著好讓他一邀。我們就進去。虞華軒笑道：「罷。次日中飯後，同到龍興寺一個和尚家坐著，只聽得隔壁一個和尚家細吹細唱的有。」

趣。唐二棒椎道：「這吹唱的好聽。我走過去看看。看了一會，回來垂頭喪氣向虞華軒抱怨道：「我上了你的當。」跟來又云，上當奇哉。你當這吹打的是誰？就是我縣裏仁昌典方老六、同厲太尊的公子備了極齊整的席，一個人摟著一個戲子在那裏頑耍。他們這樣相厚，我前日只該同了方老六來，若同了他來，此時已同公子坐在一處。如今同了你，雖見得太尊一面，到底是個皮裏膜外的帳。有甚麼意思？」可知前日季葦蕭下鄉，虞華軒道都是你訪事，只是胡哄過去。虞華軒道：「都是你說的。我又不曾強拖了你來。他如今現在這裏，你跟去。不是唐二棒椎道同行不疎伴，我還同你到衙裏去喫酒。說著衙裏有人出來邀兩人進衙去。太尊會著說了許多仰慕的話，又問縣裏節孝幾時入祠。我好委官下來，致祭。兩人答道：「回去了。日子少不得具請啓來。請大公祖喫完了飯，辭別出來。次日又拿帖子辭了。行回縣去了。虞華軒到家第二日，余大先生來說節孝入祠的於出月初三。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我兩人出去傳一傳。虞華軒道：「這你何消說寒。」

舍是一位尊府是兩位兩家紳衿共有一百四十五人我們會齊了一同到祠門口都穿了公服迎接當事也是大家的氣象余大先生道我傳我家的去你傳你家的去虞華軒到本家去了一回惹了一肚子的氣回來氣的一夜也沒有睡著清晨余大先生走來氣的兩隻眼白瞪著問道表弟你傳的本家怎樣虞華軒道正是表兄傳的怎樣爲何氣的這樣光景余大先生道再不要說起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他不來也罷了都回我說方家老太太入祠他們都要去陪祭候送還要拖了我也去我說了他們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你說可要氣死了人虞華軒笑道寒家亦是如此我氣了一夜明日我備一個祭桌自送我家叔祖母不約他們了余大先生道我也只好如此相約定了到初三那日虞華軒換了新衣帽叫小厮挑了祭桌到他本家八房裏進了門只見冷冷清清一個客也沒有八房裏堂弟是個窮秀才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襪衫出來作揖此窮秀才未往方家亦虞華軒進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車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兩條扁擔四個鄉里人歪擡著也

沒有執事亭子前四個吹手滴滴打打的吹著擡上街來虞華軒同他堂弟跟著一直送到祠門口歇下遠遠望見也是兩個破亭子並無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兄弟兩個跟著擡來祠門口歇下四個人會著彼此作了揖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著燈懸著綵子擺著酒席那閣蓋的極高大又在街中間四面都望見戲子一擔擔挑箱上去擡亭子的人道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又站了一會聽得西門三聲銃響擡亭子的人道用擡亭子的人說妙蓋鄉下人方府老太太起身了須臾街上鑼響一片鼓樂之聲兩把黃傘八把旗四隊踹街馬牌上的金字打著禮部尙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第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過了腰鑼馬上吹提爐簇擁著老太太的神主亭子邊旁八個大脚婆娘扶著方六老爺紗帽圓領跟在亭子後後邊的客做兩班一班是鄉紳一班是秀才鄉紳是彭二老爺彭三老爺彭五老爺彭七老爺其餘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著紗帽圓領恭恭敬敬跟著走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著襪衫頭巾慌

慌張張在後邊趕著走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二棒椎手裏拿一個簿子在那裏邊記賬秀才末了一個是唐三痰手裏拿一個簿子在那裏邊記賬那余虞兩家到底

是詩禮人家也還厚道走到祠前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裏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個揖竟有者已料其不有而忽有也蓋亦

廟中婦媼笑

便大家簇擁著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

後便是知縣學師典史把總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便是知縣祭學司祭典史祭把總祭鄉紳祭秀才祭主人家自祭祭完了紳衿一闕而出都到尊經閣上赴席去了這裏等人擠散了纔把亭子擡了進去也安了位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個祭桌余家只有大先生備的一副三牲也祭奠了擡了祭桌出來沒處享福算計借一個門斗家坐坐余大先生擡頭看尊經閣上繡衣朱履簇簇交錯方老爺行了一回禮拘束狠了寬去了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在閣上廊沿閒徘徊徘徊便有一個賣花牙婆姓權大著一雙脚走上閣來哈哈笑道我來看老太太入祠方六老爺笑容可掬同他站在一處伏在欄杆上看執事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

著說與他聽權賣婆一手扶著欄杆一手拉開袴腰捉虱子捉著一個一個往嘴裏送尊經閣上有賣花婆拉開袴腰捉虱子

余大先生看見這般光景看不上眼說道表弟我們也不在這裏坐著喫酒了把祭桌擡到你家我同舍弟一

同到你家坐坐罷還不見這些惹氣的事便叫挑了

祭桌前走他四五個人一路走著在街上余大先生道

表弟我們縣裏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十字也因學

宮裏沒有個好官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這樣事

如何行的去願祖余二先生道看虞博士那般舉動他

也不要禁止人怎樣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禮之事

人自然不能行出來虞家弟兄幾個同歎了一口氣一

同到家喫了酒各自散了此時元武閣已經動工虞華

軒每日去監工修理那日晚上回來成老爹坐在書房

裏虞華軒同他作了揖拿茶喫了問道前日節孝入祠

老爹爲甚麼不到成老爹道那日我要到的身上有些

病不會來的舍弟下鄉去說是熱鬧的狠方府的執事

擺了半街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裏送尊經閣擺

酒席唱戲四鄉八鎮幾十里路的人都來看說若要

不

是方府怎做的這樣大事你自然也在閣上偏我喫酒
虞華軒道老爹你就不曉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
叔祖母成老爹冷笑道你八房裏本家窮的有腿沒褲
子你本家的人那個肯到他那裏去連你這話也是哄
我頑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太的虞華軒道這事已過不
必細講了喫了晚飯成老爹說那分田的賣主和中人
都上縣來了住在寶林寺裏你若他要他這田明日就可
以成事虞華軒道我要就是了成老爹道還有一個說
法這分田全然是我來說的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
子的背公要在你這裏除給我我還要到那邊要中用
錢去虞華軒道這個何消說老爹是一個元寶當下把
租頭價銀戲銀銀色雞草小租酒水畫字上業主都講
清了成老爹把賣主中人都約了來大清早坐在虞家
廳上成老爹進來請大爺出來成契走到書房裏只見
有許多木匠瓦匠在那裏領銀子虞華軒捧著多少五
十兩一錠的大銀子散人一個時辰就散掉了幾百兩
老爹眼睛又滾得酸成老爹看著他散完了叫他出去成田契虞
華軒睜著眼道那田貴了我不成老爹嚇了一個癡

虞華軒道老爹我當真不要了便吩咐小廝到廳上把
那鄉裏的幾個泥腿替我趕掉了成老爹氣的愁眉苦
臉此氣比十八夜裏更凶只得自己走出去回那幾個鄉里人去
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身離惡俗門牆又見儒修客到
名邦晉接不逢賢哲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重新把虞華軒提出刻劃一翻是文章之變體
提清薄俗澆漓色色可惡惟是見了銀子未免眼熱
只此一端華軒頗可以自豪以伏後文不買田之局
是國手布子步步照應

成老爹往方家喫飯一段閱者雖欲不絕倒不可得
已

寫唐二棒椎真能入木三分看他既會太尊又以不
得同公子謔飲爲恨此人脾胃真難調攝不知追逐
勢利場中如之何而後可以言得意也
入節孝祠一段作者雖以謔語出之其實處處皆淚
痕也薄俗澆漓人情冷暖烏衣子弟觸目傷心文中
處處挽虞博士是通身筋節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

話說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館早去晚歸習以爲常那日早上起來洗了臉喫了茶要進館去纔走出大門只見三騎馬進來了馬向余大先生道喜大先生問是何喜事報錄人拿出條子來看知道是選了徽州府學訓導余大先生歡喜待了報錄人酒飯打發了錢去隨即虞華軒來賀喜親友們都來賀華軒與余大先生主賓契合此則宜當略敘何竟無一語此作者疏忽處余大先生出去拜客忙了幾天料理到安慶領憑領憑回來帶家小到任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二先生道哥寒氈一席初到任的時候只怕日用還不足我在家裏罷大先生道我們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從前我兩個人各處坐館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兩個多聚幾時那有飯喫沒飯喫也且再商量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館二弟你同我去動人兄弟之情二先生應了一同收拾行李來徽州到任大先生本來極有文名徽州人都知道如今來做官徽州人聽見個個歡喜到任之後會見大先生胸懷坦白言語爽利這些秀才們本不來會的也要來會會

人人自以爲得明師又會著二先生談談談的都是些有學問的話衆人越發欽敬每日也有幾個秀才來往那日余大先生正坐在廳上只見外面走進一個秀才來頭戴方巾身穿舊寶藍直裰面皮深黑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那秀才自己手裏拿著帖子遞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寫著門生王蘊那秀才遞上帖子拜了下去余大先生回禮說道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輝的麼王玉輝道門生正是余大先生道玉兄二十年聞聲相思而今纔得一見我和你只論好弟兄不必拘這些俗套遂請到書房裏去坐叫人請二老爺出來二先生出來同王玉輝會著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三人坐下王玉輝道門生在學裏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是個迂拙的人往年就是本學老師門生也不過是公堂一見而已而今因大老師和世叔來是兩位大名下所以要時常來聆老師和世叔的教訓要求老師不認做大概學裏門生竟要把我做個受業弟子纔好真誠余大先生道老哥你我老友何出此言二先生道一向知道吾兄清貧如今在家可做館長年何以爲生

王玉輝道不瞞世叔說我生平立的有個志向要纂三部書嘉惠來學余大先生道是那三部王玉輝道一部禮書一部字書一部鄉約書二先生道禮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如事親之禮敬長之禮等類將經文大書下面探諸經子史的話印證教子弟們自幼習學此亦紫陽小學之類大先生道這一部書該頒於學宮通行天下請問字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字書是七年識字法其書已成就送來與老師細閱二先生道字學不講久矣有此一書爲功不淺請問鄉約書怎樣王玉輝道鄉約書不過是添些儀制勸醒愚民的意思當云勸愚民門生因這三部書終日手不停披所以沒的工夫坐館大先生道幾位公郎王玉輝道只得一個小兒到有四個小女大小女女婿已亡守節在家裏那幾個小女都出閣了伏筆說著余大先生留他喫了飯將門生帖子退了不受說道我們老弟兄要時常屈你來談談料不嫌我苜蓿風味怠慢你弟兄兩個一同送出大門來王先生慢慢回家他家離城有十五里王玉輝回到家裏向老妻和兒子說余老師這些相愛之意次日

余大先生坐轎子下鄉親自來拜留著在草堂上坐了一會去了又次日二先生自己走來領著一個門斗挑著一石米走進來會著王玉輝作揖坐下二先生道這是家兄的祿米一石又手裏拿出一封銀子來道這是家兄的俸銀一兩送與長兄先生權爲數日薪水之資王玉輝接了這銀子口裏說道我小姪沒有孝敬老師和世叔怎反受起老師的惠來余二先生笑道這個何足爲奇只是貴處這學署清苦兼之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幾十兩的拿著送與名士用家兄也想學他王玉輝道這是長者賜不敢辭只得拜受了備飯留二先生坐拿出這三樣書的稿子來遞與二先生看二先生細細看了不勝歎息坐到下午時分只見一個人走進來說道王老爹我家相公病的狼相公娘叫我來請老爹到那裏去看看請老爹就要去王玉輝向二先生道這是第三個小女家的人因女婿有病約我去看二先生道如此我別過罷尊作的稿子帶去與家兄看看畢再送過來說罷起身那門斗也喫了飯挑著一擔空籬將書稿子丟在籬裏挑著跟進城去了王玉輝走了二

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著用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辭世了王玉輝慟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著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個大姐姐夫了丈夫在家累著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既有翁姑何要父親養父親是寒士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著丈夫一處去了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驚得淚下如雨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蠅蟻尚且貪生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三姑娘道爹媽也老了我做媳婦的不能孝順爹媽反累爹媽我心裏不安只是由著我到這條路上去罷公婆亦須侍奉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要求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請母親到這裏來我當面別一別這是要緊的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著他行罷自古心去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

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奇極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徑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孀人說了老孀人道你怎的越老越跌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孀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到親家家去了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孀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著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喫母親和婆婆著實勸著千方百計總不肯喫餓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著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擡了回來在家睡著已心安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孀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牀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獸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成仙非儒者之言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著走出房門去了此乃曠探

造次日余大先生知道大驚不勝慘然即備了香楮三牲到靈前去拜奠拜奠過回衙門立刻傳書辦備文書請旌烈婦二先生幫著趕造文書連夜詳了出去二先生又備了禮來祭奠三學的人聽見老師如此隆重也就紛紛來祭奠的不計其數過了兩個月上司批准下來製主入祠門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余大先生邀請知縣擺齊了執事送烈女入祠闔縣紳衿都穿著公服步行了送當日入祠安了位知縣祭本學祭余大先生祭闔縣鄉紳祭通學朋友祭兩家親戚祭兩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玉輝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衆人在明倫堂喫了酒散了次日王玉輝到學署來謝余大先生余大先生二先生都會著留著喫飯王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意思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又想要作遊除非到南京去那裏有極大的書坊還可逗著他們刻這三部書余大先生道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了若是虞博士在南京見了此書贊揚一番就有書坊搶

的刻去了二先生道先生要往南京哥如今寫一封書子去與少卿表弟和紹光先生這人言語是值錢的大先生欣然寫了幾封字莊徵君杜少卿遲衡山武正字都有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著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可知天大笑卻一路來到蘇州正要換船心裏想起我有一個是強制朋友住在鄧尉山裏他最愛我的書我何不去看看他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個飯店裏住下搭船往鄧尉山那還是上晝時分這船到晚纔開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這裏有甚麼好頑的所在飯店裏人道這一上去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怎麼不好頑王玉輝鎖了房門自己走出去初時街道還窄走到二三里路漸漸闊了路旁一個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喫了一碗茶看見那些遊船有極大的裏邊雕梁畫柱焚著香擺著酒席一路遊到虎邱去遊船過了多少又有幾隻堂客船不挂簾子都穿著極鮮豔的衣服在船裏坐著喫酒是蘇州人初到王玉輝心裏說道這蘇州風俗不好一個婦人家不出閨門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內游蕩之理又

看了一會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道魂攝魄之筆王玉輝忍著淚出茶館門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只見一路賣的腐乳蓆子耍貨還有那四時的花草極其熱鬧也有賣酒飯的也有賣點心的王玉輝老人家足力不濟慢慢的走了許多時纔走到虎邱寺門口循著階級上去轉灣便是千人石那裏也擺著茶桌子王玉輝坐著喫了一碗茶四面看看其實華麗那天色陰陰的像個要下雨的一般王玉輝不能久坐便起身來走出寺門走到半路王玉輝餓了坐在點心店裏那猪肉包子六個錢一個王玉輝喫了交錢出店門慢慢走回飯店天已昏黑船上人催著上船王玉輝將行李拿到船上幸虧雨不會下的大那船連夜的走一直來到鄧尉山找著那朋友家裏只見一帶矮矮的房子門前垂柳掩映兩扇門關著門上貼了白玉輝就嚇了一跳忙去敲門只見那朋友的兒子挂著一身的孝出來開門見了王玉輝說道老伯如何今日纔來其交誼可知我父親那日不想你直到臨回首的時候還念著老伯不會得見一面又恨

不會得見老伯的全書王玉輝聽了知道這個老朋友已死那眼睛裏熱淚紛紛滾了出來說道你父親幾時去世的那孝子道還不曾盡七王玉輝道靈柩還在家麼那孝子道還在家裏王玉輝道你引我到靈柩前去那孝子道老伯且請洗了臉喫了茶再請老伯進來當下就請王玉輝坐在堂屋裏拿水來洗了臉王玉輝不肯等喫了茶叫那孝子領到靈柩前孝子引進中堂只見中間奉著靈柩面前香爐燭臺遺像魂旛王玉輝慟哭了一場倒身拜了四拜那孝子謝了王玉輝喫了茶又將自己盤費買了一副香紙牲禮把自己的書一同擺在靈柩前祭奠又慟哭了一場住了一夜次日要行那孝子留他不住又在老朋友靈柩前辭行又大哭了一場含淚上船那孝子直送到船上方纔回去王玉輝情只是默耳然天下不默者性情非無性必薄○究竟老友何人至今香然王玉輝到了蘇州又換了船一路來到南京水西門上岸進城尋了個下處在牛公庵住下次日拿著書子去尋了一日回來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尋他去了莊徵君到故鄉去修祖墳遲衡山武正字都到遠處做官去了一

個也遇不著了

虞杜諸人下落

王玉輝也不懊悔聽其自然每

日在牛公庵看書

此則王玉輝學問工夫

過了一個多月盤費用

盡了上街來閒走走纔走到巷口遇著一個人作揖叫

聲老伯怎的在這裏王玉輝看時原來是同鄉人姓鄧

名義字質夫這鄧質夫的父親是與王玉輝同案進學

鄧質夫進學又是王玉輝做保結故此稱呼老伯王玉

輝道老姪幾年不見一向在那裏鄧質夫道老伯寓在

那裏王玉輝道我就在前面這牛公庵裏不遠鄧質夫

道且同到老伯下處去到了下處鄧質夫拜見了說道

小姪自別老伯在揚州這四五年近日是東家托我來

賣上江食鹽寓在朝天宮一向記念老伯近况好麼爲

甚麼也到南京來王玉輝請他坐下說道賢姪當初你

令堂老夫人守節隣家失火令堂對天祝告反風滅火

天下皆聞

若也殉難死了何人對天祝告○那知我第

三個小女也有這一番節烈因悉把女兒殉女塔的事

說了一遍我因老妻在家哭泣心裏不忍府學余老師

寫了幾封書子與我來會這裏幾位朋友不想一個也

會不著鄧質夫道是那幾位王玉輝一一說了鄧質夫

歎道小姪也恨的來遲了當年南京有虞博士在這裏

名壇鼎盛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聞自從虞博士

去了這些賢人君子風流雲散小姪去年來曾會著杜

少卿先生又同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過莊徵君而今

都不在家了老伯這寓處不便且搬到朝天宮小姪那

裏寓些時王玉輝應了別過和尚付了房錢叫人挑行

李同鄧質夫到朝天宮寓處住下鄧質夫晚開備了酒

餚請王玉輝喫著又說起泰伯祠的話來王玉輝道泰

伯祠在那裏我明日要去看看鄧質夫道我明日同老

伯去次日兩人出南門鄧質夫帶了幾分銀子把與看

門的開了門進到正殿兩人瞻拜了走進後一層樓底

下遲衡山貼的祭祀儀注單和派的執事單還在壁上

兩人將袖子拂去塵灰看了又走到樓上見八張大櫃

關鎖著樂器祭器王玉輝也要看看祠的人回鑰匙在

遲府上只得罷了下來兩廊走走兩邊書房都看了一

直到省牲所依舊出了大門別過看祠的兩人又到報

恩寺頑頑在琉璃塔下喫了一壺茶出來寺門口酒樓

上喫飯王玉輝向鄧質夫說久在客邊煩了要回家去

只是沒有盤纏鄧質夫道老伯怎的這樣說我這裏料理盤纏送老伯回家去便備了錢行的酒拿出十幾兩銀子來又雇了轎夫送王先生回徽州去又說道老伯你雖去了把這余先生的書交與小姪等各位先生回來小姪送與他們也見得老伯來走了一回王玉輝道這最好便把書子交與鄧質夫起身回去了王玉輝去了好些時鄧質夫打聽得武正字已到家把書子自己送去正值武正字出門拜客不會著丟了書子去了向他家人說這書是我朝天宮姓鄧的送來的其中緣由還要當面會再說武正字回來看了書正要朝天宮去回拜恰好高翰林家著人來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賓朋高宴又來奇異之人患難相扶更出武勇之輩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玉輝真古之所謂書獃子也其獃處正是人所不能及處觀此人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人之能於五倫中慷慨決斷做出一番事業者必非天下之乖人也

老儒人以王玉輝爲跋王玉輝亦以老儒人爲跋前

後兩個跋字照應成趣

寫烈婦入祠一段特特與五河縣對照

看泰伯祠一段淒清婉轉無限憑弔無限悲感非此篇之結束乃全部大書之結束筆力文情兼擅其美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充鳳凰池

話說武正字那日回家正要回拜鄧質夫外面傳進一副請帖說翰林院高老爺家請即日去陪客武正字對來人說道我回去拜了一個客即刻就來你先回覆老爺去罷家人道家老爺多拜上老爺請的是浙江一位萬老爺是家老爺從前拜盟的弟兄就是請老爺同遲老爺會會此外就是家老爺親家秦老爺何不請錢麻子武正字聽見有遲衡山也就勉強應允了回拜了鄧質夫彼此不相值午後高府來邀了兩次武正字纔去高翰林接著會過了書房裏走出施御史秦中書來也會過了纔喫著茶遲衡山也到了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萬老爺因對施御史道這萬敵友是浙江一個最有用的人一筆的好字二十年前學生做秀才的時候在揚州會

著他他那時也是個秀才他的舉動就有些不同那時
職務的諸公都不敢輕慢他他比學生在那邊更覺的
得意些自從學生進京後彼此就疎失了前日他從京
師回來說已由序班授了中書將來就是秦親家的同
衙門了看到下文則高翰林
在揚州時光景可知秦中書笑道我的同事爲
甚要親翁做東道明日乞到我家去說著萬中書已經
到門傳了帖高翰林拱手立在廳前滴水下叫管家請
轎開了門萬中書從門外下了轎急趨上前拜揖敘坐
說道蒙老先生見召實不敢當小弟二十年別懷也要
藉尊酒一敘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還另有外客高翰
林道今日並無外客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敝親家秦
中翰還有此處兩位學中朋友一位姓武一位姓遲現
在西廳上坐著哩萬中書便道請會管家去請四位客
都過正廳來會過施御史道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
生萬中書道小弟二十年前在揚州得見高老先生那
時高老先生還未曾高發那一段非凡氣魄小弟便知
道後來必是朝廷的柱石自高老先生發解之後小弟
奔走四方卻不曾到京師一晤去年小弟到京不料高

老先生卻又養望在家了所以昨在揚州幾個敝相知
處有事只得繞道來聚會一番大幸又得接老先生同
諸位先生的教秦中書道老先生貴班甚時補得著出
京來卻是爲何萬中書道中書的班次進士是一途監
生是一途學生是就的辦事職銜將來終身都脫不得
這兩個字要想加到翰林學士料想是不能了近來所
以得缺甚難秦中書道就了不做官這就不如不就了
萬中書丟了這邊便向武正字遲衡山道不能往下說
了故丟了別入二位先生高才久屈將來定是大器晚成的就是
小弟這就職的事原算不得始終還要從科甲出身遲
衡山道弟輩碌碌怎比老先生大才武正字道高老先
生原是老先生同盟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知說著小
廝來稟道請諸位老爺西廳用飯高翰林道先用了便
飯好慢慢的談談衆人到西廳飯畢高翰林叫管家開
了花園門請諸位老爺看看衆人從西廳右首一個耳
門內進去另有一道長粉牆牆角一個小門進去便是
一帶走廊從走廊轉東首下石子塔便是一方蘭圃這
時天氣溫和蘭花正放前面石山石屏都是人工堆就

的山上有小亭可以容三四人屏旁置磁墩兩個屏後有竹子百十竿竹子後面映著些矮矮的朱紅欄杆裏邊圍著些未開的芍藥高翰林同萬中書攜著手悄悄的講話直到亭子上去了

當時同在揚州必有首尾

施御史同著秦

中書就隨便在石屏下閒坐遲衡山同武正字信步從

竹子裏面走到芍藥園邊

六人游園作三起寫疎疎落落宛如目見

遲衡山

對武書道園子到也還潔淨只是少些樹木武正字道

這是前人說過的亭沼譬如爵位時來則有之樹木譬

如名節非素修弗能成說著只見高翰林同萬中書從

亭子裏走下來說道去年在莊濯江家看見武先生的

紅芍藥詩如今又是開芍藥的時候了當下主客六人

閒步了一回從新到西廳上坐下管家叫茶上點上一

巡攪茶遲衡山問萬中書道老先生貴省有個敵友是

處州人不知老先生可曾會過萬中書道處州最有名

的不過是馬純上先生其餘在學的朋友也還認得幾

個但不知令友是誰遲衡山道正是這馬純上先生萬

中書道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怎麼不認得他如今

進京去了他進了京一定是就得手的武書忙問道他

至今不會中舉他爲甚麼進京萬中書道學道三年任

滿保題了他的優行這一進京倒是個功名的捷徑所

以曉得他就得手的施御史在旁道這些異路功名弄

來弄去始終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科甲出身遲衡

山道上年他來敵地小弟看他實在舉業上講究的不

想這些年還是個秀才出身可見這舉業二字原是個

無憑的高翰林道遲先生你這話就差了我朝二百年

來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住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

人人摩元何以處之那馬純上講的舉業只算得些門面話其實

此中的奧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

百個案首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

有此壽不考案首亦可

武正字

道難道大場裏同學道是兩樣看法不成高翰林道怎

麼不是兩樣凡學道考得起的是大場裏再也不會中

的所以小弟未曾僥倖之先只一心去揣摩大場學道

那裏時常考個三等也罷了萬中書道老先生的元作

敵省的人個個都揣摩爛了高翰林道老先生揣摩二

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拙作沒

有一句話是杜撰字字都有來歷的所以纔得僥倖若

是不知知道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孔子到此那馬

先生講了半生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他要曉得揣

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老先生何以止於翰林萬中

書道老先生的話真是後輩的津梁但這馬二哥卻要

算一位飽學小弟在揚州敵友家見他著的春秋倒也

甚有條理高翰林道再也莫提起這話敵處這裏有一

位莊先生他是朝廷徵召過的而今在家閉門註易前

日有個朋友和他會席聽見他說馬純上知進而不知

退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無論那馬先生不可比做亢

龍只把一個現活著的秀才拿來解聖人的經這也就

可笑之極了武正字道老先生此話也不過是他偶然

取笑要說活著的人就引用不得當初文王周公爲甚

麼就引用微子箕子後來孔子爲甚麼就引用顏子那

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高翰林道足見先生博學小弟

專經是毛詩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武正字道

提起毛詩兩字越發可笑了近來這些做舉業的泥定

了朱註越講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長杜少卿先生纂

了一部詩說引了些漢儒的說話朋友們就都當作新

聞可見學問兩個字如今是不必講的了遲衡山道這

都是一偏的話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

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學問與功名萬古不通

若是兩樣都要講弄到後來一樣也做不成說著管家

來稟請上席高翰林奉了萬中書的首座施侍御的二

座遲先生三座武先生四座秦親家五座自己坐了主

位三席酒就擺在西廳上面酒餚十分齊整卻不會有

戲非高翰林忘卻叫戲乃作者避與下文複耳席中又談了些京師裏的朝

政說了一會遲衡山向武正字道自從虞老先生離了

此地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就少了少頃轉了席又點

起燈燭來喫了一巡萬中書起身辭去秦中書拉著道

老先生一來是敵親家的同盟就是小弟的親翁一般

二來又忝在同班將來補選了大概總在一處明日千

萬到舍間一敘小弟此刻回家就具過東來又回頭對

衆人道明日一個客不添一個客不減還是我們照舊

六個人遲衡山武正字不會則一聲我料必不來施御史

道極好但是小弟明日打點屈萬老先生坐坐的這個

竟是後日罷萬中書道學生昨日纔到這裏不料今日

就擾高老先生諸位老先生尊府還不曾過來奉謁那裏有個就來叨擾的高翰林道這個何妨敝親家是貴同衙門這個比別人不同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萬中書含糊應允了諸人都辭了主人散了回去當下秦中書回家寫了五副請帖差長班送了去請高老爺施老爺遲相公武相公高老爺又發了一張傳戲的條子叫一班戲次日清晨伺候又發了一個諭帖諭門下總管叫茶廚伺候酒席要體面些次日萬中書起來想道我若先去拜秦家恐怕拉住了那時不得去拜衆人他們必定就要怪只說我檢有酒喫的人家跑不如先拜了衆人再去到秦家隨即寫了四副帖子先拜施御史御史出來會了曉得就要到秦中書家喫酒也不會款留隨即去拜遲相公遲衡山家回昨晚因修理學宮的事連夜出城往句容去了只得又拜武相公武正字家回相公昨日不曾回家來家的時節再來回拜罷是日早飯時候萬中書到了秦中書家只見門口有一箭闊的青牆中間縮著三號卻是起花的大門樓轎子冲著大門立定只見大門裏粉屏上貼著紅紙硃標的內閣中

書的封條兩傍站著兩行鴈翅的管家管家脊背後便是執事上的帽架子上首還貼著兩張爲禁約事的告示帖子傳了進去秦中書迎出來開了中間屏門萬中書下了轎拉著手到廳上行禮敝坐奉茶萬中書道學生叨在班末將來凡事還要求提攜今日有個賤名在此只算先來拜謁叨擾的事容學生再來另謝秦中書道敝親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將來小弟設若竟補了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萬中書道令親臺此刻可曾來哩秦中書道他早開差人來說今日一定到這裏來此刻也差不多了說著高翰林施御史兩乘轎已經到門下了轎走進來了敝了坐喫了茶高翰林道秦親家那遲年兄同武年兄這時也該來了秦中書道已差人去邀了萬中書道武先生或者還來那遲先生是不來的了高翰林道老先生何以見得萬中書道早開在他兩家奉拜武先生家回昨晚不曾回家遲先生因修學宮的事往句容去了所以曉得遲先生不來

即借萬中

書口中敘明省

御許多轎轎施御史道這兩個人卻也作怪但凡我們請他十回到有九回不到若說他當真有事做秀才

的那裏有這許多事若說他做身分一個秀才的身分

到那裏去秦中書道老先生同敵親家在此那二位來

也好不來也罷不好萬中書道那二位先生的學問想

必也還是好的高翰林道那裏有甚麼學問有了學問

到不做老秀才了學問賣幾文一斤只因上年國子監裏有一

位虞博士著實作興這幾個人因而大家聯屬而今也

漸漸淡了究竟虞博士也無甚學問所以不點翰林正說著忽聽見左邊房

子裏面高聲說道妙妙衆人都覺詫異秦中書叫管家

去書房後面去看是甚麼人喧嚷管家來稟道是二老

爺的相與鳳四老爹秦中書道原來鳳老四在後面何

不請他來談談管家從書房裏去請了出來只見一個

四十多歲的大漢兩眼圓睜雙眉直豎一部極長的烏

鬚垂過了胸膛頭戴一頂力士巾身穿一領元色緞緊

袖袍脚踹一雙尖頭靴腰束一條絲纓絛肘下褂著小

刀子走到廳中間作了一個總揖說道諸位老先生在

此小子在後面卻不知道失陪的緊秦中書拉著坐了

便指著鳳四老爹對萬中書道這位鳳長兄是敝處這

邊一個極有義氣的人他的手底下實在有些講究而

且一部易筋經記的爛熟的易筋經不他若是饋一個

勁那怕幾千斤的石塊打落在他的頭上身上他會絲毫

不覺的這些時舍弟留他在舍閒早晚請教學他的技

藝萬中書道這個品貌原是個奇人不是那手無縛雞

之力的秦中書又向鳳四老爹問道你方纔在裏邊連

叫妙妙卻是爲何鳳四老爹道這不是我是你令弟令

弟纔說人的力氣到底是生來的我就教他提了一段

氣著人拿椎棒打越打越不疼他一時喜歡起來在那

裏說妙萬中書向秦中書道令弟老先生在府何不也

請出來會會秦中書叫管家進去請那秦二侉子已從

後門裏騎了馬進小營看試箭法了小厮們來請到內

應用飯飯畢小厮們又從內廳左首開了門請諸位老

爺進去閒坐萬中書同著衆客進來原來是兩個對廳

比正廳略小些卻收拾得也還精緻衆人隨便坐了茶

上捧進十二樣的攪茶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厮又向

爐內添上些香萬中書暗想道他們家的排場畢竟不

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來只是門面不得這樣大現任

的官府不能叫他來上門也沒有他這些手下人伺候

現任官府卽正想著一個穿花衣的末脚拿著一本戲

刻要上門了目走上來打了千跪說道請老爺先賞兩齣萬中書讓

過了高翰林施御史就點了一劇請宴一劇饒別施御

史又點了一劇五臺高翰林又點了一劇追信末脚拿

笏板在旁邊寫了拿到戲房裏去扮當下秦中書又叫

點了一巡清茶管家來稟道請諸位老爺外邊坐衆人

陪著萬中書從對廳上過來到了二廳看見做戲的場

口已經鋪設的齊楚兩邊放了五把圈椅上面都是大

紅盤金椅搭依次坐下許多排場正爲一棒鑼聲生色長班帶著全班

的戲子都穿了脚色的衣裳上來稟參了全場打鼓板

纔立到沿口輕輕的打了一下鼓板只見那貼旦裝了

一個紅娘一扭一捏走上場來長班又上來打了一個

千跪稟了一聲賞坐那吹手們纔坐下去這紅娘纔唱

了一聲只聽得大門口忽然一棒鑼聲又有紅黑帽子

吆喝了進來衆人都疑惑請宴裏面從沒有這個做法

的只見管家跑進來都說不出話早有一個官員頭戴

紗帽身穿玉色緞袍脚下粉底皂靴走上廳來後面跟

著二十多個快手當先兩個走到上面把萬中書一手

揪住用一條鐵鍊套在頸子裏就拖了出去比權勿用在震府大

同那官員一言不發也就出去了衆人嚇的面面相覷

張君瑞被拿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梨園子弟從今笑煞鄉紳

萍水英雄一力擔承患難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虞博士既去以後皆餘文矣作者正恐閱者笑其江

淹才盡無復能如前此之驚奇炫異劇心悚目故且

借一最熱之高翰林引出萬中書一段事寫萬中書

者又爲寫鳳四老爹之陪筆至于鳳四老爹之爲人

又別有一種性情氣概不與衆人同何其出奇之無

窮也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意氣代友求名

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突被一個官員

帶領捕役進來將他鎖了出去嚇得施御史高翰林秦

中書面面相覷摸頭不著那戲也就剪住了衆人定了

一會堂堂翰林御史施御史向高翰林道貴相知此事

老先生自然曉得個影子高翰林道這件事情小弟絲

毫不知但是剛纔方縣尊也太可笑何必作這個模樣
秦中書又埋怨道姻弟席上破官府鎖了客去這個臉
面卻也不甚好看請教他高翰林道老親家你這話差

了我坐在家裏怎曉得他有甚事况且拿去的是他不
是我怕人怎的說著管家又上來稟道戲子們請老爺
的示還是伺候還是回去秦中書道客犯了事我家人

沒有犯事爲甚的不唱大家又坐著看戲只見鳳四老
爹一個人坐在遠遠的望著他們冷笑秦中書瞥見問

道鳳四哥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鳳四老爹道我如
何得曉得秦中書道你不曉得爲甚麼笑鳳四老爹道

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人已拿去急他則甚鳳四老爹
目中看出

去打探打探到底爲的甚事一來也曉得下落二來也
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礙施御史忙應道這話是

秦中書也連忙道是的是的狠當下差了一個人叫
他到縣裏打探那管家去了這裏四人坐下戲子從新

上來做了請宴又做了餞別施御史指著對高翰林道
高翰林無言他纔這兩齣戲點的就不利市纔請宴就

餞別弄得宴還不算請別到餞過了說著又唱了一齣
五臺纔要做追信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施秦初交高
則雖然揚州

小的會著了刑房蕭二老爹纔託人抄了他一張牌票
來說著遞與秦中書看衆人起身都來看是一張竹紙

抄得潦潦草草的上寫著台州府正堂祁爲海防重地
等事奉巡撫浙江都察院鄒憲行參革台州總兵苗而

秀案內要犯一名萬里卽萬青雲係本府已革生員身
中面黃微鬚年四十九歲潛逃在外現奉親提爲此除

批差緝獲外合亟通行凡在緝獲地方仰縣卽時添差
拿獲解府詳審慎毋遲誤須至牌者又一行下寫右牌

仰該縣官吏准此原來是差人拿了通緝的文憑投到
縣裏這縣尊是浙江人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所

以帶人親自拿去的其實犯事的始末連縣尊也不明
白高翰林看了說道不但人拿的糊塗連這牌票上的

文法也有些糊塗此人說是個中書怎麼是個已革生
員就是已革生員怎麼拖到總兵的參案裏去此又與
余大先

映帶秦中書望著鳳四老爹道你方纔笑我們的你如

今可能知道麼鳳四老爹道他們這種人會打聽甚麼等我替你去立起身來就走秦中書道你當真的去鳳四老爹道這個扯謊做甚麼說著就去了鳳四老爹一直到了縣門口尋著兩個馬快頭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跟著他叫東就東叫西就西鳳四老爹叫兩個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人那馬快頭領著鳳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會著浙江差人鳳四老爹問差人道你們是台州府的差差人答道我是府差鳳四老爹道這萬相公到底爲的甚事差人道我們也不知只是敝上人吩咐說是個要緊的人犯所以差了各省來緝老爹有甚吩咐我照顧就是了鳳四老爹道他如今在那裏差人道方老爺纔問了他一堂連他自己也說不明白如今寄在外監裏明日領了文書只怕就要起身的老爹如今可是要看他鳳四老爹道他在外監裏我自己去看他你們明日領了文書千萬等我到這裏你們再起身差人應允了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會著萬中書萬中書向鳳四老爹道小弟此番大概是奇冤極枉了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不知

此後可能再會了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只得明白因付道這場官司須是我同到浙江去纔得明白千卿也不對萬中書說竟別了出監說明日再來甚事看一氣回到秦中書家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施御史也回去了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等信看見鳳四老爹回來忙問道到底爲甚事鳳四老爹道真正奇怪緊不但官府不曉得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不但差人不曉得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樣糊塗事須我同他到浙江去纔得明白秦中書道這也就罷了那個還管他這些閒事以情論則必有此語以文論則必有此曲折鳳四老爹道我的意思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去如果他這官司利害我就幫他去審審也是會過這一場幫人打官司者有之未幫人審官司者有也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便攛掇鳳四老爹同去晚上送了十兩銀子到鳳家來說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看高翰林急極鳳四老爹收了次日起來直到三官堂會著差人差人道老爹好早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灣到縣門口來到刑房裏會著蕭二老爹催著他清稿並送簽了一張解批又撥了四名長解皂差聽本官簽點批文用了印官

府坐在三堂上叫值日的皂頭把萬中書提了進來台州府差也跟到宅門口伺候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著紗帽身上還穿著七品補服方縣尊猛想到昨日問過未見何以他拿的是個已革的生員怎麼卻是這樣服色又對明了人名年貌絲毫不謬因問道你到底是生員是官萬中書道我本是台州府學的生員今歲在京因書法端楷保舉中書職銜的生員不曾革過方知縣道授職的知照想未下來因有了官司撫臺將你生員咨革了也未可知但你是個浙江人本縣也是浙江人本縣也不難爲你的事你自己好好去審就是了因又想到他回去了地方官說他是個已革生員就可以動刑了我是個同省的人難道這點照應沒有隨在簽批上硃筆添了一行本犯萬里年貌與來文相符現今頭戴紗帽身穿七品補服供稱本年在京保舉中書職銜相應原身鎖解該差毋許需索亦毋得疎縱寫完了隨簽了一個長差趙昇又叫台州府差進去吩咐道這人比不得盜賊有你們兩個本縣這裏添一個也殺了你們路上須要小心些三個差人接了批交押著萬中

書出來鳳四老爹接著問府差道你是解差們過清了指著縣差問道你是解差府差道過清了他是解差縣門口看見鎖了一個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就圍了有兩百人看越讓越不開鳳四老爹道趙頭你住在那裏趙昇道我就在轉灣鳳四老爹道先到你家去一齊走到趙昇家小堂屋裏坐下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件長衣來叫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府差去了回來說管家都未回寓處想是逃走了只有行李還在寓處和尙卻不肯發鳳四老爹聽了又除了頭上的帽子叫萬中書戴了自己只包著網巾穿著短衣說道這裏地方小都到我家去萬中書同三個差人跟著鳳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進了大門二層廳上立定萬中書納頭便拜鳳四老爹拉住道此時不必行禮先生且坐著便對差人道你們三位都是眼亮的不必多話了你們都在我這裏住著萬老爹是我的相與這場官司我是要同了去的我卻也不難爲你趙昇對來差道二位可有的說來差道鳳四老爹吩咐這有

甚麼說只求老爹作速些鳳四老爹道這個自然當下把三個差人送到廳對面一間空房裏說道此地權住兩日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三個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竟都放心各自搬行李去了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個書房裏坐著問道萬先生你的這件事不妨實實的對我說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幫襯你說含糊話那就罷了萬中書道我看老爹這個舉動自是個豪傑真人面前我也不說假話了我這場官司倒不輸在台州府反要輸在江寧縣鳳四老爹道江寧縣方老爺待你甚好這是爲何萬中書道不瞞老爹說我實在是個秀才不是個中書只因家下日計艱難沒奈何出來走走要說是個秀才只好喝風癩烟說是個中書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纔肯有些照應

連班

是假的恐連進

京亦無其事不想今日被縣尊把我這服色同職官

寫在批上將來解回去欽案都也不妨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喫不起了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道萬先生你假如是個真官回去這官司不知可得贏萬中書道我同苗總兵係一面之交又不曾有甚過賊犯法的事量情

不得大輸只要那裏不曉得假官一節也就罷了鳳四老爹道你且住著我自有的道理萬中書住在書房裏三個差人也搬來住在廳對面空房裏鳳四老爹一面叫家裏人料理酒飯一面自己走到秦中書家裏去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大衣也沒有穿就走了出來想不著一夜睡問道鳳四哥哥事體怎麼樣了鳳四老爹道你還問哩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嚇死你還不曉得哩秦中書嚇的慌慌張張的忙問道怎的怎的鳳四老爹道怎的不怎的官司殼你打半生秦中書越發嚇得面如土色要問都問不出了鳳四老爹道你說他到底是個甚官秦中書道他說是個中書鳳四老爹道他的中書還在判官那裏造冊哩妙秦中書道難道他是個假的鳳四老爹道假的何消說只是一場欽案官司把一個假官從尊府上拿去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只消帶上一筆莫怪我說妙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滾水潑老鼠了秦中書聽了這話瞪著兩隻白眼望著鳳四老爹道鳳四哥你是極會辦事的人如今這件事到底怎樣好讓他自己滾鳳四老爹道沒有怎樣好法的他

的官司不輸你的身家不破秦中書道怎能叫他官司

不輸鳳四老爹道假官輸真官就不輸秦中書道他已

是假的如何又得真鳳四老爹道難道你也是假的秦

中書道我是遵例保舉來的鳳四老爹道你保舉得他

就保舉不得秦中書道就是保舉也來不及鳳四老爹

道怎的來不及有了錢就是官現放著一位施老爺還

怕商量不來一篇說辭句句刀斬斧裁又句秦中書道

這就快些叫他辦鳳四老爹道他到如今辦他又不做

假的了秦中書道依你怎麼樣寫鳳四老爹道若要依

我麼不怕拖官司竟自隨他去若要圖乾淨替他辦一

個等他官司贏了來得了缺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

你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秦中書聽了這個話歎了

一口氣道這都是好親家拖累這一場如今卻也沒法

了是你從高家席面請來的不能鳳四哥銀子我竟出

了怨人○你而今憔悴猶還可

只是要你辦去鳳四老爹道這就是水中撈月了這件

事要高老先生去辦秦家有錢捐了一個中書學附鄉

史則因高翰林而聯結並非真相好故須親家代懇而

高與萬舊交施亦當場同席惟恐牽連不得不幫他一

個秦中書道爲甚的偏要他去鳳四老爹道如今施御

史老爺是高老爺的相好要懇著他作速照例寫揭帖

揭到內閣存了案纔有用哩秦中書道鳳四哥果真你

是見事的人隨即寫了一個帖子請高親家老爺來商

議要話少刻高翰林到了秦中書會著就把鳳四老爹

的話說一遍高翰林連忙道這個我就去鳳四老爹在

旁道這是緊急的事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

去罷秦中書忙進去一刻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每

封足紋一百兩交與高翰林道而今一半人情一半禮

物這原是我墊出來的我也曉得閣裏還有些使費一

總費親家的心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高翰林局促

不好意思只得應允拿了銀子到施御史家託施御史

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鳳四老爹回到家裏一氣走

進書房只見萬中書在椅子上坐著望哩腸斷鳳四老

爹道恭喜如今是真的了隨將此事說了備細萬中書

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二三十個頭鳳四老

爹拉了又拉方纔起來出銀子的人半個頭也受不著

然而不是鳳四哥他也不肯拿

來鳳四老爹道明日仍舊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謝去

萬中書道這是極該的但只是不好意思說著差人走

進來請問鳳四老爹幾時起身鳳四老爹道明日走不成竟是後日罷次日起來鳳四老爹催著萬中書去謝高秦兩家兩家收了帖都回不在家卻就回來了鳳四老爹又叫萬中書親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來鳳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同著三個差人竟送萬中書回浙江台州去審官司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儒生落魄變成衣錦還鄉御史回心惟恐一人負屈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秦中書本小心怕事之人又被鳳四老爹蘇張之舌以利害嚇之不容不信讀之是一篇絕妙長短書

明朝中書有從進士出身者有從監生出身者原是兩途篇中所敘並非杜撰也

在籍御史可以出揭帖到內閣未知有此例否天目山樵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話說鳳四老爹替萬中書辦了一個真中書纔自己帶了行李同三個差人送萬中書到台州審官司去這時

正是四月初旬天氣溫和五個人都穿著單衣出了水西門來叫船打點一直到浙江去叫遍了總沒有一隻杭州船只得叫船先到蘇州到了蘇州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纔換了杭州船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卻大著一半鳳四老爹道我們也用不著這大船只包他兩個艙罷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包了他一個中艙一個前艙五個人上了蘇州船守候了一日船家纔攬了一個收絲的客人搭在前艙來送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生的也還清秀卻只得一擔行李倒著實沉重到晚船家解了纜放離了馬頭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一個小小的村落旁住了那梢公對夥計說你帶好纜放下二鐮照顧好了客人我家去一頭那台州差人笑著說道你是討順風去了諷語引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著去了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閒步了幾步望見那晚烟漸散水光裏月色漸明徘徊了一回復身上船來安歇只見下水頭支支喳喳又搖了一隻小船來幫著泊順風這時船上水手倒也開舖去睡了三個差人點起燈來打骨牌只有萬中書鳳四老爹同那個絲客人在

船裏推了窗子憑船玩月那小船靠攏了來前頭撐篙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漢後面火船裏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拿舵一眼看見船這邊三個男子看月就掩身下艙裏去了隔了一會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睡了只有這絲客人略睡得遲些次日日頭未出的時候稍公背了一個笊笠上了船急急的開了走了三十里方纔喫早飯早飯喫過了將下午鳳四老爹開坐在艙裏對萬中書說道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傷筋骨但是都院的官司也殼拖纏哩依我的意思審你的時節不管問你甚情節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遊客鳳鳴岐做的才出鳳鳴岐名等他來拿了我去就有道理了正說著只見那絲客人眼兒紅紅的在前艙裏哭鳳四老爹同衆人忙問道客人怎的了那客人只不則聲鳳四老爹猛然大悟指著絲客人道是了機警真是你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成如今上了當了老江湖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纔曉得昨晚都睡靜了這客人還倚著船窗顧盼那船上婦人這婦人見那兩個客人去了纔立出艙來望著絲客人笑

船本靠得緊雖是隔船離身甚近絲客人輕輕捏了他一下那婦人便笑嘻嘻從窗子裏爬了過來就做了巫山一夢這絲客人睡著了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二百兩盡行攜了去了早上開船這客人情思還昏昏的到了此刻看見被囊開了纔曉得被人偷了去真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來的苦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他這吟定有妙文叫過船家來問道昨日那隻小船你們可還認得水手道認卻認得這話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有甚方法鳳四老爹道認得就好了他昨日得了銀我們走這頭他必定去那頭你們替我把桅擰了架上檣趕著搖回去望見他的船遠遠的就泊了弄得回來再酬你們的勞船家依言搖了回去搖到黃昏時候纔到了昨日泊的地方卻不見那隻小船鳳四老爹道還搖了回去約略又搖了二里多路只見一株老柳樹下繫著那隻小船遠遠望著卻不見人初不見船次不見人蓋文章到也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也泊在一株枯柳樹下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不許則聲自己上岸閒步步到這隻小船面前果然是昨日那船那婦人同著瘦漢子在

艙中說語哩鳳四老爹徘徊了一會慢慢回船只見這小船不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泊了一會那瘦漢子不見了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以見昨夜月色不甚明故不認得人照見那婦人在船裏邊掠了鬢髮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外面下身換了一條黑綢裙子獨自一個在船窗裏坐著賞月鳳四老爹低低問道夜靜了你這小妮子船上沒有人你也不怕麼那婦人答應道你管我怎的我們一個人在船上過慣了的怕甚的是告訴今夜瘦漢不同船也說著就把眼睛斜覷了兩覷鳳四老爹一脚跨過船來便抱那婦人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卻不則聲鳳四老爹把他一把抱起來放在右腿膝上絲客事虛寫此用實寫總不犯複那婦人也就不動倒在鳳四老爹懷裏了鳳四老爹道你船上沒有人今夜陪我宿一宵也是前世有緣那婦人道我們在船上住家是從來不混帳的今晚沒有人遇著你這個冤家叫我也沒有法子只在這邊我不到你船上去鳳四老爹道我行李內有東西我不放心在你這邊前皆得采聞此言自更動心說著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提了過來這時船上人都睡了只是中艙裏點著一盞燈舖著一

付行李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裳鑽在被裏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耳朶裏卻聽得軋軋的櫓聲那婦人要擡起頭來看卻被鳳四老爹一腿壓住死也不得動只得細細的聽是船在水裏走哩那婦人急了忙問道這船怎麼走動了鳳四老爹道他行他的船你睡你的覺倒不快活婦人越發急了道你放我回去罷鳳四老爹道跌妮子你是騙錢我是騙人一樣的騙怎的就慌此事本無情理可說只好說無賴話那婦人纔曉得是上了當了只得哀告道你放了我去任憑甚東西我都還你就是了此婦甚乖鳳四老爹道放你去卻不能拿了東西來纔能放你去我卻不難爲你說著那婦人起來連褲子也沒有了萬中書同絲客人從艙裏鑽出來看了忍不住的好笑鳳四老爹問他家住址同他漢子的姓名叫船家在沒人烟的地方住了到了次日天明叫絲客人拿一個包袱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衣裳走回十多里路找著他的漢子原來他漢子見船也不見老婆也不見正在樹底下著急哩那絲客人有些認得上前說了幾句拍著他肩頭道你如今陪了

夫人又折兵還是造化哩那漢子不敢答應客人把包袱打開拿出他老婆的衣裳褲子褶褲鞋來那漢子纔慌了跪下去只是磕頭把他妻子白藥一夜還要他磕頭客人道我不拿你快把昨日四封銀子拿了來還你老婆那漢子慌忙上了船在梢上一個夾層艙底下拿出一個大口袋來說道銀子一釐也沒有動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客人背著銀子那漢子拿著他老婆的衣裳一直跟了走來又不敢上船聽見他老婆在船上叫纔硬著膽子走上去只見他老婆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他漢子走上前把衣裳遞與他衆人看著那婦人穿了衣服起來又磕了兩個頭同烏龜滿面羞愧下船去了絲客人拿了一封銀子五十兩來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竟收了隨分做三分拿著對三個差人道你們這件事原是個苦差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差人謝了閒話休提不日到了杭州又換船直到台州五個人一齊進了城府差道鳳四老爹家門口恐怕有風聲官府知道了小人喫不起鳳四老爹道我有道理從城外叫了四乘小轎放下籠子叫三個差人同萬中書坐著自己倒

在後面走一齊到了萬家來進大門是兩號門面房子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萬中書纔入內去就聽見裏面有哭聲一刻又不哭了頃刻內裏備了飯出來喫了飯鳳四老爹道你們此刻不要去點燈後把承行的叫了來我就有道理差人依著點燈的時候悄悄的去會台州府承行的趙勤趙勤聽見南京鳳四老爹同了來喫了一驚說道那是個仗義的豪傑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這個就造化了當下即同差人到萬家來會著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鳳四老爹道趙師父只一樁託你先看太爺問過供供出來的人你便拖了解趙書辦應允了次日萬中書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面照舊穿了七品公服戴了紗帽著了靴只是頸子裏卻繫了鍊子府差繳了牌票祁太爺即時坐堂解差趙昇執著批將萬中書解上堂去祁太爺看見紗帽圓領先喫一驚又看了批文有遵例保舉中書字樣又喫了一驚擡頭看那萬里卻直立著未曾跪下因問道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萬中書道是本年正月內祁太爺道何以不見知照萬中書道由閣咨部由部咨本省巡撫也須

時日想目下也該到了祁太爺道這中書早晚也是要革的了萬中書道中書自去年進京今年回到南京並無犯法的事請問太公祖隔省差拿其中端的是何緣故祁太爺道那苗鎮臺疎失了海防被撫臺參拿了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是你被他買囑了做的現有贓款你還不知麼萬中書道這就是冤枉之極了中書在家的時節並未會過苗鎮臺一面如何有詩送他祁太爺道本府親自看過長篇累牘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現今撫院大人巡海駕駐本府等著要題結這一案你還能賴麼萬中書道中書雖然忝列宮牆詩卻是不會做的至於名號的圖書中書從來也沒有只有家中住的一個客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幾方送中書中書就放在書房裏未曾收進去就是做詩也是他會做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還求太公祖詳察祁太爺道這人叫甚麼如今在那裏萬中書道他姓鳳叫做鳳岐現住在中書家裏哩祁太爺立即拈了一枝火籤差原差立拿鳳岐當堂回話差人

去了一會把鳳四老爹拿來祁太爺坐在二堂上原差上去回了說鳳鳴岐已經拿到祁太爺叫他上堂問道你便是鳳鳴岐麼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麼鳳四老爹道我並不認得他祁太爺道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今萬里到案招出是你做的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你爲甚麼做這些犯法的事鳳四老爹道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就是做詩送人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祁太爺道這廝強辯叫取過大刑來纔說得一句豈有那堂就用大刑之理上堂下的皂隸大家吆喝一聲把夾棍向堂口一攢兩個人扳翻了鳳四老爹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祁太爺道替我用力的夾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只聽格啞的一聲那夾棍迸爲六段祁太爺道這廝莫不是有邪術隨叫換了新夾棍碌碌一條封條用了印貼在夾棍上從新再來那知道繩子尙未及扯又是一聲響那夾棍又斷了一連換了三付夾棍足足的迸做十八段散了一地鳳四老爹只是笑並無一句口供祁太爺毛了只得退了堂將犯人寄監親自坐轎上公館轎門面稟了撫軍那撫軍聽了備細知道鳳鳴岐是有名的壯士其中必有緣故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抑且

萬里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此事也不關緊要因而

吩咐祁知府從寬辦結竟將萬里鳳鳴岐都釋放撫院

也就回杭州去了

苗鎮臺因疎失海防被參非謀反叛也

何至撫臺駐駕關提及一聞鳳鳴岐之名便冰消起見

瓦解皆不近人情作者草草完場非所注意也

一場焰騰騰的官事卻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萬中

書開發了原差人等官司完了同鳳四老爹回到家中

念不絕口的說道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長爹娘

我將何以報你鳳四老爹大笑道我與先生既非舊交

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

興你若認真感激起我來那倒是個鄙夫之見了我今

往杭州去尋一個朋友就在明日便行萬中書再三挽

留不住只得憑著鳳四老爹要走就次日鳳四老爹

果然別了萬中書不會受他杯水之謝取路往杭州去

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拔山扛鼎之義士再顯神通深

謀詭計之奸徒急憤風債不知鳳四老爹來尋甚麼人

且聽下回分解

前半寫小船上少年婦人騙人旖妮風光幾令桃達

榔之水中矣
寫鳳四老爹無往而非高興替絲客人取回二百金
猶之後文替陳正公取回千金也世上亦復有此等
熱心腸人但不多見耳
萬中書念不絕口的要謝鳳四老爹則其徒託空言
而非實心圖報可知然鳳四老爹之爲人視銀錢如
土苴卽實心圖報彼亦棄而弗顧所以特特叫破我
非有愛於君而爲之不過高興耳寫壯士身分真在
百尺樓上
試官刑一段使拙筆爲之必曰有何如之力量有何
如之本領加上許多注脚而精神反不現矣要知上
文已經提清千把斤石頭打在頭上絲毫不動則此
事固閱者意中事也有此一段爲下一卷之襯託始
覺精神百倍
萬中書被鎖去之下一日鳳四老爹卽向問明就裏
往秦中書家嚇逼代捐請施御史出揭到閣又兩日
起解水西門至蘇州中間有絲客一事約不過十日
自蘇到杭約五日卻換船到台州計首尾不過二十

餘日多止一月耳而施揚由閣咨部由部咨浙撫恐無此迅速天目山樵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竟自取路到杭州他有一個朋友叫做陳正公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心裏想道我何不找著他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陳正公住在錢塘門外他到錢塘門外來尋他走了不多路看見蘇隄上柳陰樹下一叢人圍著兩個人在那裏盤馬那馬上的人遠遠望見鳳四老爹高聲叫道鳳四哥你從那裏來的鳳四老爹近前一看那人跳下馬來拉著手鳳四老爹道原來是秦二老爹你是幾時來的在這裏做甚麼秦二侉子道你就去了這些時那老萬的事與你甚相干喫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飯管別人的閒事這不是發了獸你而今來的好的狠我正在這裏同胡八哥想你鳳四老爹便問此位尊姓秦二侉子代答道這是此地胡尚書第八個公子胡八哥爲人極有趣同我最相好胡老八知道是鳳四老爹說了些彼此久慕的話

秦二侉子道而今鳳四哥來了我們不盤馬了回到下處去喫一杯罷鳳四老爹道我還要去尋一個朋友胡八亂子道貴友明日尋罷今日難得相會且到秦二哥寓處頑頑不由分說把鳳四老爹拉著叫家人勻出一匹馬請鳳四老爹騎著到伍相國祠門口下了馬一同進來得仙人之舊館秦二侉子就寓在後面樓下鳳四老爹進來施禮坐下秦二侉子吩咐家人快些辦酒來同飯一齊喫因向胡八亂子道難得我們鳳四哥來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藝我改日少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是要重重的叨擾哩胡八亂子道這個自然鳳四老爹看了壁上的一幅字指著向二位道這洪憨仙兄也和我相與他初時也愛學幾樁武藝後來不知怎的好弄玄虛勾人燒丹煉汞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洪憨仙事又於此一提胡八亂子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三家兄幾乎上了此人一個當那年勾著處州的馬純上慫恿家兄煉丹銀子都已經封好還虧家兄的運氣高他忽然生起病來病到幾日上就死了不然白白被他騙了去鳳四老爹道三令兄可是諱縝的麼胡八亂子道正是家兄爲人與小

弟的性格不同，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做，謔詩景蘭江輩謂之不三不四，正是無可形容。自稱爲名士，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會喫過一斤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騙了去，眼也不眨一

眨，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他就嫌好道惡的說，作踐了他的院子，我而今受不得把老房子，并與他自己搬

出來住，和他離門離戶了。第一次見面，便告訴乃秦二兄許多，不是真亂子也。

侂子道：胡八哥的新居乾淨的狠，哩鳳四哥，我同你擾

他去時，你就知道了。說著，家人擺上酒來，三個人傳盃

換盞，喫到半酣，秦二侂子道：鳳四哥，你剛纔說要去尋

朋友，是找那一個鳳四老爹？道：我有個朋友，陳正公是

這裏人，他該我幾兩銀子，尋著要向他取討。胡八亂子

道：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而今搬到錢塘門外的鳳四

老爹，道：正是胡八亂子。道：他而今不在家，同了一個毛

鬍子到南京買絲去了。毛二鬍子也是三家兄的舊門

客，鳳四哥，你不消去尋他，我叫我家人替你送一個信

去，叫他回來時來會你，就是了。當下喫過了飯，各自散

了。胡老八告辭先去，秦二侂子就留鳳四老爹在寓，同

住。次日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胡老八也回候

了。又打發家人來說道：明日請秦二老爺同鳳四老爹

早些過去，便飯老爺說相好，聞不具帖子。到第二日，喫

了早點心，秦二侂子便叫家人備了兩匹馬，同鳳四老

爹騎著，家人跟隨來到胡家，主人接著在廳上坐下，秦

二侂子道：我們何不到書房裏坐？主人道：且請用了茶

喫過了，茶主人邀二位從走巷，一直往後邊去，只見滿

地的馬糞，乾淨的狠。到了書房，二位進去看見有幾位客都

是胡八平日相與的，些駝馬試劍的朋友，今日特來請

教。鳳四老爹的武藝，彼此作揖坐下。胡老八道：這幾

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並非不三不四的人。今日聽見鳳四哥到

時，爲要求教的，鳳四老爹道：不敢不敢，又喫了一杯茶

大家起身，閑步一步看那樓房三間，也不甚大，旁邊遊

廊廊上擺著許多的鞍架子，壁間靠著箭壺，一個月洞

門過去，卻是一個大院子，一個馬棚，胡老八向秦二侂

子道：秦二哥，我前日新買了一匹馬，身材倒也還好，你

估一估，價值甚麼？價隨叫馬夫將那棗騮馬牽過來，這

些客一擁上前來看，那馬十分跳躍，不提防一個騷子

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那少年便痛得了不得

摔了身子墩下去胡八亂子看了大怒走上前一脚就把那隻馬腿踢斷了衆人喫了一驚秦二侉子道好本事便道好些時不見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強了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這裏擺酒上席依次坐了賓主七八個人猜拳行令大盤大碗喫了個盡興席完起身秦二侉子道鳳四哥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衆位老哥們看看衆人一齊道我等求教鳳四老爹道原要獻醜只是頑那一件因指著天井內花臺子道把這方磚搬幾塊到這邊來秦二侉子叫家人搬了八塊放在堦沿上衆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捲那八塊方磚齊齊整整疊作一堆在堦沿上有四尺來高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只見那八塊方磚碎成十幾塊一直到底衆人在旁一齊贊嘆秦二侉子道我們鳳四哥鍊就了這一個手段他那經上說握拳能碎虎腦側掌能斷牛首這個還不算出奇哩胡八哥你過來你方纔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你敢在鳳四哥的腎囊上踢一下我就服你是真名公衆人都笑說這個如何使得鳳四老爹道八先生你果然要試一試這倒不妨若

是踢傷了只怪秦二老官與我不相干衆人一齊道鳳四老爹既說不妨他必然有道理一個個都慫恿胡八亂子踢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個金剛巨無霸怕他怎的金剛巨無霸腎便說道鳳四哥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露出袴子來他便使盡平生力氣飛起右腳向他襠裏一脚踢去那知這一脚並不像踢到肉上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把五個腳指頭幾乎碰斷那一痛直痛到心裏去馬若曰天頃刻之間那一隻腿提也提不起了鳳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衆人看了又好驚又好笑鬧了一會道謝告辭主人一瘸一簸把客送了回來那一隻靴再也脫不下來足足腫疼了七八日只算鳳四老爹在那裏試拳法外邊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瘦小身材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裏鳳四老爹出來會著認得是陳正公的姪兒陳蝦子問其來意陳蝦子道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說四老爹你來了家叔卻在南京賣絲去了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你老人家有甚話我

替你帶信去鳳四老爹道我要會令叔也無甚話說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便叫他算還給我我在此還有些時就擱竟等他回來罷了費心拜上令叔我也不寫信了陳蝦子應諾回到家取了行李搭船便到南京找到江寧縣前傅家絲行裏尋著了陳正公那陳正公同毛二鬍子在一桌子上喫飯見了姪子叫他一同喫飯問了些家務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的話都說了安頓行李在樓上住且說這毛二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個絨線鋪原有兩千銀子的本錢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篋片又賺了他兩千銀子搬到嘉興府開了個小當舖此人有個毛病齷齪非常一文如命近來又同陳正公合夥販絲陳正公也是一錢如命的人因此志同道合南京絲行裏供給絲客人飲食最爲豐盛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這行主人供給我們頓頓有肉這不是行主人的肉就是我們自己的肉羊身上左右他要算了錢去我們不如只喫他的素飯葷菜我們自己買了喫豈不便宜陳正公道正該如此到喫飯的時候叫陳蝦子到熟切擔子上買十四個錢的薰腸子三

個人同喫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熬的清水滴滴只恐不到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聽得一個朋友說這個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爺要上北京補官攢湊盤纏一時不得應手情願七扣的要短借一千兩銀子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又三個月內必還老哥買絲餘下的那一項湊起來還有二百多兩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三個月就拿回三百兩這還比做絲的利錢還大些老哥如不見信我另外寫一張包管給你他中間人我都熟識絲毫不得走作的陳正公依言借了出去到三個月上毛二鬍子替他把這一注銀子討回銀色又足平子又好陳正公滿心歡喜又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會見一個朋友是個賣人參的客人他說國公府裏徐九老爺有個表兄陳四老爺又引起陳四老爺拿了他斤把人參而今他要回蘇州去陳四老爺一時銀子不湊手就託他情願對扣借一百銀子還他限兩個月拿二百銀子取回紙筆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陳正公又拿出一百銀子交與毛二鬍子借出去兩個月討回足足二百兩胡三公一文如命而被毛二鬍子賺了

許多蓋卽以此法餌之是亦洪憨仙化身也 兌一兌還餘了三錢把個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那陳蝦子被毛二鬍子一味朝死裏算弄的他酒也沒得喫肉也沒得喫恨如頭醋趁空向陳正公說道阿叔在這裏賣絲爽利該把銀子交與行主人做絲揀頭水好絲買了就當在典鋪裏當出銀子又趕著買絲買了又當著當舖的利錢微薄像這樣套了去一千兩本錢可以做二千兩生意難道倒不好爲甚麼信毛二老爹的話放起債來放債到底是個不穩妥的事像這樣掛起來幾時纔得回去陳正公道不妨再過幾日收拾收拾也就可以回去了那一日毛二鬍子接到家信看完了嘔嘴弄脣只管獨自坐著躊躇陳正公問道府上有何事爲甚出神毛二鬍子道不相干這事不好向你說的陳正公再三要問毛二鬍子道小兒寄信來說我東頭街上談家當舖折了本要倒與人現在有半樓貨值得一千六百兩他而今事急了只要一千兩就出脫了我想我的小典裏若把他這貨倒過來倒是宗好生意可惜而今運不動掣不出本銀來陳正公道你何不同人合夥等他自己 倒了過來毛二鬍

子道我也想來若是同人合夥領了人的本錢他只要一分八釐行息我還有幾釐的利錢他若是要二分開外我就是羊肉不會喫空惹一身羶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陳正公道馱子他是不馱 你爲甚不和我商量我家裏還有幾兩銀子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還怕你騙了我的怕不敢 毛二鬍子道罷罷老哥生意事拿不穩設或將來虧折了不設還你那時叫我拿甚麼臉來見你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一心一意要把銀子借與他說道老哥我和你從長商議我這銀子你拿去倒了他家貨來我也不要你的大利錢你只每月給我一個二分行息多的利錢都是你的將來陸續還我縱然有些長短我和你相好難道還怪你不成毛二鬍子道既承老哥美意只是這裏邊也要有一個人做個中見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券交與你執著纔有個憑據你纔放心那有我兩個人私相授受的呢陳正公道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人並無甚不放心處不但中人不必連紙筆也不要總以信行爲主罷了當下陳正公瞞著陳蝦子把行筒中餘剩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湊了一

千兩封的好好的交與毛二鬍子道總是以以前兩票一百九十兩銀子討

命我已帶來的絲等行主人代賣這銀子本打算回

湖州再買一回絲而今且交與老哥先回去做那件事

我在此再等數日也就回去了毛二鬍子謝了收起銀

子次日上船回嘉興去了又過了幾天陳正公把賣絲

的銀收齊全了辭了行主人帶著陳蝦子搭船回家順

便到嘉興上岸看看毛鬍子那毛鬍子的小當舖開在

西街上一路問了去只見小小門面三間一層看牆進

了看牆門院子上面三間廳房安著櫃臺先說明當舖

貨樓以便鳳四幾個朝俸在裏面做生意陳正公問道

這可是毛二爺的當舖櫃裏朝俸道尊駕貴姓未曾答

卸反問陳正公道我叫做陳正公從南京來要會會毛

二爺朝俸道且請裏面坐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陳正

公進來坐在樓底下小朝俸送上一杯茶來喫著問道

毛二哥在家麼朝俸道這舖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

而今已經倒與汪敝東了陳正公喫了一驚道他前日

可曾來朝俸道這裏不是他的店了他還來做甚麼陳

正公道他而今那裏去了朝俸道他的脚步散散的知

他是到南京去北京去了陳正公聽了這些話驢頭不

對馬嘴急了一身的臭汗同陳蝦子回到船上趕到了

家次日清早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是鳳四老爹邀進

客座說了些久違想念的話因說道承假一項久應奉

還無奈近日又被一個人負騙竟無法可施鳳四老爹

問其緣故陳正公細細說了一遍鳳四老爹道這個不

妨我有道理起來又高興明日我同秦二老爺回南京你先

在嘉興等著我我包你討回一文也不少何如陳正公

道若果如此重重奉謝老爹鳳四老爹道要謝的話不

必再提別過回到下處把這些話告訴秦二侉子二侉

子道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這是你最喜做的事一

面叫家人打發房錢收拾行李到斷河頭上了船將到

嘉興秦二侉子道我也跟你去瞧熱鬧同鳳四老爹上

岸一直找到毛家當舖只見陳正公正在他店裏吵哩

鳳四老爹兩步做一步闖進了看牆門高聲嚷道姓毛

的在家不在家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還發端那櫃檯

裏朝俸正待出來答話只見他兩手扳著看牆門把身

子往後一掙那梁看牆就拉拉雜雜卸下半堵秦二侉

子正要進來看幾乎把頭打了那些朝俸和取當的看了都目瞪口呆呆鳳四老爹轉身走出廳來背靠著他櫃檯外柱子大叫道你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說著把兩手背剪著把身子一扭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那一架廳簷就塌了半個磚頭瓦片紛紛的打下來灰土飛在半天裏還虧朝俸們跑的快不會傷了性命那時街上人聽見裏面倒的房子響門口看的人都擁滿了毛二鬍子見不是事只得從裏面走出來拿甚麼臉鳳四老爹一頭的灰越發精神抖抖走進樓底下靠著他的庭柱衆人一齊上前軟求毛二鬍子自認不是情願把這一筆帳本利清還只求鳳四老爹不要動手鳳四老爹大笑道諒你有多大的個巢窩不殺我一頓飯時都拆成平地拆屋斧頭不足道也這時秦二侉子同陳正公都到樓下坐著秦二侉子說道這件事原是毛兄的不是你以為沒有中人借券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就可以白白騙他的鳳四哥最喜管打官司告不起狀的事可知道不怕該債的精窮只怕討債的英雄你而今遇著鳳四哥還怕賴到那裏去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只得將本和利一并兌

還纔完了這件橫事還要賠價修理陳正公得了銀子送秦二侉子鳳四老爹二位上船彼此洗了臉拿出兩封一百兩銀子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笑道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那裏要你謝我留下五十兩以清前帳這五十兩你還拿回去陳正公謝了又謝拿著銀子辭別二位另上小船去了鳳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說說笑笑不日到了南京各自回家過了兩天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書他門上人回道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鎮日在來賓樓張家鬧借此遞入總也不回家後來鳳四老爹會著勸他不要做這些事又恰好京裏有人寄信來說他補缺將近秦中書就收拾行裝進京那來賓樓只剩得一個陳四老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國公府內同飛玩雪之觴來賓樓中忽訝深宵之夢畢竟怎樣一個來賓樓且聽下回分解

上文留下一個秦二侉子爲此地之用真爐錘在手
花樣生新

胡八亂子與秦二侉子是一類人其心中意中不滿
足乃兄處寫來活像

拍方磚踢腎囊這一段活畫出惡少子弟好勇鬪狠的氣象妙筆妙筆

毛二鬍子老謀深算不過要他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耳卻被秦二侉子一語叫破然鳳四老爹拆毀了他的廳房亦是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之事可見我以何術制人人即以何術制我機巧詐僞安所用之此書有功於人世處不少也

看毛二鬍子爲陳正公生利兩事能倒攝下文在此處真不肯浪費筆墨

所謂豪傑者必其人身被奇冤覆盆難雪爲之排難解紛斯爲義士下而至於絲客陳正公之被騙稍助一力猶之可也如萬中書者冒官撞騙本非佳士特高翰林舊交秦中書鄉愚慕勢因親及友於鳳四老爹何涉乃爲之出死力以救之何義之有正與沈瓊枝自己上門自己入室又竊物逃走相對作者連類相及正見外史所書皆瑕瑜互掩之品讀者勿徒詆稱之爲其所惑天目山樵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話說南京這十二樓前門在武定橋後門在東花園鈔庫街的南首就是長板橋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樂籍之政有一個教坊司管著他們也有衙役執事一般也坐堂打人只是那王孫公子們來他卻不敢和他起坐只許垂手相見每到春二三月天氣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站在前門花柳之下彼此邀伴頑耍又有一個盒子會邀集多人治備極精巧的時樣飲饌都要一家賽過一家那有幾分顏色的也不肯胡亂接人又有那一宗老幫閑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擦爐安排花盆措抹桌椅教琴棋書畫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卻也要幾個名士來往覺得破破俗俗那來賓樓有個雛兒叫做聘娘他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旦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後來長了鬍子做不得生意卻娶了一個老婆只望替他接接氣那曉的又胖又黑自從娶了他鬼也不上門來後來沒奈何立了一個兒子替他討了一個童養媳婦長到十六歲卻出落得十分人才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門檻那聘娘

雖是個門戶人家心裏最喜歡相與官他母舅金修義就是金次福的兒子當時帶兩個大老官到他家來走走那日來對他說明日有一個貴人要到這裏來玩玩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這人姓陳排行第四人都叫他陳四老爺我昨日在國公府裏做戲那陳四老爺向我說他著實聞你的名要來看你你將來相與了他就可結交徐九公子可不是好此後稱陳四老爺總不離國公府三字云就可結交徐九公子可見意不在陳四老爺聘娘聽了也著實歡喜金修義喫完茶去了次日金修義回覆陳四老爺去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寓在東水關董家河房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兩個長隨穿著一身簇新的衣服傳了進去陳四老爺出來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緞直裰裏邊襯著狐狸皮襖脚下粉底皂靴白淨而皮約有二十八九歲極寫此時體面以反襯下文見了金修義問道你昨日可曾替我說信去我幾時好去走走修義道小的昨日去說了他那裏專候老爺降臨陳四老爺道我就和你一路去罷說著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服出來叫那兩個長隨叫轎夫伺候只見一個小小廝進來拿著一封書陳四

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家的書僮接過書子拆開來看上寫著積雪初霽瞻園紅梅次第將放望表兄文駕過我圍爐作竟日談萬勿推卻至囑至囑上木南表兄先生徐詠頓首陳木南看了向金修義道我此時要到國公府裏去你明日再來罷有此一曲便不直致亦以略寫國公府蓋此回雖寫陳四老爺實注意在國公府也金修義去了陳木南隨即上了轎兩個長隨跟著來到大功坊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長隨傳了進去半日裏邊道有請陳木南下了轎走進大門過了銀鑾殿從旁邊進去徐九公子立在瞻園門口迎著叫聲四哥怎麼穿這些衣服陳木南看見徐九公子時烏帽耳貂身穿織金雲緞夾衣腰繫絲絛脚下朱履兩人拉著手只見那園裏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著欄杆曲曲折折來到亭子上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望著那園中幾百樹梅花都微微含著紅萼徐九公子道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樣早下云十幾年來我常在京明其向在北京也故云不消到十月盡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陳木南道表兄弟府裏不比外邊這亭子雖然如此軒敞

卻不見一點寒氣襲人唐詩說的好無人知道外邊寒不到此地那知古人措語之妙說著擺上酒來都是銀打的盆子用架子架著底下一層貯了燒酒用火點著簇騰騰的暖著那裏邊的餚饌卻無一點烟火氣兩人喫著徐九公道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卻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陳木南道可惜我來遲了一步那一年虞博士在國子監時遲衡山請他到泰伯祠主祭泰伯祠又一提用的都是古禮古樂那些祭品的器皿都是訪古購求的我若那時在南京一定也去與祭也就可以見古人的制度了只怕你在來賓樓沒得工夫徐九公道十幾年來我常在京卻不知道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竟不會會他們一面也是一件缺陷事賢公喫了一會陳木南身上暖烘烘十分煩躁起來脫去了一件衣服管家忙接了摺好放在衣架上徐九公道聞向日有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這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那時卻也還有幾個有名的脚色而今怎麼這些做生旦的卻要一個看得也沒有了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脚色陳木南道論起這件事卻也

是杜先生作俑陳木南忽作莊論蓋性所不喜也自古婦人無貴賤任憑他是青樓婢妾到得收他做了側室後來生出兒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貴那些做戲的憑他怎麼樣到底算是個賤役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筵席閒定要幾個梨園中人雜坐衣冠隊中說長道短這個成何體統看起來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據二十回錢麻子所說則莫愁湖大會之前已如此不得歸咎於慎卿徐九公道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若是我家他怎敢大膽說了一會陳木南又覺的身上煩熱忙脫去一件衣服管家接了去陳木南道尊府雖比外面不同怎麼如此太暖徐九公道陳四哥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雪所不到這亭子卻是先國公在時造的全是白銅鑄成內中燒了煤火所以這般溫暖外邊怎麼有這樣所在陳木南聽了纔知道這個原故兩人又飲一會天氣昏暗了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磊磊落落點點將起來就如千點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著那梅花枝幹橫斜可愛比楊執中家窗上月影何如酒罷捧上茶來喫了陳木南告辭回寓過了一日陳木南寫了一個札子叫長隨拿到

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原來是空心大老官買了許多緞疋，做了幾套衣服，長隨跟著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到了來賓樓門口，一隻小獠狗叫了兩聲，裏邊那個黑胖虔婆出來迎接，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慌忙說道：「請姐夫到裏邊坐。」就稱陳木南走了進去，兩閒臥房上面小小一個粧樓，安排著花瓶爐，几十分清雅。聘娘先和一個人在那裏下圍棋，見了陳木南來，慌忙亂了局，來陪說道：「不知老爺到來，多有得罪。虔婆道這就是太平陳四老爺，你常時念著他的詩，要會他的。」肉麻四老爺纔從國公府裏來的，陳木南道：「兩套不堪的衣裳，媽媽休嫌輕慢。」虔婆道：「說那裏話？姐夫請也請不到，將來到也不肯請。」陳木南因問這一位尊姓聘娘，接口便道：「這是北門橋鄒泰來太爺，是我們南京的國手，就是我的師父。陳木南道：「久仰鄒泰來道，這就是陳四老爺，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是一位貴人。」惟其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所以為貴人。今日也肯到這裏來，真個是聘娘的福氣了。」幫閒聘娘道：「老爺一定也是高手，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我自從跟著鄒師父學了兩年，還不會得著他一著兩著。」

的竅哩。虔婆道：「姐夫且同鄒師父下一盤，我下去備酒來。」陳木南道：「怎好就請教的聘娘道：「這個何妨？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棋，就把棋盤上棋子揀做兩處，請他兩人坐下。」鄒泰來道：「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自然對下者知對下也陳木南道：「先生是國手，我如何下得過？只好讓幾子請教罷。」聘娘坐在傍邊，不由分說，替他排了七個黑子，替他排下七子者知其必不止於差七子也鄒泰來道：「如何擺得這些？真個是要我出醜了。」陳木南道：「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而今下個彩罷，取出一錠銀子，交聘娘拿著。聘娘又在傍邊，偈著鄒泰來動著鄒泰來勉強下了幾子。陳木南起首還不見的到了半盤，四處受敵，待要喫他幾子，又被他占了外勢，待要不喫他的，自己又不得活，及至後來雖然贏了他兩子，確費盡了氣力。」鄒泰來道：「四老爺下的高，和聘娘真是個對手。」說他下的高卻聘娘道：「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今日一般也輸了。」陳木南道：「鄒先生方纔分明是讓我那裏下的，過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鄒泰來因是有彩，又曉得他是屎棋，也不怕他惱，擺起九個子，足足贏了三十多著。陳木南肚裏

氣得生疼拉著他只管下了去一直讓到十三共總還

是下不過屎棋脾氣因說道先生的棋實是高還要讓

幾個纔好鄒泰來道盤上再沒有個擺法了卻是怎麼

樣好聘娘道我們而今另有個頑法鄒師父頭一著不

許你動隨便拈著丟在那裏就算這叫個憑天降福鄒

泰來笑道這成個甚麼款來有這個道理陳木南又偈

著他下只得叫聘娘拿一個白子混丟在盤上接著下

了去這一盤鄒泰來卻被殺死四五塊陳木南正在暗

喜又被他生出一個劫來打個不清陳木南又要輸了

聘娘手裏抱了烏雲蓋雪的貓望上一撲那棋就亂了

用楊兩人大笑站起身來恰好度婆來說酒席齊備擺

上酒來聘娘高擎翠袖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第二

杯就要奉師父師父不敢當自己接了酒彼此放在桌

上度婆也走來坐在橫頭候四老爺乾了頭一杯度婆

自己也奉一杯酒說道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裏喫慣好

酒好肴的帶出國到我們門戶人家那裏喫得慣聘娘

道你看儂媽也詔刀了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喫定

要到國公府裏纔喫著好的度婆笑道姑娘說的是又

是我的不是了且罰我一杯又胖又黑偏曉得當下自

己斟著喫了一大杯陳木南笑道酒菜也是一樣度婆

道四老爺想我老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每日聽

見人說國公府裏我卻不會進去過不知怎樣像天宮

一般哩我聽見說國公府裏不點蠟燭此亦故鄒泰來

道這媽媽講話國公府不點蠟燭倒點油燈度婆伸

過一隻手來道鄒大爺榧子兒榧子兒者蓋云佛你嗒

嗒他府裏不點蠟燭倒點油燈他家那些姑娘們房裏

一個人一個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

所以不點蠟燭四老爺這話可是有的麼陳木南道珠

子雖然有也未必拿了做蠟燭不但衆人心裏各有一

不過賣弄國公府三字其實表弟之於四哥亦我那表

平平爾觀其不住府裏而住董家河房可知我那表

嫂是個和氣不過的人這事也容易將來我帶了聘娘

進去看看我那表嫂你老人家就裝一個跟隨的人拿

了衣服包也就進去看看他的房子了度婆合掌道阿

彌陀佛眼見希奇物勝作一世人我成日裏燒香念佛

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家來帶我到天宮裏去走

皇帝帶了王媽媽季巴巴到皇宮裏去他們認做古廟
你明日到國公府裏去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王鏗說
記宋平
江南大將得李後主寵姬夜見燈燭輒云烟氣問室不
然燈耶曰宮中每夕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晝日此用
事一齊大笑度婆又喫了兩杯酒醉了涎著醉眼道他
府裏那些娘娘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老爺若
是把聘娘帶了去就比下來了聘娘瞅他一眼道人生
在世上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
女人都是好看的自命不凡我舊年在石觀音菴燒香遇著
國公府裏十幾乘轎子下來一個個團頭團臉的也沒
有甚麼出奇度婆道又是我說的不是姑娘說的是再
罰我一大杯奉承姑姪所以
奉承姐夫也當下度婆前後共喫了幾
大杯喫的也也斜斜東倒西歪收了傢伙叫撈毛打燈
籠送鄒泰來家去請四老爺進房歇息陳木南下樓來
進了房裏聞見噴香撲鼻臆子前花梨桌上安著鏡臺
牆上懸著一幅陳眉公的畫壁桌上供著一尊玉觀音
兩邊放著八張水磨楠木椅子中間一張羅甸牀掛著
大紅綢帳子牀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枕頭邊放著薰
籠牀面前一架幾十個香櫬結成一個流蘇房中間放

著一個大銅火盆燒著通紅的炭頓著銅罐煨著雨水
與豐家巷姨子絕不同聘娘用纖手在錫餅內撮出銀針茶葉安
放在宜興壺裏沖了水遞與四老爺和他並肩而坐叫
丫頭出去取水來聘娘拿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蓋膝
上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你幾時纔做
官陳木南道這話我不告訴別人怎肯瞞你並不瞞你
只是騙你
我大表兄在京裏已是我薦了再過一年我就可以
得個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於我我將來和你媽說拿
幾百兩銀子贖了同你到任上去聘娘聽了他這話拉
著手倒在他懷裏說道這話是你今晚說的燈光菩薩
聽著你若丟了我再娶了別的妖精我這觀音菩薩
最靈驗我只把他背過臉來朝了牆叫你同別人睡假
著枕頭就頭痛爬起來就不頭疼觀音菩薩是管
人這些事的我是
好人家兒女也不是貪圖你做官就是愛你的人你
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丫頭推開門拿湯桶送水進
來聘娘慌忙站起開了抽屜拿出一包檀香屑倒在脚
盆裏倒上水請四老爺洗手脚正洗著只見又是一個
丫頭打了燈籠一班四五個少年姊妹都戴著貂鼠煖

耳穿著銀鼠灰鼠衣服進來嘻嘻笑笑兩邊椅子坐下說道聘娘今日接了貴人盒子會明日在你家做分子是你一個人出聘娘道這個自然姊妹們笑頑了一會去了聘娘解衣上牀陳木南見他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十分歡洽朦朧睡去當云聘娘朦朧睡去忽又驚醒見燈花炸了一下回頭看四老爺時已經睡熟聽那更鼓時三更半了聘娘將手理一理被頭替四老爺蓋好也便合著眼睡去睡了一時只聽得門外鑼響聘娘心裏疑惑這三更半夜那裏有鑼到我門上來聽聽鑼聲更近房門外一個人道請太太上任聘娘只得披繡襖倒鞞弓鞋走出房門外只見四個管家婆娘齊雙雙跪下說道陳四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特著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同享榮華聘娘聽了忙走到房裏梳了頭穿了衣服那婢子又送了鳳冠霞帔穿帶起來出到廳前一乘大轎聘娘上了轎擡出大門只見前面鑼旗傘吹手夜役一隊隊擺著又聽的說先要擡到國公府裏去走走得與頭路旁邊走過一個黃臉禿頭師姑來一把從轎子裏揪著聘娘罵那些人道這是我的徒弟你們擡他

到那裏去聘娘說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這禿師姑怎敢來揪我正要叫夜役鎖他舉眼一看那些人都不見了急得大叫一聲一交撞在四老爺懷裏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寫夢境迷離恍惚中又歷歷如真蓋藍本於爛柯山癡夢一折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公子忽爲閩嶠之遊窈窕佳人竟作禪關之客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著夢見到杭州府的任驚醒轉來窗子外已是天亮了起來梳洗陳木南也就起來度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喫過點心恰好金修義來鬧著要陳四老爺的喜酒陳木南道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裏去明日再來爲你的情罷金修義走到房裏看見聘娘手挽著頭髮還不曾梳完那烏雲鬢髻半截垂在地下好頭髮可惜不久要剃說道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你看看恁般時候尙不會停當可不是越發嬌懶了因問陳四老爺明日甚麼時候纔來等我吹笛子叫聘娘唱一隻曲子與老爺聽他的李太白清平三調是十六

樓沒有一個賽得過他的說著聘娘又拿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囑咐道你今晚務必來不要哄我老等著陳木南應諾了出了門帶著兩個長隨回到下處思量沒有錢用又寫一個札子叫長隨拿到國公府裏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湊著好用長隨去了半天回來說道九老爺拜上爺府裏的三老爺方從京裏到選了福建漳州府正堂就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去九老爺也要回到福建任所料理事務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自帶來陳木南道既是三老爺到了我去候他隨坐了轎子帶著長隨來到府裏傳進去管家出來回道三老爺九老爺都到沐府裏赴席去了四老爺有話說留下罷陳木南道我也無甚話是特來候三老爺的陳木南回到寓處過了一日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裏辭行門口下了轎子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三公子道老爺許久不見風采一發個儻姑母去世愚表兄遠在都門不曾親自弔唁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陳木南道先母辭世三載有餘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所以來到南京朝夕請教今表兄榮任閩中賢昆玉同去愚

表弟倒覺失所了沒處借九公子道表兄若不見棄何不同去一行長途之中到覺得頗不寂寞陳木南道原也要和表兄同行因在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俟兩三月之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個拜匣盛著二百兩銀子送與陳木南收下三公子道專等老弟到敝署走走我那裏還有事要相煩幫襯陳木南道一定來効勞的說著喫完了茶兩人告辭起身陳木南送到門外又乘坐轎子到府裏去送行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纔辭別回來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扯他到了來賓樓進了大門走到臥房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金修義道幾日不見四老爺來心口疼的病又發了度蔭在旁道自小兒嬌養慣了是有這一個心口疼的病但凡著了氣惱就要發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會來只道是那些憎嫌他就發了聘娘看見陳木南含著一雙淚眼總不則聲陳木南道你徑稱你者到底是那裏疼痛要怎樣纔得好往日發了這病卻是甚麼樣醫度婆婆往日發了這病茶水也不能嚙一口醫生來撮了藥他又怕苦不肯喫只好煎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喫

著纔保全得不傷大事陳木南道我這裏有銀子且拿五十兩放在你這裏換了人參來用著再揀好的換了我自己帶來給你那聘娘聽了這話挨著身子靠著那繡枕一團兒坐在被窩裏胸前圍著一個紅抹胸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這病一發了不曉得怎的就這樣心慌那些先生們說是單喫人參又會助了虛火往常總是合著黃連煨些湯喫夜裏睡著纔得合眼要是不喫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陳木南道這也容易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了金修義道四老爺在國公府裏人參黃連論秤秤也不值甚麼聘娘那裏用的了聘娘道我不知怎的心裏慌慌的合著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金修義道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經不得勞碌著不得氣惱度婆婆道莫不是你撞著甚麼神道替你請個高僧來禳解禳解罷正說著門外敲的手磬子響度婆婆出來看原來是延壽菴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虔婆道阿呀是本太師兩個月不見你來了這些時菴裏做佛事忙本師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今年運氣低把一個二十歲的大

徒弟前月死掉了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有頂補的快來了你家的相公娘好度婆婆道也時常三好兩歹的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他是國公府裏徐九老爺的表兄常時到我家來偏生的聘娘沒造化心口疼的病發了你而今進去看看本師姑一同走進房裏虔婆道這便是國公府裏陳四老爺本師姑上前打了一個問訊金修義道陳老爺這是我們這裏的本師父極有道行的本師姑見過四老爺走到牀面前來看相公娘金修義道方纔說要禳解何不就請本師父禳解禳解本師姑道我不會禳解的我來看看相公娘的氣色罷便走了來一屁股坐到牀沿上青天白日還有些害怕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今日擡頭一看卻見他黃著臉禿著頭就和前日夢裏揪他的師姑一模一樣不覺就懊惱起來只叫得一聲多勞便把被蒙著頭睡下本師姑道相公娘心裏不耐煩我且去罷向衆人打個問訊出了房門虔婆將月米遞給他他左手拿著磬子右手拿著口袋去了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拿銀子叫長隨趕著去換人參換黃連只見房主家董老太拄著拐杖出來說道四

相公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只管換這些人參黃連做甚麼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惹煩我是你的房主人又這樣年老四相公我不好說的自古道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煙花債他們這樣人家是甚麼有良心的把銀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董老太偏料得出四相公這些事我今年七十多歲看經念佛觀音菩薩聽著我怎肯眼睜睜的看著你上當不說陳木南道老太說的是我都知道了這人參黃連是國公府裏託我換的因怕董老太詔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己去走了出來到人參店裏尋著了長隨換了半斤人參半斤黃連就像捧寶的一般捧到來賓樓來纔進了來賓樓門聽見裏面彈的三弦子響是虔婆叫了一個男瞎子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參黃連遞與虔婆便坐下聽算命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著時上的貴人該有個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弔動了一個計都星在裏面作擾有些啾唧不安卻不礙大事莫怪我直談姑娘命裏犯一個華蓋星卻要記一個佛名應破了纔好將來從一個貴人還要戴鳳

冠霞佩有太太之分哩恰打動姑娘心病說完橫著三弦彈著又唱一回起身要去虔婆留喫茶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黑棗子來放個小桌子與他坐著丫頭斟茶遞與他喫著瞎子算命可去矣卻因作者欲陳木南問道南渡入陳和尚不得不累虔婆破費京城裏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瞎子道說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把我們擠壞的就是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個陳和甫他是外路人自從一進了城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估攔著算了去而今死了所生的個兒子在我家那閒壁招親日日同丈人吵窩子吵的鄰家都不得安身眼見得我今日回家又要聽他吵了說罷起身道過多謝去了一直走了回來東花園一個小巷子裏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丈人道你每日在外測字也還尋得幾十文錢只買了豬頭肉飄湯燒餅自己搗嗓子一個錢也不拿了來家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著這個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你除了豬頭肉的錢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事那裏來的晦氣陳和甫的兒子道老爹假使這豬頭肉是

你老人家自己喫了你也要還錢丈人道胡說我若喫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喫的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未做和尙先學參禪丈人道放屁你是該人的錢怎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萬一猪不生這個頭難道他也是問我要錢丈人見他十分胡說拾了個叉子棍趕著他打瞎子摸了過來扯勸丈人氣的顫呵呵的道先生這樣不成人我說說他還拿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豈不可恨陳和甫兒子道老爹爹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我又不喫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拿著一本詩念有甚麼混帳處較之楊阿六似勝一籌丈人道不是別的混帳你放著一個老婆不養只是累我那裏累得起陳和甫兒子道老爹爹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你退了回去罷了丈人罵道該死的畜生我女兒退了做甚麼事哩陳和甫兒子道聽憑老爹再嫁一個女婿罷了丈人大怒道瘟奴除非是你死了或是做了和尙這事纔行得陳和甫兒子道死是一時死不來我明日就做和尙去丈人氣憤憤的道你明日就做和尙瞎子聽了半天

聽他兩人說的都是堂屋裏掛草薦不是話也就不扯勸慢慢的摸著回去了摸了過來摸著回去寫瞎子如畫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賣掉了換了一頂和尙帽子戴著來到丈人面前合掌打個問訊解得大道老貧僧今日告別了丈人見了大驚雙眼掉下淚來又著實數說了他一頓知道已是無可如何只得叫他寫了一張紙自己帶著女兒養活去了陳和尙自此以後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此是陳和尙入道詩何減嚴君平賣卜每日測字的錢就買肉喫飽了就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子上念詩十分自在又過了半年那一日正拿著一本書在那裏看遇著他一個同夥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見他看這本書因問道你這書是幾時買的陳和尙道我纔買來三四天丁言志道這是鶯脰湖唱和的詩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大會鶯脰湖分韻作詩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八齊你看這起句湖如鶯脰夕陽低只消這一句便將題目點出以下就句句貼切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名士陳和尙道這話要來問

我纔是你那裏知道當年鶯脰湖大會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是婁中堂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那時我家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彼時大會鶯脰湖先父一位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牛布衣先生蘧駝夫先生張鐵臂兩位主人還有楊先生的令郎共是九位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我到不曉得你那裏知道丁言志道依你這話難道趙雪齋先生景蘭江先生的詩都是別人假做的了你想你做得來陳和尚道你這話尤其不通他們趙雪齋這些詩是在西湖上做的並不是鶯脰湖那一會丁言志道他分明是說湖如鶯脰怎麼說不是鶯脰湖大會陳和尚道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個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裏忽然又跳出他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蘧駝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詩你何嘗見過陳和尚道我不曾見過到你見過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會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裏耳朶響還來同我瞎吵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裏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鶯

脰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此即陳和尚所謂譬如猪不生這個頭也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胡說天下那裏有個冒認父親的丁言志道陳思阮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陳和尚大怒道丁詩你幾年挑子幾年人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鑿鑿的就伸著嘴來講名士丁言志跳起身來道我就不該講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個名士兩個人說戲了揪著領子一頓亂打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鑿的生疼此喫虧在光頭拉到橋頂上和和尚眊著眼要拉他跳河卻被丁言志搽了一交骨碌碌就滾到橋底下去了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正叫著遇見陳木南踱了來看見和尚仰巴巴睡在地下不成模樣慌忙拉起來道這是怎的和尚認得陳木南指著橋上說道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走來說是鶯脰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我替他講明白了他還要死強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你說可有這個道理陳木南道這個是甚麼要緊的事你兩個人也這樣鬼吵其實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

冒認父親這卻是言老的不是了言志道四先生你不曉得難道我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太難看陳木南笑道你們自家入何必如此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當年那虞博士莊徵君怎樣過日子呢我和你兩位喫杯茶和和事下回不必再吵了當下拉到橋頭閒壁一個小茶館裏坐下喫著茶陳和尚道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怎樣還不見動身陳木南道我正是爲此來尋你測字幾時可以走得了言志道先生那些測字的話是我們籤火七占通的你也要動身揀個日子走就是了何必測字也此句卻陳和尚道四先生你半年前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得能勾我出家的第二日有一首薙髮的詩題目新奇送到你下處請教那房主人董老太說你又到外頭頑去了你一向在那裏今日怎管家也不帶自己在這裏閒撞陳木南道因這裏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得好不見得愛你的詩我常在他那裏了言志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向陳和尚道你看他不過是個巾幗還曉得看詩怎有個鶯脰湖大會不作

詩的呢陳木南道思老的話到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用他們都不以詩名陳和尚道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件事來不知怎麼樣結局陳木南道那也是他學裏幾個秀才誣賴他的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借此用了權勿用又說了一會陳和尚同了言志別過去了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己走到來賓樓一進了門度婆正在那裏同一個賣花的穿桂花球見了陳木南道四老爺請坐下罷了前請姐夫到裏邊坐此云四老爺坐下罷了兩文相照陳木南道我樓上去看看聘娘度婆道他今日不在家到輕煙樓做盒子會去了一天貴星竟陳木南道我今日來和他辭辭行就要到福建去度婆道四老爺就要起身將來可還要回來的說著丫頭捧一杯茶來陳木南接在手裏不大熱喫了一口就不喫了度婆看了道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丟了桂花球就走到房門裏去罵烏龜屁股也不朝你了陳木南看見他不睬不睬只得自己又踱了出來走不得幾步頂頭遇著一個人叫道陳四爺你還要信行些纔好怎叫我們只管跑陳木南道你開著偌大的人參鋪那

在乎這幾十兩銀子我少不得料理了送來給你那人道你那兩個尊管而今也不見面走到尊寓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他一個堂客家我怎好同他七張八嘴的陳木南道你不要慌躲得和尚躲不得寺

明在寺

和尚我自然有個料理你明日到我寓處來那人道明

早是必留下不要又要我們跑腿說過就去了陳木南

回到下處心裏想道這事不尷尬長隨又走了虔婆家

又走不進他的門銀子又用的精光還剩了一屁股兩

肋巴的債不如捲捲行李往福建去罷瞞著董老太一

溜煙走了次日那賣人參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坐

了半日連鬼也不見一個那門外推的門響又走進一

個人來搖著白紙詩扇文縷縷的那賣人參的起來問

道尊姓那人道我就是丁言志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

生的賣人參的道我也是來尋他的又坐了半天不見

人出來那賣人參的就屏門拍了幾下董老太挂著

拐杖出來問道你們尋那個的賣人參的道我來找陳

四爺要銀子董老太道他麼此時好到觀音門了那賣

人參的大驚道這等可曾把銀子留在老太處

呆董老

太道你還說這話連我的房錢都騙了他自從來賓樓

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那一處不脫空背著一身的債

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賣人參的聽了啞叭夢見媽說

不出的苦急的暴跳如雷

以前賣假人參騙他銀子不

丁言志勸道尊駕也不必急急也沒用只好請回陳四

先生是個讀書人也未必就騙你將來他回來少不得

還哩那人跳了一回無可奈何只得去了丁言志也搖

著扇子晃了出來自心裏想道堂客也會看詩那十六

樓不會到過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也去到

那裏頑頑

想來丁言志不喫豬頭肉故積下幾兩家私主意已定回家帶了

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

也要換新衣服戴一頂方

巾到來賓樓來烏龜看見他像個馱子問他來做甚麼

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

且秤下箱錢烏龜拿著黃桿馱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

一個包子來散散碎碎共秤有二兩四錢五分烏龜道

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會了姑娘再找你罷

不知測字積下來一旦不能有輪來其間

丁言志自己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上前作了一個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

坐下問他來做甚麼了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不是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錢來再看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是新鮮測字梨桌上從未放此二十個錢真是點污聘娘大笑道你這個錢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喫罷了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低著頭捲了詩揣在懷裏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度婆聽見他囑著馱子要了花錢走上樓來問聘娘道你剛纔向馱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拿來我要買緞子去聘娘道那馱子那裏有銀子拿出二十銅錢來我那裏有手接他的被我笑他回去了度婆道你是甚麼巧主兒囑著馱子還不問他要一大注子青白白放了他回去你往常嫖客給的花錢何曾分一個半個給我聘娘道我替你家尋了這些錢還有甚麼不是些小事就來尋事我將來從了良不怕不太太你放這樣馱子上我的樓來我不說你罷了你還要來嘴喳喳胸中挾一個太太故也度婆大怒走上前來一個嘴巴把聘娘打倒在地聘娘打

滾撒了頭髮哭道我貪圖些甚麼受這些折磨你家有銀子不愁弄不得一個人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前半個夢倒應了不由分說向度婆大哭大罵要尋刀刎頸上來再三勸解總是不肯依開的要死要活無可奈何由著他拜延壽菴本慧做徒弟剃光了頭出家去了有詩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雲散賢豪才色總成空薪盡火傳工匠市塵都有韻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話說萬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淡語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蕭索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卻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

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昏喪祭鄉紳堂裏坐著幾個席頭無非講的是些陞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官校那知市井中閒又出了幾個奇人一個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兒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裏安身見和尙傳板上堂喫齋他便也捧著一個鉢站在那裏隨堂喫飯和尙也不厭他的字寫的最好卻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著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卻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纔用到寫字的時候要三四個人替他拂著紙他纔寫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罵要打卻是要等他情願他纔高與他若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又不修邊幅穿著一件稀爛的直裰穿著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日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喫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那日大雪裏走到一個朋友家他那一雙

稀爛的蒲鞋踹了他一書房的污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裏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季遐年道我沒有錢那主人道你肯寫一副字送我我買鞋送你季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主人厭他腌臢自己走了進去拿出一雙鞋來道先生你且請略換換恐怕腳底下冷季遐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什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我擡舉你我希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喘喘的又隨堂喫了一頓飯喫完看見和尙房裏擺著一匣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三日前可曾齋戒和尙道這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著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副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裏拿出一個大墨盞子來揀出一定墨盞些水坐在禪牀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尙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他在那裏磨墨正磨的興頭侍者進來向老和尙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尙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

見季遐年彼此也不爲禮自同和尙到那邊發寒溫季遐年磨完了墨拿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叫四個小和尙替他接著他取了一枝敗筆蘸飽了墨把紙相了一會一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後邊小和尙動了一下他就一鑿把小和尙鑿矮了半截鑿的殺喳的叫光頭上用鑿最老和尙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裏急的嚷成一片老和尙勸他不要惱替小和尙按著紙讓他寫完了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向和尙作別去了次日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個寫字姓季的可在這裏季遐年道問他怎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季遐年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甚麼人混往裏邊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竟走上門未那小廝從門房裏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敞廳上小廝進去了回了施御史的孫子剛在走出屏風季遐年迎著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你的勢又不惜你

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低著頭進去了那季遐年又罵了一會依舊回到天界寺裏去了又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到他父親手裏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後來父親死了他無以爲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那一日妙意菴做會那菴臨著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潭簇新的荷葉亭亭浮在水上這菴裏曲曲折折也有許多亭榭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王太太走將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個石臺兩邊四條石凳三四個大老官簇擁著兩個人在那裏下棋一個穿寶藍的道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裏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二千多銀子陰柳下棋看似風雅一個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卡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學到卡先生的地步也就著實費力了王太太揆著身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襠縷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坐下坐的主人道你這樣

一個人也曉得看棋王太道我也略曉得些撐著看了一會嘻嘻的笑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

我們者何老爺也

王太道也勉強將就主人道你是何等

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卞的道他既大膽就叫他出個醜何妨纔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

王太也不推辭擺起子來就請那姓馬的動著旁邊人都覺得好笑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著覺的他出手不

同下了半盤站起身來道我這棋輸了半子了

到底國手還曉

得死活別位老爺不能也

那些人都不曉得姓卞的道論這局面卻

是馬先生略負了些衆人大驚就要拉著王太喫酒王太太笑道天下那裏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得殺

過矢棋心裏快活極了那裏還喫得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一個是開茶館的這人姓蓋名寬

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家裏有錢開著當舖又有田地又有洲場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

錢的他嫌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裏做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後來畫的畫好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

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

他好他卻愛才如命遇著這些人來留著喫酒喫飯說

也有笑也有這些人家裏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拿與人用那些

當舖裏的小官看見主人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跌氣在當舖裏儘著做弊本錢漸漸消折了田地又接連幾

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糧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買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

六百兩他沒奈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會生發只得放在家裏秤著用能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著

洲場利錢還人不想夥計沒良心在柴院子裏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回火把院子裏的幾萬柴盡行燒

了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太澹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給他看他看見好煩就

留在家裏

蘇老泉木山未必勝此

家裏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書房裏頑夥計見沒有洲場也

辭出去了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出殯把小

房子又賣了可憐這蓋寬帶著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

一個僻靜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子裏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桌子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櫃臺後面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他老人家清早起來自己生了火搨著了把水倒在爐子裏放著依舊坐在櫃臺裏看詩畫畫櫃臺上放著一個瓶插著些時新花瓷瓶旁邊放著許多古書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大老官下場能安貧樂道人來坐著喫茶他丟了書就拿茶壺茶杯茶館的利錢有限一壺茶只賺得一個錢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個錢除去柴米還做得甚麼事那日正坐在櫃臺裏一個隣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閑話那老爹見他十月裏還穿著夏布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而今都不到你這裏來走走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事體總還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個大大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蓋寬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

小厮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塊還搭配的上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自己也覺得可厭至於老爹說有受過我恩惠的那都是窮人那裏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那裏還肯到我這裏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深通世道練達人情豈真阿諛隣居見他說的苦惱因說道老爹你這個茶館裏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沒甚人來了趁著好天氣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蓋寬道頑頑最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隣居道我帶得幾分銀子的小東喫個素飯罷蓋寬道又擾你老人家說著叫了他的兒子出來看著店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裏兩個人喫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爹會了帳打發小菜錢一徑踱進報恩寺裏大殿南廊三藏禪林大鍋都看了一回又到門口買了一包糖到寶塔背後一個茶館裏喫茶隣居老爹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感說無聊閒開老爹亦不俗。蓋寬道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年了像我也會畫兩筆畫要

在當時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裏處處提出愁沒碗

飯喫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步田地那隣居道你不說

我也忘了這雨花臺左近有個泰伯祠是當年句容一

個遲先生蓋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鬧

我纔二十多歲擠了來看把帽子都被人擠掉了如今

可憐那祠也沒人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喫完了茶

同你到那裏看看說著又喫了一賣牛首豆腐干交了

茶錢走出來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望見泰伯祠

的大殿屋山頭倒了半邊泰伯祠是全書大關鍵今來

到門前五六個小孩子在那裏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

扇橫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個鄉間的老婦人在那

丹墀裏挑薺菜大殿上榻子都沒了又走到後邊五間

樓直統統的樓板都沒有一片兩個人前後走了一回

蓋寬歎息道這樣名勝的所在而今破敗至此就沒有

一個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拿著整千的銀子去起蓋

僧房道院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隣居老爹道

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都是古老樣範的收在

這樓底下幾張大櫃裏而今連櫃也不見了

淒涼感慨
令人感書

而蓋寬道這些古事提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

罷兩人慢慢的走了出來隣居老爹道我們順便上雨

花臺絕頂望著隔江的山色嵐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

船隻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著山頭下

去了纔見東升又看西沒自古以來幾千萬年日日如

此無入理會卻被淡淡一語提出聖賢豪傑俱當

哭兩個人緩緩的下了山進城回去蓋寬依舊賣了半

年的茶次年三月間有個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束修請

他到家裏教館去了一個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

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著一個裁縫鋪每日替人家做

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朋友

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

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

是要做雅人學校裏雅人也看得見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

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

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

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

尋得六七分銀子喫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

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

地不管倒不快活青天白日明白正大學校裏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用和他親熱一日荆元喫過了飯思量沒事一徑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個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此于老亦與蓋寬隣老相匹養了五個兒子最長的四十多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著他五個兒子灌園那園卻有二三百畝大中閒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著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房手植的幾樹梧桐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看兒子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喫著看那園中的新綠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著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的緊荆元道正是今日纔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杯斟了送過來荆元接了坐著喫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卻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茶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喫得的荆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裏要甚麼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

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確是如此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厭污耳明日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裏等候彼此見了又說了幾句話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鏘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悽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看官難道自今以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麼但是他不在朝廷這一番旌揚之列我也就不說了畢竟怎的旌揚且聽下回分解

此是作者自評其書所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僧父乃欲續幽榜一回真如狗尾天目山樵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話說萬曆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天子整年不與羣臣接見各省水旱偏災流民載道督撫雖然題了進去不知那龍目可曾觀看忽一日內閣下了一道上諭科裏鈔出來惡札上寫道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朕卽阼以來四十餘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夫欲迪康兆姓首先進用人才昔秦穆公不能用君子詩人刺之此兼葭蒼蒼之篇所由作也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歟不然何以不能臻於三代之隆也諸臣其各抒所見條列以聞不拘忌諱朕將采擇焉欽此過了三日御史單颺言上了一個疏奏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臣聞人才之盛衰關乎國家之隆替虞廷翼爲明聽周室疏附後先載於詩書傳之奕禩豈乎尙矣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資格故兔置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備腹心德音之任至於後世始立資格以限制之又有所謂清流者在漢則曰賢良方正在唐則曰入直在宋則曰知制誥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開鄉會制科設立翰林院衙門儒臣之得與此選者不數年間從容而躋卿貳非是不得謂清華之品凡

宰臣定諡其不由翰林院出身者不得諡爲文如此之死生榮遇其所以固結於人心而不可解者非一日矣雖其中拔十而得二三如薛瑄胡居仁之理學周憲吳景之忠義功業則有于謙王守仁文章則有李夢陽何景明輩炳炳烺烺照耀史冊然一榜進士及第數年之後乃有不能舉其姓字者則其中僥倖亦不免焉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其不得者抱其沈冤抑塞之氣噓吸於宇宙間其生也或爲佯狂或爲迂怪甚而爲幽僻詭異之行其死也皆能爲妖爲厲爲災爲禳上薄乎日星下徹乎淵泉以爲百姓之害此雖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於學問亦不得謂非資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臣聞唐朝有於諸臣身後追賜進士之典方干羅鄴皆與焉皇上旁求側席不遺幽隱寧於已故之儒生惜此恩澤諸臣生不能入於玉堂死何妨懸於金馬伏乞皇上上憫其沈抑特沛殊恩徧訪海內已故之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賜一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職銜有差則沈冤抑塞之士莫不變而爲祥風甘雨同仰皇恩於無旣矣臣愚罔識

忌諱冒昧陳言伏乞垂鑒施行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疏上六月初一日奉旨這所奏著大學士會同禮部行令各省採訪已故儒修詩文墓誌行狀彙齊送部核查如何加恩旌揚分別賜第之處不拘資格確議具奏欽此禮部行文到各省各省督撫行司道司道行到各府州縣採訪了一年督撫彙齊報部大學士等議了上去議道禮部爲欽奉上諭事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單颺言奏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一本六月初一日奉聖旨旨意全錄欽此臣等查得各省咨到採訪已故之儒修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問事實合共九十二人其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周進范進向鼎蘧祐雷驥張師陸湯奉杜倩李本瑛董英馮瑤尤扶綵虞育德楊允余特共十五人其武途出身已登仕籍例不得入翰林院者湯奏蕭采水耐共三人舉人婁琇衛體善共二人廕生徐詠一人貢生嚴大位隨岑菴匡迴沈沈大年共四人監生婁瓚邈來旬胡纘武書伊昭儲信湯由湯寔莊潔共九人生員梅玖王德王仁魏好古蘧景玉馬靜倪霜

峯季萑諸葛佑蕭鼎浦玉方韋闡杜儀臧茶遲均余夔蕭樹滋虞感祁莊尙志余持余敷余殷虞梁王蘊鄧義陳春共二十六人布衣陳禮牛布衣權勿用景本蕙趙潔支鏗金東崖牛浦牛瑤鮑文卿倪廷珠宗姬郭鐵筆金寓劉辛東之洪憇仙盧華士婁煥文季恬逸郭力蕭浩鳳鳴岐季遐年蓋寬王太丁詩荆元共二十八人釋子甘露僧陳思阮共二人道士來霞士一人女子沈瓊枝一人臣等伏查已故之儒修周進等其人雖龐雜不倫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謹按其生平之事實文章各擬考語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欽點名次揭榜曉示隆恩出自聖裁臣等未敢擅便其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問事實存貯禮部衙門昭示來茲可也和尙拳師婦人俱得謂之儒林耶萬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議上二十六日奉旨虞育德賜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莊尙志賜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杜儀賜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蕭采等賜第二甲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檢討沈瓊枝等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庶

吉士於七月初一日揭榜曉示賜祭一壇設於國子監遣禮部尚書劉進賢前往行禮餘依議欽此到了七月初一日黎明禮部門口懸出一張榜來上寫道

禮部為欽奉

上諭事今將採訪儒修

賜第姓名籍貫開列於後須至榜者

第一甲

第一名虞育德 南直隸常熟縣人

第二名莊尙志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名杜儀 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二甲

第一名蕭采 四川成都府人

第二名遲均 南直隸句容縣人

第三名馬靜 浙江處州府人

第四名武書 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五名湯奏 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六名余持 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七名杜倩 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八名蕭浩 四川成都府人

第九名郭力 湖廣長沙府人

第十名婁煥文 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一名王蘊 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十二名婁琿 浙江歸安縣人

第十三名婁瓚 浙江歸安縣人

第十四名蘧祐 浙江嘉興府人

第十五名向鼎 浙江紹興府人

第十六名莊潔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十七名虞梁 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十八名尤扶綵 南直隸江陰縣人

第十九名鮑文卿 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二十名甘露僧 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甲

第一名沈瓊枝 南直隸常州府人

第二名章闡 南直隸滁州府人

第三名徐詠 南直隸定遠縣人

第四名蘧來旬 浙江嘉興府人

第五名李本瑛	四川成都府人
第六名鄧義	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七名鳳鳴岐	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八名水耐	陝西同官縣人
第九名牛布衣	浙江紹興府人
第十名季萑	南直隸懷寧縣人
第十一名景本蕙	浙江温州府人
第十二名趙潔	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三名胡續	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四名蓋寬	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五名荆元	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六名雷驥	北直隸大興縣人
第十七名楊允	浙江烏程縣人
第十八名諸葛佑	南直隸盱眙縣人
第十九名季遐年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名陳春	南直隸太平府人
第二十一名匡迴	浙江樂清縣人
第二十二名來霞士	南直隸揚州府人

第二十三名王太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四名湯由 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五名辛東之 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六名嚴大位 廣東高要縣人

第二十七名陳思阮 江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八名陳禮 江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九名丁詩 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三十名牛浦 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十一名余夔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十二名郭鐵筆 南直隸蕪湖縣人

這一日禮部劉進賢奉旨來到國子監裏戴了幘頭穿了宮袍擺齊了祭品上來三獻太常寺官便請祝文道維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七月朔宜祭日皇帝遣禮部尚書劉進賢以牲醴玉帛之儀致祭於特贈翰林院修撰虞育德等之靈曰嗟爾諸臣純懿靈淑玉粹鸞齋金貞雌伏彌綸天地幽替神明易稱鴻漸詩喻鶴鳴資格困人賢豪同歎鳳已就箴桐猶遭爨繆短褐蓬留桑樞伐蕘粥舂坎壤歎歎亦有微官會紆尺組龍實難

卿之爲人蓋文木聊以少卿自託非謂少卿卽文木也天目山樵

馴喻寧堪伍亦有達宦曾著先鞭玉堂金馬逸若神仙
子子干旄翹翹車乘誓墓鑿坏誰敢捷徑澁澁舉蹇駟
僧市門中有高士誰共討論茶板粥魚丹爐藥臼梨園
之子蘭閨之秀提戈磨盾束髮從征功成身退日落旗
紅蚩蚩細民翩翩公子同在窮途淚如鉛水金陵油館
日麗風和講求禮樂醴酒升歌越水吳山烟霞澗藪擊
鉢催詩論文載酒後先相望數十年來愁城未破淚海
無涯朕甚憫旃加恩泉壤賜第授官解茲悒悒快嗚呼蘭
因芳隕膏以明煎維爾諸臣榮名萬年尙饗詞曰記得
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向梅根冶後幾番嘯傲杏花
村裏幾度徜徉鳳止高梧蟲吟小榭也共時人較短長
今已矣把衣冠蟬蛻濯足滄浪無聊且酌霞觴喚幾個
新知醉一場共百年易過底須愁悶千秋事大也費商
量江左烟霞淮南耆舊寫入殘編總斷腸從今後伴藥
爐經卷自禮空王

一上諭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結全部大書綴
以詞句如太史公自序

是書於人情世故纖微曲折無不周到殊不似杜少

儒林外史終

是書爲全椒吳敏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文木老人吳固全椒望族先生尤負雋才年又少不可一世伉爽急施與以芒束之辭踵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資之不二十年而簾金盡矣雍正乙卯舉鴻詞科當事以先生及從兄青然先生名鑿應堅臥不赴客金陵爲山水所痼遂移家焉四方文酒之士推先生爲盟主鳩同志築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凡二百三十人工鉅售所居屋以成之晚歲益窘冬至不能具爐炭姻戚故舊官中外者千百計卒不一往惟閉戶課子煨字荀叔以進士官中書精天文算術音韻之學著書甚富賣文爲活卒葬金陵鳳臺門花田著有詩說七卷是書載有溱洧篇數語他如南風爲七子之母不能食貧居賤采唐矣爲文木山房戴嬌答莊姜燕燕于飛而作皆前賢所未發文集五卷詩七卷是書則先生嬉笑怒罵之書也書中杜少卿乃先生自況杜慎卿爲青然先生其生平至敬服者惟江寧府學教授吳蒙泉故書中表爲上上人物其次則止元程綿莊全椒馮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至交書中之莊徵君者程綿莊馬純上者馮萃中遲衡山者樊南仲武書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爲年

夔堯鳳四老爹之爲甘鳳池牛布衣之爲朱草衣權勿用之爲是鏡蕭雲仙之姓江趙醫生之姓宋隨岑菴之姓楊楊執中之姓湯湯鎮臺之姓楊匡超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苟嚴貢生之姓莊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萬中書之姓方范進士之姓陶婁公子之爲浙江梁或曰桐城張章四老爹之姓韓沈瓊枝卽隨園所稱揚州女子高青邱卽戴名世詩案中事或象形諧聲或廋詞隱語若以雍乾閒語家文集細繹而參稽之往往十得八九先生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抄本亂後遺失是書爲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行自後刻本非一先生著書皆奇數是書本五十五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卽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駢語襲積而成陋劣可哂宜刪之以復其舊薛慰農觀察知先生於余爲外家垂詢及之敢以所聞於母氏者余母爲青然先生女孫略陳顛末如此同治八年冬十月上元金和識

王穀原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書吳徵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十絕句乾隆乙亥錄三首

古風慷慨邁唐音字字虛回月食心但詆其六父師專制舉

此言便合鑄黃金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

杜老惟耽舊草堂徵書一任鶴銜將閒居日對鍾山坐

贏得儒林外史詳先生著有儒林其八

詩說紛綸妙注箋先生著有詩說好憑棗木急流傳秦淮六月

秋蕭瑟更讀遺文一悵然

案此詩前有序言慕文木名數年不得見乾隆甲戌

始相見於揚州館驛前舟中其夕卽無疾而終然則

先生沒於揚而葬於金陵也往讀外史恨其幽榜一

回大爲無理今得金君跋始知果爲妄人所增又汪

容甫述學有提督楊凱傳敍野牛塘之戰甚奇與外

史中湯奏事相彷彿其姓名亦隱約相合蓋其人矣

同治癸酉暮春天目山樵識